中国官場历代谴责小说大系

最近社会秘密史

陆士谔／著

近十年之怪现状

吴趼人／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中国历代谴责小说大系

近十年之怪现状

（清）吴趼人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十年之怪现状／（清）吴趼人著．－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7

（中国历代谴责小说大系）

ISBN 7－5387－1564－9

Ⅰ．近…　Ⅱ．吴…　Ⅲ．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Ⅳ．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6242 号



中国历代谴责小说大系

近十年之怪现状

作　　者：（清）吴趼人
责任编辑：魏洪超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发　　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密云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3435 千字
印　　张：142.75
版　　次：2001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000 册

书　　号：ISBN 7－5387－1564－9/I·1501
定　　价：1280 元

目　录

目　录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第一回　妙转玄机故人念旧　喜出望外嗣子奔丧

我佛山人提起笔来，要在所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之后，续出这部《近十年之怪现状》，不能不向阅者诸君先行表白一翻。前书借了九死一生、死里逃生两个别名，及一个穷汉，开头做了一篇楔子，以后全部书都作是九死一生的笔记，用一个"我"字代了姓名，直到全书告终。虽然表出那穷汉便是文述农，那九死一生到底未曾揭晓，累得看书的人猜三度四，这哑谜儿未免太恶作剧了。我如今既然要续撰，且待我先把那九死一生的姓名表白出来，抒一抒诸君的闷气。

那九死一生姓余，名嗣偁，表字有声，向来跟著吴继之做生意，长江下上，苏、杭二州，南北各省，都设有字号。这年接二连三倒了下来，闹得余有声十分狼狈。恰好文述农走到穷途，余有声便匆匆把一部笔记交给文述农，托他代为设法行世，自己便附了轮船，回到家乡去了（家乡是何处，仍未表明，只怕还是哑谜儿）。在家乡伏处了几年，日子过的渐觉拮据；吴继之此时也是中落之家，不像从前的裕如了。有声株守得不耐烦，便禀过母亲，仍是向吴继之处商凑了盘缠，附了轮船，走到上海，打算碰碰机会，或者可以谋个馆地，以为糊口之计。此时谦益栈已经闭歇了，就在嘉记弄口泰安栈住下了。真是人情冷暖，今昔迥殊；到外面看了两个旧交，都是落落寞寞的，有声也不免暗暗惆怅。偶然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姓伊，表字紫旒，从前曾经借过有声一百元洋银的，闻得他现在有了个文报局的差事，光景还好。此

时有声旅况萧条，未免人穷思旧债，便走到文报局去打听了紫旒公馆住处，寻访前去。

紫旒听说有声到了，便连忙从楼上下来，彼此相见，照例叙过契阔。有声先说了出外谋馆的话，正要开口问他旧欠，紫旒先说道："兄弟近来运气真是坏极，从去年八月病到此刻，浑身骨节酸痛，举动诸多不便，加以连年欠负，债主日日上门，真是闹得头晕目眩。文报局里几两银子，还够不上利钱。"说着，在身边掏出一个小小皮夹子来，在皮夹子里面取出一张当了五十六千钱的当票给有声看道："阁下请看，这是今天才当的。那些无情的债主，他来了便不肯走，无论多少，总要逼出点才去，所以兄弟近来觉得总没有生趣了。"有声见他如此，倒不便开口，稍为坐了一会，便辞了出来。一路上垂头丧气，猛然想起，我何不去找文述农呢？述农自从那年失意回来，家中又遇了一场火，此刻不知怎样了？寻见了他，好歹总有个商量。想定了主意，便坐车到了城门口，进城走到了也是园滨。一个人心绪恶劣，便有许多想不到的地方，有声直等到了也是园滨，才想起述农房子已经烧了的，从何找起呢？无奈只得在就近的店家去打听，喜得一问便问着了。

原来述农这几年里头，已经设法把房子造起两间，虽然未算得恢复旧业，却也不至于栖身无地了。听说有声访到，不胜之喜，彼此痛叙了一番别后景况，述农便约了有声，仍旧出城，到酒店里吃了两壶酒，天气已是晚将下来。述农道："你几年没到上海了，我一向也闷在家里，从不出城，我们吃过了酒，去看戏罢。上海近来开了一家髦儿戏馆，听说很有几个好脚色。"有声到了几天，一无所遇，心中正自烦闷，也想借此排遣胸中闷气，便答应了。

两人便出了酒店，同到戏园里去。正厅前三排都已经被人定

去了，述农、有声便在第四排当中坐下。此时戏已演到第二出。过了一会，只见按目（上海戏馆专司招待看客者之称）引了一群人到第三排坐下，内中一个却是伊紫旒。紫旒只管招呼朋友，却不见有声，有声却看得他十分清楚，不过心烦意闷，懒得招呼罢了。第五场戏，戏单上排的本来是《纺棉花》，忽然改了一出《卖胭脂》，有声向台上一看，见挂了一扇牌子，才知道是被别人点了的。正要和述农说话，忽听得前座的伊紫旒狂呼叫好，回眼看时，只见他还不住的手舞足蹈呢。旁边同坐的一个人，对紫旒说道："紫翁真会办差，这一身衣服实在配身得很。"又一个说道："等回来挂出那帐檐，还要光怪陆离呢。"那一个道："不知统共化了多少钱?"紫旒道："三件东西，一百六十元。"说时，又叫了两声"好"！便有一个按目走到紫旒跟前，弯着腰说了几句话，紫旒便交给他一包东西。那按目拿到戏台边往上一摔，忽听得豁拉拉一声响，原来是一包洋钱，散满戏台，大约有五、六十元之谱。有声看在眼里，笑在心里。

等到戏散之后，夜色已深，述农进城不便，索性到馆子里吃了点心，同到泰安栈安歇。有声谈起紫旒的事，述农道："我只管看戏看出了神，却不曾留心。紫旒我也认得的，听说他近来阔得很呢！"有声道："现成我看见他的当票，未见得阔到那里去。"述农道："姑勿论他阔不阔，欠债还钱，总是应该的，你明日便老实向他讨去，总不能他当了东西便可以不还债的。有声点头称是。当下谈了一会，各自安歇。

到了次日，述农盘桓了半天，仍旧进城。有声便依了述农的话，仍去访紫旒。紫旒见了有声，便眉花眼笑的说道：兄弟还没有去回候，阁下倒又屈驾了。我恰好有一件事情要和阁下商量，阁下不要见弃。我这是念旧的话，差不多的朋友，我也不多这个事。现在有个朋友，在这里办山东金矿的事，正要请一位朋友帮

忙，不知阁下可肯屈就?”有声道：“我这回出门，本来为的是谋事，既承推荐，感激不尽。”紫旒道：“既如此，我回来就去通知敝友，再过来奉请。”有声听了这几句话，又是开口不得，坐了一会，只得别去。紫旒道：“我也不敢奉留，也要去看我敝友去了。”说罢一同出门，彼此分路。紫旒便去看他的朋友乔子迁去了。

原来这乔子迁是江苏的一个世家，祖上都在外做官。他的父亲是一个江西知府，早年已经亡故。哥哥乔子守，是个一榜，服阕之后，遇了大挑，挑在一等，仍旧指了江西省候补去了。子迁向来出继与他伯父乔木，这乔木本是山东的一个候补老州县，很署过两回大缺，五十多岁上断了弦，没有儿子，因向兄弟商通，把侄儿子迁承继过来，以后便打算不续弦不纳妾了。子迁到得山东，便是少爷，终日在外胡闹，甚么鹊华桥、大明湖（济南游宴之地），没有一天没他的足迹，乔木气的了不得，便把他驱逐回南。又过了十多年，乔木年纪过高，便呜呼哀哉了。济南的同乡官看见他身边没有亲丁，一面代为买棺盛殓，一面将衣箱什物封存，一面打电报到南边来，叫子迁赶紧去。

却说子迁自从被逐回南，便终日在上海流离浪荡，结识的朋友不少，却没有几个是正经的。几年下来，闹了个一贫如洗，告贷无门，亲戚朋友都渐渐的厌恶他起来了。只有一个人，是他莫逆之交。你道是谁?原来是北诚信鸦片烟馆的堂倌李老三。原来子迁吃上了鸦片，天天到北诚信开灯，久而久之，便与这堂倌李老三相熟了。从子迁穷下来之后，人人见了他，都是远而避之的，倒是老三有时候三角、有时候两角的借给他。那几天正是山穷水尽的时候，忽然接了济南电报，说是继父死了，不觉喜出望外，连忙走到北诚信开了一只灯，和老三商量说：“我这回到山东，偌大的一分家财都是我的，只是此刻怎么张罗几个盘缠去

呢?”老三踌躇了半晌道:“不知要多少洋钱才够呢?”子迁道:“有五、六十元也够了。”老三道:“哪里要得许多?”子迁道:“别人或者不消,你知道我的一切铺盖行李都安置办起来,岂不是要多费些么?”老三又沉吟半晌道:“我这里押柜洋钱是有五十元,只是起了出来,我的生意也就要歇了。”子迁不等说完,便道:“不要紧,你便辞了此处,和我一起到山东去。”老三道:“两个人去,盘缠又要多了。”子迁听说,便顿住了口,搓手顿足。老三道:“乔先生,你且在这里等一等,我去找一个朋友商量。”说罢,径自去了。

子迁躺在烟铺上,过足了瘾,又多吃了二钱烟,还不见老三回来;直等到天色黑将下来,各堂倌都吃过晚饭,老三方才来了。说道:“乔先生,我依你,跟你到山东去,不知要多少盘缠?”子迁想了一想道:“至少只怕也要一百,就是不要一百,也要八、九十的了。”老三道:“我已经去和几个朋友商量过,统共凑了三十八元。连这里的押柜五十元,有了八十八元了,我们就准定这样办罢。”子迁道:“如此好极了。但不知这里押柜的,几时可以取得出?”老三道:“这个容易,一两天就有的。我们先置办东西去罢。”于是托了别个堂倌代他照应,自己却和子迁出来,到各处买了些铺盖行李等东西。当日老三便向东家辞工,取回了押柜,当真的跟子迁到山东济南府去了。

子迁到得济南,入了继父公馆,不免对了灵柩假意的也要擗踊号了两声,然后对各同乡老伯辈叩过孝头,一面成服。就在苫次开灯,仍旧叫老三代他烧烟,一同躺在苫次,在旁人看见,倒像有两个孝子一般。子迁停顿过半天,便有代理后事的同乡,把封锁的箱笼等件,一一点交。子迁谢过了,便打开来逐件检点。大约乔老头子剩下的产业及现钱,不下二、三万金,便连公馆房子也是自己买下的。一场丧事办过之后,子迁便留在山东,仍旧

是阔天阔地的举动，又和老三置了上等衣服，待如上宾，家人们都称呼他李师爷。两个人一对儿出去，一对儿回家，闹了两年，把老人家遗产闹了一半。因为公馆房子太大，自己住不了，便分租了几间与别人。那来租的，却是一个广东人，招了股分，去招远一带开金矿的，带来的矿石样子不少，一桶一桶的都堆在院子里。被老三看见了，便计上心来，到了夜静时，便亲自动手，偷了三四桶进来，子迁笑问道："你要他这个做甚么?"老三道："我看你终年在这济南府混不出甚么道理来，我们不如仍回上海。"说罢，又附耳说了如此如此。子迁大喜，便即日将各种产业变了现银，就是那公馆房子也卖了，只说运柩回籍安葬，向各同乡处辞过行，带了灵柩，雇船到了烟台，附着轮船仍回上海。把棺材寄到苏州会馆，却在大马路鸿仁里租了一年三楼三底房子，置备家伙住下。在门口挂了一扇"奏办山东金矿局"招牌，又挂一扇"山东金矿招股处"招牌。把偷来的几桶矿石摆在天井里，又开桶取出几块，用玻璃匣安放在桌子上。子迁便是总办，老三便是师爷，放开手段，结交起来。紫旒说荐有声的馆地，正是这个去处。

但不知有声肯就与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五十金暂依招股处　二百元押去府右堂

且说余有声被伊紫旒几句引为知己不忘故旧的话，说的开口不得，回到客栈，闷闷不乐。此时旅费有限，文述农光景未见得怎样，若不早点谋着一件事，只怕这上海也不能久住的了。但不知紫旒的话是真是假？自己一个人越想越闷。直到晚上七点钟时候，茶房送进来了张条子，有声接来一看，却是紫旒请一品香吃大菜。有声答应知道了，随即锁了房门到一品香去，问了坐号，进去与紫旒相见。座上先已有了两个人，一个便是乔子迁，一个便是李老三。有声向未认得，由紫旒代彼此通过姓名。原来李老三此时已经由乔子迁代他起了个表字，叫李仲英。当下彼此寒暄已毕，紫旒便让点菜。有声在栈里是吃过晚饭的，随意点了两样。一时点齐了，便发了菜单下去，大众入席。一汤过后，紫旒便对有声道："兄弟是爽快的人，早起所说的，就是这位乔子翁。子翁在山东多年，所有那边的风土人情、物产地理，都考究的十分清楚，为人又十分精明强干。去年在招远察出一座金矿，探了矿苗，化验过，成数极高，所以禀准了山东抚台，招股开办，抚帅给了札子，到上海来设局招股。要想请一位书启老夫子，恰好足下现在清闲无事；子翁也久仰大名，就打算奉屈帮忙。"子迁接着拱手说道："一切都望指教。"

有声正要回答，忽然外面跑了一个人进来，生得面目瘦削，皮色青白，手里拿了沉甸甸的一包东西，嘴里说道："二哥，我早知道你又是吃大菜的了。"说着，又向众人弯了弯，把那包东

西向桌上一放，便就坐下，向有声招呼。彼此问了贵姓台甫，原来这个人正是紫旒的妻舅，姓贾，表字伯绳。当下伯绳问紫旒道："奉托的事怎样了？"紫旒道："我已经竭力磋磨过了，大约七十五两库平银子是不能再少的。以我的交情说上去，他此刻应允照七十五两规平就是了。"伯绳道："大约一百元光景罢？"紫旒道："总不过一百零两三元的样子。洋钱折银价，好在是有市面的。"伯绳按一按那包东西道："这里只有一百元，明日再补足可使得？"紫旒便伸手去取那包洋钱。伯绳连忙一手按住道："照呢？"紫旒便缩回了手道："明日包办到就是了。"伯绳道："那么我们明日交易罢。"说着，拿起洋钱包子，说声失陪，便扬长的去了。紫旒不住的说："吃两样东西去。"伯绳口也不开，头也不回。李仲英问道："是甚么交易？"紫旒道："是要捐一个小功名。"子迁道："既然要捐功名，何以不把上兑银子交出呢？"紫旒脸上涨了一阵绯红道："伯绳是小孩子脾气，我不好和他计较。"回头对有声道："我们说得好好的，却被他来打了个岔，还是谈我们的正事罢。子翁那边为的是开办之始，束修不能从丰，暂时先送五十金一月；等将来开工之后，每年分红，再格外酬劳，不知阁下可肯屈就？"有声听说有了五十金一月，自己暗忖："姑勿论其丰不丰，暂时且得了一个托足之所，免了客栈的旅费，也是好的。"想罢，便道："多承紫翁的盛情，乔子翁的青眼，就怕兄弟才疏学浅，不能办事。"子迁连忙道："客气，客气！有翁大才，兄弟是久仰的。"紫旒道："如此，我们一言为定，明日子翁就送关书过去罢。"子迁道："这个自然。不知有翁几时可以搬过来？"有声道："兄弟住在客栈里，行止是随意的。"子迁道："如此好极了。"当下彼此又应酬了一番，吃完大菜，各自散去。

到了次日，紫旒果然亲身代子迁送了关书到有声处。有声受下了，便算清旅费，将行李搬到子迁所开的金矿局去。子迁首先

请有声作一张禀帖给山东抚台，禀报开办招股情形，官衔倒是二品衔花翎山东候补道。有声是向来办惯公事的，就和他一挥而就，如式做妥，交给子迂自去发寄。自此以后，过了一个多月，没有甚么事，不过写几封往来书信。金矿局里居然也有人来附股，他定的章程是每股一百两，先收一半。十股、八股、三股、五股，居然有人来的。

一天，子迂，仲英都出去了，只剩了有声在家，忽然紫旒走到，有声接着相见。寒暄已毕，紫旒便问长问短，问宾东相得否？同事处得来否？有声倒是十分感激。紫旒谈过一阵，然后凑近一步，对有声道："兄弟今天有一件事要和阁下商量。因为要还一笔欠项，要用二百元洋钱，一时没处调动，要想向阁下通融。论理呢，我所欠尊款尚不曾清还，不便再说这个，但是'前欠未清，免开尊口'，这句是市井上的话，阁下必不如此。所以我才仗着老脸，前来商量。并且还有一说，我还有一样东西，可以放在这里做一个信，不过两三个月，我就可以设法归还的。"有声道："兄弟近来光景不比从前，前几天支了两个月薪水，已经寄了家用。阁下若是早来两天，虽不能如命二百元，多少总还可以应酬一点，此刻却是力不从心，无可如何了。"紫旒道："我也明知道这一层，但不知可否暂向子迂借两个月薪水，应酬我一半？我这件信物，暂且可以存在此地。"说罢，在怀中取出一个纸包，打开来抖了出一看，却是紫花印标了朱的一张双月通判的官照，姓名、年貌、籍贯、三代，填的整整齐齐。紫旒一面抖开给有声看，一面说道："这东西别人拿去，虽然没用，却是兄弟一辈子的前程。此刻停了捐，就让化了钱也捐不回来。拿了这个作信，想来阁下总可以谅我。"有声道："委实是没有，倘是有的，也无须这个。兄弟承情荐到这里，还不满两个月，先就向乔子翁借了两个月薪水了，此刻再借，恐怕难乎为情。还是紫翁自

己向他商量，只怕还好。”紫旒道：“这个倒有点未便，还是费心阁下罢。”有声道：“如此，这官照请先拿回去，我只管商量商量看。”紫旒道：“如此就费心了，我明后日来取回信。”说罢，怀了官照，别过有声，出了鸿仁里，走到大马路，向西行去。

一路上左右盘筹，到那里去才可以借得着二百元呢？一路上低头去想，猛然想着了一处，恰好一辆东洋车走过，紫旒便叫了过来，跨上去坐了，一路指挥那车夫转弯抹角，到了四马路胡家宅梅春里停下。给了车夫几十文，走到一家门首，扣了两下门，里面问：“是谁？”紫旒答应：“是我。”便有一个人开了门。紫旒问道：“小姐在家么？”那人道：“不在家，跑马车去了，只有老太太在楼上。”紫旒便一径登楼，在楼梯上先叫道：“妈妈，你近来可好？许久不见了。”上面应道：“是谁？”紫旒登尽楼梯，掀开门帘进去道：“是我。”那老妇人道：“哎哟，原来是伊老爷！久不见了，你可好？我家妮儿（京师闺女之称）惦记着你呢！可巧他今儿跑马车去了。伊老爷你这边躺一躺，他就来的。”一面说，一面在烟榻上坐起来，手里还拿着一杆烟枪，嘴里又喊道：“喜子，泡茶来。”楼下答应了一声。老妇人又对紫旒道：“我家妮儿不在家，那些丫头们就都躲懒了，欺负我年纪大。”说话时，丫头喜子捧了一碗茶上来，放在烟盘里，笑道：“伊老爷，今儿是甚么风把伊老爷吹来了？还是前回送衣服帐檐来过一次，以后就没见过金脸了。”紫旒笑道：“你说我罢了，好胆大的丫头，甚么金啊、银啊，犯了你小姐的讳。”喜子道：“我说的金字，不过是姓，不像你送的帐檐，全幅用了绣金的，绣出来的又是甚么月亮咧，梅花咧，那才犯讳呢！气得咱们小姐一回也没有用过。”那老妇人道：“伊老爷，你不要听他，是用得着的，戏上回回用的，妮儿还感激你得很呢。”紫旒笑道：“妈当我是小孩子，我听他呢！当天送了来，我就去点了一出《卖胭脂》，看着用的。以

后我也看着用了好几回。”老妇人道：“你有听戏的工夫，就不来家走一趟，累得妮儿天天惦记着你。”

说话时，只听得楼梯上一阵高底声响，走了上来。喜子连忙打起门帘，只见一个打扮得花团锦簇般的女子走了进来，说道：“妈，吓煞我也，好好的坐马车，那匹马忽然疯起来了，就和溜缰的一般，也不问是路不是路的乱跑，把拉缰的马夫也掀了下来。幸得碰了两个红头巡捕，才把马拉住了。我另外雇了东洋车回来的。”紫旒听说，便走上前把右手搭在那女子背后，左手在他胸前拍了两下，叫道：“月梅！月梅。”月梅一摔手摔脱了，瞅了紫旒一眼道：“叫我做甚么？”紫旒道：“怕你吓掉了魂，我在这里替你叫魂呢！”月梅道：“呸！你为甚么咒我？”紫旒一笑，往后向烟榻上一躺，故意把怀里那包官照掉了出来，又故意连忙收起来，往怀里乱揣。月梅问道：“是甚么？”紫旒道：“没甚么。”月梅发怒道：“到底是甚么？又是送谁的鬼鬼祟祟的东西？”紫旒道：“是一样正经东西。”月梅道：“拿来我看。”紫旒在怀中取出，月梅一手夺过，抖开一看，便往地下一摔道：“我说是甚么大不了的东西，原来是一张大当票。”说的紫旒嗤的一声笑了。喜子俯身拾起来，紫旒接过，自行折好。老妇人道：“伊老爷，这是一张甚么东西？”紫旒道：“是一张官照。”老妇人道：“要他做甚么？”紫旒道：“凡我们做官的人，都是靠了这一张照做凭据，倘使没有这张照，你也说是官，我也说是官，有甚么凭据呢？”月梅道：“这是哪个给你的？”紫旒笑道：“这是化了一千多银子去捐，户部里给出来的。”月梅道：“哦，我晓得了，所以你把他带在身边，叫人家好知道你是个官。然而你揣在怀里，人家还是看不见，不如拿来我代你糊在背上。来，喜子去拿浆糊来。”喜子果然笑嘻嘻的去了。紫旒道：“此刻喜子走了，屋里只有我们娘儿三个，我不怕直说，我这东西是要拿出来押钱的。”月梅

道："怎样押法呢?"紫旒道："我今天等着二百元用，一时没有凑处，要向人家暂借，人家若是肯借时，我便把这张照留在他处，做个取信的凭据。"月梅道："人家要你信这个做甚么?"紫旒道："人家要了，本来没用，不过我没了这东西，就不能出身做官。把这东西押在他处，是不怕我不来取赎的意思。"月梅道："那么说，我押给你。"紫旒涎着脸道："你如果肯押，我出三分利钱。"月梅道："你再拿那劳什子给我看。"紫旒果然又取出来抖开，又指给他看所填的字："这'伊金庸'，便是我的名字；这'三十五岁'，便是我捐官那年的岁数；这'身中、面白、无须'便是说我的相貌；这一颗紫花色的，便是户部的印。"月梅折了起来，便道："妈！你去拿二百元来。"老妇人道："当真的么?"月梅道："自然是真的。"老妇人便果然转到耳房去了，这边剩了二人在那里鬼混。

过了一大会，老妇人拿了一叠钞票过来，交给月梅，月梅接过来道："几时还?"紫旒道："多则两个月，少则一个月，就可以还的。"月梅便把一叠钞票交给紫旒，紫旒接过来一点，只见汇丰的、麦加利的、十元的、五元的、一元的，乱七八糟，参差不一，点了点数，恰好是二百元，便拿来揣在怀里。月梅也把官照藏起。又鬼混了一会，紫旒便急急忙忙的别去。

不知紫旒要到哪里，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移花接木三条计　动魄惊魂一纸书

却说紫旒拿了月梅的二百元钞票，出了梅春里，恰好巷口有一辆东洋车停在那里，紫旒跨上去坐了，用手一指，那车夫便顺着所指之处，发脚飞跑。转了两个弯，到了大马路凤祥银楼，紫旒喝叫停住，跳下车子，给过车钱，走到凤祥里面，在身边掏出一张票子，交给柜上说道："这两样东西做好了么?"柜上人接来一看道："好了。"随即取来一枝银水烟筒，一个金豆蔻盒，先后都上天平秤过，取出算盘算了一阵说道："烟筒二十八两三钱；盒子四两六钱一分七厘。除收过欠找一百三十五元六角。"紫旒取出钞票，点了一百三十六元，柜上收了，开过发票，找出四角洋钱。

此时已是入黑时候，紫旒拿了东西，仍旧坐了车子，走到三马路同安里落车，正要进去，不想迎面遇了有声。有声道："方才到公馆里奉候，不想阁下仍未回去。遇见了令新贾伯翁，说阁下天天在同安里花锦楼家，所以我特来奉访。不料贵相好说，今天阁下不曾到过，并且约了朋友今天叉麻雀，朋友已经到了，还不见阁下到云云。我因为阁下不在，便走了出来，不期恰好相遇。"紫旒道："如此恰好，就请到里边坐坐。"有声道："不坐了，我不过受了阁下所托，方才子翁回局，我问过他，他说这两天要解一笔机器款，这几天里头不便挪移，所以我专来回覆一声，免误了阁下正事。"紫旒道："费心得很，迟两天看罢；倘我在别处弄不着，再来求老哥费心。此刻没事，何不请到里面坐坐

呢。高兴打牌，我们再邀两个人，多开一局。”有声道：“这个我一向不懂，少陪了。”说罢，拱手别去。徐步绕行，转到了四马路。心中暗想：“紫旒急到拿官照出来押钱，何以还有心神叉麻雀？这点镇静的工夫，真是令人佩服。”

一路上想，一路上东张西望，不提防后面忽然有人高叫一声：“有声。”有声回头看时，却是李仲英。有声立定了，仲英道：“你到哪里去了？老总要请客，四面八方的抓人，却只抓不着，连你都不见了。”有声道：“在哪里？请谁？”仲英道：“请两个生客，在同安里花小葆家，你快去罢，我还要找紫旒呢。”有声道：“你莫忙，紫旒不消找得，我知道他在哪里。先到了小葆那边，我包管你一抓就来。”仲英道：“如此好极了，我们同去罢。”于是二人走西荟芳，穿出了同安里，到了花小葆家。只见子迁果在哪里，还有两个客。有声招呼一遍，方才知道一个安徽人鲁薇园，一个南京人李闲士，都是要入金矿股分的。有声正待细谈，仲英道：“你且说紫旒在那里？先请了他来再说。有声道：“紫旒今天是主人，在隔壁花锦楼家，请他只怕未必来；除非你亲身去对他说，请他来陪客，或者可以请得动。”子迁道：“奇怪，紫旒和花锦楼前几天闹断了，发过誓，永远不去的了，何以又去起来?”仲英道：“不要管他，且等我亲自去邀了他来，再问他则个。”说罢自去了。薇园问子迁道：“有翁可是也在山东同来的?”子迁道：“有翁是新近聘请的，一切事情都仰仗得很。”有声道：“岂敢！岂敢！兄弟不懂事，一切都仗子翁指教。”薇园道：“有翁一向恭喜是甚么贵业?”有声道：“向来都在长江一带经商的。”薇园道：“这金矿办起来，倒也是一件大商务。兄弟向在汉口，这回是慕名而来，打算多少做点股分。”子迁接口道：“薇翁今天到局里来，说起打算要做五百股，是一位大股东呢!”说话时，仲英已偕紫旒走到，彼此相见，通过姓名。仲英道：

“紫翁今天十分赏脸，他在花锦楼那边，是碰和的主人，本来走不开，被我说之再三，方才请人代碰。”子迁道：“屈驾得很！但是你前几天就睹神罚咒的说，永不到他家去了，怎么忽然又去碰和？”紫旒道：“这些小孩子们，何必和他认真呢？说说罢了。我听仲英说，鲁、李二公都是罕客，所以特来奉陪。”薇园道：“岂敢！岂敢！久仰得很，今日幸会。”紫旒道：“听仲英说，二位要做金矿股分，这件事很好的。”闲士道：“兄弟无此力量，薇翁是一意要做。因为初到上海，地方不熟，由兄弟引到贵局的罢了。”紫旒道：“兄弟虽不是局中人，然而一向与子翁相好，深知他这个矿办得极得法。前次已经将矿苗寄到日本，请化学师化验过，回信来说成色极高，可以获大利的。子翁已经写信去聘这位化学师，大约下月就可到了。”闲士道：“所以一个人要讲运气。那一座矿山，放在哪里，怎么偏偏被子翁找着呢？”紫旒道：“找着了，也要碰巧和这位抚帅有交情，才肯下这个札子。有了大宪提倡，招起股来，才得顺手。”薇园道：“这么大一个局面，子翁、仲翁两个人就撑持起来，足见得才干不小。”子迁道：“这边只办招股，没有甚么事，山东那边人多点。”紫旒道：“这就是子翁实心办事之处。差不多的有了这个局面，哪里容不下十来个人？”

说话之间，席面摆好，发出局票，相将入席。花锦楼就在隔壁，首先到了，在紫旒侧首坐下，把一个崭新的金豆蔻盒子放在面前，跟局丫头拿的银水烟筒，也是崭新的，配上一条珠链条。仲英笑道：“这两件行头，一向不曾见过，想是伊老爷新送的？”花锦楼瞅了一眼道：“你管他。”紫旒道：“哪个冤大头才化这些冤钱呢！”花锦楼又瞅了紫旒一眼道：“都像你，我们都要喝风了。你伊老爷就是化冤钱，也冤不到我们身上，只梅春里一处，就够你一冤的了。”子迁笑道：“这是一瓶上好的镇江醋，小心不要打翻。”花锦楼道：“你又何苦代你们小葆背履历呢。”紫旒道：

“你们且不要说笑话，我们谈正事罢。薇翁既然答应了大股分，我看子翁的招股章程上也应该列薇翁的大名。薇翁是路过的，不能常驻局内，他应该派一个人到局办事，这是兄弟统筹全局的办法。因为有鉴于近来招股的毛病，你看甚么煤矿局，甚么铁矿局，起初的时候，莫不是堂哉皇哉的设局招股，弄到后来，总是无声无息的就这么完结了。那里头有甚么奥妙，我们局外人自然不得而知。然而总逃不出办理不善四个字之范围以外。若要办理得善，头一着先要诸大股东和衷共济，以外的事自然就都好商量了。方才听见仲英说，薇翁打算认五百股，照兄弟愚见，乔子翁认的是一千股，莫若薇翁也认了一千股。有了这两个大股东，事情就更容易措手了，不知薇翁以为如何?”薇园道：“这倒不忙。等兄弟商量起来看，未尝不可以多认点。”闲士道：“本来招股这件事，大股东越多，零招的散股越容易。但不知山东官场肯认几股?”子迁道：“这个是官督商办的局面，官场股分却并未提及。倘使我们股分招得好，也乐得不要官款，免得事事掣肘。”说话之间，众局陆续都到了，一时管弦嘈杂，钏动钗飞，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直到九点多钟，方才散席。鲁、李两个先行辞去，子迁、仲英、紫旒三个人，切切私语，有声见此情形，便也先行辞去，子迁也不相留。

紫旒见有声去后，便对子迁道：“这件事倘使徒事游移，是一定弄不好的，我劝你早定主意的好。”子迁道：“这件事都是仲英闹出来的，此刻骑虎难下。到这里开办了三个多月，来的不满一百股，喜得都是零股，没甚要紧。此刻来了这个大主顾，吃他下去，我没有这个胆量，放了他去，实在是舍不得，总要求你代我出个主意。”紫旒道：“依我是有三条计策：山东抚帅的公子，现在上海，我与他相熟，还说得上两句话，你先放胆吃他下来，然后央求抚帅公子，我们打伙儿走山东，设法认真把他这矿务拿

了过来我们办，此是上策。放胆吃了他下来，连前头弄来的，一并傢分了，各走各的路，只把有声丢下，此是中策。这两条计策都不肯行，只索推辞了薇园的股分，只吃点小买卖，此是下策。”子迁道：“紫翁的上策太难，中策太毒，下策又太平常了。我想大家从长计议，总还可以定一个善法。”仲英道：“我倒有一个善法，我们暂时只管依紫翁的上策做去，做得到便好，倘使做不到，我们将计就计，就行那个中策，岂不干净？”紫旒拍手道：“妙！妙！到底仲哥阅历多，见解不同。我们就依仲哥做去。”子迁道：“这件事最好先见了抚帅公子，打听打听那条上策办得到办不到，再作商量。”紫旒道：“这也容易。你要见抚帅公子，他就在隔壁花锦楼处碰和，说不得我到那边再摆一台酒，代你们介绍介绍，可是说话一切都要留神。”子迁道：“凡紧要的去处，我一切都让你说就是了。”说罢，一同出了花小葆家，走到花锦楼处，登楼入房，只见和局未散。花锦楼亲自代了伊紫旒，还有陈雨堂、萧志何两个打横对坐，花锦楼对面却坐了一个本房间的丫头。紫旒先介绍了子迁、仲英、与陈、萧两个相见，然后问道：“五少大人呢？”花锦楼道：“到群仙戏园去了。说是等看过金月梅的〔纺棉花〕就来的。”紫旒道：“和碰了几圈了？”花锦楼道：“刚刚满了五圈。”紫旒道：“快碰完了这一圈，我还要请客呢！”花锦楼把牌一推道：“那么就不碰罢，何必一定要几圈呢！”紫旒笑道：“左右五少大人未到，就何妨碰完了呢。”一面说，一面要了纸笔，点了菜，又写一张请客条子，到群仙去请五少大人。条子发了出去，又和子迁、仲英切切私语了一回。请客的回来说：“五少大人不在群仙，打听得是到梅春里去了。”紫旒再写了一张条子，又代送到梅春里去，便坐到花锦搂后面看碰和。

刚刚六圈碰完，还在那里算帐，未曾散坐，五少大人带着月梅到了。紫旒正在招呼，五少大人还没有开口，月梅先冷笑道：

“和还没有碰完，台面还没有摆，便写甚么客齐请带局来?”花锦楼连忙起来，招呼到一旁坐下。紫旒也介绍乔、李过来，相见通名，一面叫摆台面，一面把乔子迁在这里招股办矿一节，略略提起。霎时间台面摆好，紫旒起身让坐，发出局票。酒过三巡，紫旒便对五少大人道：“这位乔子翁向在山东，与一个广东人合办招远金矿，闹到后来，彼此意见不合。子翁本来答应一千股，五百股的股本早已交了出去，自从去年闹翻了，子翁便独到上海来招股开办。可奈前路那个广东人，此刻还在山东。”五少大人道：“那广东人是谁?”子迁道：“姓李，叫李子选。”五少大人道：“此刻打算怎样呢?”紫旒道：“此刻打算求少大人向老帅处说句好话，或者仍旧合办，最好是独归了这一面。”五少大人笑道：“怕不能这么容易罢?我今夜还有两个局，少陪，要先走一步了。”说罢，带了月梅起身自去。紫旒送到楼梯口而回。几个人草草终席，也自散去。

子迁、仲英回到鸿仁里，只见有声一个人坐在哪里出神，还不曾睡。原来有声从花小葆家出来，便一直回到金矿局，茶房进来说道：“今天有个朋友来过，留下一封信在这里呢。”说罢，在砚台底下取出一封信来，却是封了口的。有声一看，认得是文述农笔迹，暗想留个便条，何必封口，述农未免过于仔细了。拆开一看，只见写着道：

> 刻得一警信，祸机在一发之顷，急趋报，奈觅行踪不得。请于明日一早，到舍面谈，万勿迟误。知名。阅毕付丙。

有声看罢，莫名其妙，甚么祸机一发之顷?所以呆呆的出神未睡。

要知到底是甚么祸机?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透消息托故避干连　乘危急巧辞图攘夺

且说余有声自从得了述农留下一条之后，心中十分疑惑，通宵不寐。次日一早起来，便进城去寻述农。谁知寻到述农家时，家人说是昨日出城未回，有声闷闷不乐，只得仍旧出城。走到四牌楼地方，恰好与述农相遇。述农道："我昨夜在你尊处留下条子之后，恐怕你今早不肯就进城，所以我在朋友家借住了一宿，一早去访你，说是你一早就出去了，我便料得你是找我来了，便赶着进来，恰好在这里相遇。"有声道："请教有甚要事？甚么祸机不祸机？我昨夜一夜不曾睡，今早特来请教。你说得那么利害。我焉有不在心之理？"述农道："路上非说话之所，我们找个地方坐了好细说。"说着相将绕到邑庙，在鹤亭茶室泡了一碗茶坐下。述农道："那乔子迁金矿招股的事，是个骗局，你知道了么？"有声吃惊道："你是从哪里打听来的？"述农道："此刻山东抚台已经派了委员到上海来查办，暗查了几天，昨天又亲到局里去打听，一切底细都知道了，只怕日间就要发作。倘使发作起来，封屋拿人，岂不是连累了你？所以我急急的关照你，快点离了那局，免得无辜受累。"有声道："委员是哪个？怎么我不见有人到局来查？"述农道："你已经同席吃过了酒，还做梦呢！那个鲁薇园可不就是？"有声吃惊道："他说是来附股的呢！还有一个李闲士。"述农道："还不亏了闲士，我才得了信息。这闲士是大马路丰盛祥金子店的东家，薇园到了，便住在他店里。恰好闲士和我是认得的，我出城总到他那里坐一会。前两天我就知道有一

个山东委员住在他那里，却不知是办甚么事的。昨天我又出城，闲士和我谈了一会，便道：‘我此刻要和薇园去串一出戏，少陪你了。’我问他串甚么戏？他便告诉我，说要到鸿仁里金矿局去认股。我说：‘认股是正事，怎么说是串戏？’他才逐一告诉了我。原来他们是个骗局，所以开办了几个月，从不曾登过一个招股告白，须知是个见不得人的事情。山东的招远金矿，人家在那里好好的官督商办，已是一个成局，股分早就招足了，他却冒了人家的名，在这里招股。那边办的是广东人，须知这里上海广帮人最多，又是个往来要道，通商码头，他在这里招摇，自然要被那边知道了。人家得了信，便禀了抚台，认了委员盘费夫马，请派人来澈查。我得了这个信，等他们去过半天之后，便去找你，要告诉你这件事。不料找你两次都不在家，只得留下个条子，约你进来。”有声道：“我此刻怎么办呢？”述农道：“薇园昨夜已经拟了一个长电禀覆，昨夜译了一夜电码，还未译完，大约今天下午这电报要发出去的，总要明后日才有回电。你此刻回去，只说家里有甚紧要事情，即日要动身回去，就先把行李搬到我家里再说。你搬了出来，凭他怎样办法，总好商量，不然闹在一个窝儿里，岂不是费了手脚么？虽然你是受他聘的，不与同谋，事情总有分出皂白之日，然而等到事情明白，已就吃了眼前亏了。”有声道：“这个办法甚好，只是打搅尊府不当。”述农道：“你此刻有心肠说客气话呢！快点去罢，我在家里等你，你下午搬来就是了。”有声谢过了，两人给过茶钱，分路别去。

且说有声出得城来，就坐了车回到鸿仁里，免不得要装出满面愁容，向子迁说诳，只说接了家中来信，说有要事，嘱令火速动身，恰好今天有船，即日要走。子迁愕然道：“怎来的那么巧，兄弟日间正打算到山东走一遭，免不得要带着仲英去。可巧有翁有事，这便怎处？”有声也踌躇道：“这便怎处呢？”沉吟了一会，

又道："不知子翁有了行期没有？兄弟回去，倘使没有十分大不了的事，仍旧可来。大约往回的日子，也不过半个月，二十天光景罢了。"子迁道："行期是不曾定，大约也就不远。有翁一定要走，总望早点来的好。"有声答应了，便自去收拾一切。

刚刚午饭过后，电局里的信差送进来一封电报，上面写的是："济南电报，送上海鸿仁里金矿局乔。"有声接在手里，吃了一吓，暗想道："难道有那么快的回电么？莫是发作了？"忽又转念道："就是发作了，回电也不到此地。"一面想，一面撕下签字条，签了字，交来人带去。子迁便取了那电报自己去翻。有声便乐得自己检点行李。过了一会，子迁大约已翻过电报了，面带不豫之色，叫自己的包车夫带了车子去接伊紫旒来。一会儿紫旒到了，和仲英、子迁三个唧唧哝哝了半天。紫旒便过来再三挽留有声，说是子迁接了济南电报，催着动身，往来也无非一个多月，有翁可否留在这里招呼一切？有声听了述农的话，已经透底明白，如何肯留？听得紫旒这话，疑是事情已经发作，巴不得一步跨出了大门，脱去自己的干系。便说道："兄弟非不肯留，实因接了家信，说是有要紧事，催着即日回去，到底有甚么事，信上又不提起。此时归心似箭，是以万不能留，尚容日后补情罢。"紫旒见十分留不住，便又去和子迁唧哝去了。有声趁此，便叫人来挑了行李，向子迁等告别，径到述农家去，暂住不提。

且说子迁所接的电报，原是他一个同乡父执所发的。这个人姓田，表字仰方，是一个山东候补知府，向来与子迁的继父乔木最为交好，子迁奔丧到济南时，他也当了迁是自己子侄一般的教训。子迁于各父执之中，也只怕的是仰方一个。这仰方本是江南一个名士，在山东也很有点才名，近来奉抚宪委了本署文案。到差之后，除了办公事之外，闲暇时不免翻检旧日案牍。无意中检着了人家告子迁冒名招股的一个禀帖，那禀尾已经批了"所禀如

果属实，殊于商务有碍，仰候委员前去查办。”云云。仰方见了，倒是一呆，暗恼子迁不肖，怎么这等胡闹？在几个同事当中细为打听，才知道前次奉委出差的鲁薇园，便是查办这件事的，心里又代子迁着急，万一送到官司办起来，还不是把他老子一生的清名都扫尽了？越想越代他担忧，又是恼，又是恨。然而相隔数千里，要责备他也无从责备。薇园虽是相好，本可以代他请托，怎奈又不知他到上海住在甚么地方，无从通信。再取那张禀帖细看一遍，因想起一个法子：姑且照那禀帖上所开的鸿仁里地址，打一个电报去通他一个消息，然后写一封信给薇园，也寄与他转交便了。想定了主意，便一面发电，一面发信。田仰方此举，虽非正办，也算他尽了交情，较之一班人在人情在的，以及一班见面六月，背面蜡月（二语京师谚，六月、蜡月，喻冷热也。）的，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了。闲话少提。

且说子迁译出那电一看，只见电文是：

金矿招股事发，宪委鲁薇园查办。宜防。仰方。

子迁见了这十七个字，吓得心头小鹿乱撞，又不敢被有声知道，仲英是商量不出主意的，所以请了紫旒来商量。紫旒看了这电报，也是一吓，道：“原来他甚么五百股、一千股，却是来试探的。此刻没有别法，只有将我昨天的中策借来一用，你二位只推到山东去，暂时避开，留下有声在这里，借他挡一挡锋头再说。好在他是聘请来的，想不致十分难为他。”子迁道：“有声今天早起便接了家信，说家里有甚么要事，今天马上就要动身，如何留得他住？”紫旒愕然道：“难道他倒先得了信？不然，哪有这等巧事？且待我留他一留看。”

及至留有声不住，等有声去了，三个人又重新商量。仲英便道：“据我看，也无须商量，只要把房子一搬，搬到新房子之后，我们就不挂那两扇牌子就完了。”紫旒暗想：这个法子本来是可

以行得的，好在薇园不会拿着他招股的凭据，只须避开了就完了。然而如此一办，未免太便宜了他两个。因说道："只怕有些不妥。你叫人搬家，总要告诉他搬到哪里，又要叫管房子的来交还他房子，他们何难打听出来？况且你两位又和他当面见过，同过席，彼此都认得的。你们这件事本来也错在当初，倘使你们指东说西的胡乱说一个甚么地方的矿倒也罢了，偏要冒了人家的名，所以才有今日。难道你避了面，人家就放了手不成？"子迁道："依紫翁要怎样才好呢？"紫沉吟了半天道："实在没法。依我看，只有硬挺着等他来，事到临头再为设法罢了。"子迁道："这个不妙。倘是可以硬挺的，我那老世伯也不打电报来了。"紫旒又取过那张电报反来覆去看了几遍，道："这'事发'两个字怎么讲呢？是被人家告发呢？还是上头访着呢？若是上头访着的，还可以设法贿嘱薇园，含糊禀覆；若是被人家告发的，那就是薇园肯照应，也没法想的了。电文又简略，山东又远，我又不能料事如神，除了硬挺之外，总不免要吃点小亏。"子迁道："吃点小亏有甚要紧？只要先设出法来。"紫旒又沉吟了半响道："除了硬挺之外，实在无法。须知这件事不止招摇撞骗，还是败坏商务，有关大局的。除非不发作，这一发作起来，你就是走到天边，也逃不了的。"几句话说的子迁益发慌起来，又埋怨仲英不该出这个坏主意，此刻弄来的银子不满二万，倒用了三四千了。仲英嘿嘿无言。紫旒道："你二位胆小，何妨暂时避一避，等我来替你们硬挺一挺。倘使挺得过的，凭我的本事，不定那个矿当真归了我们办；倘使挺不过，我也有本事不吃他的大亏。"子迁大喜道："那么好极了，就一切费神。"紫旒道："可有一层：费神是我的事，费用可是子翁的事。"子迁道："这个自然。但不知要多少费用？"紫旒道："这个哪里论得定，薇园要打点，衙门里要打点，还有这局子里的开销，我看至少也要三四千呢！"子迁

此时巴不得脱了身，便道："那么我就留下三千银子便了。"紫旒沉吟道："我算了一算，恐怕不够，你何妨多留点下来，好在用不完我可以还你的。"子迁道："那么我就留下四千罢。但是我们避到哪里呢?"紫旒道："事不宜迟，要走就走。此刻已经三点钟了，附船到苏州还来得及，你两位就到苏州走一趟罢。地方近点，通信也容易。"子迁道："既如此，我们就马上动身。"紫旒道："正该如此。"子迁便连忙叫人收拾细软及随身行李，留下了四千银子给紫旒，随即辞别。紫旒道："恕我料理此地事情，不能相送了。"子迁连道不敢。带了仲英，附内河小轮船到苏州去了。

紫旒等子迁去后，便打发茶房到自己公馆，叫了两个家人过来收拾地方，把从前子迁的布置，一切都改过，这一座三楼三底的房子，登时改了观。又叫一个家人到自己公馆里，赶紧把租来的木器家伙退还了，又带三个月的房钱去交给管房子的人，把家中细软一齐搬了过来。

不知紫旒此等举动，是何作用，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奇举动盛宴贺期衣　叙琐屑绮筵呈丑态

且说伊紫旒等子迁、仲英去后，便把自己的家搬了过来，享受他这三楼三底的现成家私。把门外的甚么“金矿局”、“招股处”的牌子除了下来，劈破当柴烧了，另把自己的一扇“伊公馆”牌子挂上。又在帐箱里翻出了那些假收条、假股票、假息折、假图书等来看过，又自己填了一百股的股票，藏在身边，然后仍然归还帐箱里面，封锁停当，找一个僻静地方，收藏好了，以备将来不时之需。又把子迁原用的茶房、车夫一概开除了。一面写了条子，叫人送到丰盛祥，约鲁薇园、李闲士在花锦楼处吃酒。

且说鲁薇园自从得李闲士引导，查清了乔子迁招股情形，当夜回到丰盛祥，便起了一封电稿，把这件事详细叙出，内中又添了多少曲折，叙他那查访之功，然后请示办法。夜色已深，不及再翻电码。到了次日，起来得迟，饭后又被闲士邀了去跑马车，逛张园，等回到丰盛祥，已经五点多钟了。方才译好电码，叫人送到电局，忽然接了紫旒条子。薇园对闲士道：“这厮也是他一党。看那样子，獐头鼠目，未必是个好人，我们乐得再走一趟，不是贪嘴要吃他，或者借此可以多探点消息出来。”闲士答应了。

到了晚饭过后，紫旒的催请条子到了，二人便相约同行。到得花锦楼处，只见主人伊紫旒之外，已有了两个人，彼此招呼通名，原来一个是秦梦莲，一个是袁伯藜，都是上海有名人物。大家无非说些久仰大名的客套话。过了一会，外场又报说客来，紫

旒起身招呼，原来是任剑湖，已经吃得满面春风，走来便道："来迟，来迟，有劳久候。"紫旒道："时候正好呢！"剑湖转身招呼鲁、李二人。通过姓名，紫旒便叫摆席。一面问剑湖道："想是先已赴了一局？"剑湖道："不要说起，今日赴了一局，犯了个名教大罪。我起先是不知道的，所以去了，及至问出情由，托故要走时，又被他百般拉住。没奈何，只得借他的酒，浇我的愤懑，所以多吃了些，不知可有豆蔻，我要讨一点解解酒，回来还要吃呢？"花锦楼听说，便去抽屉里取了半颗，递给剑湖。剑湖接在手里，瞅着花锦楼道："好好的一个人，为甚要犯了无名肿毒？"花锦楼道："我好意给你豆蔻解酒，怎么你谢也不谢，倒咒我起来？"剑湖道："请教你芳名叫甚么？"花锦楼道："难道你头一次见我？不知我名字叫花锦楼？"剑湖回顾紫旒道："他们不懂，倒也罢了，难道做客的也不懂，总不提醒他们？自从陆兰芬作俑，门外面只贴一张'陆寓'条子，这一班人就纷纷效尤起来，都改成'某寓'、'某寓'，以为时髦。及至叩他芳名，他就叫'某寓'，你说不是笑话么？近来不知怎样又行了甚么轩啊，馆啊，甚至楼、台、亭、阁，都弄了出来。从前有一位名士沈玉笙，代谢湘娥题了一个甚么'仙馆'，后来他们也纷纷效尤，都用一个某某仙馆的灯笼。然而仙馆是仙馆，问他名字，他还有个名字。就如陆兰芬，他虽用了'陆寓'门条，然而他还是叫兰芬。不像此刻的亭、台、楼、阁，你问他名字时，他就叫'甚么亭'、'甚么楼'、'甚么台'、'甚么阁'。贵相好花锦楼，明明是个楼名，不是人名。既没了名字，岂不是和那无名肿毒一般，叫不出名字来的么？"花锦楼笑道："呸！还要说呢！"剑湖道："就不是无名肿毒，也应是个无名小卒。"一句话说的合座都笑了。剑湖又道："还有写起局票来，今日在这里吃酒，叫别人到花锦楼来，还说得去，若在别处叫花锦楼去，岂不是要把一座花锦楼

翻造到那边去么？上海不少文人墨士，怎么都随声附和，不通到这步田地？岂不是奇事？”伯藜笑道：“你何必在这个里头和他掂这个斤两？到底上海有得几个通人？通人又哪个去管这些闲事？不过任凭那一班附庸风雅的名士去胡闹罢了。倒是你说甚么赴了一局，犯了名教大罪，把这件事说一说，或者倒是我明日报纸上的材料。”剑湖道：“这件事说起来话长呢。我是吃过了，恐怕别位肚饿，且上了席再谈罢。”梦莲道：“是极，是极。我来写局票。”说罢，提起笔，问了各人，一一都写了发出去。

紫旒便起身让坐，薇园问道：“乔子翁、李仲翁今天没来么？”紫旒道：“他两位……”说到这里，忽然回头问伯藜道：“我托伯翁代邀贵本家袁聚鸥，怎不见到？”伯藜道：“他此刻正是忙的时候，怎么得来？”紫旒一面起身斟了一轮酒，举杯让了一遍，又敬了一轮菜。伯藜又问剑湖今日赴席的事。剑湖道：“这个人的姓名可不必提了。他是一家甚么洋市在的小东家。那洋布庄是很发财的。七八年前，老东家死了，这小东家便应该子承父业了。谁知他老子知道儿子不成器，临终时便把一切生意交给兄弟代管。这位小东便大失所望。更兼那位叔父，管束得他比老子在时还是利害，吃的穿的家里现成，每月只限定他支五十元零用。”伯藜道：“除了吃穿之外，五十元零用就很阔的了。”剑湖道：“可奈他每天的鸦片烟，要吃到一元多；还要跑马车，吃花酒，如何得够？所以他就拮据的了不得。他老子在时，本来给他捐了一个同知，除服之后，便想法子说要入京引见，向叔父求取盘费。他叔父答应了。他万千之喜，以为一注钱可以到手了。谁知到了临动身时，他叔父对他说：银子是有的，可是不能交给你；我打发一个老成伙计跟了你去，专代你管钱。一切盘川、部费种种，都要伙计代交代付。你自己照旧每月五十元零用，之外不准多支一文。他听了这个话，便气得要死，说：我又不是犯了

充军的罪，出门出路，还要用人监押着，我何苦去来？于是就把这件事搁起。谁知他叔父信了他果然要去引见，早把一切费用汇到北京去了。遇了他使气不走，只得又去汇了回来，白白用了多少来回汇费，因此更恼他。他也恨如切骨。外面朋友送了他一个浑名叫做‘失钥银箱’。他后来更使性，不住在家里，在外面姘了一个女人，另外租了房屋，八面张罗的过日子。也亏他不知怎样朦掤拐骗的过了下来。从外面看，他的举动还是很阔的。今天他忽然在聚丰园请客，我不知为了甚么事，向来相识的，便去赴他的席，也不过当他寻常请几个朋友罢了。谁知他在前厅摆了八桌。我倒莫名其妙，为甚忽然大请客起来？一打听，谁知他令叔前天死了，今天盛殓的。他是一个胞侄，虽是期丧不在苫次，然而也应该动点哀戚，帮着办点丧务，谁知人家忙着写报丧条时，他却一面叫人去聚丰园定厅，一面躲在旁边写请客帖子，算是他叔父死了，他开贺呢！你说气死人不气死人？偏偏他昨日送帖子来时，我又不在家，没有看见知单，等我晚上回去，家人们只告诉我某人明日请聚丰园，我便连帖子也没有看，冒冒失失的便去了。我虽然不曾见过他那位令叔，然而吃了这一顿，未免也对他令叔不住呢！”一席话说得人人叹息，个个说岂有此理。

花锦楼忽然问道：“他开贺，你可曾送贺礼！”这一问，问得众人都笑了。秦梦莲忽然站起来，离了座位，对着房门口跪了下来叩头。众人吃了一吓，连忙看时，原来是他叫的局秦佩金到了。众人又不觉好笑。薇园笑道：“要是梦翁夫人到了，我们还可识他是季常之惧，不然就赞他是相敬如宾，然而是个贵相好，真是令人不敢赞一词了。”紫旒道：“并且还有一说，从来同姓不婚，又岂可以姓秦的叫姓秦的局？”伯藜道：“这倒不要紧，他们从来没有真姓的，我近日才知道陆兰芬本来姓赵。”梦莲道：“就是真姓也不要紧，我和他不过是杯酒之欢，并且向来都称以好姊

姊。”（吴侬，家人相称，多冠以好字，如称父曰好爹爹，称母曰好姆妈，称叔父曰好叔叔，呼子女曰好儿子之类，所以示亲热也。）佩金怒道：“你总是那种凝头怪脑（四字吴谚）的，亏你做得出来。”梦莲连忙站起来，垂了手道：是，是。”佩金怒道：“说着还是那样，还不给我坐下来！”梦莲答道：“遵命，遵命！”方才坐下。紫旒道：“算了罢，梦莲先生，你累得合席的人都看你两个做戏，酒也不喝了。”梦莲道：“如此我来代你豁一个通关。”说罢，便卷袖伸拳，说道：“先敬你主人。”佩金在后面把梦莲手臂狠命一攀，咬牙切齿道：“你又要闹酒了！”梦莲连忙敛手低头。紫旒道：“佩金，你既不许梦莲豁拳，就应该代他豁。”佩金道：“我为甚要代他？”紫旒道：“你为甚不许他豁拳？”佩金道：“他闹了酒，要到我那里胡闹。”紫旒道：“你怕他胡闹，就应该代了他，不然，找还是要他豁。”佩金无奈，豁了一个通关，这个时候，各人叫的局都到齐了。鲁薇园叫的是陆兰芬，坐了一坐就去了。李闲士叫的是朱小兰，又黑又丑，没甚理会。袁伯藜叫的是朱宝林，一到了坐下来，就唱了一段〔目莲救母〕，便起身辞去了。任剑湖叫的是朱秀铃，唱了一段〔文昭关〕第四节，又代豁了一个通关才去。

紫旒已有了醉意，便要各人叫二排局。剑湖便取过笔砚，问各人叫谁，一面代写。此时各人的局都已去了，只有梦莲的秦佩金还在那里兀坐不动。剑湖一一问过写好了，向来知道梦莲还有一个叫林秀英的，便不问他，代他写了，一并发出去。过了一会，陆续都到了，各人都换了人，只有剑湖仍然是朱秀铃。伯藜道：“这个法子倒好，真是一客不烦二主。我们将来都要学样的。”剑湖笑道：“别的好处没有，就只免了那种装乔吃醋的样子。”秀铃笑道：“你只管叫别人，谁和你吃过醋来？薇园此时已有了醉意，说道：“这里倒好，可以乱叫，济南地方要是叫了两

个局，那可闹的不得了了。”紫旒道：“阁下这回是从济南来?”李闲士连忙看了薇园一眼。薇园连忙道：“兄弟六七年前到过济南，所以知道，此刻风气或者也变了，亦未可知。”

正说话间，蓦地里林秀英到了，默默无言，向梦莲身边坐下。忽听得拍的一声响，众人连忙看时，原来是佩金向梦连脸上狠命的打了一掌，分明把半边面皮打红了，众人暗暗好笑。此时二排局都唱过了，轮着朱秀铃，唱了一段〔祭江〕，一段〔卖马〕。然后那林秀英自己提起胡琴唱了一支小调，起身别去，佩金还坐在那里，一手揪住了梦莲的耳朵，死命不放。梦莲低着头，只不做声，看他那神情，眼泪也要淌下来了。秀铃道：“姊姊，饶了他罢，何苦来?”佩金道：“像你自然好了，头排也是你，二排也是你。我好端端的坐在这里不曾动，倒又去叫了。”梦莲对剑湖道：“你何苦害我?”一言未了，只听得“拍”的一声，佩金又向他腮边打了一巴掌道：“你向来没有的。别人可能害你?”梦莲道：“好了，算了罢，我的娘!”佩金伸子又是一掌道：“我有福气做你的娘，只怕你没福气做小乌龟呢。”此时菜已上完，薇园叫盛稀饭，秀铃也告别去了。一时散席。佩金方才扭着梦莲同去。大家见此情形，都俺口局局，笑个不了。

不知佩金扭梦莲去后，是何情形？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回　一夕碰和真慷慨　两番拒贷假贫穷

却说紫旒宴客之后，诸客皆散，自己正要动身，恰好外面送来一张条子，却是五少大人的，上写着："即请到陆兰芬处，有要事面谈。"紫旒取出表一看，时候才十点多钟，俄延了半晌，便坐了车子，迳到陆兰芬家。兰芬迎出房门口说："五少大人已经去了，留下说话，请伊老爷明日到公馆里去。"紫旒看那情形，知道他房里另外有客，便走了出来。正想回去，却在路上遇见了陈雨堂，一把拉着道："来得好！来得好！我方才到花锦楼处找你，说你到陆兰芬家去了，我就忙着赶了来。"紫旒道："甚么事？这等忙？"雨堂道："哪，哪，哪！我有一件事和你商量。"紫旒道："甚么事？"雨堂道："你可知道今年的茧子极好？"紫旒道："好便怎么？"雨堂道："我打算凑点本钱去收。此刻有了三百，打算和你借三四百，让我别处再去张罗点，做了这一笔买卖。"紫旒道："我有一句极知己的话，不知你可肯听？"雨堂道："听，听，听，你老哥的话，我是向来信服的。"紫旒附到雨堂耳边说道："你如果想借钱，拿两个来换我一个。"雨堂道："呸，呸，呸，呸，呸！你，你，你这个人真，真，真是……"紫旒道："你也不替我想想，这一向为了应酬五少大人，闹的筋疲力尽，我还想问你借呢！"雨堂道："啊，啊，啊！正是，我要问你，五少大人那里，不知可能谋一个差事，可否同我想个法子？"紫旒道："这个是要等机会的。像你那种冒失举动是不对的。"

两个人一面说话，一面从四马路绕出大马路，向东而行，紫

旒的包车在后面跟着。雨堂道："你此刻到哪里去?"紫旒道："没有甚么事，打算回去了。"雨堂道："你又撒谎了，你住在山家园的，怎么向东走?"紫旒道："我新近搬到了鸿仁里去。"雨堂道："好，好，好，好阔！鸿仁里是阔房子啊！我倒要去瞻仰瞻仰呢!"紫旒不便推托。遂相将到了鸿仁里。入得门来，雨堂深深一揖道："初次！初次!"紫旒连忙回揖，分宾主坐下，家人送上茶来。又送上一张片子道："贻大人到了，说是请老爷过去谈谈。"雨堂在旁忙看了一眼道："咦，咦，咦！这是张梅卿的片子啊，怎么又闹出个贻大人来?"紫旒道："这是一个南京候补道，走得很红的，人也精明得很，前次到上海，我荐了张梅卿给他，他欢喜梅卿唱得好，很花了几个钱。这两天想是又来了，少不免又要应酬。"雨堂道："从来不曾听见过姓贻的，这个姓很少。"紫旒道："他是个旗人，叫贻参，表字敬会。"说话时，看了看表道："还不到十二点，可要去打他一个茶围?"雨堂是无所不可的，便答应了。

出了鸿仁里，紫旒坐了包车，雨堂也叫了一辆东洋车，到了张梅卿家。梅卿迎着道："伊老爷来了。贻大人要碰和，正愁没人呢。"紫旒一面笑着答应，一面和雨堂走到房里，和贻敬曾相见。道过契阔，又介绍雨堂相见，代通过姓名。又道："这个敝同乡，笔下极好，又是一个豪爽之士。"敬曾也道了久仰。紫旒便问："几时到的?公馆打在哪里?"敬曾道："昨天才到。暂时住在长发栈。"梅卿道："此刻有了三个人了。伊老爷，你再邀一个客，就好碰起和来。"紫旒道："时候不早了，明天再碰罢。"梅卿道："贻大人高兴今天碰，你又是几时算起时候早晏来了?难道夫人太太近来管得凶么?"紫旒道："你总是这么一大套。此刻去请客，哪里去请啊?"敬曾道："上回常在一起的萧志何，不知可在上海?"紫旒道："方才我们同席，且去请请他看。"于是

写了条子，叫人去请。一边是雨堂缠着贻大人谈天，一边是梅卿拉了紫旒去说话，悄悄的说道："礼拜一又要跑马了，我一切行头都没有。方才向贻大人透了风，他答应了我三套衣服，他是才来的，有了这个，不好再说。此刻缺少一对珠花，求你代我想个法子，借一对来用几天，等过了跑马就还你。"紫旒道："这个容易，我明后日就和你办到。"梅卿大喜。紫旒方才走过来和敬曾周旋。

过了一会，志何来了，彼此相见，梅卿便叫摆桌子。志何一面向敬曾叙阔，紫旒一面商量碰多少一底。梅卿道："贻大人老规矩，是五百元一底起码，小了是不碰的。"紫旒看看敬曾，敬曾道："随便罢，就五百底小玩玩罢。"雨堂拉了紫旒一把，悄悄道："太大罢？我只有借来的三百元在身边，万一不够输，如何是好？"紫旒道："不要紧，有我，你放胆碰罢。"于是颁定了坐位，坐下去碰。雨堂胆小十分矜持，谁知越是矜持，越是不顺手，四圈碰过，已经输了一底半，不觉急得汗流浃背。换过坐向之后，方才慢慢的翻点转来，又和出了一回大和，点一点筹码，觉得非但不输，并且还赢了点，才觉放心。谁知临了局时，被志何和了一副四喜，接着敬曾和了两副清一色，算起帐来，雨堂恰恰输了一底，紫旒也输了一底半。恰是志何赢的一底，其余都是敬曾赢的，紫旒走到烟匟旁边，在小皮夹里取出四张五十元的汇丰钞票，悄悄的塞给雨堂。雨堂接过，背转过来一点，无奈把自己借来的一张三百元十天期的庄票，也拿了出来，凑在一起交出去。紫旒便请志何收了。对敬曾说道："我的明日送到，想可放心。"敬曾道："笑话，笑话，这不过消遣罢了。"此时天已将亮，各人稀饭也不吃，只留下敬曾，其余都散了。

紫旒回去一睡，直到次日一点多钟才起来。梳洗已毕，吃些点心，便检点了七百五十元票子放在身边，先坐了车子去访五少

大人，谁知五少大人已经出去了。紫旒想了一想，便上车到一品香去，写了几张请客票发出去。一会儿志何、雨堂、敬曾都来了，敬曾还带了梅卿同来。紫旒便请点菜，又请梅卿也一起同吃。一汤过后，紫旒取出一卷票子来，递给敬曾道："这是昨天的七百五十元，请点一点。"敬曾道："承赐，承赐。"一面说，一面接了过去。梅卿道："我托你的事情怎样了?"紫旒道："你不要性急，明天包你办到。"梅卿道："不是我性急，明天是礼拜了，你可知道?"紫旒道："准定明日给你办妥就是了。"于是一行人谈谈说说，一面吃喝。忽然敬曾的家人走了进来回道："客栈里来打招呼，说是泰顺轮船今天晚上开天津，请老爷示，就动身不?"敬曾道："那么你就拾掇起来，招呼他们写大菜间的票子。"那家人答应去了。紫旒道："原来敬翁这回是进京，但不知何以这等急急?"敬曾道："我向来是性急的。这回是去办引见，还有多少打点，所以更要早点进去。"紫旒道："那么我今夜就在花锦楼处饯行。"敬曾道："这又何必?"说话时，紫旒已经要了笔砚，写了条子，叫自己车夫送往花锦楼处知照去了。

一会儿吃过了，各人道谢走散。紫旒走到同安里，又当面交代了花锦楼，写了几张请客票发出去，方才走到览胜楼茶馆，寻着了一个姓牛的珠宝掮客（凡代买代卖者，沪谚谓之掮客）。这个人也不知他原名叫做甚么，因为他姓牛，脾气又极爽快粗率，动辄欢喜抱不平，所以人家送他一个浑名，叫"牛性"，久而久之，把浑名叫出，他的真名反没人知道了。当下正和两个同行在那里评金品玉，忽然看见紫旒，便连忙起身招呼道："啊唷唷！紫翁是难得请过来的啊！请坐，请坐。可是要办戒指送相好?"紫旒也不坐下，便应道："少胡说。我来找你，是托你弄一对珠花，明天就要的。"牛性道："是，是，是，明天拿两对送到公馆里去请拣。"紫旒道："这是一个朋友托我的，你千万不要误事。

我已经搬到鸿仁里去了，不要走错了地方。”牛性笑道：“准定明日十二点钟送到，你伊老爷几时见我误过事来？”紫旒再嘱托了两句，便走了。这一夜就在花锦楼处吃饯行酒，酒后紫旒亲送贻敬曾到船上，方才作别，不必多赘。

且说礼拜这一天，牛性果然十二点钟时候，便送了两对珠花来，紫旒拣了一对合眼的问价，牛性道：“这一对是一千五百元，伊老爷真好眼力。”紫旒道：“怎见得便好眼力呢？”牛性道：“这是人家急用贱卖的。这东西公道价钱，要值到千六七呢，还不是好眼力？”紫旒道：“就留下这一对，你过三天来取回信。可有一层，如果前路看不对，买不成，可不关我事。”牛性道：“岂有此理！难道我的东西要强卖的么？”说着，又谈了几句天，拿了拣剩的一对珠花自去了。紫旒忽然想起月梅那里，还欠着二百元，不如先去还了，取回那张官照。于是点了二百元票子，带在身边，先到梅春里去。

入得门时，谁知月梅不在家，说是到姊妹人家吃喜酒去了。只有月梅的娘，陪着五少大人在那里。紫旒道：“前日承五少大人宠召，当即遵命到兰芬处，谁知趋谒过迟，虎驾先出。昨日到公馆叩见，又值公出。不期今日在此处相遇，不知有何明谕？”五少大人想了一想道：“是一件不相干的事，我此刻也忘了，等想起了再谈罢。”紫旒见月梅不在，五少大人又在那里，不便和他娘交涉，只得敷衍了五少大人一会，别了出来，一双脚不知不觉的走到了花锦楼处。无非是嬉皮笑脸的闹了一阵，花锦楼道：“明日就跑马了，我的马车钱还没有呢！”紫旒道：“跑马有甚么好看，不过出去给人家看看罢了。”花锦楼怒道：“自然我是要出去吊膀子（吊膀子，眉目挑逗之意，津沪一带均有此谚），你前天在张梅卿家，一场和就输了七百五，我此刻要问你借两块马车钱，还不曾开口，先就推三阻四了。”紫旒道：“奇了，又是那个

耳报神报的信?”花锦楼道:“你伊老爷是个阔客,那个不知!一举一动,自然有人看见。”紫旒道:“你只管去看,我代你开销车钱便了。”花锦楼道:“我不要,你只给钱,我自己去。”紫旒无奈,取出那卷票子,点了五十元给他。花锦楼瞥见粗粗的一卷钞票,便撒娇撒痴的不依,一定要了一百元才罢。紫旒又惦记着那对珠花,便走了出来,坐了车子回去。

下了车子,恰好碰见陈雨堂从里面出来,一见了紫旒,便道:“好,好,好,你回来了,我正要找你有要紧事呢!”紫旒道:“又是甚么事,这等慌张?”雨堂道:“不,不,不,是一桩正经事。”两个一面说话,走了入门,只见书房砚台底下压着一张条子。雨堂道:“你,你,你看,我,我,我还留下条子给你呢,你看罢,省得我再说了。”紫旒看时,仍是为收茧子的事,要借五百元做本钱的话。便道:“你总是这等胡闹,我何尝有甚么钱?你不要看得我很阔,我一向都是在这里移东补西,内里头的亏空,不能告诉你。”雨堂愕然道:“我总不信你是空的。”紫旒道:“你不必问我空不空,我给你一样东西看,你便知道。”说罢,在抽屉里取出一个护书,打开给雨堂看,原来是一叠十多张当票,内中还有一张当九百文的。雨堂看得不胜诧异,搭讪着说道:“不料紫旒果然是个空架子。”紫旒还在那里一一的翻给他看,一面说道:“并且我辈读书出身,身边大小总背着一个功名,总要设法弄个把差使,为甚么要学那市侩行为,与小民争利呢?”一言未了,外面家人引了萧志何进来,此时正是放满一桌子的当票,都被志何看见了,紫旒连忙用言掩饰。

不知他如何掩饰得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回　巧遮饰穷人装阔绰　硬乾没恶汉遇强梁

原来伊紫旒的待人接物，处处不同，他对了陈雨堂等辈，虽是装穷，对了五少大人、贻敬曾、萧志何等，又必要闹阔。此刻无意中被志何看见他一大堆的当票，如何不惶悚？论他的当票，自然总是他未捞着乔子迁的四千以前当下来。这两天又忙着碰和吃酒，未及取赎的，自不必说，亏得他偏有许多急智，看见志何进来，一面招呼，一面向雨堂递个眼色，一面让坐，一面从容收拾那当票，仍旧叠起来压在砚台底下，笑对志何说道："我说一个人总不要去嫖，一犯了这个字，凭你飞天本事，总要变了冤大头的。你看这一叠当票，我又逃不了要冤一遭。"志何道："为甚么呢？"紫旒道："方才到花锦楼处坐了一坐，他便塞给我这一大叠，说明天要去看跑马了，他的甚么密行棉袄咧，珠簪子咧，珠押发咧，都在这里头，要我代他取赎，你道冤不冤？"志何笑道："只要有了这个交情，也不算甚么。"

三个人谈了一回，不觉天色已晚，雨堂辞了先走，紫旒送他到门口，悄悄地说道："你说难不难？我和你是生平第一知己，所以尽情披露，却不料被他走了来，不得不撒一个谎。我的穷只可为知己者道，又岂可叫他们泛泛交情的知道呢？"雨堂是个率直人，便连连道是。紫旒送了雨堂出去，回身入内招呼志何道："天色不早，我们到一个地方去坐坐，再到一品香吃饭罢。"志何道："先到哪里呢？"紫旒道："也是一桩冤事，张梅卿明天看跑马，缺少一对珠花，要我代他借一对用，你想这样东西到哪里去

借？又是个情不可却的事，只得拿内人的一对去给他戴两天。”说着，拿出珠花给志何看。志何道：“难得尊夫人这等贤慧。”紫旒笑道：“只骗他说朋友人家借去照样穿的，哪便告诉他借给梅卿？”说着，袖了珠花，和志何一同步行到张梅卿处。

张梅卿自然是笑语承迎，紫旒取出珠花，递过去。梅卿打开匣子看过，不胜欢喜，嘴里不住的千恩万谢。恰好房里的丫头阿巧从外面走进来看见了道：“嗳呀，可是伊老爷送的？”梅卿道：“是。”阿巧又问紫旒道：“伊老爷，可是你送的？”紫旒笑道：“是借给他戴两天的。”阿巧道：“我不信，一定是伊老爷送的。”紫旒只含笑不答。梅卿道：“你管他送也罢，借也罢，我只有得戴便是了。萧大人、伊老爷只怕没吃晚饭，你去拿笔砚来，请两位点菜，就在这里便饭罢。”紫旒道：“不必了，我们到一品香去。”梅卿道：“又是谁请客？”紫旒道：“不是谁请客，我们两个去吃晚饭。”梅卿道：“这又何苦？其实那两样大菜也吃腻了，就在这里罢。”紫旒无奈，便随意点了几样菜。梅卿又交代阿巧说：“萧大人、伊老爷都是要吃外国酒的，拿摺子去到一品香要一瓶顶好的金头香宾酒来。”阿巧答应去了。梅卿又追到房门口，咕哝了两句，方才回来应酬萧、伊二人。过了一会，酒菜来了，阿巧调好坐位，梅卿让二人入坐。紫旒看时，只见除了点菜之外，多了一大碗清燉鱼翅，一小碗鸡粥燕窝。紫旒道：“这未免太费了！随意吃点饭，何必弄这个？”梅卿笑道：“不成敬意的，请罢。”于是殷勤劝酒。二人饭罢，略坐一会，便一同出来。志何道：“我说张梅卿是一个张飞，何以能如此之大名鼎鼎，原来应酬工夫极好。”紫旒道：“何以见得他是张飞呢？”志何道：“〔三国演义〕话说，张飞豹头环眼，声若巨雷，势如奔马。梅卿唱起来，岂不是声若巨雷？他那一派行动，说他势如奔马也不冤枉。至于他那副尊容，这豹头环眼四个字，更是确切不移的了。”紫

旒笑道："这未免过于形容了。"说罢大家一笑分散。

到了次日，便是寓沪西人赛马之期，俗话就叫做"跑马"。这三天之中，那些看跑马的人，真是万人空巷，举国若狂。妓女的衣饰，个个炫异矜奇；阔少的马车，人人争强赌胜。外国人在那一边赛马，中国人在这一边赛怪现状，也无暇细表的了。

过了这三天之后，紫旒还没有起来，牛性便来取珠花的回信，坐在书房里等候。紫旒起来梳洗，牛性便问回信。紫旒道："刚刚这两天我在这里看跑马，没工夫去问，今天下半天我去问明白了，对的拿了洋钱来，不对的拿了东西回来，你明天再来取回信罢。"牛性答应去了。紫旒捱至下午，一个人独走到张梅卿处，梅卿正在那里梳头呢，见了紫旒，便百般应酬，叫人去买点心，泡好茶，嘴里拉长拉短的，说前两天看跑马，谁的衣服新式，谁的马车讲究，直捱到梳完了头，天色已将入黑，方才起身，在衣橱里取出一个小小红木拜匣，用钥匙开了暗锁，拿出那一对珠花的盒子来。紫旒看见，以为是要还他的了，正待起身去拿，梅卿一手将拜匣旧锁好，叫阿巧拿去放还原处，自己却捧了那珠花盒子，笑着说道："伊老爷，我说一句不应该的话，今天晚上，我姊妹人家有点喜事，我要去吃喜酒，这对花今天再借我戴一天，明天再还你，不知可使得?"紫旒未及回答，阿巧正在衣橱旁边放那小拜匣，听说，便插口道："嗳呀，这对花原来不是伊老爷送的，是借的么?"梅卿忙向紫旒丢个眼色，说道："谁说是借的?我不过因为这是值到一千多的东西，恐怕伊老爷心痛舍不得，故意和他取笑罢了。"紫旒听了这话，无可奈何，点头不语，坐了一会，只得搭讪着走了。梅卿送他到房门口，他又再三叮嘱，明日是要来取的，梅卿满口答应，紫旒走了出来。

到得次日，牛性又来了。紫旒不等开口，便说道："那对花看是看对了，只是价钱要有点上落。"牛性道："还多少呢?"紫

旒道:“只还得一千二。”牛性道:“唔,这是甚么话!快拿出还了我吧。”紫旒道:“他说便这等说,东西又不肯还出来,只怕还可以望加一点。”牛性摇头道:“远得很呢!”紫旒道:“前路到底要多少?你不要当中赚的太凶了。”牛性道:“这是甚么话!这东西若是落在别人手里,那是一千七八都会讨出来的,就是我拿给别人去看,也少不免要讨个一千六七。因为你紫翁面上,我说了实价一千五,是一个不能少的。此刻我们老实再说句交情话,价钱是一个不能少的,可是卖了出去,我有个九八回用,五二一、一二,我有三十洋钱好处,这个人情,我卖在你伊老爷面上,叫他扣了,只拿出一千四百七十元来,这是最老实的话,再要少了一丝一毫,紫翁你便代我把东西拿了回来罢。”紫旒道:“那么说,我就代你达到。对就对,不对明天还你东西罢。”牛性道:“就是今天下半天罢,何必又要明天?须知你这边看不对,还有别人要看呢?”紫旒道:“还是明天罢,我还有别的事情,哪里有工夫专代你们忙这个?”牛性作色道:“咦,这是甚么话?这是你伊老爷找我的,不是我挨上门来求你的,这是甚么话?”紫旒连忙陪笑道:“失言,失言。我这是对那边说的话,一时口快,在你面前说了。”牛性还悻悻的说道:“真正岂有此理!”说着便站起来要走。紫旒再三陪笑,坚约明天,牛性方才去了。

接着花锦楼打发人来请,紫旒便去。花锦楼嬲着要碰和,紫旒只得写条子邀了三个朋友来应酬他。才碰了四圈,已经是六点多钟了。紫旒有事在心,便叫花锦楼代碰,自己走到张梅卿处讨珠花。入得门来,梅卿正房里有客,阿巧出来招呼到旁房坐下。等了一会,梅卿过来,阿巧便去了。紫旒抬眼看时,那对珠花早又戴在头上了。喜得左右无人,便悄悄的说知要取还的意思。梅卿道:“伊老爷,对不住,明天罢。我此刻已经插起来了,忽然又除下,叫那边客人看见难为情。伊老爷,你是知道我的,一生

都要撑穷架子，你此刻忽然拿了去，便连你也不好看。”紫旒未及回答，阿巧又跑了来，说道：“那边台面摆好了。”梅卿起身道：“对不住，请坐一坐，我到那边招呼坐席去。”紫旒只得放他去了。阿巧陪着坐了一会，没甚意思，只得起身，阿巧忙招呼梅卿出来相送。紫旒又坚嘱明天不要误事，一径回到花锦楼处，闷闷不乐，草草终了和局。

次日一早，牛性又来了。紫旒还未起来，听得牛性来了，故意俄延到十一点多钟才起来，梳洗相见。牛性等得心焦已极，一见了便问：“事情怎样了？”紫旒道：“你莫忙，马上还你东西。”又问吃过点心不曾？一面叫买点心来吃，一面催着要吃中饭。对牛性道：“你不要心急，在我这里吃过中饭之后，你只在这里等一等，我马上去代你取了回来。”牛性没奈何，只得捺着自己的牛性等他。紫旒又扯东扯西的和他谈天，足足到了一点半钟以外，方才开出中饭，还备了一壶酒，请牛性吃。等酒饭吃完，已是两点多钟。还要等车夫吃饭。直俄延到三点钟，牛性再三相摧，紫旒只得坐了车到张梅卿处。只见阿巧迎出来道：“已经跑马车去了。”紫旒愕然，不觉随口问道：“为甚事跑马车去？”阿巧笑道：“伊老爷真好笑，今天是礼拜六啊！”紫旒暗想：我不难也坐了马车赶到张园，但是他倘使插在头上，如何肯拔下来还我？若是未带出去，又如何肯就回来取给我呢？牛性那厮又坐在家里，这一次回去，又拿甚么话去搪塞呢？一面盘筹打主意，一面退了出来。不由自主的便上了包车，仍回到鸿仁里，望着自己门口，倒有点趑趄不前之态。一脚才跨进大门，恰好跟着一个人递了一封信进来，紫旒接来一看，却是鲁薇园的。拆开看时，上写着：

浃旬不晤，尘俗顿增，顷拟趋教，辄恐相左，专价走探。倘驾未他出，至祈少候，即当抠衣。紫旒先生足下，薇

园顿首。

紫旒一面看信，一面走进客堂，牛性早迎了出来，问道：“想已取回来了。”紫旒道：“你且莫忙。”一面对来人说道：“我本来要亲去拜望你们老爷，因为身子有点不爽，有甚见教，就请你们老爷过来罢。”那来人答应去了。紫旒对牛性道：“我方才代你去讨东西，谁知他们又跑马车去了，不曾遇见，你晚上再来，我总代你讨还原物就是了。此刻我有一个朋友来坐，这个人是山东下来的委员，是代山东抚台办万寿贡品的，马上要来拜我，说不定这里头你可以捞点生意。你晚上八点钟再来一次，顺便取还原物，再听这委员的信息罢。”说罢，又把那封信递给他看。牛性听说又有生意可望，便自去了。

你道鲁薇园为何忽然要来访紫旒？原来他那电报打去之后，山东抚台接着了，便交与文案委员拟覆，恰恰的落在田仰方手里，仰方有意捺了两日，才拟定覆稿，大约说是来电已悉，果如所禀，仰即相度情形办理，仍当访查明确，勿宜冒昧云云。这明明是仰方有意照应子迁，故意说这含糊说话。薇园接了电报，便去拜谒会审委员俞笠翁，说明情节，请他出票提人。笠翁说道：“他此刻煌煌然的金矿局，未便就提，只好先出个传单去传他来。但是就据阁下一面之词，兄弟也不便就传。”薇园不觉愕然问道：“兄弟是奉了山东抚帅札委来查这个案的，如何不便就传呢？”笠翁道：“大凡出一个传单，也得批明某人为某事被控，方才成个公事。阁下虽奉委而来，可奈兄弟却并未奉委，如何便去传人呢？”薇园不觉默然。

不知笠翁到底肯去传人与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回　假复假金矿难查　揹中揹珠花不返

且说鲁薇园听了俞笠翁的话，只得请教办法。笠翁道："阁下纵不具禀单，也要先写一封信来，兄弟才好动公事啊。"薇园只得回去，备了一封信。那几天恰好遇了西人赛马，早堂会讯，因有西国领事在内，照西例停止，那中国官及一班吏青衙役，也借此乐得逍遥几日。直过完了跑马日子，那传单方才出去。差役拿了传单，走到鸿仁里，找不出一个金矿局，就去回了本官。笠翁便写了个条子照复薇园。薇园甚为诧异，便和李闲士两个走到鸿仁里查看，只见那金矿局的牌子不知哪里去了，换上一扇伊公馆的牌子。薇园道："莫非伊紫旒住在这里？我们何不扣门问一声？"闲士道："不好，倘使问了不是的，有甚意思？不如回去写封信来给他，是的固好，倘使不是的，也无非是送信人误送的罢了。"薇园依言，便一同回去商量，写了这封信，叫出店的送去，不料果然得了紫旒的回话。薇园道："不料果然是他。他和子迁那厮是朋友，此刻金矿局搬走了，他又住在那里，他们一定是狼狈为奸的。我们此刻且去看看他是何情形，不免在他身上追出子迁来。"闲士道："他们明明是一路的，子迁去了，只得办他。"说罢，二人一同出来，走到鸿仁里伊公馆里去。

紫旒接着，让坐寒暄已毕，薇园道："不知乔子翁的金矿局搬到哪里去了？紫翁又是几时乔迁过来？"紫旒道："子迁前一向接了广东一个电报，说那边有人愿附大股，就匆匆的动身去了，说到那边再设局招股。曾经交代过说，倘使薇翁要交股银，可交

到汇丰里去，由兄弟照过收条，写信到那边，就可以寄股票来。兄弟近来事情很忙，不曾过去知照。”薇园道：“子翁到广东，那矿局设在哪里，可曾知道?”紫旒道：“这倒未曾说起，大约不能一定。等他在那边找定了地方，自然有信来。”闲士道：“阁下和子翁想是同在一起办事的，所以诸事都托了阁下。”紫旒道：“并不同在一起。兄弟和他从前并不相识，也因为到这里附股，才彼此认得。”闲士道：“不知阁下认了多少股?”紫旒道：“兄弟是有限得很，不过二百股。不知毅翁到底认五百，或是一千？商量定了没有?”薇园道：“一千也罢，五百也罢，兄弟意思总要见一见乔子翁的公事，才交股银。”紫旒故意想了一想道：“这个便是兄弟也没有见过。这招股的大事，又在这承平世界，青天白日之下，不见得有甚靠不住罢?”闲士道：“我们就是怕的这一着，所以迟迟未交股银。打算查一查清楚再来。”紫旒摇头带笑道：“不见得，倘有甚靠不住，兄弟的一万金就不翼而飞的了。”闲士拉了薇园到一边，悄悄说道：“照这样说，他也在被骗之列的了。我们何不也将实情告诉了他，等他好帮我们一臂之力?”薇园道：“这一着且慢，我看他总是一类的。”闲士道：“如此说，我们一时又不能和他破脸，倘使翻了脸下来，我们此地拿不着凭据办他，他倒通信给乔子迁，从此永不露脸，你的公事更难办了。”薇园道：“且过两天再说。”于是又回过来和紫旒谈天。紫旒此时已叫人到大马路状元楼去叫了一桌菜来预备留饭。当下便对二人说道：“二位恕我简慢，不曾备得帖子，今天请吃了便饭去。”薇园道：“这个不敢。”闲士道：“改天罢。”紫旒道：“今日务乞赏光，兄弟已经预备下了，务望屈驾。”二人只得留下。紫旒又取了几张片子，叫家人去请客。

一会儿，袁伯藜、秦梦莲、萧志何、陈雨堂都到了，主客共是七人。紫旒早就把花锦楼叫来了，又央及各人叫局，发去局

条，便让坐席。席间，紫旒还说了多少招远金矿的好处：“子迁这回到广东招股，那边是个富地，不难就招足了，将来兄弟也要仰仗薇翁的福庇呢！”众人也有随声附和的，说得薇园心中没了主意，究不知他是甚么葫芦卖甚么药。闲谈片时，各人叫的局陆续来到。忽然牛性来了，家人未及通报，他已闯到席上。紫旒连忙起身让坐道：“不嫌残席，请吃一杯。”一面叫家人添个坐位上来。牛性坐下，看看席上多是熟人，便连李闲士也是向来相识，只有薇园不曾会过，便请教过贵姓台甫。紫旒恐怕他说穿了山东委员办贡品的话，连忙叫筛酒，又亲自让菜，胡乱忙了一阵，牛性忍耐不住，便拉紫旒到一边，问他的珠花。紫旒道：“你看，我此刻如何得空？等明日罢，明日准不误你事便了。”牛性发急道：“你便这样从容，须知别人急的要死，在甚么地方，是谁人拿去的，请你写个条子交给我，等我自己去取罢。”紫旒暗想：“看梅卿的神情，分明是要干没了我的东西。我自己虽然讨得回来，也不免大费手脚，不如叫牛性自己去取，或者他难为情，就还了他也不定。”想罢，便对牛性说道：“我此刻老实对你说罢，那对花本来是我一个舍亲要买，我那天拿去给舍亲看过，嫌价钱大，便交还给我。我正要拿去还你，偏偏遇了个朋友，要去打茶围，我便陪他到张梅卿那里去，被梅卿看见了，说有客人肯代他买，要我留下看看，这一留便留到今天，你若是性急等不得，你就自己去讨便了，好在梅卿你也认得的。”牛性听说，便道：“怪不得呢！你屡次搪塞我，这是你拿去的，还是你去讨回来，我不去。”紫旒道：“那么你不要性急。”牛性道：“我此刻知道了着落，倒不性急了。”紫旒道：“那么还请吃酒罢。”于是二人重新入席，与众人酬错，直到酒阑灯灺，方才各散。紫旒送去众客之后，便独自一个溜到花锦楼处不提。

且说牛性吃了几杯，有了酒意，暗想：“紫旒这厮，拿我的

东西去做人情，说甚么亲戚要买，怕不是跑马那两天梅卿缺了插戴，他从中做这个手脚，且待我到梅卿处看看，是如何情形？”想罢，便走到梅卿家来。正房里有人碰和，阿巧招呼到旁房坐下。牛性气喘吁吁的道：“你家先生呢（上海高等妓女通称先生）？”阿巧道：“在房间里。”牛性道：“请他过来，我有话说。”阿巧答应了，却不动身。牛性酒量本来不济，多吃了几杯，已有了醉意，再是从大马路走到四马路，受了点风，那酒气越发上来了，所以气喘吁吁地，说话也不成片段了。歇了一会，略觉好些。梅卿从正房里走了过来，牛性抬眼看时，那对珠花端端正正插在鬓旁，便率然问道：“你那对珠花还要不要？”梅卿笑道：“为甚不要？不要便怎样？大约你又想掮了？”牛性道：“这是我的东西。伊紫旒向我要来，说是他的亲戚要买，不料被你留下，多日不还。方才是紫旒叫我自己来讨的。”梅卿道：“牛性，今天只怕是吃醉了？在这里说乱话。”牛性道：“我不曾醉，你不还我，我便去报巡捕房，叫包打听（沪俗称侦探之名词）来向你讨。”梅卿勃然道：“牛性，你到底说的是甚么话？伊紫旒，他和我有□□交情，送我这对珠花。那天送来时，我家阿巧也在旁看见的，还代我说了多少谢谢。阿巧是我家的人，不便做证，紫旒还带了萧志何萧大人一起来的，萧大人也眼看着紫旒送给我，也听着我道谢。我还怕生受了他这贵重东西不当，格外备了燕翅请他们吃夜饭。莫说你去叫包打听，就是吃外国官司告御状，我也有理说。”一顿抢白，把牛性的酒也吓醒了，半响无言，慢慢的问道：“可真是紫旒说送你的么？”梅卿冷笑道：“我们当娼，卖皮卖肉，不贪点东西，为着甚么来？真也要真，不真也要真的了。”说罢，自回正房里去。牛性白白受了一场没趣，只得走回家梦他的黄粱去了。

且说紫旒是夜住在花锦楼家，直到次日十二点钟才起来。梳

洗吃点心，徘徊一会，不觉又是两点多钟。到底心中惦记那对珠花，便走到梅卿处。阿巧迎出房门口，说是："先生又跑马车去了，房里是昨夜碰和的客人，碰到天亮才睡，还没有起来。"又告诉他昨夜牛性来讨珠花，被我家先生如此这般的一顿抢白去了。紫旒初听得，不觉愕然，既而转念一想，又不觉大喜。别过阿巧出来，心上又想如何对付鲁薇园之策。此刻多应是得了山东回电了，不知他如何办法？昨天明明是来探我虚实，叵耐他不吐真言。左思右想；无法可施。忽然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如此如此，做弄他一番，也未为不可。想罢，便欣欣然走到三万昌茶楼上去。

原来这三万昌茶楼是上海各报馆本埠访事人聚集之所，常日多在那里吃茶，有了新闻，便互相知照。紫旒是都认得的，走到楼上，那一班访事人便纷纷前来招呼，有叫"伊紫翁"的，有叫"伊先生"的，甚至有叫"伊老爷"的。紫旒也笑着招呼，一面故意绕行了一遍。众人便争着让坐。紫旒道："我是要看一个朋友的。"众人便道："朋友既没有来，就何妨此地坐坐，带着等朋友。"紫旒就随意坐下，笑问道："今天有甚么好新闻？"众人道："我们所访的，都不过是公堂案，捕房琐事，哪里有甚么好新闻。"紫旒道："你们一天到晚在这里空坐，哪里有甚么好新闻？"众人道："你老先生有甚好新闻，告诉我们点。"紫旒道："有一个乔某，冒充了山东金矿局总办，在这里招摇撞骗，被山东那边知道了，派了委员来查办，谁知这乔某已经先自逃避了，这不是一段绝好的新闻么？"众人问道："这委员姓甚么呢？"紫旒道："这个倒不甚了了，你们到新衙门去一打听（会审公堂俗呼新衙门），自然知道了。"说罢，起身别去。众人之中，便有一个机警的，跑到新衙门，在房科里、门房里、差房里，到处去问了个备细来了。

且说紫旒种下了这个根子，便信步回到公馆里，只见牛性已坐在客堂里等。紫旒故意把脸一沉，现出怒色道："你倒又来了！"牛性诧异道："你东西没还我，我怎么不来？"紫旒作色道："东西么？没有了。"牛性道："这是甚么话？"紫旒道："甚么话？你自己弄坏了，还装呆呢！我昨夜叫你自己去讨时，你又不去；你如果肯去，我自然教你一个讨回的法子。及至后来，你又私自去了，并不商之于我，白去讨一场没趣，非但东西拿不回来，还被他坐煞了是我送的。你自己丢了东西，讨了没趣，这是你自作自受，与我无干，却害我背了个冤大头的名目。你看我十多年老上海，何尝有过整千整百的东西送过婊子来？"牛性道："你送过没送过，我不知道。这对珠花你拿去的，你还去拿来还我。"紫旒道："好轻松的话！我本来没有回你说拿不回来的，你自己却跑去，甚么巡捕房、包打听的一阵胡闹，闹出了他那甚么□□交情来，一句坐煞了，叫我怎样再去拿？你自己做坏了，却还来找我！你此刻已经知道在他那里，你便自己去讨罢，我是撒手不管的了。"牛性道："我倒不相信，就这样就可以白赖了。"紫旒把桌子一拍道："甚么叫白赖？我白赖过谁来？不怪你自己弄坏了事，还要派我白赖。我就白赖了你，你又去报巡捕房，叫包打听罢。"牛性跳起来道："你敢赖一赖，我自然对不住，要巡捕房叫包打听的了。"两个对骂得声音很高，便走过两个家人来，做好做歹，把牛性劝走了，临走还骂个不休。紫旒迄自干笑。忽报鲁薇园到了，紫旒连忙叫："请。"

不知薇园来有何事故，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回　揭行藏有心行诈术　乔笑语当面撇奇谎

且说鲁薇园在紫旒处吃了酒回去，因为打听不出伊紫旒的真话，当晚和李闲士商量，要和闲士暂借二万五千银子，送入汇丰，取一个存折，作为五百股，先交了一半的股银，送给紫旒，看他收不收？他若是收了，便是子迁一党的，就去告他，在他身上要交出子迁来，闲士道："这倒使得，只是明日是礼拜，要后日办的了。"到了次日，闲着没事，闲士又有正事到外面去了，所以薇园一个人走了来，要探紫旒口气。紫旒接着，便是天花乱坠的一片闲谈。说话中间，仍然是办金矿有如何好处，这股票将来一定要值到若干倍的，可惜兄弟力量浅，只认得一百股。薇园道："兄弟的五百股，打算先交一半，明日便送来，紫翁代收，不知可使得?"紫旒暗暗好笑，想道："他当我是三岁小孩子呢！天下哪里有这般容易相信人家的道理，且等我做弄他一做弄。"想罢，道："这个且商量起来看。乔子翁虽不曾交代兄弟代收，然而暂时收了，等他信来，知道地方，汇给他也好，或者简直存在这里，等他回山东时，一起带去更好。但不知那一半几时可交？据兄弟看来，还是一起交的好，他那章程上一回交足的，另外有利益呢。"薇园道："看罢，如果来得及，我不定也一回交足了。"说罢，便辞了回来。和闲士商量，明日礼拜一，准定照办。

且说紫旒送薇园去后，天色已晚，就走到张梅卿处，告诉他如此如此。梅卿大喜，又交代阿巧及房中粗使的老妈子、丫头，都是如此如此。梅卿又叫了菜来，留紫旒晚饭，自己对坐相陪。

吃过之后，再谈了一会，方才别去。临去又叮嘱一番，说道："不是我心狠，实在他太可恶了。"说罢便走到花锦楼处不提。

且说薇园得了紫旒肯收银的话，便信这一定是子迁一党，到了次日九点钟后，央及闲士向庄上划了二万五千银子，一同到汇丰去，用鲁薇园的名字存了。取了存折，便一径到鸿仁里寻紫旒，谁知他家人说："昨夜没有回来。"闲士道："在哪里过的夜，你们可知道？"家人道："往常不回来，无非住在花锦楼那里，昨夜是不是，可不曾知道。"薇园道："那么我们在这里等他，你们打发人去请他回来。"家人答应了，果然请了回来，与薇园相见。寒暄已毕，薇园便双手递过那二万五千两的汇丰存折道："这是五百股的一半，请紫翁代收了。"紫旒连忙推住不接道："蔽翁莫忙，兄弟昨天说的是笑话，天下岂有轻易代人收存二三万银子的道理？并且他临走时，那收单股单也不曾留下一张，兄弟收了下来，又拿甚么出立收据呢？"薇园再三叫收，紫旒再三不肯，只得罢了。说话之间，家人送进来三四张新闻纸，紫旒随手取过一张，略略看了几条题目，便抽出第二张来看，故意装作失惊打怪的样子道："呀！这是甚么话呀。这是甚么话！薇翁、闲翁，你二位看见了没有？"说罢，递了过来，指给二人看。二人举目看，是上面载了一条本埠新闻道：

> 乔某冒充山东金矿局总办，在大马路鸿仁里设局诓收股分，事为山东抚帅所闻，特委鲁薇园太守来沪澈查。太守到沪后，明查暗访，尽得底蕴，昨函请俞笠翁明府提讯。讵乔先已得风，早行逃遁，原差只得照复。不知如何了结也？

看官，难道那鲁、李二人，就不曾看过新闻纸么？偌大的丰盛祥金店，难道不着新闻纸的么？为甚他二人直到此时，被紫旒指点才看见呢？不知凡是看新闻纸的人，无非看看第一张几条专电及紧要新闻罢了。那第二张以后的各省新闻，本埠新闻，除非

认真闲暇无事，才拿他当闲书小说看看；有事关心的，或者看看本埠新闻。那鲁李二人一早起来，便忙着办这件事，又无关心的事体，如何看得着这本埠新闻呢？表白出来，免得看官们说是我著书的漏洞。至于伊紫旒，他是前一天预种下根子的，所以有心检出来看。上回书中，先已表明，不必多赘了。

且说薇园、闲士看罢了这一段新闻，不觉面面相看。薇园道："外面怎么就知道了？"闲士也不知所对。回眼看紫旒时，他却在那里装得目定口呆的样子，在那里出神。过了好一会，方才说出话来道："不料我伊紫旒一生自负精明，今日落了个骗局！薇翁，你既是来查这件事的，我们初见时为甚不说起？若是兄弟早点知道，就可以设法羁留住他了。"薇园道："就是兄弟连日也在这里懊悔，电禀已经去了，上头复电也来了，他却逃去了，叫兄弟如何销差呢？"紫旒呆着脸道："兄弟凭空去了一万，这又如何说法？"闲士道："你二位此刻不必着急，且商量个善法看。"紫旒又呆着脸道："一万银子，别人或者不在眼内，在我可是身家性命的了。"闲士见他所问非所答，怕他是急坏了的，便拉了薇园一把，一同辞了出来。紫旒也只呆呆看着，并不相送。等他二人出了大门，才哈哈大笑道："好奴才！好崽子！要拿当来给我上呢！且叫你试试我的手段。"说罢，正想出去，忽然牛性又来了，对着紫旒深深一揖道："伊紫翁！伊老爷！昨天算我不是，望你海涵。解铃还仗系铃人，珠花是你拿去的，求你还代我拿了回来，我好好的谢你。"紫旒也深深一揖道："牛先生！牛老爷！昨天算我不是，望你海涵。解铃还仗系铃人，那□□交情四个字，是你代我惹出来的，求你去代我洗刷了罢。我在上海十多年，年年吃花酒碰和，可是守身如玉的；一旦栽上我这个名气，实在有点难过。"牛性道："算了，是我的不是。伊紫翁！伊老爷！谢谢你，饶赦了我罢。你如果不替我设法，叫我拿甚么去

赔？你只当做好事罢。”紫旒道：“这个哪里有法可设？除非还是你的巡捕房、包打听之一法，不是如此硬讨，他哪里肯拿出来？”牛性道：“如此，我便去报巡捕房。”紫旒道：“你怎样报法？”牛性道：“自然要先请教过你。”紫旒道：“这也无所用其请教，你只不要再牵涉我便了。”牛性道：“不牵涉你，说哪个过付给他的呢。”紫旒道：“你自己是个珠宝掮客，难道不能交给他的么？”牛性想了一想，没奈何，只得自己到巡捕房去告，只说张梅卿说是要买珠花，自己把一对珠花交给他，不料被他揞住不还，求派个包打听吉代为讨回。

原来巡捕房遇了这等事，作为拐骗案，最是注重，牛性又和捕房上下人等有点认得，大家都知道他是个珠宝掮客的，就信了他的话，派了一名中国包打听（以后省称华探），一名外国包打听（以后省称西探），一同列了张梅卿家。梅卿笑语承迎道：“牛老爷，你好意思，两天不来，我正要打发阿巧请你呢？”牛性道：“请我做甚么？可是还我东西？”梅卿道：“甚么东西？”牛性道：“你不要装呆，我的珠花呢？”梅卿斜飘着眼睛，看了牛性一眼，伸手向牛性脸上轻轻的扭了一下，笑道：“亏你好意思说出来！”牛性怒道：“甚么好意思不好意思！”指着那华探及西探道：“中西包打听都在这里，你好好的拿了出来便罢。”那华探接口道：“他到捕房告你，干没了他的珠花，赶快拿出来了事。”梅卿听说，忽的翻转了脸皮，对牛性道：“你若是舍不得，就不要做阔佬，弄出这鸭屎臭事情来（鸭屎臭，吴谚，自取其辱之意）。”回头对那华探及西探道：“他叫过我许多的局，便是我的客人，前一向才与我有了□□交情，送我一对珠花，如何说是我干没的？”说话时，阿巧与及房中一切粗使老妈子、丫头、围了一大群，在那里看新闻。梅卿说毕，都异口同声的说道：“倒不曾看见过这等客人，送了东西给相好的，却去叫了包打听来讨，真正是新

闻!”阿巧又道:“牛老爷,你那天住夜,我记得你还出了二十元的下脚(宿娼犒婢媪之称,亦吴谚也),今天可要一起讨还?”又一个老妈子道:“客人送东西给先生,其实不关我们事。那天我看见牛老爷递那珠花给先生,先生双手接过,我眼馋,走过来看一看,问牛老爷买了多少钱?牛老爷说:‘有限得很,千把洋钱。’吓得我不住的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还替先生说了多少谢谢呢。”那西探本来是懂得中国话的,他们的七言八语,一一都听见了,梅卿对牛性那种狎暱情形,也都看见了,便向牛性啐了一口道:“你自己不要脸,送了东西给人家,又要反悔,却拿我们来捉弄!”说着站起来,带了华探,一径走了。

牛性此时百口莫辩,坐在那里目定口呆,看见他两个走了,也只得起身跟着走,一路上还受了那华探多少埋怨。牛性无奈,只得把先是伊紫旒借去的话,如此这般说了一遍。华探顿足道:“既然如此,你方才到行里(沪上公人称巡捕房为行里),为甚不告伊紫旒?”牛性道:“先是他才怪我自己到梅卿家去讨僵了,又和他落了个□□的名气,十分怪我,不肯再和我经手去讨,我再三求他,他才叫我报捕自己去讨的,却不料闹到这个样子。此刻可否烦你和西探说一声,同到紫旒那里去一趟?”华探道:“你起先并不是告姓伊的,外国人哪里肯去?况且伊紫旒这个人能言善辩,在上海若干年,上下人等,三教九流,他没有不认得的。他有心赖你,就是我们去也不见得有用。”说罢,径和西探两个回去销差。牛性只得又去访伊紫旒,求他设法。走到伊公馆,家人回说:“已经出去了。”只得怏怏而回。

原来紫旒自从牛性去后,忽然又想起做弄薇园,便拿起笔来,变换字迹,写了一封假信,只当是子迁寄来的。上面写的是:“到粤之后,即在沙基大街租定房屋,设立招股处,鲁薇翁处之股银,祈嘱其用金矿局名字存放汇丰。初到事忙,不及多

叙”云云。写好了，便寻出所填那张一百股的股票，一同放在身边，径去寻鲁薇园。走到丰盛祥时，李闲士接着道：“刚出去了，一时不见得便回来。晚上只怕要在兰芬那边。”紫旒只得出来，明知牛性讨珠花不着，一定要来寻自己，所以并不回去，顺着脚走到大新街，要到四马路。才走到三马路口，忽有人在后面叫道：“伊老爷！”紫旒回头看时，却是东协泰马车行的东家吴孝善。紫旒便立住了脚。孝善道：“伊老爷今天可到张园去？”紫旒正在没处消遣，听了这话，正合下怀，因问道：“还有好车子么？”孝善道：“有，有，有。有一部橡皮轮子的新皮篷，才买来了几天，没有用过几回，可要套起来？”紫旒点点头道：“我到三万昌等你。”孝善欣然去了。紫旒走到三万昌，那一班本埠访员，不免又争着招呼，紫旒也借此俄延了片刻，等马车放了来，便起身要行。内中一个访员拉着问道：“伊老爷，你可知道那鲁薇园查办的事怎样了？”紫旒道：“有甚怎样？你们到底是饭桶，告诉了你们还闹不清楚。”访员道：“我们只知道访他外面的情形，至于他骨子里的事，我们怎生知道？伊老爷，你告诉我们一点。”紫旒附了他的耳朵，悄悄说道：“那妊乔的哪里曾得信，原来就是那鲁薇园得钱卖放的。”说着，便匆匆下楼去了，跨上马车，马夫放开缰，涀了一鞭，那马放开四蹄，风驰电掣般到了张园，在大洋房前下车，走将进去。只见鬓影衣香，履舄交错，游园士女，已经不少了。紫旒正要和那些妓女说笑，忽然劈头遇见了五少大人。

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　陡变幻人心叵测　善支离世事难为

且说紫旒在张园遇见了五少大人，便连忙上前周旋，问："来了半天了么？今天来得早，茶泡在哪里？"五少大人道："我还有一个朋友在海天胜处开灯。"说罢，信步绕了一个圈子。紫旒跟着招呼，评花品柳，不觉到了海天胜处。原来鲁薇园同在一起。见了紫旒，便起身招呼，紫旒也就相让坐下。五少大人对紫旒道："今日彼此当面见了，不妨直说。薇翁奉了札来查乔子迁的事，一向都以为你和子迁是一党的，还托我向你查问，所以我前回请你到兰芬那里去，当晚不曾见着，后来我想这件事是无从查问的，如果你是他一党，一查问起来，倒先走了消息了，所以以后就没有说起。方才微翁来告诉我，才知道你也落了骗局。"紫旒连忙道："少大人明见，伊某虽十分糊涂，也不敢干这个荒唐事。"转身又对薇园道："方才那厮寄了一封信来，已经得了他的地址，看薇翁怎样办法？"说罢，在身边取出那封假信，递给薇园，又把那张假股票递给五少大人看道："这就是上了一万银子当的凭据，请教少大人有甚办法可以追得回来？"五少大人接在手里，在烟榻上躺下去看。薇园看完那封信，也递给他。五少大人看过道："既然有了地方，薇园就少不免要一面电禀山东，一面自己赶了去。一到得广东，也不必和他理论，通知了地方官把他拿下再说。"薇园沉吟道："可否求少大人拜会上海道，请他打个电报去广东，把他提了来，省得跑这一次？"五少大人笑道："你好呆气，你想，这样办去，也不必我去拜上海道，你是奉了

札来的，就是你自己走一次，说明了原委，怕道台不替你办么？不过我想你这回的差使，是金矿局认了夫马盘费的，乐得借此到广东走一次玩玩。我日间也要回山东去，你且详细写一个禀帖，我来代你带去。”紫旒故意踌躇道：“薇翁如果到广东，不知可能代我带了这张股票去？就在那边追一追。”五少大人道：“你好呆！他虽到广东去，这个案子总要解到山东去办的，就是追款，也要到山东去追。再不然，也要等他回到上海才好商量。此刻莫说薇园带去没用，就是你自己亲到广东，也要等这个案子归宿到哪一处，才好在那一处呈案求追呢。”说话时，薇园一面想心事，紫旒一面装愁苦，又搭讪着说了几句不相干的话，方才各各散开。

内中单表鲁薇园，回到金子店里，看不见李闲士，问起来，才知道因为苏州有一票交易，已于四点钟时附了内河小轮船去了，要后天才得回来。薇园便到自己下榻的房里坐下，细想主意。开出文具箱来，要取纸笔起个禀帖稿子。翻出护书一看，原来那二万五千两汇丰存折还夹在里面，不觉呆了一呆，暗想这个东西，何以不曾还闲士呢？仔细覆想，原来那天拿给紫旒，紫旒不收，后来我和他两个去赴了一回席，吃多了几杯，回来便各自归房，所以放在我这里，未曾还他。此刻我想到广东去，他又走了，我这东西交还哪一个才妥当呢？想罢，仍旧放好。拿了纸笔出来，呆呆的出了一会神。取过新闻纸，看看出口船期，恰好明日招商局广大船出口往广东，顺眼看下去，是太古通州船同日出口到天津。忽然心中一动，便换了个主意。等吃过了晚饭，便亲自到船局去，打听明白，然后回去，连夜起了个禀稿，又誊正封好了。到了次日，拿了汇丰手折，到汇丰银行去提了那二万五千两银子出来，到票号里转了汇单。看官！须知这二万五千银子，原是用他名字去存放的，所以一提就着，毫不为难。闲话少提。

且说薇园又去见五少大人，交托了那封禀帖，说即日就动身，五少大人倒夸赞他做事情爽快。薇园谈了几句，便辞了出来，到伊紫旒处辞行。紫旒外面和他应酬，心里却暗暗好笑，不料我闲闲一句谎话，却把他调到广东去了。应酬了一番，薇园自回丰盛祥，叫自己带来的家人拾掇行李，即夜动身。丰盛祥的两个伙计，已将行李送到，安置妥帖。紫旒盘桓了一会，方才别去。五少大人也差人拿片子来送行。一会儿丰盛祥的伙计也别去了。薇园故意到外面走了一次，大惊小怪的进来，问那家人道："这一只是甚么船？"家人道："是广大。"薇园道："是到哪里的？"家人道："是到广东的。"薇园大骂道："好糊涂的东西！我好端端的到广东做甚么？我明明交代你是坐通州到天津的，怎么就搅错了。幸而我还留着心，早一点知道，不然等船开行了，这一遭白往来的盘缠谁认帐？"一席话骂得那家人目定口呆，不知所措！薇园又顿足骂道："还不快点收拾，搬到通州去？"那家人听说，方才手忙脚乱的拾掇起来，叫了小工人等搬到通州船上去。好在广大泊在招商局金利源码头，离通州所泊的太古码头相去不过一箭之地，不多一会，就搬妥当，薇园就此到天津去了。

只有紫旒送过薇园之后，心中迄自好笑，以为这个冤大头被我冤到广东去了。到了次日，又写了一封信给乔子迁，在报上载了那一段新闻，一并寄去。信内说是这件事越闹越大了，此刻先要打点笠翁，一面和薇园商量，私下了结，但是薇园口气甚大，就是李闲士那里，也要点缀点缀，所留下之四千金，万不够敷衍，务希再汇若干来应用云云。这封信去后，满想子迁多少总要接济点来，谁知就如泥牛人海般永无消息。原来子迁和仲英两个商量，深恐这件事情不妥，紫旒要说出自己踪迹，依旧要到案，所以在苏州住了两天之后，便一同躲向常州去了。紫旒这边等不着回信，未免着急，暗想四千元将近完了，子迁处没得接济，岂

不又要另打主意？忽然又想到金月梅处的二百元，尚未还他，不如先清了这一笔债，取回官照，方是道理。想罢，检点了二百元票子，藏在身边，走出了大马路。劈头遇见了袁聚鸥，彼此拱手相见。聚鸥道："我恰好要来看紫翁，有一件事商量，巧极了，我们吃一碗茶罢。"于是二人同到一壶春，拣个座位坐了。聚鸥道："现在有一注生意，甚合我们做的；然而我辈中人，能知道经商脉络的，却没有几个，所以我想着了你。"紫旇道："不知是一件甚么生意？"聚鸥道："有一个杭州人许老十，去年在二马路开了一家书局，下本却有六七千，可惜用人不当，开不到一年，蚀了个不亦乐乎。前几天把一部顶大的机器卖了，方才过节。此刻打算招人盘受。我想紫翁你可以做得。"紫旇道："不知他要多少钱？"聚鸥道："紫翁如果有意，我便去讨一篇细帐来。"紫旇道："明天就请拿来，我们商量着看。"聚鸥答应了。两个又闲谈了一会，方才散去。

紫旇出了一壶春，走到大新街口，忽听见后面有人叫："紫旇！紫旇！"紫旇回头看时，却是秦梦莲。紫旇不免立定，梦莲走近一步，拉了紫旇的手道："我和你商量一件事情，不知可以不可以？"紫旇道："甚么事？"梦莲道："请你碰和。"紫旇道："哪里？"梦莲笑道："还在那里。就请同去罢。"说罢，招了招手，叫了两辆东洋车，一径到了六马路宝树胡同秦佩金家。原来座上先有了陈雨堂、袁伯黎两个，房里明晃晃的点了一双大蜡烛，紫旇问知是佩金生日，连笑着说拜寿。佩金也笑着周旋了一阵，便开场碰和。紫旇问起陈雨堂可知道许老十这个人？雨堂道："他是我老朋友，怎么不晓得？"紫旇道："他开的书局怎样了？"雨堂道："这一向没看见他，不大清楚，只怕生意还好呢。"紫旇便不说了。八圈和过，紫旇输了二十元，恰好雨堂赢了二十元，紫旇便扣了抵他的前欠。碰过和之后，接着又吃酒，无非请

来几个熟人，不必多叙。

吃酒中间，梦莲忽然离了位，拉紫旒到旁边悄悄问道："你可有洋钱在身边？暂时借给我二十元。"紫旒道："恰好没有带钱，所以方才输了和，还要扣雨堂的前欠。你此刻要钱作甚么？"梦莲道："这一和一酒，还有外面的打唱，都是我的。"紫旒道："看和别位商量罢。"梦莲道："别人只怕难，再说罢。"于是重新入席。紫旒留心看梦莲，只见他向佩金耳边唧唧哝哝了一会，佩金忽然沉下脸，变了色，一言不发。此时恰好花锦楼到了，紫旒也向花锦楼耳边唧哝了几句，花锦楼便扬声道："五少大人在我那里等着有话说呢！"紫旒听说，便起身要走。梦莲再三留住，草草吃过几杯，依然起身，带着花锦楼走了。临走又悄悄的约了陈雨堂，随后就来，便到花锦楼家去了。无非和那些老妈子、丫头鬼混。过了一会，雨堂到了。紫旒便问："许老十的书局如何？请你代我打听打听。"雨堂道："哪个许老十？"紫旒愕然道："你方才说是老朋友，怎么忽然又不知道了？"雨堂想了一会道："哦，哦，哦，哦，我弄错了。我方才当你说的是徐大军机的兄弟徐老十呢。徐老十是我老朋友。"紫旒道："你总喜欢胡说，我明明问你许老十的书局如何，你还答应生意还好？难道徐老十也有个书局不成？"雨堂道："怎么不是，同文书局不是姓徐的做总办么？"紫旒啐了他一口。雨堂自觉无味，歇一会说道："你一定要找他，我明日总和你打听来就是了。"说着吹了两口鸦片，便去了。紫旒也自回家。脱卸衣服时，摸着了一叠钞票，方才想着不曾到金月梅家去，此时要去，也未免太晚了，只得安歇。一宿无话。

次日直到十二点钟方才起来，袁聚鸥已经到了，拿了一张书局的帐交来。紫旒且不看，接过压在砚台底下，说道："我并不要做这个生意。等我拿去问一个朋友，倘有了消息，再给信罢。"

聚鸥道："紫翁不做，就是做个中人也好，好歹也落点中佣。"紫旒也随嘴答应了他几句，他便去了。紫旒看那帐时，却是二号、三号、四号、五号铅字俱全，统共约有一万磅，其中上了架用过的约一半，还在箱子里没用过的也一半，还有一部日本机器，其余小样、架子、手盘、铅条等，一应俱全，索价要三千六百元。看过依然放在桌上。吃过午饭，方才袖了这一篇帐，走到二马路，寻到了那家书局，踱了进去，指明要寻老办。许老十出来见了，彼此通过姓名，问其来意。紫旒道："苏州有个朋友写信来，要印一部书。久仰贵局的价廉物美，所以特来求教。"老十道："不知要印甚么书？"紫旒道："要印一部《皇朝经世文编》。"老十道："这是一部大书。不知印几开的？用几号字？统共印多少？"紫旒道："大约总印一千。便是我也未曾清楚，不过先要问个价目，好拣便宜的做去。"老十道："也要问明用几号字，做多少大，每板几行，每行几字，才好算啊。"紫旒道："既是这样，我去问明了，再给回信罢。但不知下半天在甚么地方吃茶？"老十道："我下半天四五点钟，总在怡珍居坐一会。"紫旒道："那么我下半天到怡珍看你罢。"说着，便辞了出来，摸一摸身边，昨夜的二百元钞票还在，就一径走到了金月梅家。抬头一看，不觉吃了一惊。

不知惊的甚么？且待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伊通守改省到山东 陈雨堂深宵留沪北

且说紫旒走到金月梅家，抬头看时，那房子早已贴了租帖子，不觉吃了一惊，暗想是几时搬去的，何以不给我一个信？正在呆呆的出神，忽然一个女子手提着水铫子走过，紫旒便向他问讯。那女子道：“这屋里的金月梅嫁了人了，他的娘也跟了过去。”紫旒又惊道：“是嫁了哪个？”那女子道：“这个倒不十分仔细，听说嫁的是山东人。”旁边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孩子站在那里，听他两个说话，听到这里，忽然插口道：“他嫁哪个，我可晓得。”紫旒忙问：“嫁的谁？”那小孩子道：“他嫁的一个姓伊的，叫甚么伊紫旒。”紫旒听了，不觉一笑，只得出了梅春里。心中满腹狐疑。想起五少大人向来与月梅踪迹极密，莫非嫁五少大人去了？一面思量着，便坐上车子，走到五少大人公馆去，谁知也是一般的高高贴着召租贴子。紫旒不觉又是一吓，难道讨了还不算，还带走了？只得仍旧坐了车子回家，思量今番这张官照怎样赎得回来！

出了一会神，忽然陈雨堂急匆匆的走了来，气喘吁吁地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哭丧着脸喘了半天，方才略定说道：“紫旒！你，你，你，你看，梦莲还是个人么?”紫旒被他这一句话，兜头罩住，倒说不出甚么来。雨堂又连连顿足道：“这，这，这秦梦莲真正是狗□的忘八蛋，害死了人也！”紫旒听了这一句话，想起昨夜的事，心中倒料着有八九分了。问道：“倒底甚么事？你骂煞了他，我也不明白啊。”雨堂道：“今天大月底，我要开销多少

帐目，并且房租欠了足足三个月了，今天打算商量先付他一个月，暂免钉门。谁知昨天碰了他，约着碰和吃酒，我满心希冀碰和里头，或者可以赢几块，谁知所赢又是你的，被你扣了去，然而还算好，不曾伤到老本。后来你走了，他却来和我商量借二十块钱，说因为出来得匆忙，把银夹子忘在家里，不曾带得出来，今天一早就可以送还我的。我昨夜身边连一元的、五元的、汇丰的、麦加利的、正金的，种种钞票，还有四块现洋钱，两块是安徽龙洋，一块是北洋机器洋钱，一块是天津通用的那一种立人儿，一股脑儿共是十七块，一齐拿出来交给他。到了今天早起，我想欠债还钱的，总没有一早送还的好人，不如自己走一遭罢。谁知到他家里一问，他家里也在那里闹饥荒，说他有半个多月没回家去了，还央求我说，倘使遇见了他，千万叫他回去，你想，这不完了！我又跑到宝树胡同，却又时候太早，秦佩金还没有起来，只有一个粗使老妈子说，还有客人呢，问他是甚么客，他却又胡里胡涂弄不清楚。你，你，你，你，你想，这可恶不可恶？”紫旒道：“谁叫你借给他来？既然上了他当，你此刻还不赶紧找他？”雨堂道：“他家里也找他不着，叫我哪里找他？今天没有别的商量，特来求你通融二十元钱，等我先料理了一个月房钱再说，不然，他带了外国人来钉门，那可就糟糕了。”紫旒道：“好如意的话！你上了十七元的当，要我赔你三元的利钱。莫说我没钱，就是有在这里，我也不能借给你这种冤人。”雨堂道：“算，算，算，算了罢，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你只当昨天的碰和钱没有扣我的罢。”紫旒作色道：“这是甚么话？你不是来借钱，竟是来讨债的了！好，好，好，我马上就还你的二十，你可也马上还我的二百来。”雨堂连忙道：“你，你，你，你，你怎么就动起真气来了？我何尝向你讨债，不过请你暂免扣债罢了。”紫旒道：“借了人家的钱，在赌债上扣还，这等天字第一号的便宜事情，你还

不愿呢。”雨堂道：“怎么不愿？但是马上要钉门，这却怎处？”紫旒道：“呸！谁叫你住到租界上来？既然住到租界，就少不免要受他的气。”雨堂默然半晌，又哀求道：“到底如何？你就多不能借，先借给我十二元，等我先了却一个月房租罢。”紫旒道：“今天大家同是月底，大家同是赁房子住的，我今天也要付房钱，我的钱还不知在哪里呢！”雨堂无可奈何，正起身要走，忽然一眼瞥见书桌上放着一个小小皮夹子，便走过去打开一看，里面有四元洋银。尽数倾出来一点，除了四元之外，还有十五角小银元，因抓在手里道：“就尽这个借了给我罢！”说着回身便走，犹如逃跑一般。

出了鸿仁里，一口气跑到了四马路北协诚烟馆里，开了一支灯。堂倌阿大是他熟人，送上烟枪来。雨堂便叹一口气道：“今天这个月底好难过！甚么房钱咧，米店咧，柴店咧，裁缝店咧，闹的头也大了。家里头小孩子年纪小，女人们不懂事，只得守在家里等他们来开销，直守到此刻才得出来。还有一家洋货店，有几块钱不曾来，我只好对不住不等了。好在只有一家人家，不至于闹不清楚了，交代下来，才脱身到了此地。这里我欠下几个钱了。”阿大翻开帐本子看了一看道：“有限得很，只欠七角洋钱。”雨堂在身边掏出七角小银元来道：“来，来，来拿了去。咳，真正欠债不是家财。”说着躺下去吸烟。一连呼呼呼的吸了四五口。忽的一下坐起来，把烟枪一丢，叫道：“阿大，你来！你来，你来！你拿纸笔来，我给你几角钱。”阿大连忙递过，雨堂歪歪斜斜的开了两张轿饭帐（凡宴于妓家，妓家犒客之仆从，人小洋银二枚，曰轿饭钱。客仆不皆随往，先以仆人名告之，妓家列纸记录，谓之轿饭饭。他日客以寸纸书己姓及仆名，饬仆往取，其纸亦谓之轿饭帐。此上海之通例。近二十年来，赴宴妓家者，虽无仆人，亦必妄署一名，他日随意给诸茶楼烟室之执役辈，以见好

小人。亦一怪现状也)，交给阿大道："这两张都是宝树胡同秦佩金家的，一和一酒，都是秦老爷的主人。"阿大接过来说了一声谢谢，便仍旧去干他的事。雨堂道："你就去拿一拿，顺便替我打听秦老爷还在那里没有?"阿大听说，便欣欣然的去了。过了一会回来了，说："秦老爷在那里呢?!"雨堂听说，又吸了两口烟，方才坐起来说道："这盒子里还有一口烟，你代我装上了，我就来。"阿大答应了，雨堂就到柜上掏出一角小银元，兑了铜钱，出门坐了东洋车，径到宝树胡同，下车入内，走到佩金房里问时，说是秦老爷刚刚出去。问到哪里去的？回说不知。雨堂只得怏怏出来，仍旧坐了车子，回到北协诚，又吸了一盒烟。时候已经四下多钟了，便出了北协诚，顺脚走到棋盘街。

在怡珍居门前走过，抬头一看，只见栏杆里面坐着的正是伊紫旒，对面还坐着一个人，却看不清楚了。雨堂便走到楼上，向前招呼，紫旒不免相让坐下，又招呼泡茶。雨堂又向同坐那个人招呼，请教贵姓台甫，原来那个人正是许老十。雨堂极道素仰。紫旒道："你说与许生生是老朋友，为甚还要请教?"雨堂搭讪着道："可不是老朋友么!"许老十道："雨翁广交，我们或者会过，也说不定。"雨堂道："正是。兄弟从前也在杭州住过两年，一定是在杭州会过的。我还记得初会是在三雅园，那时候许先生还好像没有留须呢！所以我不认得了。这会谈起来，是不错的。"许老十道："雨翁在杭是几年分?"雨堂屈着指头计算了一会道："光绪十五、六、七，这三年，我都在那边。"许老十道："那么不对了。兄弟十四年分便到严州，住了七年，没回杭州去过。"雨堂道："哦，哦，哦，不错，不错，是我弄错了!"紫旒在旁听得讨厌，便插嘴道："你不要胡扯罢。我问你，你可知道金月梅嫁的是谁?"雨堂道："你，你，你，你，你又来了！十多年前的事情，我自然有点忘记了，想不上来，这几天的事情，难道也忘

了吗？哦，哦，哦，还有，还有，我们那几天要打公分送礼，却找不着你这个人，以为你们交情厚，或者是单送了。后来吃喜酒那天，也看不见你啊！”紫旒满腹狐疑道：“到底是哪一回事？”雨堂拍手道：“你到底是真是假的？五少大人娶了金月梅，难道你认真没有知道么？”紫旒呆了一呆道：“此刻呢？”雨堂道：“此刻么，只怕到了济南府抚台衙门里，当他的少姨太太去了。”紫旒听了，默默无言，暗想：“从此侯门一入深如海，这一张官照，正不知何日可以赎回的了。”

原来紫旒写信给子迁的那几天，偶然和花锦楼有点小口角，赌气不去；恰好遇了一家私门头，内中有个苏州女子，生得有几分姿色，紫旒便在他那里迷恋了几天。正是坐对名花，足不出户，连自己公馆也不回去。他的意思，如此做作，好叫花锦楼听见了，气他一气。这是千古痴心嫖客的行径；不知那做妓女的看了，正是一点与他无干，真正是何苦！恰好他这矫情造作的这几天，正是五少大人和金月梅双星渡河的佳节。及至紫旒事过气平，回转公馆，家人把连日所接的信件及请客条子送上，这里面便带有一分五少大人的喜帖。他只看了几封信，那些请帖以为都是事过情迁的了，便没有看，因此一向不知这件事。此时听雨堂说了，方才懊悔起来。好在他为人旷达，懊悔过一阵，也就罢了。他向来告诉人家，总说是个广东候补通判，后来这件事被人知道了，慢慢传扬出去，人家就当笑话，说是伊通守改了山东省了。这是后话，表过不题。

且说三个人当下在怡珍坐到了五点多钟，紫旒便邀许老十到一品香吃大菜，顺便问雨堂去不去，雨堂焉有不去之理，便一同出了怡珍居，走到一品香，拣了个沿马路的座位。紫旒是此间熟人，招呼格外周到。紫旒虽不再请客，却也不就点菜，只和许老十两个靠在烟榻上，唧唧哝哝的变个不了。雨堂只在窗外栏杆边

看看往来车马，直等到六点多钟，方才点菜入座。雨堂饿极了，便龙吞虎嚼般吃了几样菜，方才罢休。谁知吃饱之后，烟瘾随发。进来时没有开灯，此刻吃完了再要开起灯来，未免有点难为情了。好在这件事他常有预备的，便暗暗在身边掏出指头大半寸来长的两个烟泡，放在嘴里，故意多搀点牛奶在咖啡茶内，搀得凉了，呷了一大口，如法一咽，把两个烟泡送到肚子里去。许老十初次认得紫旒，扰了他的大菜，便要请看戏，又请了雨堂同去。一路走到丹桂戏园，在正厅第三排上坐下。紫旒问雨堂道："你不要吃烟么?"雨堂正色道："你们总当我有烟瘾，其实这东西，我虽然玩了二十多年，并不知怎么叫个瘾，说一声不吃，就可以不吃的。不过闲着没事的时候，总想摆弄他，借他做个消遣之法罢了。"说说谈谈，看完了戏之后，便大家散开，许老十回书局，紫旒到哪里也不必表他。

且说雨堂本来住在法租界，一个人出了戏馆之后，便想回家，因为觉得饿了，看见路旁一家汤团店尚未关门，便进去吃了八个，掏出一角小银元惠帐，还找回四五十文，点一点身边的洋钱，只剩了四元六角，便出了汤团店。心中暗想："家中不知钉了门不曾？我虽然在外面躲了一天，家里正不知闹得怎么样呢?"心中正在打算时，不期一只野鸡擦肩而过（上海称流娼为野鸡），回眸把雨堂瞟了一眼。后面跟着一个老婆子，对雨堂道："到我们家去罢。"雨堂看那野鸡，好像有几分姿色，便兜搭起来，说定了一元二角的价钱，便跟他去了。

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盘书局妙施巧术　卖字画暂免钉门

按下陈雨堂跟了野鸡去后情形。且说紫旒自从与许老十当面之后，凭了自己一张三寸不烂之舌，说得天花乱坠，许老十自不觉堕其元中。吃过了一顿一品香，看过一回戏之后，又约了明天早上在三万昌相会。到了次日，许老十一早便先到了，等了半天，不见紫旒到来，不免凭栏闲眺，忽见雨堂远远走来。待他走近看时，只见他朦胧着双眼，好像才睡醒的样子，不免扬声招呼，请他登楼。雨堂便上去相见，要了许老十两客蟹粉馒头。偶然谈到伊紫旒，雨堂便信口乱吹，说得紫旒是纵横五大洲的第一条好汉，上下四千年无二的英雄。原来陈雨堂是一个胸无城府的人，心口率直，惟有一样脾气，欢喜学人家的谈风，却又胸无材料，所以他偶然谈起一个人来，不是尽情低毁，便是竭力揄扬。其实说到底，他的诋毁也并不是存心，他的揄扬也并不是有意，不过他要借来做谈风罢了。许老十哪里知道他这等内情？只信他说的是实话。两个人谈谈说说，直等到十点半钟，紫旒才来。一见了许老十，便连忙道歉说："有劳久候。兄弟今天一早就去找朋友，也是为了书局的事。老实说一句，兄弟是一个穷光蛋，哪里有闲钱办这件事？况且昨天晚上回去，接了南京一个电报，是我一个敝友准补了宿迁，要向我借点银子作部费；我正在拮据的时候，只剩了五百两银子存在庄上，见了电报之后，想到朋友有通财之义，这是义不容辞的，所以今天早起，先去知照庄上，把这一笔款汇到南京去了。至于自己的事，只能再向朋友设法。"

雨堂插口道："这等地方，是紫旒最慷慨。"紫旒又道："这一件事，兄弟本来独力难支，不过仗几个朋友帮点股分，凑起来玩玩罢了。偏偏两个得力朋友又没有遇着，所以耽搁到此刻才来。"老十道："一切都费心得很。"紫旒道："这是哪里的话？我是为着自己的事。不知十哥昨夜可曾打算定了？"老十道："二千元我到底吃亏太多。紫翁盘受了过去，生意兴隆起来，也不在乎多三四百元。"紫旒道："多了兄弟出不起，就是招股，也怕来不及。"雨堂道："原来紫旒要做生意了！好，好，好，这个书局生意，你弄起来一定是发财的。"三个人又谈谈说说，到了十二点钟时候，紫旒又请吃了一顿九华楼。临散时，许老十嘱咐紫旒："诸多费心。"紫旒约他晚上花锦楼相见。

雨堂自去北协诚过他的老瘾，自有阿大接着招呼。雨堂一口气吸了两个中盒，方才在那里发烟迷。迷够多时，坐起来揉揉眼睛，问问阿大甚么时候，阿大到柜上看了看自鸣钟，回报说："已经五点钟了。"雨堂觉得肚里饿了，恰好卖粢饭糕的走过，买两块吃了，又躺下去吸了几口，方才要水来洗了手脸，出了北协诚，已是六街灯火了。向东走了几步，转入西荟芳，穿出同安里，径入花锦楼家，正好紫旒、老十同在那里商订合同。紫旒看见雨堂，便道："来得好，我这里正缺少一个中人，就烦了你罢。请你看看这个底子妥当不妥当？"雨堂接来胡里胡涂看了一下，也不知看了一行没有，便道："很好，很好，妥当极了。"紫旒对老十道："这等办法最是圆通，你老哥也不失了东家的体面。在上海如果另有高就，老兄只管去；如果暂时没有事情可办，只管住在局里。就是这次回府出来时，仍可住在局里。局里一班人又都是老兄的旧部，说起来不过是添了新股东进来罢了。如今，老兄脸上岂不是不失丝毫光彩么？"雨堂道："原来十兄要回府？"许老十道："便是。今天接了家信，内人病重的了不得，因此要

赶回去一次。雨堂倒在烟榻上要吸烟，旁边一个丫头便过来代装。雨堂得了这个空，才拿过那张合同底子来看。只见写的是，所有这家书局的生财、装修、招牌，共作洋二千四百元。伊紫旒实出二千元，下余四百元作为许老十的股分。全局归紫旒接办，交易之日，先由紫旒交六百元，下余一千八百元，分六期交清，每三个月一期，每期归还三百元，十八个月之后交割清楚云云。雨堂是个率直人，看了也莫名其妙。一会见紫旒把两张合同都写好了，放在身边，花锦楼已经摆出便饭，三人便吃过晚饭，又谈了半晌，方才散去。临别彼此叮嘱，明日早起到书局里，交易过割。

内中单表雨堂，心中依然记着昨天晚上的野鸡，仍旧寻了去，鬼混了一夜。心中又惦记着他们的事，成交以后，希冀捞两文中人钱。到了次日，天才发亮，便扒了起来，叫人开了大门，跑了出来，一口气走到书局门前看时，谁知大门还不曾开，不觉索然无味。只得顺着脚步走去，留心看那两旁店铺，除了一两家老火灶之外，竟是家家闭户的，方才想着自己太早。一时又没有地方可以住脚，只得走到一家老火灶去泡了一碗茶，要了一盆水来，胡乱洗了个脸。门外头有一个粢饭摊，便亲自出去买了八文钱粢饭，聊当点心。坐够多时，方才惠了十二文茶帐出来。时候仍然太早，不免信步行去，借此好挨点时候。不知不觉，就走到了大马路鸿仁里，便踱了进去，要访紫旒。紫旒倒已起来了，见了雨堂，便道："你好早！"雨堂道："答应了代你办事，怎好不早？我还要好好的赚你点中人钱呢！"紫旒笑道："好自在的话，我们自己交易定了，你碰了来，做个现成中人，还要中金呢！"雨堂道："这个不是这等说，此刻我自然是个现成中人，将来如果你们有甚争执，打起官司来，我这现成中人也不免要到堂的。"紫旒劈面啐了一口道："呸！大清早起，人家定局的头一天，要

你来发这个利市。”雨堂吃吃干笑道：“不在乎此，不在乎此，我们去来，我们去来。”紫蔬道：“哪里去？”雨堂道：“咦，你不是约的今天早起交易么？”紫旒道：“早呢！你就是心急几个中金，也不至急到如此！况且我是老实说，没有的。”雨堂道：“我们知已朋友，不在乎此，许老十我犯不着代他白当差。”紫旒道：“你和他是老朋友啊！怎么说出这个话来？”雨堂道：“罢，罢，算了罢，你不要怄我了。”两个人说说笑笑，到了九点钟时候，方才同到二马路书局里去。

许老十接着，招呼寒暄已毕，紫旒便拿出一式两纸的合同来，请许老十签字。老十从头看了一遍，见与昨夜的草底无异，便签上了字。紫旒拿过来，也签上字，又送给雨堂，雨堂提起笔来，也在中人名下也签过了。紫旒、老十齐说费心，雨堂连称岂敢。老十便将一切帐目、图书等项交割过来，紫旒接受了，便在身边取出一张二百元庄票，及四百元的一张本局股分单，交给老十，要他出六百的收条。老十愕然道：“说过先交六百元的，为何只有二百？”紫旒笑道：“这四百元的股分也要算的。”老十道：“我以为这股分是股分的事，洋钱是洋钱的事。”紫旒道：“这也可以使得，左右是一样的，请你老兄交了四百元股银来，我便照数交六百元给你。”老十道：“这件事不妙，我怎样不曾弄一弄清楚？”紫旒道：“弄是弄得很清楚的，不过你老哥有点不曾明白罢了。你想，若不是照此办法，下余的那里还有一千八百元之多？统共只有二千四百元，若照老兄的算法，四百股分银不交，又要拿六百元去，这不是明明先交一千了么？合同这东西是你情我愿方才订定的，何况又有中人在此！”雨堂接口道：“啊，啊，啊，啊，不错的，紫旒这个办法是很公平的，十兄你放心罢。”老十呆着脸道：“现成的都摆在这里，哪个不放心？只是我今天回杭州去，钱不够用，奈何？”紫旒登时眉花眼笑起来道：“这个好商

量。我们先吃点心去罢，动身要下半天呢！”说罢，一把拉了老十，又招呼了雨堂，一同走到四马路九华楼去吃茶。坐定下来，紫旒又是一阵天花乱坠的长谈。这是他独具的天生本事，无论人家有甚心事，只要有他在座，他东拉西扯的一阵胡谈，人家便不知不觉的把心事丢开了。

吃过点心之后，三个人依然同回书局里去。紫旒见雨堂钉着不走，知道他的意思，便拉了老十到旁边说道：“陈雨堂这个中金，应该要多少送他点罢？”老十道：“这是规矩上有的。但是送多少呢？”紫旒道：“他是我的朋友，我不便说多少；请你老兄分付了罢。”老十再三不肯，紫旒再三相让。老十道：“我们合送了他十元罢。”紫旒沉吟道：“二千多洋钱的交易，十元中金似乎少些。这样罢，我们各送了十元罢。”老十道：“也使得，只是我这里十分为难，一时拿不出来了。”紫旒不等说完，便抢着说道：“这不要紧，我们此刻是一家人了，只管在帐上拿便了。”说罢，便出来取了十元钞票，付给雨堂，悄悄说道：“他只肯五元，是我竭力说项的，才有此数。”雨堂点点头道：“费心，费心。”搭讪了一会自去了。紫旒等到下午，亲自送许老十上了小轮船；还买了几种送行品物，送到船上，方才珍重而别。

自此紫旒把鸿仁里房子退了，搬到书局里住。喜得乔子迁走时，留下的古玩陈设不少，搬了过来，把一间书局陈设一新。便又在局里请过几回客，无非是尽力乱吹。一面挂了这书局的旗号，乱招股分，定了七厘官息，每股百元。于是做一股的，做两股的，倒也被他招了不少。恰好一家□报馆新换东家，这新东嫌那副铅字旧了，要另买一副新的，不免着人到外面去打听价钱，问来问去，便问到紫旒的书局里。紫旒便异想天开的想了一个法子，叫□报馆把那一副旧字拿出来，换自己的新字，每磅要他贴还六分洋钱。那□报的新东默默计算了一会，若要买新字，每磅

要在两角以外，这旧字卖出去，只能作废铅，值不到一角一磅的了，算着很有自家的便宜，便答应了。彼此对换了一万磅字，紫旒便干落了六百元。以后因为字样太旧，做不出生意来，那是股东晦气，与他无干的了。此是后话，表过不题。

且说陈雨堂拿了伊紫旒的十元，便欢天喜地的出来，一口气跑回家去。因为两夜未回，在外干的又不是正经事，见了老婆，未免有点惶恐。老婆见了他，不免有三分动气。雨堂先搭讪着问道："前天的房钱是怎样了的？"老婆没好气，便不答应他。雨堂又问儿子阿生道："你该知道，是怎样了的？"阿生道："亏了隔壁殷伯伯代我们拿了两卷字画去卖了十二块钱，才付了一个月房钱，免了钉门。"雨堂大惊道："是拿我甚么字画去买了？"老婆道："门也要钉了，你又犹如溜缰马一般，溜的不知道回来了，不当不卖，拿甚么应付别人？"雨堂听说，连忙打开书画箱一看，别的东西都还完全，内中只少了米南宫墨迹的一个长手卷，一轴赵文敏的八骏图。只气得三尸乱暴，七窍生烟，伸出腿来，把那十岁孩子阿生兜胸一脚，骂道："好畜生！你索性把我的老命卖了，倒也罢了。"老婆见此情形，抢过来护住了儿子，哭着道："关他小孩子甚么事？你要打打我，要骂骂我，是我拿来卖了，你便怎样？须知我卖了东西，是要保全这个叫化子窝儿，并不是卖了东西养汉子！"夫妻两个好一顿大闹。

不知闹到怎样，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十二金卖去一员督抚　两封书送来无限生机

且说陈雨堂这个人，他祖上本是山东老州县，他曾祖及祖父，都是在山东有名的能员，便是他父亲，也是个山东候补县，署过诸城、峄县，与及梁山泊所在的恽城县，不是苦缺，便是要缺。雨堂随宦在山东，也捐了个盐大使，在山东候补，意思想得一个劳绩保举，便可过个县班。谁知他生性率直，容易得罪人，混了几年，非但不曾得着保举，并且连本有的功名也被上司奏参了。后来他父亲过了，起服之后，他仍然捐了一个二百五的双月知县，在山东当过几年差。也既在山东三四代之久，寅僚旧好总多，易于照应。那一班没有差使的黑州县，看见他未免因羡生妒，因妒生恨；因恨便生出倾轧来。思量要攻击他，说他未曾到省人员，冒当地方差使。这是官场中的生性如此，习惯如此，不足为奇的。雨堂得了这个信息，恐怕连这个二百五的功名都干掉了，便忙着跑到上海来，避一避这个锋头。

谁知一到上海之后，嫖了个不亦乐乎，把祖上挣下来的宦囊散个罄尽；便是几件衣服，也闹的典尽当光，弄到这步天地。却有一层好处，到底是书香人家出身，所有银钱、衣服、古玩等件，都看得不甚贵重，随便当当卖卖，也不甚计论价值，只有那两箱子画碑帖，却看得如性命一般，凭是怎样穷煞饿煞，总不肯当卖。常对人说："我他日如果做了叫花子，也要搂着这几卷纸片儿求乞的。"就以这两轴赵文敏八骏图、米南宫长手卷而论，两件东西合起来，当日有人出过千金之价的；如今被老婆轻轻的

卖了十二块洋钱，如何不气？气得他顿一回足，拍一回桌子，嘴里咕哝咕哝的也不知说些甚么了。忽然一阵目瞪口呆的，直挺挺的坐着，那眼泪如断线珍珠般乱滚下来。老婆看见了，不觉冷笑道："从前当卖尽多少金珠，不曾听见你说过一声可惜，此刻只卖了两个纸卷儿，便那么肉麻起来。"雨堂直跳起来道："你懂得甚么？那一幅八骏图不算数，单是这一个手卷，我老太爷到京引见时，带着这手卷去，因为卷上有潘文恭公的题跋，便把他送到潘大军机府上，求潘大军机也题一题。谁知潘大军机看中了，叫人示意给我老太爷说，这卷东西，如果肯送给他，他可以写信给山东抚台和河道总督，觑便在河工抢险劳绩案内开一个随折保举，从知县上一下子就可以成了道台，以后还好好的栽培他一个督抚。是我老太爷因为这东西是自己祖上传下来的，不肯送人，所以混了一辈子还是个知县。此刻被你十二块钱卖了我家一个督抚，你说伤心不伤心！"说着索性号啕大哭起来。老婆听了这一番话，不觉也直跳起来道："你不要撒赖我，我不信潘大军机是个三岁小孩子，贪你家一个破纸卷儿，便肯拿一个督抚来换。你家老太爷又不是个傻子，放着现成督抚不做，死搂着那么个纸卷儿。你既然知道这东西可以换个督抚的，你为甚不拿去换一个来做做？此刻东西卖掉了，却拿这些不相干的话来撒赖我。你不要拿督抚来吓我，我娘家也是做官人家，莫说督抚，便是候选督捕府的衔牌，我家祠堂里也有两三对呢！"雨堂听了，又是好气，又是好笑，被他一篇胡涂话，反闹得无言可答。含着两眶眼泪，立起来出门去了。无精打彩的走到了北协诚，开了一只灯，喳喳喳的尽着吸烟。这一天竟是饥不知食，渴不知饮，昏昏沉沉的在烟榻上过了一天。直到天将入黑时，方才惘惘然出了北协诚。

正在伥伥然无所之的时候，忽然迎面来了一个人，一把抓住了，说道："雨堂兄，哪里去？"雨堂定睛看时，原来是萧志何。

志何接着说道："你可知道，陈蕙裳做了抚台了！"雨堂愕然道："这是哪里来的话？他此刻不过是个臬台，怎么平空的超越起来？可知道放的是哪一省？"志何道："就在山东。因为湖广总督召入军机，山东抚台（即五少大人之父也）升了湖广总督，着速赴新任，毋庸来京，却把贵州抚台调了山东。"雨堂道："闹了半天，原是与他不相干。"志何道："还有下文呢。这位新调[illegible]抚，着速来京陛见，未到任以前，着陈某人护理。你想，贵州这条路多远，还要入京，他这一护理，不一年也要半载呢！我正要来找你，可要到山东走一次？我也奉陪。"雨堂道："这话可是真的？"志何道："我方才到上海道衙门里去，亲眼看见官电，如何不真？"雨堂道："这也奇怪，现成放着藩台在那里，怎么派了臬台护院？这件事到底有点可疑。"志何道："亏你还是几代官场！大凡护院，本是两司都可以做得的，只看上头的意思罢了。此刻且不必争，明日见了报，便可见我是撒谎不是。我只问你一句，譬如是真的，你到山东去不去？"雨堂道："他是我老人家的门生，十来年间，被他由佐杂巴到了抚台，我如何不去谋一个事？其实我一向就想去找他；因为他只是个臬司，手底下没有甚么好差使，只巴望他升了藩司，我就要去了，何况是个抚台？这信息如果是真的，我一定要去。"志何道："明天在哪里看你呢。"雨堂道："我一两点钟总在北协诚。"志何道："如此，明天会罢！我此刻还有点事情去。"说着，拱手别去。雨堂一个人独自沉吟道："平空遇了他来，和我捣鬼，不信陈蕙裳就会护院起来。想是他们知道我穷极了，故意造这些谣言来怄我。"一面想着，一面信步行去，不觉已经到家。想起老婆的蛮不懂理，心里懊悔回来，但是已经到了，只得推门进去。

只见自己老婆和一个男子对坐着吃饭，不觉吃了一惊。连忙跨入屋里一看，原来是自己妻舅，从江阴来的。彼此相见，问起

来意，方知道丈母病重，思念女儿，专打发儿子来接女儿归宁的。姊弟两个商量连夜动身，正苦等雨堂不回来，没得主意。此刻看见他回来了，便告知此意。雨堂沉吟道："你回去也好。服侍得外母好了，你也可以多住几天，因为我这两天里头也打算到山东去。等我到了山东得了差使，看定了公馆，再写信接你。"老婆道："你不要还是怄气，我不走，从没有听见过你说走，我偶然回娘家去，你也到山东去了，天下有这等巧事？"雨堂道："忘八蛋骗你。方才萧志何告诉我的。说陈蕙裳做了山东抚台，约我同去的。但是确不确还未可定，如果是确的，我就一定要走。"老婆道："不确呢？"雨堂道："不确的，我还去做甚么？只等明天早起看了报就知道了。"老婆道："你既然要去山东，我把儿子带去罢。"雨堂道："他正在读书的时候，由他在我身边的好。"老婆道："我们马上动身，盘缠也不曾有。"雨堂连忙道："此刻鬼捉住我，要我出一文钱买命也没有。"老婆照脸啐了一口，妻舅忙道："不要紧，我带着现成的。坐江轮到江阴，有限几个钱。"老婆道："我一场回去，也要买点东西给娘。"妻舅道："娘此刻是急于要见你，并不是要贪你的东西；况且动身得匆忙，就不买东西回去，娘也不怪你，别人也不笑你的。老实点罢。"当下吃完了晚饭，便打点行李，姊弟两个附了长江轮船去了。

雨堂不知陈蕙裳护院的信息真假，终夜打算，不曾合眼。一到天亮，便叫用的一个老妈子出去买一张报来看。谁知那买来的是一张《游戏报》，没有上谕的，不禁嗒然。只得自己走出去找了来看。谁知果然是真的，照着志何昨天所说，一字不差，不觉喜得他手舞足蹈起来。思量怎样弄点盘缠动身。想来想去，只有紫旒。便一口气跑到二马路书局里。紫旒方才起来，一见了雨堂，便连连作揖道："恭喜，恭喜！"雨堂愕然道："甚么喜？"紫旒道："世兄弟做了抚台，怕不提挈你升官发财么？还不是喜？"

雨堂道："你真是用了耳报神的，怎么就知道了？"紫蔬道："我们好朋友，是事事关心的，怎么不知道？"雨堂道："我正是为了这个来和你商量呢！你知道我的，一个大钱没有，还欠了三四个月的房钱，怎么动得了身？"紫旒道："这个怕甚么？我们朋友总要帮忙的。昨天萧志何已经对我说过了，他要约你同去。他和陈中丞虽然相识，然而交情没有你的深，不怕他是个知府，只怕这回到了山东，他还要仰仗你呢！"雨堂道："这也不见得。"紫旒道："这是明摆着的情形，你又何必客气？"雨堂道："这是护理的事情，我们要走马上就要走了，求你代我筹点盘缠，不知可以不可以？"紫旒道："可以，可以，我总尽力就是。"雨堂大喜，谢了又谢。紫旒又请他同到九华楼吃了点心，雨堂方才回家。到得饭后，便走到北协诚去等萧志何。先对着阿大乱吹了一阵，到了一点多钟，只见紫旒的家人送来一封信，另外沉甸甸的一包东西，交给雨堂道："我们老爷送给陈老爷的。"雨堂接过来，捏一捏那包东西像是洋钱，连忙坐起来，拆开那封信一看，上写着：

> 因恐足下急用，先筹呈五十番，请即检收，然弟力亦尽于此矣！即夕投席花锦楼，恭饯行旌，乞勿吝玉。雨堂大哥鉴，紫旒顿首。

雨堂看罢，不胜欢喜，连忙打开纸包点一点数，却是三十元洋钱，二十元钞票。便对来人道："不错了，我收到了，请你回去上复你们老爷，说谢谢。"家人道："今天晚六点钟同安里，务必请老爷到。"雨堂道："知道了。我到，我到。"那家人才去了。志何便到。一见面，便道："如何？我不撒谎罢？我打听得后天就有烟台船了，我们来得及走罢？"雨堂道："没有甚么来不及，只要有钱便得。"志何道："你还差多少？"雨堂道："方才紫旒送了五十元来，再能筹得百金，便可以将就动身了。"志何道："这个容易，我等一等给你送来。但是你准定后天能走才好。"雨堂

道："只要有了钱，没有来不及的事。"志何又谈了几句，便起身去了。

雨堂有事在心，赶着过足了瘾，便回家去料理一切。先拿出当票来，拣要用的衣服赎了几件。真是事忙嫌日短，不觉又是上灯时候了。便交代老妈子安顿小孩子吃饭，自己走到花锦楼处，紫旒、志何已经在那里了。志何见面之后，便塞过一卷钞票给雨堂，雨堂接过放在身边。陆续客到了，一席花酒，无非是酒肉器器，不必多叙。

且说雨堂得了志何一百元之后，次日便又赎了两件行头，料理清房钱，收拾好细软，将几件木器寄在紫旒书局里。胡乱过了一天，便开发了老妈子，退了房子，带了儿子跟志何动身去了。临动身时，才写了一封信通知老婆，及告知山东收信地址。船到烟台之后，便起早兼程，赶到济南，一路上的盘费，都是志何报效的，自不必说。到得济南，志何本有公馆在那里的，便一齐搬到萧公馆里去，安息一天，便去上院。那位陈护院，果然一见了面便极道契阔，答应了弄一个好差使，雨堂自是欢喜。因为住在志何处不便，自己另外找了房子，把从前分寄在人家的木器家伙取些回来，自立门面，专等札子。谁知等了一个月，绝无消息，每上院又必见；每见必面允给差，却只不动公事。雨堂不觉支持不住。正在无可生发的时候，忽然一天连接了两封江阴来信，知道丈母死了，不觉异想天开的生出一个筹款的法子来。

要知是何法子，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未死人忽地开丧　妙弥缝从丰代槁

且说陈雨堂自从到了济南，守了一个多月，不曾得着差使，光景日见窘迫，又不便向人告贷露出穷相。正在为难之际，忽然接了江阴两封信，说是丈母死了，心中越觉闷闷不乐。拿着两封信，躺在烟榻上，发了一会烟迷，朦胧之间，仿佛入梦，说是家中死了人了，及至看那死人时，正是自己老婆，不觉一惊而醒。提起烟枪吸了两口，忽然心中一动，想出一条计策来。取过纸笔，起了一个稿子，然后叫家人到外面去叫一个刻字匠来，叫他拿了这稿子去照刻。看官，你道他刻的是甚么？原来是刻讣贴。然而天下事，哪里有死了丈母女婿刻讣开丧的道理？谁知他刻的不是他丈母的讣贴，却是他老婆的讣帖。只因穷极无聊，便异想天开撒这么一个大谎，只说死了老婆，遍处散出讣帖，定日受吊。他是在山东三四代的人，所有官场绅士，哪一家、哪一个不相识？这一散起来，却也散了二三百份出去。人家得了他的讣帖，不免便送奠礼，也有送幛的，也有送联的，也有送钱的。到了受吊那天，便居然设起孝堂来，把个十岁孩子披了粗麻，扮成孝子，胡闹了一天，倒也有好些人来叩奠的。这么一混，那位护院陈中丞，倒送了二百吊京钱的楮金，连各寅僚的，差不多收了三百吊大钱，被他捱过了一个穷关头。还拣了一轴幛子，换了几个字及上下款，寄到江阴去輓他的丈母。恰好这件事情闹了之后，陈护院连下了两个札子，委他一个本辕文案、一个官书局督办的差使。两堂奉札之下，不免趋辕谢委，一面拜同事，一面择

日到差。

且说第四回书中所表的抚辕文案田仰方，他本是山东的一个老候补，他当日以通判到山东时，现在的护院陈蕙裳还是个知县，彼此本是相好。陈护院这回接印之后，自然照旧留差。喜得这护院是个风流倜傥人物，所有一切旧友，莫不略分言情的，所以差使格外好当，上下之情也易于通达，并无壅蔽之虞。这也是他的长处。田仰方本是个豪侠之士，最欢喜应酬，因此护院越发和他共得来。这一天看见雨堂拜片，知道又添了个同事了；并且也是老朋友，因此动了请客之念，定了日子，就在芙蓉巷本公馆里摆起宴来。一共摆了五席，所请的无非是红红儿的候补道府，内中有许多与我这书上无干的，就不去一一琐叙了。内中请的第一个客，就是陈蕙裳中丞。所以这天的客，因为有他在内，都是恐怕落在护院后的，纷纷早到。及至护院到时，一律还他僚属规矩，站班迎接。等到定席时候，护院自是当中第一位，却请了新委善后局提调萧志何及陈雨堂两个陪他，下余在两旁分排了四席。护院入座之后，先交代说："我们都是老朋友，断不可拘礼节，只管开怀畅饮。总要和十年前，我们在鹊华桥（济南冶游之地）顽笑一般才好。"众人领命，无不痛饮。上过几道热炒之后，厨子捧了活鲤鱼上来，请示做法（济南风气如此）。护院道："别人总欢喜一半醋溜，不是就红烧，一半总是清燉。我今天变个样儿，一半拿来炒片，一半做口汤喝罢。"厨子领命下去。护院对志何、雨堂道："你看他们都是静悄悄的，你两个何妨分到两面去打个通关，只当是代我的。他们谁欢喜和我豁拳，就请他们来。"志何、雨堂两个奉命，便分头去豁拳。雨堂的拳本来不济，打了两桌十二个人的通关，倒输了八个直落五，不觉酩酊大醉。恰好家人捧上炒鱼片来，雨堂道："这、这、这是老帅点的菜，你们尝尝。"说到这里，忽然想起离座久了，老帅没有人陪坐，

并且打完了通关，也要去销差。于是一踅一踅的仍走到首席上，抬头一看，不觉吃了一惊：原来那位护院陈大帅不见了。暗想："莫非也到旁席豁拳去了?"回身要到那边席上去时，不料一回身，和志何撞个满怀。雨堂道："老，老，老帅呢?"志何道："没在那边?"雨堂道："那，那么，到，到，到哪里去了?"志何道："人多眼乱，你仔细看看，难道飞了去不成?"雨堂又一踅一踅的走了一遍，哪里有个护院的影子。一眼瞥见了仰方，便一把拉住道："你，你，你是主人，可，可，可看见老，老，老帅在哪里?"仰方愕然道："没看见。哪里去了?"于是四面八方一寻，花厅里、书房里没有一处不寻到，哪里有个影子？闹的大家席都不坐了，都在哪里惊奇道怪。只见门上家人来说："抚院早已去了。临走交代家人，不要惊动，所以家人没敢上来回。"仰方道："好混帐！抚院交代不要惊动，你就直到此刻才来回？没叫我们把地皮翻过来找去！"家人道："家人在外头伺候，这会才听说上头找陈抚院。"志何道："不要说这些闲话了。你可知抚院到哪里去的?"家人道："听那边管家交代顶马的，是说光通书局，只怕是拜浦大人去了。"志何道："哦，是了！听说浦明理今夜也请客。他那里湖光月色，正是好的时候，所以老帅急着去了。我们赶去伺候罢。"于是主客一众，也不终席，轿马纷纷，都投光通书局而去。

且说这光通书局的总撰述姓浦，名秀，字子秀，本是个秀才，系本省文登县人，明朝浦汝器（名铉）先生之后。真是胸罗经史，学富五车。又操了一枝好文笔，发起议论来，无论新学旧学，都说得有条有理，因此人家送他一个绰号，叫做"浦明理"。久而久之，就把这混名叫成真名了。浦明理又从附生上捐了一个道员职衔，到省里开了这个光通书局，专门编译新书，嘉惠来学。这座书局却开在大明湖旁边，客堂背后便紧靠着湖，还有几

弓余地，开了个小小花园。这天设了两席，也是专请护院吃酒。因为是七月天气，要取凉爽，把两席都摆在客堂后面的月台上。田仰方等大队人马赶到，看见门外有几名戈什，便不等通报，一直进去。走到客堂前面，已听得里面管弦嘹亮，丝竹嗷嘈，一片歌声，行云被遏。明理听得有客来，连忙到客堂招呼。仰方道了来意，众人分列坐定，仰方便到席上去看护院。谁知履舄交错，裙屐纷陈，当中也独少了个护院。仰方不免向同席各人招呼。叫来的妓女多半认识仰方的，也都一一招呼。仰方便问："怎的不见老帅?"众人道："方才吃的有点倦意，说是到花园散步去了。"仰方别过众人，出了客堂，从侧首转到花园里去。这花园只有一座小小亭子，两间起坐地方，那里有甚么护院踪迹？好在月色甚好，顺着路绕到客堂西面一个院子里，仍是五间正屋，两道游廊，里面便是浦明理的编辑房。仰方是极熟的熟人，平日都走动惯的；看见编辑房里有灯亮，疑心护院在里面，便顺脚走到门前，掀起帘子，往里一看，不觉吃了一大惊，连忙退了出来，心中十分懊恼。低着头从回廊东面的一条长夹弄走出去，意思要仍到客堂里去坐。刚刚走到弄口，遇见了浦明理，问："老帅在里面么?"仰方顺口答道："没看见。"明理便向弄里走去，恰好在廊下遇见了护院。便道："今天这鸭子烧得很好，请大帅上席。"陈蕙裳笑吟吟道："其实我已经吃饱了。"说着，便一同出去。经过客堂，众人一律站起来伺候。仰方是那边的主人，不免要向前道歉。护院搭赸着招呼两句，重新入席。浦明理要添席让众人，众人一定不肯，只在外面伺候抚院。陈蕙裳只吃了两片饽饽，便起身走了。众人送过他之后，也就纷纷各散，各人归去，都无事可表。

单说田仰方回去之后，一肚子没好气，也不归上房，独自一个坐在书房里发气。几个家人看见老爷颜色不好，不敢去睡，轮

着班在外面伺候。原来田仰方是个南边人，虽然在外处也多年，却有一种婆婆妈妈气，永远不肯破除的。平生忌讳的事最多，大凡同寅中没有一个不知道他肚子里有一部《婆经大纂》的。今天晚上他自以为大不祥，回来第一件便要想法子祓除不祥；然而这件事又不愿意和人家商量，独自一个闷在肚里，直挺挺的坐了半夜。到了十二点多钟时候，才叫了一声："来！"家人连忙走进去。仰方却拿出一张一百吊京钱（即五十千大钱也）的票子出来道："去买鞭炮来。"家人道："现在买，是明天买？"仰方怒道："明天买我还现在使你？"家人道："买多少？"仰方拍桌子道："给你多少钱就买多少，怎么你越闹越糊涂了。"家人退了两步，又回身问道："请老爷的示，要买多少一挂的？"仰方顿足道："谁要你那多少觋琐，多的、少的、大的、小的，尽钱买就是了。"那家人尽退了下去。他又叫一声："来！"家人回转来，仰方道："带买一对一斤重的蜡烛来。"家人答应去了。你想时候已经半夜了；况且又不近年，又不近节，谁家预备那许多鞭炮？幸而是在热天，人家睡得迟，那家人领了命，走到外面南货店里、广货店里，一家一家的打开了门去凑买，差不多到两点钟光景，才买了三十多吊钱的鞭炮，与及一对蜡烛。再要买也没处去买了，乐得赚了十几吊钱回去销差。谁知仰方已在那里等得心焦，暴跳如雷的在那里骂了。一见了家人回来，便叫到上房取蜡扦来，先把蜡烛点上，然后叫家人们轮着把鞭炮一挂一挂的燃放起来，闹得砰訇之声连绵不断，把上房的太太、姨太太都闹醒了；小孩子也吓唬的哭了。丫头老妈子一个个都从睡梦中惊起，打听得是老爷动气呢，便都不敢声张。只冤了左右邻居，半夜三更被他吵醒了，不能再睡。好容易盼得他停了一会，正好朦胧睡去，他那里又是哔喇喇的一阵，又惊醒了。七月里夜还短，足足被他闹到天亮，还只满腹疑团，不知是何事故。

却说仰方闹到天亮，渐渐气也平了，人也乏了，便在书房榻上朦胧睡去。这一睡直到下午两点多钟才起来。梳洗过后，无精打彩，独自一个在那里纳闷。昨天的闷是怒，今天的闷是怯。怒是以为遇了不祥，怯是恐怕抚院见怪。在我本是无心，在他未免芥蒂。既不便自己去招赔不是，又不便托人转弯，并且要刺探他喜怒，也无从下手。一时间心乱如麻，没得主意，连茶饭也无心去吃。呆呆的想到五点钟时，方才得了主意。随便吃些点心，打点停当，径到鹊华桥去。

原来济南的鹊华桥，犹如上海四马路一般，是个烟花所在。内一家妓院有个姑娘，名叫巧铃，生得有几分姿色。再靠着点脂粉，便装点得国色无双。若论他的技艺，却是吹弹歌唱，无一不精；应酬客人，便是活泼玲球，随机应变，因人而施，因此在济南享了个第一艳名。田仰方一向在他那里花的钱不少，却是除了吃酒带局之外，别无他事。今天仰方正是去访他。他一见了仰方，便涨红双颊，叫得一声田大人，便低下了头。仰方反想点闲话去和他周旋。敷衍过了一会，巧铃红了双眼说道："这碗饭真不是人吃的！甚么事都闹得不由自主。碰了大人老爷们肯原谅的，就是当姑娘们的造化；不然啊，今天翻了醋瓶，明天捣了醋缸，当姑娘的一肚子委屈，除非向阎王爷诉去。"仰方道："你说些甚么？我都不懂，这里有陈大人赏你的，你拿去罢。"说罢递将过去。

不知递的是甚么东西？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破除资格特赏优差　撇弃委员去充买办

且说田仰方递过去的不是别样东西，正是一张二百吊京钱的钱票子。巧铃接在手里道："请陈大人自己留着罢，又赏我作甚么?"仰方道："你就收了罢，客气甚么?"巧铃收了，仰方立起来要走。巧铃看见仰方殊无醋意，并且代送了赏钱来，便拿出从前的老面目相待，见仰方要去，便把脸一沉道："椅子还没坐暖和，就拔碇了吗（拔碇，济南谚，言舍此他适也)? 给我拉个寡去（拉寡，亦济南谚，谈天也。拉个寡，犹言谈几句天)。"仰方又坐下道："拉甚么寡啊?"巧铃道："你给我谢谢陈大人。"仰方道："是这么一句要紧话! 我今天有事，要先走了，改天再来。"巧铃不便再留，仰方便一路走到萧志何公馆里去。恰好遇见雨堂也在座，见了仰方，便问道："正是，我正想奉访仰翁，请教一件事。从前这里派到上海去查访冒了矿局名字招股的鲁薇园，不知现在哪里?"仰方道："他自从奉委去后，并没有回过山东。后来打了个禀贴回来，说是所查的乔子迁早已闻风逃遁，不知去向。又附了一个请假回籍措资的禀，就此没回来过了。雨翁可是与他相识?"雨堂道："我从前并不识他，不过在上海同过一两回席，方才接了上海朋友的信，托我查访查访。"仰方道："薇园也很奇，连我这里也没信来。"正说话时，仰方的家人找到了说："请老爷回去，院上有人送札子来了。"仰方听说，便辞了志何、雨堂回去。一路上满腹狐疑，不知是甚么札子? 及至回到公馆，一脚才跨进大门，迎面一个人抢近前来，请了个安说："给田大

人道喜。札子已经送到上房去了。”仰方看时，却是抚院的号房。仰方到上房取札子一看，原来委了筹防局总办。这个本是道班的差，自己忽然以知府得了，不觉心中一喜，以为是放了一夜鞭炮之功，从丰赏了札费。那号房本来知道仰方出手阔绰的，所以等在那里，得了犒赏，自欢喜去了。仰方到了明天，不免上院谢委。同寅中都来和他道喜，自不必提。

且说陈雨堂原是接了伊紫旒的信，访问鲁薇园踪迹，得了仰方的话，自写信去回覆紫旒。你道紫旒要打听薇园做甚么？原来李闲士从苏州回来，知道薇园到广东去了，想起那二万五千头的存折还不曾取回；问问店里经手，又说没有留下。到汇丰一查，说是已经某日取去了。闲士这一惊，非同小可。暗想：与薇园相识十多年，不曾见他干过靠不住的事，何以一旦如此？莫非他临行已经留下，是被店里经手的取去了？然而察看神色又不像。况且这经手的又是自己至亲，想来断不为此事，总是薇园拐去的了。据店里各人说，他因为查金矿的事到广东去了。这件事伊紫旒或者知道，他到广东住在哪里，不免去看紫旒探问一切，谁知紫旒也不知道。闲士又不便说出被他拐了银子一节，只在那里皱眉搓手。紫旒见他这副情形，便道：“他是到广东查办事件的人，阁下如果有要紧事，要通信，只须广东有熟人，托人在各衙号房里总打听得出来。”闲士听了，只得说声领教。辞了回去。踌躇了一夜，莫说广东没有熟人；就是有熟人，打听着了，也不见得一封信就讨了回来，少不免要自家走一遭的了。想定了主意，便等到有广东船开时，附了轮船走到广东，遍处打听，哪里有个影子？可怜跑了个空，垂头丧气回到上海，只得又去找紫旒。此时紫旒久已承受了许老十的书局，打听了几天，才见着了紫旒，诉说一切。紫旒也十分疑讶，暗想莫非回山东去了？看闲士情形，十分着急，料得他一定有要紧的事，因此写了一封信给陈雨堂，

打听薇园踪迹。

谁知鲁薇园当日见财起意，机械心生，拐了二万五千银子，上了广大轮船，说要到广东去，等送客的都走了，他却搬到通州路上，写了天津船票。轮船到了烟台，照例停泊，起卸货物，薇园却也就此带了行李登岸，投入客栈住下。他所带的家人，本来是山东登州人，到了烟台，已是登州地面，便算清工钱，另外给了他几个盘费，打发去了。到底是初次学做坏人，事事胆小，暂把姓名改变了，叫做张佐君。看官，他既然自己改换了姓名，我作书的也只得跟着称他做张佐君了。

且说张佐君住了几天，等再有到天津的船来了，才附了船到天津去，住在佛照楼栈里，问他的原意，他本要借了闲士的一笔钱，进京去过个道班，这是他见财起意时的主意。及至到了船上，走到半路，忽然又深自懊悔起来，这二万多银子，不是小事，万一李闲士追究起来，寻着我的踪迹，控告起来，岂非身败名裂？因此失了主意，打发开家人，变了姓名，作一个暂时之计，到得天津，越想越不敢进京，住在客栈里，殊无聊赖。同寓的一个广东人，姓方，是一个贩货行商，大家叫他方老办，所住的房正与张佐君相对。住了几天，彼此出入相见，不免点头招呼，佐君从此算是得了一个朋友。他看见方老办天天忙着收甚么货，发甚么货，便动了心，暗想：我何不借着这笔银子也来经商？侥幸赚着了，就可以拿这一笔本钱还了闲士，免得失了交情。定了这个主意，便时常向方老办研究商务经络。方老办是个直爽人，凡是张佐君所请教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因此两个成为知己。

张佐君结识了一个方老办，未免跟着在外面应酬，便识了一班朋友。一天佐君正在栈里闷坐，忽然来了一个朋友看他，这个朋友叫杨荩臣，也是席面上展转相识的，见了佐君便道：“佐翁，

连日看不见你，原来你在家里闷着。为甚不到外面去逛逛？”佐君道：“没个伴儿，就懒得出去。”莸臣道：“我今天备了个小酌，特来相邀，可以出去走走了。”佐君道：“怎好打搅？”莸臣道：“朋友们逢场作戏，说甚么打搅呢？”说着，便一定拉了同行。雇车到了侯家后一家南班子里去吃酒。同席的一个俞梅史，一个周济川，其余几个与我这书上无干的，也不必去记他了。莸臣一一介绍，代通了姓名。周济川是拿离士洋行的买办，俞梅史是新从上海来的，也是一个洋东打发他来找寻洋房，要开甚么洋行，顺便要招寻买办。自此之后，他们四个人便天天在一起，混了半个多月。

忽然一天，说是俞梅史的洋东到了，这洋东名叫孩尼低，向在上海开了一家五金进口洋行，这回要到天津来开一家支行。所以先打发梅史来看房子，看定了，这洋东便亲自到了，梅史便起了忙头，霎时间置备中外木器，布置起来，还用了帐房、茶房、出店等人，即日开张。这洋行名叫加士梯。济川、莸臣、佐君等未免去和梅史道喜，梅史自然置酒相待。饮酒中间，梅史说道：“今日敝东说起，这加士梯的买办，就委兄弟做了。兄弟于市面上的事情虽还略知一二，但是孩尼低这回到天津，是兼办军装的，缺少了一个军装买办，你几位可替我想一个人出来？”济川道：“军装买办是和我们两路的，倒不必懂洋话，只要熟识官场门路便做得。”梅史道：“熟识官场门路倒不必，只要熟悉官场的应酬规矩，自己有了个二百五的功名就可以做得。至于门路一层，只要慢慢走起来，就会熟的。况且名片上头刻了某某洋行的字样，那官场中自然另眼相看。”济川道：“只是一时哪里去找这个人？”莸臣拍手道：“现成放着的不要，你们还向哪里去找？”众人愕然问是哪个？莸臣道：“佐君兄左右闲着没事，不就干了？”佐君道：“兄弟却向来没干过这些事，恐怕办不妥，并且也

不懂得。”梅史道：“这是一件极容易的事情，只要结识几个官场，揽着了生意，从中分你一股佣钱。平常日子不支薪水，如果揽了一票几十万的大生意，除佣钱之外，并且可把你为这票生意应酬所用的钱，开出帐来，行里一一还你。佐翁如果肯屈尊，就是这个办法。明天先去见见洋东。”佐君道：“且待兄弟打算过，明天给梅翁回话罢。”

当下酒散回去，佐君独自一个盘算了一夜，没个主意，到了天明，便去请教方老办，把一切情形都告诉了。方老办仔细想了一想道：“若是上海分过来的支行，便应该用上海的行名。我在上海年数也不少；过往的次数也多；交易往来也不少，从没有听见一个加士梯的军装洋行。这还不必深究。但不知他请你做买办，有叫你垫钱没有？”佐君道：“这倒没有。”方老办道：“据我看，这件事未必是好事。但是佐翁左右没有事办，便接了他也不妨，不过处处都要自己小心罢了。倘或有时说有一件甚么事情，或是甚么生意，要你垫钱，那可不要答应他。”佐君领教过后，便辞了回房。心想依了方老办的话，左右是个不用本钱的生意，做得着，我便分着佣钱，做不着，我也不担甚么处分，顶多不过应酬上面白化几文罢了。想定了，便去到加士梯洋行。

梅史道：“昨天所谈的，想已定了主意？”佐君道：“承梅翁的照应，有甚么不定之理？但是兄弟初出茅庐，一切都不懂得，事事都要求指教罢了。”梅史道：“大家都是在外面混的，有甚事情，彼此都好商量。佐翁既然答应了，我们可一同进去见见洋东。”佐君答应了，一同进去，所有问答，都由梅史翻译传递，谈了一会，便一同出来。梅史请佐君把行李搬来，佐君乐得依从，从此便在加士梯行里住下。梅史又教他印了些外国式小名片，上面刻着：加士梯洋行经理军装处分省补用知府张辅字佐君。一切预备停当，梅史便约了外国人去拜客。备了三乘轿子，

三个人分坐了，到甚么善后局、洋务局、制造局、东局、关道、天津府、天津县等处，排日去拜会。官场中听说外国人来了，便如迎接丹诏一般，开了中门，延请相见。又是甚么香宾酒、洋点心、水果等相待。每到一处，见的虽是总办，佐君却打听了有几个委员、师爷，一一都投过一张片子，以为将来应酬地步。忙过四五天，各处客都拜过了，内中也有来回拜的。佐君从此便在侯家后一带应酬起来。

一连混了一个多月，没有丝毫生意，心中慢慢的有点悔意。忽然一天接了一封信，拆开一看，却是善后局提调伍太守请客，约定晚上七下钟在大房子秀玲家，并有“千万请到，大有机缘”的话。佐君便等到晚上，坐了车子去。伍太守接着，寒暄已毕，伍太守说道：“兄弟今天并不请客，不过在这里摆个半桌（天津妓家有此风气），所请除了佐翁之外，只有一个人，却是佐翁不曾会过的，等一会兄弟介绍你们相见，或者有个交易。”佐君道：“多谢费心得很，事成自当报谢。”伍太守也谦逊了两句，便去与秀玲兜搭。过了一会，外场报客到，伍太守连忙敛容迎接，一面指与佐君相见，说道：“这一位是现在这里督宪的孙少大人。”又对孙少大人道：“这是加士梯洋行军装买办张守佐君。”彼此一揖就坐。秀玲便招呼摆席。孙少大人道：“再没客了么?”，伍太守道：“今日是专诚请孙少大人来奉谈几句，因为佐卿不是外人，才请来奉陪的。”孙少大人道：“天津现成有军装洋行在这里，怎么我们老头子尽着叫人到上海去买？这也无谓极了。”伍太守道：“正是为了这个，请孙少大人来商量。”

不知商量些甚么，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荐生意伍太守分肥　遭骗局张佐君叫苦

且说伍太守向在直隶候补，虽然不十分红，却也不是黑路里的人；道府班中，也算有数人物。前几天闻得上头要办一票军装，为数颇大，便设法营谋这个差使，上头也答应了，不知怎样被别人走了小路，把这件事捺住，其势就要改委别人了，因此心中大怒，正是一块到手的肥肉，凭空被人夺去，如何不怒？因想出一个两败俱伤的法子，弄一个大家拉倒。所以才请那孙少大人与张佐君当了面，偏要对了孙少大人再四的提及佐君是个军装买办。孙少大人随任在衙门里，虽然各样公事轮不到他多管，然而出了一个差事，总有人去钻谋。凡钻谋的人是无孔不钻的，就如这回出了买军装的事，不定有人走到他的门路，他也不免有点晓得，所以伍太守故意提出一声军装买办来，就惹起他何必委人到上海去买的话。伍太守引出他这句话来，便道："何况佐君兄，他从前在上海极著名的军装洋行当过多年买办；人又老实可靠，以后如果出了生意，求孙少大人照应了他。"张佐君接着道："能得孙少大人栽培，自然要格外报效。"孙少大人道："这个商量起来看罢。我是无所为的，只要老头子肯答应，我叫你当面去见。"佐君道："老帅那里，倒是和洋东一起禀见过的，真是一位福人。"孙少爷道："为甚么事见的？"佐君道："也就是为拉拢生意起见。"孙少爷道："我们老头子真是老糊涂了！既然见过面，提过这事情，怎么会就忘了？"佐君道："老人家公事忙，哪里记得许多小事！"当下三个人谈谈说说，一面吃酒。伍太守一边是在

孙少爷的马后尽拍，一边是代张佐君的牛下尽吹。又谈了许多定购军装的筋络，委员舞弊的神通。孙少大人一一听入耳内，记在心头。席散之后，回到衙门，径归上房。听说制军还在内书房里，就踱进去请晚安。

制军正在那里吃杏仁茶，看见孙子进来请安，便道："你吃过点心没有？叫他们替你拿一碗杏仁茶来，就在我这里吃了去。"孙少大人道："孙儿才吃了东西，这会不饿。"制军道："那么你坐一坐去。"孙少大人就在一旁坐下。制军道："你这几天都在哪里？方才晚饭时候，我吃的一碗口蘑汤很好，我只吃了两片口蘑，喝了一口汤，余下的叫人给你送去，说你没在家吃饭。"孙少大人道："今天是一个朋友约到外头上馆子去的，倒代爷爷打听了一件事情出来。"制军道："又打听了甚么？"孙少大人道："原来这里早开了一家军装洋行；咱们往后办军装，可以不必到上海去了。"制军道："只怕还是上海的靠得住。"孙少大人道："左右他那枪炮都是从外国运来的，天津、上海所开的洋行，一样的代外国的厂家经手罢了，有甚么分别？"制军想了一想，点头道："也罢，明儿交代他们就近在这里办了，不必到上海去罢。倒是省了一笔盘费。"孙少爷道："只怕委员得了札子，早动身去了。"制军道："这两天我事忙，札子还没下去。"孙少大人道："采办军装是一个著名的好差使，他们不知要分到多少回佣？现成的洋人孩尼低在海大道开着加士梯洋行，买办张辅还是个分省补用知府，前回还来见过爷爷的。明日叫人传了他那买办来，爷爷当面和他定了，岂不爽快？委员们多要他们回佣，左右是开在价钱里面；爷爷自己买定，不要这笔回佣，价钱自然便宜许多。"制军笑道："当面买也好，不过要磋磨价钱，订立合同，要费多少话，我哪里有这些精神？这么罢，那札子我也不下了，这件事就是你去办了罢。你也去多少拿他们几个回佣，好去花销，省得

常常向我覼琐。你去睡罢，那篇帐我明日给你。”孙少大人不胜之喜，别过祖父，自去安歇。一宿无话。

次日方才起来，门房家人便传进来一个手版，举目一看，正是张佐君。暗想：我此时看他，没甚话说；况且那篇帐也不曾拿着，见他做甚么？便摇了一摇头。那家人会意，便出来挡驾。张佐君见不着孙少大人，便回轿到善后局去拜伍太守。偏偏伍太守在公馆里，不曾到局，只得自回行里去。又过了两天，伍太守打发人拿了片子来请，佐君即刻便坐车到善后局去相见。寒暄已毕，伍太守道：“此刻生意便有一票，只是上头的意思是要派委员到上海去办。孙少大人答应了，可以设法留在本地办，但是里头恐怕要打点打点。阁下的意思怎样？商量起来，我们做这一票交易。”佐君道：“不知有多少数目？又是怎样打点法？还要请教。”伍太守道：“生意大约有二十多万。至于打点之法，原无一定，只请阁下想法便了。”佐君道：“事情打点，兄弟没有这个力量；至于事成之后，前路要多少好处，无非都开在价钱上面，这是有老例的。”伍太守道：“这是上头的话。这两个经手人呢？”佐君想了一想道：“那就提一个九五回佣出来，交给太尊去开发便了。”伍太守道：“既如此，我们就好商量。”佐君道：“兄弟本打算请请孙少大人；但是初次相见，不好冒昧。请太尊代为转致一声如何？”伍太守道：“这倒不必，孙少大人不轻易赴席的。我这边说妥了，再请过来商量罢。”佐君只得罢休。又谈了一会，便别了回去，对俞梅史说知。梅史道：“二十来万虽是小生意；然而混了两三个月下来，总算捞着一点，从此做开了头，以后便是熟手了。”佐君道：“伍太尊那边要了一个九五，我们本行不知如何？也得先要对洋东说明白了。”梅史道：“这个自然。我们只要问洋东要了实价，由得我们加入佣钱，然后再由前路去加好处。洋东是都不管的，我们要开多少是多少。”佐君听了，自然

欢喜。

又过了两天，伍太守打发人来请佐君，说是请到公馆里去。佐君连忙坐车前去，只见孙少大人已经先在那里了。相见之后，由伍太守交给佐君一篇帐，开的甚么单响毛瑟枪多少，五响毛瑟枪多少，又是甚么吉林炮、过山炮。佐君接了过来，看了一遍，彼此复伸前议。说妥了，佐君便先告辞回去，把这篇帐交给梅史，梅史自拿去交给孩尼低。等孩尼低逐款开出帐来，合算一算，不多不少，恰好是十六万。梅史对佐君道："我们加四万上去，除了伍太守的九五一万，我们落个三万，你用二万，我用一万，如何？"佐君道："未免加的太多罢？"梅史道："你放心，我这个加得极平情的。那个伤天害理的加起来，你还没看见呢！"佐君只得听他。加好了，佐君便拿去交给伍太守。说明九五回佣，只能照这二十万的价算，若是前路加多少，那是不能算回佣的。伍太守道："这个自然。你听信罢。"

过一天，把帐单送得去，佐君一看，谁知他们一加就是十万、十六万的原帐，登时就变了三十万了。梅史道："如何？这才是有天没日呢！"于是把帐单拿给孩尼低看，孩尼低也没甚话说，照样另写了一张，又写了一张草合同，一并交给梅史；梅史交给佐君，佐君送给伍太守，伍太守交给孙少大人，孙少大人拿回衙门去交给制军，扬扬得意的说道："爷爷，不是孙儿夸口，昨天孙儿在善后局查见一笔老帐，照这篇帐一样的，买了三十七万多呢！孙儿这回不是替国家省下七万多银子了？"制军欢喜道："这是你的能干，我慢慢的再赏你。"于是叫传翻译委员。委员来了，制军叫看那合同帐单，委员看了一遍道："写的都对。但是向来买洋货，所开价钱总是金磅，或是马克，或是佛郎。怎么这篇帐却开的是两数，又不注明是甚么秤呢？"孙少大人在旁呆了一呆道："这个倒没弄清楚，待我去问明白了来。"于是拿了出

来，到善后局问伍太守，伍太守也莫名其妙，叫人请了佐君来问；佐君也不懂，只得回去问梅史。梅史见问，忙道："只怕弄错了，我同你去问洋东来。"两个人一齐去见孩尼低。梅史用洋话和他对答了许久，回头对佐君道："照例要开金磅的。因为开了金磅，我们中国也不过伸银子给价，金磅时价涨落不定，每每中国人吃亏，洋东初次到天津来开行，为招徕生意起见，格外将就，所以预先伸了银数。至于甚么秤的话，向来洋人只知道中国的关秤，其余都不知道，所以没有注上。他们既然问到，就和他注上罢。"说话时，孩尼低已在合同帐单上都添注了两个洋字。佐君便去回覆伍太守；伍太守回覆了孙少大人，孙少大人回了乃祖。又传了翻译委员来看过，说明原委，那委员自然不好再说甚么了。制军在合同上画了个"行"，孙少大人拿出来交给伍太守，伍太守这回却亲自到加士梯洋行，和梅史佐君当面见过孩尼低，请他签了字，自己也签了中人字；然后梅史、佐君都画了押。孩尼低便说明日再送正式合同过去，伍太守点头应允。到了明日，佐君拿了正式合同去见伍太守，伍太守亲自送给孙少大人。到了下午，孙少大人和伍太守两个亲自送银子到加士梯行里。

原来向外洋定买货物，照例订定合同之日，先交全价三分之一；等外国货物上船之日，电报来了，再交三分之一，交货之日，找足全价。这是官场向洋行里定军装千篇一律的办法，所以孙少大人这天领了十万两的票子，自己先到票号里扣下三万三千两，伍太守又扣下三千三百两，换了六万三千七百两票子，亲去交定。好在彼此都是狼狈为奸的，虽彰明较著，亦不妨事。当下佐君自然招呼应酬。他从前本是官场，自然一切都从容不迫。只有俞梅史一向不曾见过大人物，只忙得他屎屁直流，叫泡茶、泡好茶，递吕宋烟，开洋酒，摆点心，如同办大差一般，却又毫无秩序。孙少大人交出票子，叫写十万两收条。佐君接了，交给梅

史；梅史拿了进去，一会儿拿了收条出来，双手躬身递给孙少大人。孙少大人略坐一会，便起身要去。梅史又拉死拉活的要请吃了晚饭去，佐君在后面暗暗拉了他一把，方才罢了。

却说张佐君自从做成一票生意之后，心中十分得意，以为再来这么一票，便可以还李闲士那笔款了。所以又在侯家后应酬了两天官场，酒落欢肠，最易动兴，便在南班子里留恋了两三天。这一天回到行里，要向梅史分那三分之一的回佣，谁知梅史不在行里。问帐房先生时，那帐房先生道："前天下午出去了，便没有回来过。"佐君听说，暗想："到哪里去了?"便走到拿离士洋行找周济川问讯。谁知到得拿离士时，那里正在七张八嘴乱做一堆。佐君问济川可在家？一个人答道："我们也找他呢！先生可知道，我们行里出了奇事，洋东买办一齐不见了。"佐君吃了一惊，暗想我们那里莫非也是如此？忙忙回到行里，找着那细崽，问他洋东可在家？细崽道："两天没回来了。"佐君暗想不好了，一定也是那行径了！走到梅史卧房，推一推门，是虚掩着的；进去一看，只见床帐等东西都还照旧，四五个衣箱还在那里。此时心中动了大疑，也顾不得前后，扭开了一个衣箱的锁，打开一看，只见装满了的都是破旧字纸砖头瓦石之类。不禁身子冷了半截，暗暗叫苦。呆定了一会，方才想出一个主意来。

不知是何主意，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变面貌鲁薇园割须　逞机心柏养芝铸镜

且说张佐君查见梅史的衣箱，知道落了骗局。呆了一会，瞥见他卧房的钥匙在桌上，索性拿过来代他锁了房门，然后到房里去。暗想他们骗了官家这笔巨款，却拿我串在当中，此刻他们逃走了，却又把我丢在这里；我如果不走，这件事便都栽在我一个人身上了。想到这里，又不禁自怨自艾，悔不该拐了闲士巨款，跑到这里来受这种骗局。闲士那里发作起来，我还有个交情可讲，这件事关系官款，如何担当得起？在这里又苦没个人商量，方老办虽是精明人，到底是个初交，这等事如何好叫他知道？思来想去，三十六着，走为上着。但是走虽走了，这一回的事，不比闲士，一旦发作起来，是要行文通缉的。前回不过改换姓名，这回还要改换面目才好。想定了主意，便取出表一看，见入京火车将近开车时候了，便叫人挑了两个衣箱，直到车站上去，所有帐被等件不敢带了。好在自己卧室就在楼下，楼上是洋人的写字房，帐房却设在三层楼，这便是俞梅史等的用心，早就预备下的。至于佐君也住在楼下的原故，梅史因他虽不是一党，然而终日在外应酬的时候多，还不碍事，恰好楼下一个空房，所以由他住了。此刻却便宜了佐君，在外头叫了挑夫来，等把箱子挑出了大门之外，才告诉他到车站上去，所以行里的甚么出店、茶房，都不知他是到哪里的。

到车站上了火车，到了北京。佐君下车，又叫人挑了箱子，到一家京城土人开的小客店里歇下。洗了个脸，便取出两张鲁薇

园的片子来，一张放在身边；一张交给店家。看官，他此刻又光复了鲁薇园的姓名了，我这个做小说的，只得又跟着称他鲁薇园了。

且说薇园当下交代店家道："行李寄在你这里，我此刻到会馆里拜同乡，倘使会馆住得下，我打发长班来取，就拿这个片子做凭据，你见了这么一样的片子，就交东西给他便了。"店家答应了。薇园记了客店招牌，便走到街上一家剃头店里去剃头。剃过头之后，便叫待诏（京谚称剃发匠为待诏）把胡子剃了，待诏不肯。原来各处的剃发匠都有这条规矩，只代人家留胡子，若是留好的胡子叫他剃下来，他却不肯的，若是一定要他剃去，他必要你自己先剃下一点来，方才肯代剃的。

且说鲁薇园留得好好的胡子，又为甚忽然要剃了呢？只因他在天津受了那个骗局，恐怕发作起来，自己虽然亦在受骗之列，然而官场一边是断不肯原谅的；既然不肯原谅，一定把自己作为同党，那时如何得了？好在在天津时改了姓名，此刻只要还了旧时姓名，便是两个人了。只有面貌是生成的，无可改革；只得把胡子剃了，掩人耳目。好在从前捐官时年纪尚轻，填的年貌是身中、面白、无须，此时要捐过班，就是没有胡子也不要紧。所以定了主意，把他剃了。然而无端剃了胡子，叫人家看见，未免诧异；所以他不在天津剃，不在客店里剃，却到剃头店里去剃。他等剃了之后，再到别处去，叫人到客店去取行李，使得客店的人只知道是有胡子的客人来取行李了。他后到的地方，只知道来了个没胡子的客人。就是京里面相识的朋友，与及同乡，都是多年阔别的，这番相见，也不过以为他没留胡子罢了。至于那待诏是个先不知姓名，后不知踪迹的，绝不妨事。

他定了这个好主意，所以叫待诏剃了。待诏道："老爷好好的胡子，为甚么要剃了？我们照例是不能代人家剃胡子的。"薇

园道："我这胡子不过是留着玩的，此刻留了几个月，觉得讨厌了。"待诏道："老爷要剃，请先自己剃下点来，我们才好剃。"薇园无奈，左手拿了镜子，右手拿了剃刀，要剃下去，只是不敢，恐怕割伤了皮肉，为难了半晌，还是待诏想出个法子来，递给他一把剪刀。薇园放下剃刀，接了过来，齐根剪了一撮道："这可好了。"待诏这才飕飕的一阵，把他剃下。薇园拿起镜子一照，居然变了光下巴的少年郎君，不觉心中又喜又恼。打好了辫子，便出了剃头店，走到骡马市大街广升客店里，拣了一间房，叫广升的茶房拿了片子，到那边客店里取了行李来。开了箱子，取出银子，现成置办被褥。料理妥当，然后出门去拜两个同乡。因为京师密迩天津，不敢过于耽搁，匆匆捐过了道班，办了引见，仍旧归到山东，从旱路上赶回济南。

不料在半路上得了个病，病了四五个月。得他病好赶到济南时，那位护院陈慧裳已经交卸，新抚龙中丞已经到任多时了。鲁薇园和龙中丞是同乡世好，薇园上辕销假，并禀知捐过道班。龙中丞一见，便不胜之喜道："你来得好，我正在这里惦记你，有多少事情要找你帮忙呢！"薇园谢过了出来，不免各处去拜客。各人见他没了胡子，都很以为奇，那相好知交未免动问，薇园道："在上海遇了个相士，说我胡子留的太早了，与官运有碍的，所以我把他剃了。"这么一句话，把众人朦混过了。过了几天，龙中丞下个札子，委了他铜元局总办。有的见他得了铜元局差使，还说那相士灵呢。

且说薇园得了铜元局差使之后，便到局中细细考查，如何作弊，如何朦混，每年可得若干好处，不觉大喜。因念龙中丞生平欢喜古董，并且欢喜得与众不同；人家欢喜的无非是钟鼎、砖瓦、碑帖、字画之类，他却必要有点灵异的才欢喜。他藏的一个小小花瓶，是在贵州抚台任上时用整万银子买来的。那花瓶又没

有年号，颜色也不甚好，只有一样好处，无论梅、杏、桃、李等花，插在瓶里，开过花之后，还要结果生根，所以他就化整万银子买了。还有一座古玉屏风，天晴是干的，下雨时便湿润起来，他也视同拱壁，还说外国人的晴雨表不及他呢。薇园知道他这脾气，思量要搜罗一两件异样古董去孝敬他。这个意思一起，便未免对人说要买古董。这句说话一出去，那班古董客便络绎不绝的怀宝登门；争奈所有的夏鼎、商彝，都不过古色斓斑，别无奇异之处。

铜元局中有一个司事，姓柏，号养芝，为人极其聪明，又且见多识广，古玩字画一门，几几乎是他的专门学，凡看见一样古器，必能指出他的来历。因为生得聪明，又兼事事留心，所以经他见过的东西，他就没有不懂的，就是铜元局的机器，他也天天去考究，到底被他考出那转动的道理，就自己造起一副小机器来。诸如此类之事，不胜枚举。因此人家又送他一个浑名，叫他做“通天晓”。薇园要买古玩，也叫他来参看讨论。一天，有个古董客送来一面古镜，镜后面古色斑剥，铭了“贵寿无极”四个篆字，镜面却磨得极光，要讨三千两价钱。薇园叫请了养芝来看过，养芝也看不出个道理来。那古董客才说道：“这面镜子与别的古镜不同，只要在太阳底下一照便知。”说罢，拿了镜子，把镜面对着太阳，镜面自然有个返影照在墙上，那返影当中，说也奇怪，隐隐的也现出镜背的“贵寿无极”四个字来。薇园大喜，养芝心中暗暗称奇。接过镜子，再四把玩，再四寻思。那边薇园已经还了一千两的价了，古董客不肯，磋磨了半天，说道：“这镜子且留在这里，鲁大人只管商量两天，我再来取信也不要紧。一千两相去太远啊。”养芝正在怀疑这面镜子的道理，巴不得他留下考究考究，便怂恿着留下，又把玩了半天，忽然心中有所觉悟，便对薇园道：“司事家里本有一部《古镜图考》，可惜不曾带

在身边。此刻细想起来，好像图考内说的，这种镜子是秦制。并且司事的亲戚家里藏了有两面，同这个是一样的，久已要让给别人，只可惜他此刻在福建。大人如果肯出一千两一面，有二千两交易，司事写了信去，叫他专人送来，只怕也办得到的。”薇园道：“可惜路远一点。”养芝道：“大人先把他这个留住。等司事打个电报去叫他把镜子带来，大人看得对的，便买了他，不对的，就买这个也不妨事。”薇园道：“这也好。令亲那个，如果看了不对，我多少送点盘费他回去便了。”养芝大喜，连忙推说去翻电报，一口气跑回家里，把第二个儿子叫了来。原来这柏养芝生平专门做假古董，生下四个儿子，大的叫柏清，从小读书聪明，便叫他专学好了秦汉篆隶；第二个叫柏奇；学了铜匠；第三个叫柏古，学了砖瓦陶匠；第四个叫柏怪，才十五岁，已经打发到江西景德镇去学做瓷器了。

且说柏养芝叫了柏奇来，告诉他看见这么一个镜子，和他商量要做两面假古镜，叫他预备了生熟两种铜，说明做法。柏奇道：“做是容易。然而总不能他的字是‘贵寿无极’，我们也做了‘贵寿无极’。”养芝道：“这个自然。”便叫了柏清来商量。柏清道：“他们大人先生总是欢喜吉祥的，就是这些古器，也都是用吉祥文字的，我们也大同小异的写两个就是了。”养芝道：“我想不用字，用画。”柏清道：“用画却没有吉祥的意思。”养芝想了一想道：“画龙如何？”柏清道：“秦汉的时候，只怕不尚龙纹，用了龙纹，倒变成近代的东西了。”养芝又想了一会，忽然得了一个主意道：“有了。你仿着李斯小篆，写一个寅字，在当中，在寅字底下，画一只老虎，做一面；又写一个辰字在当中，画一条龙盘着，做一面就是了。”柏清依言，写好画好。柏奇照着老子所教，先把熟铜条照样盘了两个字，又把熟铜块剪成了龙虎二物，装配匀停，然后用泥做成了两个镜模子，先把熟铜做的字画

放在模子当中；再把生铜溶化了，倾在模内，登时成了两面镜子。便拿出来细细打磨。此时熟铜字画在镜背后凸了起来，看得见的自不必说，就是镜面上，也是熟铜嵌在生铜当中的了。打磨了两天，便成了极光的两面镜子。拿到太阳底下一照，看那返影，居然字画毕现，养芝不觉大喜。

原来养芝想到字在镜背，断无在镜面照出影子之理，除非铜内有甚么讲究。因想到生铜熟铜的影子，或者颜色不同，因想到这个法子，姑妄为之。不料一铸就成，岂非喜出望外？当下又拿些盐醋之类去泡制那镜背，费了十多天工夫，制出一层铜绿；又用些灰土之类，把铜绿颜色弄旧了。配了一个旧锦匣，把一对铜镜装在里面，又过了两天，方才拿到局里给薇园看。照样试演了一遍，薇园大喜，问要甚么价钱？养芝道："司事已向亲戚那边再四磋磨过来。大人跟前，司事不敢说虚价，这两面镜子，据考据家说起来，是秦始皇造的定时镜，统共是十二面，分十二个时辰，此刻遗传在人间的，只怕不多几面了。这两面巧的是一龙一虎，暗合了龙虎会风云的意思，若是拿去送中丞，中丞一定喜欢的。"薇园道："你说了半天考据，那底要甚么价钱？"养芝道："这是司事糊涂。司事亲戚说是本来要孝敬大人的，实在因为家寒，才拿到这种家传的东西来变卖，也不敢多要，两面镜子只求大人赏三千两的价。"薇园道："太贵点罢？"养芝道："请大人吩咐。"薇园道："一千两一面还不行么？"养芝道："倘使不是一龙一虎，配的那么巧，就八百两一面，他也要卖了。"薇园道："你先把他留在这里罢。"

不知交易得成与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喜蛛儿昙花现色相　鲁薇园投药治思劳

且说柏养芝铸了两面假古镜，还造出许多来历，骗得鲁薇园深信不疑，倒底被他索了三千两银子的价，还另外装潢了紫檀匣子，自己先上院去说明了这镜子如此这般的好处，然后着人送去。龙中丞打开匣子，在太阳底下试验，果然不错，不觉大喜，重赏来使，叫家人捧了匣子到上房去，与小姐赏玩。

原来龙中丞膝下有两个少爷，都捐了功名在外候补，不曾随任。只带了太太与两位姨太太及这位小姐在任上。这小姐生得云鬟雾鬓，惨绿怜红，年纪已交十七岁，闺讳是骊珠二字，生性十分聪明，虽未识破万卷，却也笔下通顺，风云月露，也凑得成五七言诗句的了。龙中丞视同掌上明珠。这一天拿了两面镜子进来，先叫女儿看过，又叫丫头们拿到院子里太阳底下晒着，把镜影子照到墙上，隐隐现出镜背的字画来。骊珠仔细看过，回身向中丞福了两福道："恭喜爹爹，这一定是龙虎会风云之兆，爹爹不久又要高升了。"中丞益发欢喜道："偏是你详出这个吉兆来。"骊珠道："今日有了这个吉兆，应该庆贺，待女儿设个小宴，替爹爹贺喜。"中丞道："如此我就生受了。"说罢，哈哈大笑。回头对他夫人道："我看来，像这两面镜子的东西，虽是宝贝，却总不及我的骊珠，是一颗活宝。"说罢，扬扬得意。骊珠叫人摆下一桌酒席，却又叫人先拿两个茶几到院子里去，摆在太阳底下，用东西把两面镜子分支在两个茶几上，把那辰龙寅虎的镜影子照在堂屋当中墙上。然后上来替父母安坐，笑说道："女儿今

天这一桌，虽说不成局面，却也是个风云宴会呢!”中丞乐不可支，从晌午时候直饮到日落西山，方才肯歇。有了醉意，便早早安息。次日起来，到外面会客，巡捕官来回说：“营务处的魏道没了。”中丞愕然道：“他请病假还没有几天呢！怎么就没了?”巡捕官道：“听说是个急病。”中丞就没话说了。照例会过几个客之后，便下个札子，把营务处总办的差委了鲁薇园。薇园深感柏养芝，把他派了铜元局的帐房。柏养芝也算交了个老运，化不到十吊的本钱，博了三千银子的利息，还得了通省最好出息的馆地。这且按下不题。

且说鲁薇园自从得了营务处之后，愈觉得受恩深重，难图报称。这一天遇了龙中丞生日，鲁薇园除送过寿屏如意等寿礼之外，再送了一本戏。这个风声传了出去，各人倒不好落后，于是闹的藩臬首道首府等现住官，各人都送一本；各局的总办、提调，或数人合送一本，或一人独送一本；抚辕里面的文案委员，也合送了一本。闹的足足做了半个月戏。薇园送的戏，排在第五天，演唱做过两出吉祥戏之后，便有一个花旦，拿了戏单到龙中丞跟前请点戏。“中丞看看他，却生得眉清目秀，齿白唇红，甚是可爱，因点了一出《贵妃醉酒》。那花旦便装扮登台，果然是千娇百媚，压倒群芳。此时外场只用一枝笛，越显得他清歌妙舞。中丞欢喜叫赏。那花旦下了台，卸了装之后，又亲自到中丞跟前请安谢赏。中丞细看他，果然生得韶秀可喜，与在台上时又是一般风韵，这种相貌，真是宜女宜男。因问：“叫甚么名字?”花旦垂手答道：“小名叫喜蛛儿。”问：“几岁了?”答：“十七岁了。”中丞点点头。喜蛛儿还周旋了一会，猛抬头，看见珠帘里面一个女子，对着自己目不转睛的尽看，觉得没意思，便向中丞说了个请假，走开了。原来这几天的排场，戏台是搭在花园里一座正厅的前面，正厅便做了客座，却把当中的围屏卸下，挂了一

重日本帘子，以便把正厅后进做女客座，一般的看戏。那日本帘子本极稀疏，虽是隔帘，却看得极透彻，不过隔开内外，是那么一个意思罢了。所以那女子只管钉着喜蛛儿看，喜蛛儿也看得见有人看他。至于看他的女子是哪一个？姓甚名谁？那又是做书的人也不知道，不便乱造谣言，只好等看官们看了下文，仔细去想罢了。闲话少题。

且说当日戏完席散，无事可表。次日又闹了一天，中丞有点倦了，不等客散，先自退归上房。不多一会，骊珠小姐也回来了。中丞道："女儿为甚也老早回来？骊珠道："不知怎的，今天好像有点神思困倦，所以早点回来。"中丞道："本来一连闹了几天，也觉得厌烦了。"骊珠道："正是。头一两天觉着很高兴的，后来慢慢就厌了。觉得那唱的也不甚好了。"中丞道："统共听了六天戏，我看只有昨天喜蛛儿唱的《贵妃醉酒》唱的最好。"骊珠道："正是。难得他扮起来犹如真美人一般；只怕杨贵妃当日也不过如此。然而那么一个人儿，怎么取个虫儿名字？"中丞道："我儿爱听他的戏，我明日再传了他进来唱两出。"父女两个谈谈说说，不觉日落西山，外面男女宾客都散了。一宿晚景休提。

且说次日开演之后，龙中丞便叫传喜蛛儿。承差人遍问各戏班，都不知道，想起那天的戏是薇园送的，便找着薇园去问。薇园道："喜蛛儿本来是京里的相公，今年才赎了身体，要到南边去搭班子，因为有一门亲戚在济南，所以绕道来探亲。我在京里相识他，所以叫他唱一出戏，昨天他已经动身去了。"承差人只得照这番话去回复中丞，中丞也就罢了。有事话长，无事话短。且说唱过十天戏之后，骊珠小姐便十分厌烦，不肯出去应酬了。龙中丞以为他生性喜静，也自由他。等到半个月的戏唱完，稍为清净了点，中丞也为劳顿多日，每天见客过后，便到上房歇息，一切公事暂时都委托了几位幕府老夫子。只见骊珠近来十分清

减，茶饭少进，因问道："你莫非有病？为甚只管不茶不饭起来？"骊珠道："这几天不过人神倦点罢了，没有甚么病。"说时恰值开饭上来，骊珠只用茶泡了一口饭，还吃了一大会，才勉强吃完了。龙中丞道："你这个样子，还说没病！可不要耽搁坏了。"饭后，便叫人请医生来。

请了个本城医生来，隔着门帘，诊过了脉，开出脉案，说是劳顿停食，照着枳实消痞丸的汤头，加减开了几味药出来，说吃两服就好的。龙中丞见说是劳顿停食，倒好像有点意思；因为接连听了几天戏，这种娇贵千金，就要说劳顿了，接连吃了几天酒席，就恐怕有停食了。就叫去撮了来吃。吃了两服下去，如泥牛入海一般，绝无消息。龙中丞急了，叫另请一个医生来，说的也和前医一般，开的汤头也是大同小异。看官！须知抚台衙门一连唱了十多天戏，天天是有酒席的，合济南府的人哪个不知？此刻抚台的小姐病了，病情又是困倦无力，不思饮食，岂有不捉住这个用神之理？近世医生大抵都是如此的，也不能全怪他两个。闲话少提。

且说龙中丞看了脉案药方，便道："前两天先有个医生，开的脉案方子和这个差不多，只怕未必对。"医生道："病源虽是一样的看出来，用药各人不同。吃了晚生这个方子，管保就好的。"说罢，又请将前医的方子给他看了，又批评了前医的几样药；夸说自己的药是如何用意，如何可以得效，然后辞去。这个方子又吃了两服，莫想有丝毫效验，索性闹得睡多坐少，并且多了个长吁短叹的毛病。龙中丞更是急的了不得，令人出去遍访名医，争奈总没有一个看得对的。这一病就是两个月，索性月信也停了，瘦的剩了一把骨头，面色青白，一天有两三次烧热。烧热起来，便觉得两颧上绯红，手心是终日滚烫的，夜间更多了个咳嗽。此时的医生又多半说是阴亏的了。争奈药石无灵，任你对病发药，

也不中用。这两个月里面，把一个龙中丞也急了个茶饭无心，眠食俱废，甚至叫了些和尚道士们，在衙门里诵经礼忏，代小姐祈福；又叫姨太太们半夜焚香礼斗，代小姐求寿。

如此又耽延了半个来月。一天，龙中丞忽然想起鲁薇园是一把歧黄好手，不过不大肯代人诊病，所以朋友们多不知道，自己和他是同乡世好，所以深知他的学问。一向糊涂住了，总不曾想起他来，若是早想起了，只怕女儿的病早好了。想罢，便叫人去请鲁薇园。薇园以为有甚要紧公事，即刻上辕禀见。里面传出来说请到上房里会。薇园一向听得骊珠小姐有病；只因是个小姐，不便过问，及至此时请到上房去会，便明知是请自家诊治的了。提一提精神，进去与中丞相见。常礼已毕，中丞道："小女一病数月，势极恹恹，诸医束手。可笑我一向公私交迫，闹的神乱智昏，把我们老朋友忘记了。今天才想起来。请代小女诊一诊脉，看到底是个甚么病源？订个好方子治好他。我们老朋友，不说谢了。"薇园道："怕职道的学殖浅薄，未必足担此任。"中丞道："在官言官。我们既是私宅相见，何妨脱略些，何必客气！"说着，让过一道茶，才亲自陪了薇园到骊珠绣房外面。丫头们早已把房门帘放下，门外摆了一张茶儿，上面摆两本书做脉枕，茶儿旁边摆了一把椅子，预备隔帘诊脉。中丞道："这是老世伯来诊他，何必多这个事？"叫快撤去了，索性请薇园到房里去坐。

骊珠小姐早已起来，坐在床沿上了。只见他春山锁恨，秋水凝愁，别具一种可怜之色。立起来向薇园福了一福，丫头扶近桌边坐下，薇园宁心静气，低头诊过了脉，看过舌头，方才和中丞一起出了绣房，仍到内书房坐下。说道："小姐这个病，起初是思虑过度，忧郁伤肝所致。那时候如果投以顺气疏肝之品，不难痊愈的；此时病根已深，肝木侵脾，不思饮食；阴火烁金，夜见咳嗽，神志不定，时见潮热，虚损之象已见，恐成思劳。"中丞

道："你背诵医书，我却不懂，请教甚么叫个思劳？"薇园道："劳伤之症，有五劳七伤。那五劳是：志劳、思劳、心劳、忧劳、痰劳，这思劳是由思想抑郁所致。在职道愚见，姑且开一个方在这里，若是就这么煎服，恐怕也不见大效，应得要找点赏心乐事，引得病人开个笑口，然后服药，似乎好些。"中丞皱眉道："有甚么赏心乐事呢？"薇园道："闺阁小姐，每每因为困在深闺里面，以致郁成肝病；若在外头散玩一两天，再选一两个会笑会说的人，在旁边伺候，他自然有开心欢笑的时候。据职道看，最好是送小姐出去逛逛千佛山，或者大明湖，一则散心，二则得点山水清气，再选两个伶俐丫头，在旁伺候。只要小姐心开，肯说肯笑，把心事丢开，这个病就可以不药而愈了。若是只管郁郁不乐，就是变了药店里的蛀虫也是没用。"说罢，开了一剂疏郁舒肝宁神顺气的汤头，方才辞去，龙中丞便把姨太太丫头们乱骂说："好好的小姐住家里，你们容他不得！是要怄他生出病来，你们才得快活！你们怄得他病，自然怄得他好。我此刻也没有话说，只在你们身上医好他便了。"说得众人面面相觑。当下二姨太太便道："方才那先生和老爷说话，我们在窗口外面都听得了。其实我们怎敢怄小姐？那先生说要小姐到外面去逛逛、散散心，不知老爷可答应？若是可行，我们便去劝来，等小姐早点好。"龙中丞听说，点点头。于是二姨太太引了一群姨太太、大丫头，到骊珠小姐香房里去。

不知小姐肯出去逛否？且听下回分解。

阅者诸君，想已知骊珠小姐之病源矣。世间尚有此以礼自持之小姐，吾不觉增无限感慨。且于无文字中，亦可见龙中丞家政尚严，始有此好小姐。阅者勿以吾言为不伦也，观于自由自由之辈，吾于骊珠，且欲尊之为贞淑女子；无端拉之入怪现状中，吾且引为罪过。因记此以自忏。

第十九回　历下亭龙骊珠品泉　红雨轩鲁夫人论药

且说骊珠小姐一病恹恹三个月，阖家大小还不知他的病源。被鲁薇园看出了是忧思成病，务必要散心才得好。龙中丞爱女情切，说不得要稍越礼教，叫家人们备了一只游船，泊在大明湖边，叫二姨太太率领了三四两个姨太太，与及素琴、锦瑟两个大丫头，陪了小姐到湖上去游玩。又拨了一名粗使仆妇、两名家人在船头伺候。时值八月新凉时节，那船上敞了两面船窗，放下鲛绡帘子，陈设了小巧玲珑的紫檀小桌椅。一群人簇拥着骊珠小姐，轿马纷纷，来到湖边。上了船，船户便要开船，忽然岸上来了一个人，头带大帽，家人打扮，手中拿着手版，跳上船来说道："敝上是奉了营务处鲁大人之命，在这里伺候小姐的，特差家人过来禀安。"家人接了手版，交给仆妇送到舱里去，然后自己在外舱垂手照样回了话。骊珠看那手版时，写的是某营某哨弁尽先拔补守备某某等字样。不觉一笑道："我们出来，怎好惊动他们？说挡驾不敢当罢。"仆妇仍旧把手版传了出去，家人拿去还了来人，说过挡驾。来人又道："敝上带了一哨人，分坐了四号船，靠在这左近护卫。"说着又指给那家人看道："那东边的两号，这西边的两号，都是的。"说毕辞去。

忽又一个老妈走上船来，手里提了一个食盒，径到舱里，替骊珠磕头请安，又向姨太太们请过安，然后在怀中取出一张片子，递给骊珠道："敝上给小姐请安，并送上几样粗点粗果，请小姐点饥解渴。"骊珠看是鲁薇园的衔片，欠欠身道："承你们大

人赏，我不敢当。”老妈道：“敝上专豫备了一号火食船在这里，船上有燕窝粥、鲜莲汤、鲜芡宝汤，小姐要吃粥饭，那边一切都预备在那里，小姐要时，只要管家们叫一声就送到。”骊珠道：“那么更不敢当了。我们不过出来闲逛一会儿，怎么你们大人这么费心起来？回去千万替我道谢。”老妈道：“这是便当的事情，小姐倒是太客气了！”说时在食盒内取出四盘点心：一样是牛奶酪酥白糊糕，一样是松子枣泥茯苓糕，还有两样是西洋式的饼。又在食盒下层取出四盘水果：一样是切薄的本湖鲜莲藕，一样是剥净的本湖鲜莲子，一样是上海带来的金山苹果，一样是牛奶白葡萄。又说道：“敝上说小姐的病不要忌嘴，吃了甚么可口就吃点，只要吃开了胃口，病自好的。”骊珠道：“贵上大人实在太费心了，你回去代我说，等我好了，亲自到公馆里去叩谢。”老妈道：“这个敝上不敢当。”骊珠叫赏了他四吊大钱，老妈方叩谢去了。这边便叫开船，荡到烟波深处。薇园备的火食船，紧随在后面。那四号兵船，或先或后，相去总在十丈之外。游船在湖上荡了一转，在历下亭前泊定。二姨太太说说笑笑的，说得骊珠肯到亭上去游玩。那兵船上早已派了四名兵丁，先到亭上去驱散游人，方是一群姬妾簇拥了骊珠小姐到亭上来。果然湖光山色，令人赏心悦目。骊珠道：“果然真山水有趣。我们衙门里的花园也算好的了，怎及得这个敞亮？”二姨太太道：“这个自然。可惜我们不能常常到这里逛，今天是靠了小姐的福，才得开些眼界。”骊珠笑道：“哪里是靠我的福，靠我的病罢了。”三姨太太道：“但愿小姐逛了这一回，把病都送到湖里去了，精神复旧，我们就可以常常来逛了。”四姨太太道：“小姐病好了，老爷又要甚么‘内言不出’起来，哪里还有得出来逛？”三姨太太道：“痴丫头，只要小姐肯撒个谎，说是三五天必要逛一遍湖，不然就要生病的，管保你老爷一定相信。”一句话说的骊珠笑了。

正说笑间，薇园的老妈早又送上一个食盒，在盒里一样样端出来，却是滚得透烂的燕窝粥，还有四盘精细小菜。二姨太太代说过谢谢，便请骊珠吃粥。骊珠早被湖光山色一洗胸中郁闷，觉得精神陡发，便吃了一小碗粥，觉得还香。吃过粥后，又到亭外去看趵突泉（趵读如泡）。这趵突泉就在大明湖当中，说大明湖的湖水就是趵突泉水也可以，说趵突泉水就是湖水也可以。不过那趵突泉是在湖心涌起，终年终日涌个不住，犹如锅里烧的开水一般。骊珠凭栏望了半晌说道："济南名泉七十二，趵突为最。我们既然来到此地，岂可不品泉？"二姨太太听说，便叫人放个瓜皮小艇，到泉涌处提了一桶来。骊珠亲自洗净一个茶碗，舀了一碗要喝。二姨太太连忙止住道："喝不得，小姐要喝，烧开了再喝。"骊珠道："烧开了，就没了真味了。"说罢，喝了一口。二姨太太着急道："小姐千金贵体，好的时候还不叫吃生冷东西；这带病的身子怎么喝起凉水来？叫老爷知道了不怨小姐，却怨我们伺候得不好。"骊珠笑道："喝一口水却遭了姨娘的一大篇话。你不知道，我喝下去觉得清沁心脾，耳目都清爽了，只怕比吃药还好呢！"三姨太太道："我不信这趵突泉有这么的好处，等我也喝一口看。"说罢，舀了一碗咕嘟咕嘟的一口气喝了下去，舐舐嘴，看着骊珠道："怎么我喝不出他的好处？"骊珠看见，笑个不了道："大凡品泉、品茶，都要喝小小的一口，慢慢的尝了滋味，才轻轻的咽下去。谁叫你这样的牛饮来？"二姨太太道："惟其牛饮，所以才和牛嚼牡丹一般，不懂得味道。"说得骊珠又笑了。此时二姨娘早叫人在船上煎起药来，一面说道："小姐说的这么好，我也尝尝看。"于是一群人你一碗，我一碗，都舀来喝。骊珠笑道："此刻不是牛嚼牡丹，却是渴骥奔泉了。"三姨太太道："我就依了小姐，喝到嘴里，细细尝他，到底还是淡水，有甚滋味？真是不懂！"四姨太太道："是些微有点甜甜儿的，比别的水

不同，咽下去那股清凉，也是很好喝的。”三姨太太道：“不信你们的嘴辨得出滋味，我偏辨不出来。”说着，又舀了一碗，喝了一口，咂嘴舐舌，闭着眼睛，不住的摇头。惹得骊珠笑个不住。二姨太太道：“算了罢，不要喝的破了肚子，白天闹脏了裤子，晚上闹脏了床铺。”说罢，叫人把一桶泉水倾入湖里。三姨太太道：“我到底喝不出个味道来。”四姨太太道：“天生这种东西，本来是叫文人雅士品评的，你这种粗人如何懂得？”三姨太太用手羞着脸道：“小姐文雅罢了，你也配文雅呢！算是尝出甚么一点甜甜儿来。”骊珠道：“不关甚么文雅粗俗，其实是粗心细心之别。”二姨太太道：“也有点心理在里面，向来仰慕这趵突泉，以为是了不得的，忽然得尝着了一口，自然觉得是好的。”骊珠点头道：“这也是有的。”众人又说笑了一会便仍到船上去，在各处荡了一回。骊珠吃过了药，直到日落西山，方才回去。上岸后仍旧一行轿马，回衙。薇园派来的兵排了队，护送到衙门，方才散去。

骊珠自从逛过一次大明湖之后，精神略觉清爽，仍旧每日请薇园诊脉。薇园又劝搬到花园里去住。好了几天，又复困倦起来，慢慢的依旧水米不沾牙，并且厌闻人声。问他甚么难过，他却又说不出来。医得薇园没法，只得告知龙中丞，请他多延几位医生商量。龙中丞急的没法，打电报到上海请了一位名医来，诊了几次脉，都说是思虑过度，忧郁成病。龙中丞听了，无非又是拿姨太太们出气。薇园暗暗思量：这一位小姐，父亲看得如掌珠一般，合家人自然奉如祖宗的了，更有甚么不如意事，竟致忧郁成病？此中一定有甚跷蹊。这句话又不便向龙中丞说，因定了主意，打发自己太太到衙门里去问病，觑便对龙夫人说知。

鲁太太奉了丈夫之命，坐了轿子，到抚院内宅里去。他们同乡世好，向有来往的，龙夫人听说鲁太太来了，便迎接进去款

待，自有一番寒暄。鲁太太问起小姐的病，龙夫人叹道："不要说起，这小妮儿累得人也够了！你们鲁大人说他是忧郁成病，就是上海请来的医生也这么说，这个我就真不懂了。我们虽不是甚么上等人家，然而比中等人家总比得上了。父亲疼得他就如掌上明珠一般，要甚么是甚么，姨娘丫头们哪一个敢给他气受？他还有甚不如意的事，何至于忧郁呢？他父亲为了他，天天晚上念《金刚经》，念《观音经》，求他病好。昨天电汇了五百两银子到上海，助陕西赈捐，也是求他快点好的。做父母的心总算尽了，他还是那样。"鲁太太道："便是小姐实在生得好不过，又聪明，又贤德，我们见了，也不由自主地爱上心来；何况自己人，哪个还给他气受呢！这两天病情怎样了？不知可吃饭？薇园也在那里心焦，所以要妾亲来看看小姐，不知卧房在哪里？"龙夫人道："天天劳鲁大人的驾来诊病，此刻又劳动鲁太太看他，真不敢当了。"鲁太太道："我们都是一家，还有甚客气？"于是龙夫人领了鲁太太同到花园里去。除了二姨太太在花园照应小姐外，三四两姨太太也跟了去。

原来骊珠此时住在花园里一座绿云红雨轩中。这绿云红雨轩，共是三间，当中一间，两面开门，一面向南，一面向北，当中摆一架十景橱，隔成两面，叫做鸳鸯厅。厅外种了数十本芭蕉，十多树桃花、红梅之类，所以题做绿云红雨。家人们又省称做红雨轩。东西两间，向日不过随意陈设，此时收拾了东首一间做骊珠绣房，西首一间给陪伴丫头们居住。

且说龙夫人领得鲁太太到了，二姨太太连忙迎出来。龙夫人先在中厅让坐献茶，鲁太太略坐一坐，就到里间去看骊珠。丫头打起帘子，龙夫人陪着进去。鲁太太举目看时，只见骊珠拥了一床蛋青色熟罗秋被，背靠着一个平金红缎大靠枕，斜欹着身子，靠在床上。面色青中带黄，十分消瘦。看见鲁太太进来，便勉强

撑持着坐正了，欠欠身道："又劳鲁伯母的驾了！恕我不能起来行礼。"鲁太太忙道："小姐请仍旧躺下，我是顺路来看看的。近来这几天觉得好点罢？我听薇园说，脉象总是如此。小姐，你自己要保重点，勉强也吃口粥饭，就容易好了。"骊珠道："我也知道，可奈咽不下去。"二姨太太接口道："方才盛了碗燕窝粥，只喝了一口儿汤，就不要吃了。我们这位小姐，不要说是有病，就是没病，饿也要饿坏了。"鲁太太道："快不要如此，总要吃点东西，这病才容易好呢！"又和龙夫人谈论了几句，要了一向的药方来一一看过。原来鲁太太也精通医理的。看过方子之后，便走到床前，伸手把骊珠的脉诊了一会，再把各药方看了一遍，向二姨太太问道："只怕还有点喘呢！"二姨太太道："这两天天快亮时，是有点喘的。"鲁太太问龙夫人道："这上海医生开的方，不知可曾吃过？"龙夫人道："吃过两服了，也不过如此。"鲁太太道："据妾的愚见，不吃也罢了。就病论病，这个病要好，第一先要把心事丢开，是不药自愈的。若论用药，此时是疏肝散郁理气为主。这江南医生，每每不问甚么病，总用上了石斛、蒺藜两样，最容易引病入阴分。"龙夫人道："入阴分便怎样呢？"鲁太太道："这个不好说了。听说小姐月事也停住了，倘使病入阴分，怕的是成痨。"龙夫人道："这还了得！明天快不要他看了！"鲁太太道："也不知他们是甚么用意？宗的是哪一家？就算他们江苏人只知道有个叶天士、费伯雄，《叶天士全书》也不说如此用药，费伯雄虽然没有多著述，就看他那部《医醇胜义》所订的方，也不是如此。这真是近来江苏时医的新法了。"说罢，又谈了一会，方才出来。龙夫人仍让到上房去款待。

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论药一节，愿阅者勿作小说看）。

第二十回　老官医粗心投补品　娇小姐噩梦惊芳魂

却说鲁太太看过了骊珠之后，仍由龙夫人陪到上房里去，又复说起骊珠病情。鲁太太道："论理，小姐这般一个知礼达义的人，生在这样人家，父母又那么钟爱，何至于生出这种病来？妾有一句冒昧的话，不知可说得?"龙夫人忙道："不知有甚见教？我们既是一家亲，就请鲁太太说了罢。"鲁太太道："小姐是曾经读过书，知礼守礼的。小姐年纪说小也不小了，不知向来可曾提过亲?"一句话说得龙夫人恍然大悟道："这倒向来不曾提起过。"鲁太太道："此刻何不和他提一提，冲个喜呢？薇园也是这个意思，不过这句话不便对中丞说得，所以叫妾来告诉夫人。"龙夫人道："这真是医者父母心，我们当真做父母的倒不曾想到这一层，真是费了心。"鲁太太谦抑了几句，龙夫人待过点心，鲁太太便告辞回去不提。

且说龙夫人送过鲁太太之后，便打发人到内书房里请龙中丞。中丞正在那里焚香，正襟念大悲咒，求小姐病好呢。听说夫人有请，只点了点头，把一首大悲咒念完了，方才到上房里去。夫人接着，把鲁太太的话说一一告知。中丞听了，不觉愕然道："我倒向来没有想到这着。然而他是个不出闺门的女子，何至于如此?"龙夫人道："人大了，知识开了。又是个识字的人，不定看了些甚么混帐书，也不定这一班妖姬恣口无忌的说了些甚么混帐话，被他听了，都是论不定的。"龙中丞道："薇园既然虑到这一层，我们就姑且依他说试试看，左右年纪大了，终久是要提

的。”说罢，叹了一口气，立起来，踱到花园里去看骊珠的病。

走到绿云红雨轩前面，只见一个老妈在大院子里桃花树下洗手巾，里面静悄悄地。中丞轻轻步入鸳鸯厅，掀起帘子，只见二姨太太和素琴、锦瑟两个大丫头，默默对坐，骊珠却在床上睡着了。便轻轻跨了进去。二姨太太等连忙站起来，中丞摇摇手。走近床前一看，只见骊珠半闭着眼，仰卧在床，气息恹恹，面如金纸，又不觉叹了一口气。二姨太太轻轻道：“老爷且到外间去说一句话。”中丞听说，又轻轻踱到外面。二姨太太跟了出来，递过一个细瓷小痰盂道：“小姐的病，不知怎样？老爷请看看这个。”中丞接过一看，只见里面都是白痰，痰当中却带着三四条鲜红的血丝儿。不觉吃了一惊道：“是几时起的？”二姨太太道：“是今天才见的。早就想回，又怕冒冒失失的惊了老爷、太太。方才鲁太太来替小姐诊脉，正想说出这个，又怕被小姐听见了。”中丞道：“小姐自己不知道么？”二姨太太道：“不知道的。”中丞点点头道：“拿去洗了罢。不要叫他自己知道。”说罢，匆匆出了花园，仍到上房去，对着夫人跺脚道：“这是那里说起？闹的吐出红的来了！可恨这济南，枉说是个省城，要找一个好医生都找不出来。”夫人听说，也吃了一惊道：“这话怎讲？”中丞道：“我也不知。你去问伺侯的人去。”夫人听说，也不再问，三步两步到花园里去了。中丞也自到签押房里去，叫人去请薇园。

薇园到来，中丞告知原故，薇园道：“小姐不知何故，那一点肝火总不得下去。肝火灼金，乃见咳嗽。此时是肺经受伤的很了，所以带出点血丝来。职道实在学识浅陋，诊治不好。大帅何不叫人打听，这济南城里，想来未必没个名医。”中丞道：“我也这么想。但恐怕靠不住。”薇园道：“也不妨多请几个人参酌参酌，职道一个人的见识到底有限。”中丞道：“那么请哪个呢？”薇园道：“大帅只要分付出来，倘不是好手，他们也不敢引荐得

来。”中丞此时心焦如焚，听了薇园的话，便叫人到历城县去，交代打听几名好医生来。

历城县听见了这个命令，便先叫本县官医上院去伺候。这官医已经七十多岁的了，奉了县主之命。便衣冠上院禀见。龙中丞此时尚和薇园在签押房谈天，闻报，使叫薇园先到花厅里去陪他，顺便考察考察他的医理，自己却到上房去打听骊珠的病情。只见龙夫人已从花园里回来，两只眼睛哭得犹如核桃一般，说：“女儿只怕是不中用的了。”丫头锦瑟又把小痰盂送出来，说方才又吐了一口。龙中丞便叫拿出去给那官医看。那官医在外面细细地对薇园问过了小姐的病情，薇园一一的都告诉了。那官医闭目宁神，听了半天道：“别的都不怕，就怕耽误的太久了。”说话时，历城县又送来了两个医生，一一与薇园见过。恰好里面送出小痰盂来，三个医生轮流看了，彼此又议论了一番，只见家人来说：“请。”薇园便陪了三个医生到花园里去。到得鸳鸯厅时，龙中丞已在那里了。薇园指点见过，行了常礼，便到里面诊脉。三个医生轮流诊过。龙中丞亲自陪到花厅坐下，那官医先说道：“据晚生的愚见，小姐贵脉，六部皆见细弱，乃是气血皆虚之象。此时急进大补之剂，只怕还可得手。”后来的两个医生同声说道：“晚生等也同此意。”龙中丞道：“既如此，就请三位公议一个方罢！”薇园听了，只是皱眉，又不好多说。只见他三个相让到书桌旁边，由那官医秉笔，三个人唧唧哝哝了一会，开了一个十全大补汤来，内中却又加些红花、桃仁、寄奴草之类，双手递给中丞道：“晚生们订了这个方子，求大帅鉴定。”中丞接过一看，只见打头第一样便是吉林人参三钱，便道：“可以吃得参么？”官医道：“早就该吃的了。小姐贵体本是禀赋虚弱，加以久病气血两亏，人参大补元气，用以培元。本方还有一钱交趾肉桂。晚生看得小姐的咳嗽，是虚火烁金所致，肉桂大补命门，有引火归源之

功，命门真火一生，虚火自减，可以止住咳嗽。这本是四君四物合成的十全大补汤。至于红花、桃仁、寄奴草，乃为停瘀太久而设，然而深恐体弱之人担不住，所以每样只用几分。”龙中丞于脉理医道一节向不讲求，听了他一番议论，觉得甚似有理，便把药方递给薇园道：“我们再谈谈。”说时便举起茶杯送客。

三个医生走了，中丞又问薇园：“这方子可用得？”薇园道：“据职道的见识，此时似乎不宜骤补。然而各人见解不同，职道不敢断定吃得吃不得。”龙中丞道：“你只说据你的主意，是吃得吃不得。”薇园道：“据职道看去，似乎不宜吃，还请老帅斟酌。”中丞只得送过薇园，进去与夫人商量。龙夫人道：“既然他们三个人公议的，就何妨吃他一剂试试看。”好在参、桂是自己家里有的，便在方子上圈去了那两样，撮了药来，配了参、桂，煎给骊珠吃了。

且说薇园回到公馆里，天色已断黑，乏的了不得。家人们知道未吃晚饭，便伺候开上饭来。薇园一面吃饭，一面将一切情形，向太太说知。鲁太太大惊道：“这个毛病，如何吃得十全大补？老爷，你如何不止住他？”薇园道：“我已说过吃不得的了。然而这个病是终不会好的了，早点送断了，也省得生人受累。”鲁太太道：“亏你这还是医家之言呢！”薇园道：“这一服药也未见得就送得断。你看我天天投的疏肝理气的药，他吃了下去，那脏腑全不理会，但愿这服药也是如此，那就不至于死了。”说话间吃过了晚饭，略坐一坐，便去睡了。

一觉醒来，听得房门外面似乎有人说话，侧耳再听时，却有人在那里叩房门，说是院上打发人来请。薇园吃了一惊，连忙披衣坐起，取出表来，在灯光之下仔细一看，已是两下半钟。便推醒了太太，自己穿衣下地。亲自开了房门，只见一个家人回道：“院上打发人来请，说小姐有点不好呢！”薇园道：“快预备轿

子！”家人道：“早预备了。”薇园匆匆要水嗽了口，也来不及洗脸，穿上衣服要走。忽然又想起一事，取出一条小手巾，又向抽屉里取出一瓶广东薄荷油，尽情倾洒在手巾上，揣在怀里，方才出来上轿，向抚院衙门而去。

入到辕门，便不等通报，早有家人伺候着，打了灯笼，引到花园里去。进得花园时，只见四下里灯烛通明，真是银花火树，赛似元宵。一径来到鸳鸯厅，只见中丞穿着短打，泪人儿一般哭了出来，一把拉住薇园道：“薇园兄，你今日要救我的老命了！。”薇园道：“大帅且不要忙，小姐怎样了？”说时丫头早通报进去，龙夫人及一切姨太太都回避过了。薇园到得里间，亲自拿起洋烛向床上一照，只见骊珠仰卧在床上，脸色转红，上下唇焦黑，闭着眼睛，有出气没进气的乱喘。便叫声：“小姐。”龙中丞带哭道：“我儿，你看这是谁来救你了？”骊珠也不答应。薇园放下烛台，诊了一会脉。龙中丞把薇园让到鸳鸯厅西面的倚云阁里去坐，那里先有了五六个医生，都在那里商量定方。薇园对龙中丞道：’大帅且不要伤心，小姐是误服参、桂之过，暂时还不碍事。可叫人快取生萝卜、生葱捣了汁来灌下去，立刻就好的。”旁边伺候的家人不等中丞分付，就如飞的去了。不一会取了来，中丞亲自送到那边，龙夫人接过，亲自灌下去。说也奇怪，不到顿饭时，果然不喘了，脸色也不红了，说了一声：“好渴啊！”中丞便叫人问薇园，该喝甚么？薇园道：“喝点西洋参汤罢。如果没有预备，就燕窝汤也好。”里边就依言进了一小杯西洋参。

中国历代谴责小说大系

最近社会秘密史

（清）陆士谔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近社会秘密史／（清）陆士谔著.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 7

（中国历代谴责小说大系）

ISBN 7－5387－1564－9

Ⅰ. 最…　Ⅱ. 陆…　Ⅲ. 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Ⅳ. I242.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6239 号

中国历代谴责小说大系

最近社会秘密史

作　　者：（清）陆士谔
责任编辑：魏洪超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发　　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密云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3435 千字
印　　张：142.75
版　　次：2001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000 册

书　　号：ISBN 7－5387－1564－9/I·1501
定　　价：1280 元

第一回　创奇闻养儿借肚　营新业娶妾发财

呵呵，在下陆士谔，侨寓上海，屈指算来已有十多个年头，稀奇古怪事情，耳朵里听也听够了，眼睛里瞧也瞧饱了，敢夸句大话，凭你精灵鬼怪，要瞒我陆士谔是万万不能。哪知近几年来，上海各社会种种举动，士谔见了也很惊奇骇怪。士谔的朋友见士谔这个样子，便都前来驳问，驳得士谔口哑无言。内中要算沈一帆，嘲笑得最为利害。

沈一帆，名鳌，字厉深，一帆就是他的别号。士谔撰《新上海》时，曾借重他做过书里头主人，现在他既然格外嘲笑我，少不得硬拉他进来，充做本书的线索。当下我就问他："为甚嘲笑我?"

一帆道："云翔一竟吹得好大的牛皮。魑魅伎俩、鬼蜮行为，都瞒不了你两个眼珠子，现在那副惊异骇异神情，自己向镜子瞧瞧，究竟怎样?倘果然瞒不了你，必定是习熟见闻，以为当然了，还惊骇点子什么?"

士谔道："那可不能笑我。我所晓得的，不过是魑魅鬼蜮。魑魅鬼蜮里的魑魅鬼蜮，叫我如何会晓得?你瞧现在上海人各种举动，还是从前人样子么?从前上海人，不过是奇怪两个字。现在是奇之又奇，怪之又怪，并且怪为不怪，奇无足奇，叫我如何不要惊骇。"

一帆道："我也不晓得他是进步，还是退化。"

一帆道："照道德一边讲，自然是退化了。"

士谔道："除了道德，还有什么步可进？"

一帆道："不必谈他了。今天我雇一部马车在，可肯陪我张园去逛一会子？"

士谔道："一帆怎么也阔起来了？跑马市里包着马车出风头。"

一帆道："谁情愿坐甚马车，跑马时光的马车更是没有趣味。外国人赛马，干我们甚事，也要去趁热闹。"

士谔道："外人赛马，中国人赛马车，一般的赌赛呢。赛马的在跑马场，赛马车的在张园。"

一帆道："坐马车的人，哪里有甚比赛的心思，不过趁热闹闲逛逛罢了。"

士谔道："这是你自己这么着想罢了，如何可以推想到别人身上。那些艳女俊男，都趁这几天里头大出其风头，头上的插戴，身上的衣裳，租也租点子来装装场面。那班人到了张园，互相瞧看，互相比赛——发辫哪个光滑，衣服首饰哪个华丽，哪个入时，新光珠哪个粗，钻石戒哪个晶莹，以及袜履之清洁，马车之精良，争奇斗胜，个个都愿赛过了别人，争起一张面子。所以我说中国人赛马车呢。"

一帆道："外国人赛马，是比赛马的速力。"

士谔道："中国人赛马车，是比赛马车的阔绰。总之一句：外国人是赛武，中国人是赛富。外国人样样争强，中国人也样样争强，不过比赛的宗旨各自不同罢了。"

一帆道："这样说来，中国人坐马车是出风头，外国人跑马也是出风头了。"

士谔道："跑马的风头何尝不健，哪个跑了第一，千人鼓掌，万众欢迎，那时光，得意神情正是不可比拟呢。"

一帆道："外国人的风头，我虽是艳羡着，只是没这本领。

中国人风头没什么意思，就是能够，我也不屑。”

士谔道：“你今回怎么有这兴致，坐起马车来？”

一帆道：“洽记里的老板，我替他诊了几回病，他谢我钱不受，死活定要拖我去坐马车，我却不过情，才应允了，不然谁耐烦干这俗不可耐的事。”

士谔道：“坐马车算是俗事，孔夫子第一个俗人了。”

一帆道：“孔夫子一车两马，仆仆道途，岂也是为出风头么？”

士谔笑道：“我也不过说句玩话，难道真个现在那班滑头少年可与孔夫子相提并论么？”

一帆道：“上海地方的人，没一个有一根雅骨；上海地方的事，没一件有点子雅气。”

士谔道：“像你这种雅人，住在俗不可耐的俗地方，终日同着俗人往来酬酢，熏也熏俗了。”

一帆道：“住在俗地方，如果就会熏俗，哪个人雅煞也瞧得见了。”

士谔道：“一帆真自负不浅。”

正说着，忽听隔壁鼎沸也似闹起来，夹着妇女哭骂的声音。一帆忙问“什么？”

士谔道：“无非是争风吃醋，除了此，还有甚事？”

一帆道：“云翔怎么这样的武断，瞧都没有去瞧，就会断定是争风吃醋。”

士谔道：“你也不想想，这里是我的寓庐，左右邻舍，哪一家我不熟悉，断起来自然不会错什么了。现在吵闹的那家是右邻，主人很胖很胖一个大胖子，听说在铁路上做生意的。家里一妻一妾，那个妾还是新娶的呢。当没有纳这妾时光，胖子在外轧上一个姘头，家里妻子不时同他吵闹。有一天晚上，我因替人家

撰了篇序文，睡得晚了点子，翻来覆去，再也睡不熟，到两点多钟，忽听他们吵闹起来。那时候，万籁俱寂，一句句皆听得异常清楚，听得我捧腹大笑，肚肠都几乎笑断。”

一帆道，“什么事？这般好笑。”

士谔道：“初闹时光是妇人声音，听那妇人带哭带骂的道：‘我这种日子不要过了，你给我三钱生鸦片烟，让我吃了，让你去逍遥自在，成日成夜躲在外边，没个人来管你了。’男子道：“快不要这样，你且听我同你讲话。’妇人道：‘凭你讲什么话，我总不愿意听。我进了你的门，几曾享过一天的福，跟着你受苦直到如今。到如今，粗粗有口饭吃，你倒就要逍遥快活了。你也想想饿一顿、挨一顿的时光，倘没有我起五更，爬早起，收衣裳洗，做女裁缝，蓬头赤脚，鸡叫做到鬼叫帮着你，你可就能有今日的日子？你现在吃是吃的饱了，穿是穿的暖了，身体是养肥了，气派是变大了，就嫌我老，嫌我丑，不要我了，另外和年轻貌美的妖精好上了，成日成夜躲在那里，不想家来了。你既是喜欢妖精，蹩脚时光，有本领就去同她好，看她会肯同你这样受苦？恐怕推开你还不及呢。你这没良心的东西，瞧你有好日子过，我做鬼也决不放你过门！’又听男子冷冷的答道：‘这样想不开做什么。我又不是不同你要好，我们恩爱依然如旧。我又不是要快活，去吊人家膀子，我的吊膀子，无非为宗祧起见。你我都是四十往来的人，说大虽不大，说小也不小了，一男半女都没有。吊一个膀子，又不费什么钱，我想揩揩油，或者揩着个把儿子，也是很合算的事，你不是现现成成就有母亲做了么？我不喜欢女色，你也知道的，怎么忽地想不穿起来？和我过不去。’一帆你想，天下凭你怎样算盘精工的人，养儿子总不会揩油的，他连养儿子都想揩油，不是空前绝后的大笑话么？”

一帆听了，也笑起来，随问后来怎样。士谔道：“后来我也

不去听他了。”

一帆道：“他那个儿子，到底揩着没有？”

士谔道：“那可没有仔细，想来总还没有揩着，如果揩着了，那个妾也不见会纳了。”

一帆道：“云翔你听，吵闹的愈加利害了。”

士谔侧耳一听，只听“豁琅”一声，好似摔碎了碗盏似的，接着乒乒乓乓一阵乱响。此时大老婆的骂声、打声，小老婆的哭声、喊声，娘姨、大姐劝解声，邻人拉扯声，男子呵责声，又间着拍桌声、摔碗声、蹀脚声，杂沓并作。

一帆要瞧热闹，走至门口窥探，一点子都瞧不见。只见黑压压一簇都是人，万头攒动，宛似乡村演剧一般。士谔拖住一帆道：“隔壁戏宜听不宜瞧，你怎么也俗起来了？”一帆一笑，也就止了。

一帆道：“这揩油朋友，怎么会纳起妾来？”

士谔道：“他这位姨太太，也没有花过大钱，听说只费掉一百多块钱呢。人材到还去得过。”

一帆道：“价值何其便宜？”

士谔道：“是浦东地方小户人家女儿，也是个真宝货。进门第二日，就前街后巷满街的乱闯，见担买担，零星食物买到手，随走随吃，动不动就打着浦东白骂人道：‘×那娘’，第两个也弗怕舍人。到第三天，逼着男子要去看戏，男子不肯，她就哭着、闹着，吵一个不可开交。”

一帆道：“新娘子家这样的落拓，倒也没见过。可知一个人便宜货贪不得，倘使多费几个钱，总不见会纳着这种宝货。”

士谔道：“这就叫做贪小失大。”

一帆道：“你可晓得上海地方娶妾娶发财的人有没有？”

士谔道：“你问得，那总是有的。然而，我总有点子疑惑，

那情愿做小老婆的人，手里头总不见有甚钱；就有，也瞧得见的。”

一帆道：“这句话可就不确了。像田雨轩观察的女公子久姐，怕少了钱不成？她却立誓愿做人家小老婆，决不肯仿大老婆，她说：‘做大老婆的女子，都因前世做了孽，所以罚到今世来受苦。’”

士谔道：“这种石破天惊的议论，我真从没有听见过。照她这样说，欧美各国不行纳妾的又怎么呢？然而这种奇女子，中国地方也不多的。那娶妾要发财，又用着什么法子?”

一帆道：“你试猜一猜。”

士谔道：“敢是暗纵小老婆秘密卖淫，他却于中取利?”

一帆摇头道：“那也不定是要小老婆做的，大老婆、女孩儿都可以。上海这种秘密堂子，不知有到多少，又何足为奇呢?”

士谔道：“那必是商通了，串那仙人跳、扎火囤老戏了。”

一帆道：“也不是仙人跳、扎火囤，非但不必小老婆，并且也不必大老婆。上海的仙人跳、扎火囤，都是流氓和野鸡合串的多。”

士谔道：“猜不着了。生财的路子不过这两条。这不是，那不是，是什么呢?”

一帆道：“那人把小老婆当做贩卖品呢。”

士谔骇问道：“小老婆也好贩卖的么?”

一帆道：“怎么不可以。这个人住在闸北，去年子连纳了三个小老婆，现在已经通通卖掉，足足赚进三倍之利。他四处八路都托着人，见有年轻女子，只要面孔去得过，价钱便宜点子，就娶到家里来，停过一月、两月，有好户头，肯出高价，就转卖出去。听说他去年子卖掉五、六个小老婆，足足赚到三千金左右。”

士谔道：“竟有这种事情，奇怪极了。我不但没有瞧儿过，

连听也没有听人家讲过。”

一帆道：“你今天有事没事？”

士谔道：“没甚事，不过想到虹口去望一个朋友。”

一帆道：“你的朋友我都认识，虹口去望谁？”

士谔道：“这个人你可不认识，是浙江慈溪人，教育学堂学生，学问虽不见怎样，品行是极好的。碰着他，他总向我讲道德上的话。声、色、货、利，从没有见他谈过，这个人，真是个纯粹君子。我住在上海认识的人，要算他第一个正直呢。”

一帆肃然道：“上海地方还有这样的人？可敬、可敬。我横竖没事，就同你一起去拜拜他。”

士谔道：“怎么这样兴致好？你往常不大肯相与人的。”

一帆道：“庸夫俗子，我一睹他的影就厌烦了。这样的高贤，同住在一地，岂可失之交臂。”

士谔道：“像你这样好士，不要说上海地方，就内地里也不多见。”

一帆道：“此公姓甚名谁？”

士谔道：“姓柳，名浩然，现在虹口开着一个学堂。那学堂原是教会里女教士开办的，柳君在学堂担任教授道学，现在女教士回国去了，学堂无人办理，柳君就自筹经费，接办下来，改学堂名叫‘邦人讲舍’，把高等小学改为中学堂，办理的十分发达。”

一帆道：“此公也是个宗教家了？”

士谔道：“柳君虽也崇奉耶教，但是行为、议论却与寻常腐败牧师不同。他常向我说：‘上帝地狱之设，正为那一般传道牧师，借着天地之名诳骗钱财，逸居无事，多行不义。’”

一帆道：“照这样说，此公也是愤时疾俗一流人了。”士谔点头。

一帆道："虹口路很不少，我们坐着马车去吧。"

士谔道："好是很好，只是叨你的光了。"

一帆道："怎么云翔也俗起来了。洽记马房离此不远，我们就走去坐了吧。"于是一帆、士谔踱出寓庐，顺步到洽记马房。那账房先生是老板吩咐过了的，招接得很是殷勤。一帆请他随便配一部车，他就叫马夫配了部极讲究皮篷橡轮车，那只马也很是神骏，身上黑毛，卷光滴滑，扬头喷沫，大有举足腾空之势。账房又叫装上两盏药水灯，一帆向账房道："随便配部木轮车就完了，又何必这样的讲究。"

账房道："这是老板吩咐的。"

一帆谢了账房一声，同士谔跳上马车，马夫拉动丝缰，举动一挥，车随马转，飞一般的去了。

欲知此去见着柳浩然与否，且听下回再讲。

第二回　柳浩然初现真面目　中学堂大起醋海波

话说一帆合士谔坐上了马车，风驰电卷，霎时间早到了虹口，望见“邦人讲舍”的门口。门外种着疏疏几株杨柳，士谔道：“到了。”随命马夫停车，二人下车。仰望门上那块黑漆白字大横额，写着“邦人讲舍”四个大字，笔势很是苍劲。双门紧闭，门上装着电铃枢纽，士谔举手连按四、五下，不见有人开门。

一帆道：“敢是没有人在里头么？”

士谔道：“他没事不大出门的，就是浩然出了门，学堂里别的教员总也在。”

一帆道：“好了，有人在开门了。”

忽见双门洞开，墨黑一团东西冲将出来。一帆、士谔齐巧当门而立，刚刚冲个正着，站脚不住，一齐跌倒。忙着爬起身瞧时，齐吃一惊。只见两个男一个女，扭成一团。内中一个正是柳浩然；还有一个，认得就是学堂里的英文教习。那个女子却不认识，估量去总是堂子里的大姐。弄得士谔、一帆都不懂起来。那一帆不认识浩然，倒还不十分惊异；士谔平日见惯他的规行矩步，现在目睹这怪异行状，真是出于意外，早惊得目定口呆。

浩然一眼瞧见士谔，羞得置身无地。想要逃时，无奈辫子被英文教习拖住着，没处奔逃，急得他央告道：“谢谢你，放了手，我可不敢同你争了。我有朋友在，求你顾全我一点面子，有话缓天儿再说。”

英文教习道："我和你巡捕房去讲。你剪了我的边，还要同我争风，天下可有这个道理？你是讲道学的呢！"

士谔皱眉道："惭愧惭愧，惶恐惶恐。"说不得，只好上前去解劝。

那英文教习见有人来劝解，趁势站起身，一手依旧抓住浩然辫子，申诉道："你们两位替我评评这段理。"

士谔道："究为怎么一回事？尊驾和浩然是老同学呢。"一帆才晓得那瘦子就是柳浩然，面上顷刻露出不高兴样子。只听英文教习道："不是老同学也还罢了，正为老同学，才不该呢。这个学堂，原是英国丽女士开办的，浩然是本学里的学生。读了四、五年书，英文虽不见怎样高明，土白《圣经》却是烂熟不过的。那时光，学堂里齐巧缺一个道学教习。那道学教习，每日对着学生演讲点子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等，土白《圣经》、唱唱赞美诗、祷告祷告，功课虽不重，却没人肯充当。我就竭力的荐他。丽女士见他人还像方正，就派他在本校里担任道学，月给薪水洋五元。这五块一月的生意，不是我，谁肯照应他？

"后来，丽女士有事回国，学堂没人办理，势将解散。浩然同我商量，何不接了下来，我们几个人合办下去？我就问他怎样一个办法。浩然道：'你老哥担任英文、算学、国文教习，何君担任国文、历史、地理，我担任小班英文，小班国文由我们三个合开。大家不取薪水，收下来学费，除去房钱、伙食，尽多几许尽着派，三一三十一，一个人不许便宜，一个人不许吃亏。'我就问他：'这样办法，我们太吃亏，你太便宜了。你通只赚得五块钱一个月，何君一月有到二十块钱，我一月有到四十块钱，现在我们合你公折，不是太便宜你了么？'那时浩然向我作揖央告，再三的恳求。我说：'总要和何君商量，何君答应了，我总没有异议。'先生，我这几句话，无非是推托之辞。哪晓得他本领非

凡，不知怎样一阵甜言蜜语，把何君骗的答应了，同着何君再来见我。先生，我生平最是重情，何况话已出了口，自然不能再翻悔了，当下只得答应了，然而心里终有点子不服。暗地托人寻生意，想寻着一头生意，这里的事不高兴干了。

"浩然得着消息，唬得魂不附体，赶到我房间里，跪在地上，别朴别朴，连磕了八、九个响头，口口声声叫我救救。我倒被他唬了一跳，问他何事。只见他两泪交流的道：'你老夫子一走，这学堂就开不成了。你和何先生有着本领，外边去，不怕没有饭吃。我一无所长，是瞒不了你老人家。除了这学堂，还到哪里去拿五块钱一月？不生生的饿死么？可怜我还有五十多岁老娘，靠着我养活呢。求求你行一个好事，帮我一年半载。'说着，碰头不止。我瞧他那副惨苦情状，比了新死爷娘还要利害，不觉可怜起来，遂向他道：'是了，我不出去，准定帮你几时是了。只是你总要多担任点子事务才好。'他就答应了收支、庶务两职。

"谁料他心怀不良，兼了收支一职，就把学生交进来的学费，一古脑拿回家里去。问问他，他倒翻转面皮说：'此事你们不必干预，你们做教习的，管清了教科一门，就没你们事了。'我气极了，问他：'说点子什么话，学堂是哪个开的？我们也是学堂老板呢！'他竟敢说：'你们做老板，拿出过几多钱来？'我问他：'当时三个人合办，不是你说的么？'他竟回我说：'没有说过，你说我说时，可有什么凭据？合开店，总也有议单合同，现在议单合同在哪里？请拿出来瞧！'我们问他：'你算什么呢？'他回说：'我自然是校长了。'"

士谔听到这里，恍然道："怪不得前月浩然告诉我，教习同自己过不去，想把他们送进巡捕房去，又恐坍了学界的台，只得认个晦气，多给他们几个钱。想来就为这件事了。"遂问："尊驾同他起交涉，可是上月的事？"

英文教习道：“怎么不是上月。我见他居然自认为校长，气的话都说不出，遂到何君房间里，告诉了何君。何君道：‘这还了得，我去质问他。’何君问他为甚反背原议。他道：‘原议有甚凭据？就算当时有过这么一句话，不曾写立议单，只当讲玩话罢了，这是一端。再者，学堂里台桌几椅，一切生财，都是我办来的，你们两位并没有费过一个大钱。’何君道：‘生财是人家捐助进来的，怎么好算你办的？’浩然回说：‘捐是我去劝的，东西的主人，就是我伯岳，他不看我份上，肯贸然捐进来么？’我见他无理已甚，就劝何君不必同他争论了。算我们自己倒运，上了这回当，这是自己没有见识的缘故，叫他送出薪水来，我们拿着走是了。他定管不肯，说：‘满了一学期，自会送上，现在不便。’我们因见正月已经过去，学堂都已开学，教习都已定当，走出去，也不定管是有生意。且在这里帮帮他也好，就此敷衍下来。从此以后，他便常常摆出校长面孔来对待我们。”

士谔道：“今天为甚扭架？那位女子又是谁人？”

英文教习道：“那是我的表妹，在堂子里做大姐的，因见我在这里，常来逛逛。姑表兄妹要好，也是很寻常的事。哪知浩然一副像煞有介事面孔，常向我说：‘教育重地，妇女不能任意出入。’又说什么名誉要紧，名誉是第二生命。先生，他果然规矩也还罢了，哪里晓得，鬼鬼祟祟，暗地里早和我表妹勾搭上了，只把我瞒得鼓一般紧。今日也是合当有事，我齐巧有事走过他房间，听得男女讲话之声，那女子声气，很有点子像我那表妹，不禁狐疑起来，推一推房门，又是闩上的，越发放心不下。可巧，那板壁上有一个小小窟穴，我就凑上去一瞧，见榻床上帐子也不放下，一目了然，横着两人，搂成一块，一个男一个女，女的分明是我表妹，男的不是别人，正是一竟假充规矩人的柳浩然！先生，凭你是谁，自己相好被人剪了边去，哪有不怒之理？我就大

喊一声，把那扇房门三拳两脚一阵打，打掉了，跳进去问他。谁料，他倒向我不依起来，说我惊唬了他，所以我要拖他巡捕房里去，索性坍坍他的台。”

士谔听罢，不觉骇然，暗想：柳浩然这样一个人，满口的深仁厚泽，满脸的恺悌慈祥，谁料居心竟这样的险诈，行为竟这样的卑鄙，知人真是不易。瞧浩然时，低着头一言不发，脸上露出十分羞愧的样子。一帆拖士谔衣袖道：“我们不必进去了，回去吧。”

士谔道：“他品行虽坏，在我跟前却没有坏过，朋友终是朋友，现在在急难之中，我安以可坐视不救？”

一帆道：“也好，我在前边闲逛，你了过事就来。”士谔答应，一帆高瞻远眺，踱向前边去了。

士谔向英文教员道：“有话请里边去讲，在这里扯扯拖拖，很不雅观。二位都是清高人物，新学界名誉要紧得很，恳求二位，瞧新学界三字上，将就一点子吧。”这英文教员虽是冥顽不灵，被陆士谔轻轻几句话，竟说得诺诺连声，一点子不敢违拗，放开柳浩然，向士谔道：“先生的话不错，就请一同进去吧。”

浩然此时像逢着郊天大赦，不及客气，早一溜烟进去了。那大姐向英文教习道：“哥哥，你须不能怪我，我有点子事情先走一步了，有话停会子再说吧，我在小房子里等你。”说着斜溜了一眼，溜得英文教习魂消魄醉，不由你不答应。

看官，世界上势力最大不过就是女子，女子所以有这样势力，大半就靠这流星般一对秋波，凭你怎样大不了事情，只要心上人一顾、一盼、一笑、一颦，那股盛气就有一半自然而然消归乌有乡了。再说上几句软话，灌上一泡迷汤，有甚不了的事？所以我向人家说，辩士的舌锋、文士的笔锋、武士的剑锋虽是利害，比起女子的眼锋来还差着多呢。有了女士眼锋，其余三锋就

无足为用了。不信时，只要瞧这英文教员，一团盛气，大有势不俱存的气派，竟被大姐双眼一溜，就溜得骨软筋酥，面孔上顷刻露出嘻皮魆脸神气，向大姐道："好好，你走吧，这里没你的事，我愿你永远不要来，要会面时，我自会到你地方来。"大姐听着一笑，一扭一扭去了。

英文教员向士谔道："先生请吧。"二人进了学堂会客所，浩然已先在那里恭候。士谔开言道："浩然先生，今天这桩事情，幸亏碰着了兄弟，倘果然扭到了巡捕房，报纸上必定要登载出来，你们两位的脸面不要说，新学界上闹出这种话巴戏（沪谚'话巴戏'，笑柄也），叫兄弟也难见人。事情的谁是谁非，谁曲谁直，且都不必讲，不怕你们恼我，既然喜欢风流放荡，也大可不必冤屈在学界上，学界是苦恼地方呢。"两人听了这话，一起愧悔交集，齐向士谔认过，情愿自新。士谔方才欢喜，谈了几句，辞着出来。

一帆已候的不耐烦了，跳上马车，马夫挥鞭疾驰，风驰电卷，两旁房屋飞一般向后倒退。一帆道："学堂可以为阳台，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士谔道："我再不料，柳浩然这样方正一个人，会演出这般的怪状来，奇极，奇极。"

一帆道："这是你自己两眼不识人之故。"当下便命马夫驱车到张园。一路上，车马络绎，只是车中坐的都是碧眼紫髯之辈，本国士女很是稀少。

霎时已到张园，见清冷的同平日差不多，安垲第里头泡茶的人，不过六、七桌。士谔道："时光还早么？怎么人还这样的少。"一帆摸出表来瞧时，长针在一点，短针在四点，四点钟已经敲过了，遂把表给士谔瞧，道："怎么还早，四点钟都敲过了。"

士谔道："往常年间，逢着跑马，张园里马车、汽油车停的结结实实，安垲第弹子房，俊男艳女穿来穿去，像蝴蝶一般，衣香粉气荡人心目。那马车进园时光，马夫必定扬鞭急驰，越快越占面子。不是直走安垲第，必由东偏小径，到光华楼前停住。那几个坐汽油车的阔少，更是举头天外，傲然自喜，斜睨着那些马车，很露出不屑的样子。坐马车的朋友瞧着汽油车，张口瞪目，那副艳羡的神情，直是描画不像。就去年秋赛的一回，也热闹的了不得，曾几何时，竟变成了这个衰败样儿。"

一帆道："云翔，你可晓得为甚这样的衰败?"士谔想了一想，就说出一番道理来。欲知何语，且听下回。

第三回　游张园盛衰感今昔　购橡股成败论英雄

话说士谔听了一帆的话，答道："这有什么难知。现在时势日非，祸患日亟，江、浙、湘、鄂，叠被水灾，国会请愿又遭驳斥，朝臣务为厚敛，小民无计求生。日俄两强国，又在这时候议结协约，协约的内容我们虽然没有晓得，猜起来总是有害无利，这是可以说得定的。万一协约成就，满洲、蒙古、西藏，各处地方恐怕就要保不住了。这么着一想，瓜分之祸就在目前。我们不久就要做亡国贱民了，魂惊魄动，寝食难安，哪个还有心绪坐什么马车？游什么花园？出什么风头？想那班出风头的阔客，筹议赈捐、筹议海军捐，正在忙一个不了呢。"

一帆笑着："我且问你，出风头的阔客，是中国人不是中国人？"

士谔道："你的问，奇怪的很，我真不懂是何意思。你难道还不晓得，出风头都是中国人么？都是中国人里头的富商大贾么？都是上海的有名人物么？"

一帆道："却又来！中国人的性情，你难道还没有晓得，中国人哪一个有国家思想？中国人兴也罢，亡也罢，只要不败到自己的营业，不亡到自己的家计就完了。至于赈济一层，更是不对。中国人都是各自顾各自的，凭你荒到怎样地步，只要自己有着饭吃，此外都可以付之一笑。"

士谔叹道："一帆，我们中国贫不足患，弱不足患，实业不兴，海军不立，一切都不要紧，独是人心世道弄到这个样子，就

没有日、俄、英、法各强国来转我们的念头，也未见能够不亡呢。你瞧，自庚子到现在，变了几多的旧法，行了几多的新政，现在国势，比了庚子以前如何？不依旧是个老样子么？可知人心世道不先振顿，凭你怎么好法子，行起来都没有效验的。古人说的好：'得才智之士百，不如得气节之士一。'所以我交朋友也是如此，总要交有气节的人。"

一帆笑道："你和我方才去拜的那位柳浩然，才是气节之士呢。"说的士谔也笑了。

士谔道："园里这样冷落，车马这样稀少，究竟为什么事？"

一帆道："为什么？都受了橡皮股票影响呢！"

士谔道："原来橡皮股票果然跌价了。"

一帆道："岂止跌价，现在竟十不值一。"

士谔道："这是我预早晓得的。"

一帆道："你又怎么会晓得？"

士谔道："我那时曾有一个短评，登入《告白报》中，你总也见过。"

一帆道："是呵，就在第一号《告白报》中。你一说，我就想着了，记得短评句子是：

'外人之论吾国人也，谓中国人缺少冒险性质，吾独谓全世界人冒险性质之富，莫吾国人若。于何证之？证之以股票之贸易。近数日间，橡皮股票价值时异日变，瞬息万状，则以吾国人购股者多也，揆吾国人之购买股票，固未尝计其货物之果畅销与否，公司之果发达与否，不过希望股票腾涨，发一大财耳。其冒险为何如？虽然，吾为此惊。'"

士谔道："你记性倒好，竟然一字不遗。"

一帆道："那时，上海商人见了这个短评，倘然能够觉悟，现在市面何至这样衰败。"

士谔道："吾国人素来轻视报纸，何况《告白报》又是新出版的，自然格外不足重了。我那时就喊破喉咙，也没中用呢。"

一帆道："现在追想起来，你那个短评，一个字一两金子也不贵呢。"

士谔道："我那文字平常的紧，如何当得起这个价值。"

一帆道："早听了你的话，一千多万银子不送给外国人了。"

忽听一人道："谁把一千多万银子送给外国人？"

一帆、士谔都唬了一跳，回头看时，士谔见那人洋装打扮，瘦骨伶伶的身体，贼脱嘻嘻的面孔，估量去，不是善良之辈。一帆起身与那人招呼，口称"芍翁"，那人随便坐下，见士谔衣衫不甚光鲜，也不高兴来招呼，只与一帆两个高谈阔论，谈一个不了，论一个不休。

只听那人道："哪个气量这样大，送外国人送到一千多万银子？"

一帆道："讲购买橡皮股票的，拆本拆到一败涂地，通算下来，不有一千多万银子么？"

那人道："橡皮股票么？噢——我想着了。记得二月初头，我同了个朋友，堂子里去打茶会，走进迎春坊，就听得巷堂唱曲声、胡琴声、打牌声、笑语声、喝酒声，纷纭杂沓，耳朵都几乎震聋。等到跨进相好院里，楼下厢房五魁八马，六七个客人，拳豁得正高兴。楼上外国房间有人在碰和，正房间也有客在。一个大姐引我们到亭子间坐下，倒上两杯茶，略略应酬几句就去了，瞧她情形像很是忙碌似的，好半天不见一个人进来。我等的不耐烦，就从门帘隙里望进去。见前房摆着一台酒，主位上坐着个很漂亮的小伙子，头上留着一寸多长前刘海，一条油松辫，梳得滴

滑精光，架着金丝眼镜，衔着支雪茄烟。身上穿的是白灰杭线缎灰鼠袍子，一色的马甲，执着酒壶，殷勤劝酒。背后坐的，正是我那相好。只见我那相好，称他为小师姑，瞧了那副亲热情形，晓得他们交情并非泛泛。第一位上坐着个麻脸胖子，满脸的笑容，宛如庙里塑的弥勒佛，手里拿着一张印有外国字的纸头，翻来覆去，不住的瞧阅。瞧了一会，嘻着嘴不住的笑。旁边坐着几个，一个瘦子，苏州口气；一个宁波口音的，黑苍苍面孔，矮胖胖身材，和瘦子两个谈股票情形，很是熟悉。只听他们讲的什么西乃皇、甲隆浜、达昌，我是一点子不懂。后来相好进来，我问她，她告诉我，做主人的绰号叫小师姑，家里开着钱庄，那几个大半都是钱庄老板，他们都是买橡皮股票发的钱。我那时没有晓得什么叫橡皮股票，就问那朋友。朋友告诉我，汇丰银行替星加坡橡树公司经手售卖股票，才十多天，买股的人十分拥挤，橡皮股票价值一天天飞涨起来，从十多两涨到几十两、一百多两、几百多两，现在已有一千几百两了。十多两银子的股票，隔了一夜，就变成几百两，两夜就变成几千两。这几天，一天里倒有五、六个行情呢。时时涨，刻刻涨，有着股票，比了掘藏窖金还在快活。掘藏窖金，还要费点子气力，并且究竟有点子拿不稳。我问：‘万一股票不涨上去怎么样?’朋友道：‘那是断没会的，只有拿着雪白银子，要买股票买不到手；哪有买到了手，反忧不涨之理?’我心里不觉大动，恨一时没有现成银子，有了银子，也好买他几股，过几天现现成成，一个富家翁是稳拿的。心想到亲戚家告借，告借倘然借的到手，那发财两字依旧有点子巴望，心里辘轳般不住转念头。忽听朋友道：‘走吧，时光不早了。’我只得答应着，走到门口，见前房喝酒的那班客人也散了，有的坐汽油车，有的坐马车，各带了相好，电掣风驰而去，我见了十分艳羡。

“回到寓里，睡在床上，眼望着帐顶，转了一夜的念头。到明朝，就到亲戚朋友家张罗银子，走去奔来，可怜白忙了十多天，半个钱没有借着。我那时十分的懊恼，那朋友不晓得我心事，拖着我戏馆、堂子，各处乱闯。承他好意，无非要我解掉点子愁闷。哪里晓得，到一处就触着我的心事，仅增添了无数愁闷。”

一帆听到这里，就插问：“为甚缘故？”

那人道：“凡酒楼、妓院、戏馆、花园，没一处不碰着那几个发财人，瞧了他们那副志得意满神情，不由人不气。后来，我有事到杭州去了三个礼拜，回到上海，仍旧同着那个朋友酒楼、妓院、戏馆、花园各处乱逛，可也作怪，前回瞧见那班发财人，一个也不见了。有一天，路上碰着了那个麻脸胖子，不觉大吃一惊。”

一帆道：“芍翁为甚吃惊？”

那人道：“麻脸胖子当时是弥勒佛似的嘻着嘴，不住的笑，现在却不对了，愁眉苦脸，一副苦恼形状。我很是奇怪，问朋友时，朋友道：‘现在橡皮股票大跌了，他们当时购股票赚进的钱，这会子通通还掉还不够，都在走头无路呢。’一翁，我听了朋友这话，心里就非常的快活。幸得那时没有现成银子，幸得亲戚朋友都不肯借给我，不然可就坏了，哪里还有现在这安逸日子过？”

一帆道：“橡皮股票锋芒的时候，上海地方，不论做生意人，不做生意人，男的、女的，个个抢着买，只要是橡皮股票，就以为财神菩萨请在家里头了。不问是老股，是新股，橡树是怎么一个样子，种在怎么一个地方，公司开在哪里，股票原值几何？都没有知道，盲奔瞎撞，你闹我嚷，真是可笑的很。”

士谔插口道：“听得人家说，那时光，汇丰里因为买股票人拥挤不过，恐怕闹出事来，用了两个红头黑炭守门，印度佬扬着

木棍赶，再也赶不开，人家还死命挤进去。听说比了转轮王处抢人生还要利害。”

一帆道：“这班人也是犯贱不过，苏浙铁路公司客客气气，优待着买股的，他们倒都不肯去。橡皮公司雇了印度佬，扬鞭驱逐，他们倒都拥得去，敬酒不喝喝罚酒。”

士谔道：“别的都不要紧，跑马盛会落寞得如此地步，上海市面恐怕就此不起呢。”

一帆道：“云翔，我真佩服你有先见之明，只是那时怎么就会知道呢？”

士谔道：“其进锐者其退速，那是一定不易的道理。”

那人问一帆：“什么先见之明？”

一帆指士谔道：“此位陆君，是兄弟的老同学，广有见识，举国若狂的时候，就料定橡皮股票马上要失败，在报纸上登过好多个短评。”

那人才向士谔拱手道：“贵姓是陆，台甫没有请教。”士谔道了姓名，回问那人，才知那人姓童，号叫芍卿，镇江人氏，在法界崇圣学堂教授法政。

一帆道：“芍翁有暇到这里来，敢是贵校逢跑马也放假的么？”

芍卿道：“不为跑马，敝校今天齐巧有点子小事，放一天假。只因敝校的房子旧不过了，所以人口不甚太平，每天晚上就要鬼出夜，历历碌碌，吵闹的不安静。这几天越发不好了，竟新来了几个缢死鬼，夜夜现出形来讨替。”

士谔忍住笑，问道：“缢死鬼怎么要讨替？”

芍卿道：“大凡缢死的人，不得着替身，再也不能够投人身。像阳世官府，总要后任到了，前任才能够离任。”

士谔道：“必是缢死鬼也有一定额子的了？”

芍卿道："那个自然。"

士谔道："候补人员有没有？"

芍卿道："总也有的。"

士谔道："足见芍翁博学，阴间的官制也都熟悉，好似做过一任阴间吏部似的。"芍卿听了，只道是恭维他，随便谦恭了几句。

士谔道："有了缢鬼便怎样？"

芍卿道："兄弟早知道不妥当，这几天常常闻着水粉气，昨天果然有个学生，没缘没故上起吊来了。幸亏茶房看见了，救了下来，总算没有闯成祸，随即叫人送了他回去。今朝堂长请了十多位道士，在学堂里作法事，净宅驱鬼，所以兄弟闲着。"

士谔道："芍翁怎么晓得贵校里有鬼怪？鬼怪这东西是视之无形，听之无声的。叫兄弟就住他一百年，再也不会知道。"

芍卿道："然而不然，鬼怪有时竟也活龙活现。敝校里堂长，有天傍晚时光走过课堂，见黑板边黑黑一团东西滚将过来，唬得他老人家毛发直竖，要想喊，偏偏舌头不被他作主，再也喊不出声。当夜就发了寒热，他夫人请了个仙人看香头，看出来，说是碰着了吊杀鬼。"

士谔道："那必是贵校学科完备，这个吊杀鬼特来留学的。"

一帆道："你又要武断了。也作兴鬼王派他来调查学务，以备回去举办学堂呢。"

芍卿道："不必取笑了，兄弟今天还有点子小事，少陪了。"

一帆道："尽管请便，尽管请便。"芍卿取帽子在手，向两人一点头，摆摆摇摇去了。

士谔道："怎么学堂里头有这种奇怪的事？上海总算开通地方，偏偏出奇事情都出在上海。"

一帆道："上海之大，无奇不有。这两句话你难道没有知道

么?”

士谔道:“奇到如此,奇之极矣。”

一帆笑道:“那又何足为极,比他再奇的事不知要有多少。”

士谔惊问:“再有奇的事么?”

欲知一帆说出什么来,且候下回分解。

第四回　历史课芍卿出奇谋　镶边酒浩然闹笑柄

话说一帆道："你要问奇事，不消别地方去找，就童芍卿身上搜搜，也有十多桩呢。"

士谔道："童芍卿有这许多奇事？请你讲几桩我听。"

一帆道："芍卿本是个阔少爷，这几年家计消尽了，蹩了脚，不能过日子，才吃这碗学堂饭的。学问有限的很，却与堂长异常要好，所以竟兼了三五个学科。众学生嫌他文理荒谬，多不肯上史学班。芍卿恐怕坍台，遂思得一计——把岁数小点子的学生认为干儿子，每天上课时买了许多太史饼、状元糕，藏在袖子里，骗他们上课。那些孩子见有东西吃，便都高兴的了不得，一到课堂，你争我抢，闹的一片声怪响。有一天晚上，课堂里不知怎样，泼翻了一盏火油灯，熊熊炎炎，顷刻烧将起来。芍卿见了，不慌不忙，向火跪着，别朴别朴，连磕十多个头。"

士谔道："做什么磕头？"

一帆道："他心里想几个头把火磕灭下去。哪知磕了许多头，火神爷依旧一点子面子都不肯给。芍卿才慌了，喝令众学生一齐磕头。幸亏几个大点子的学生不肯听从，帮着茶房灌救，才扑灭了。后来大学生有黑板上写一首诗，嘲他道：

干父干儿分外亲，
抢来糕饼不均匀。
讲堂忽发寄生草，

不信宵来降火神。

这桩事奇不奇?”

士谔道:“果然奇怪。”说着见天色晚将下来,遂道:“我们回去吧。”

一帆道:“且左近逛一会子,再走不迟。”

二人举步出了安垲第,抄到弹子房。见弹子房里走出三个人,挨身擦过。一个装假辫、戴金丝眼镜的,一眼瞧见一帆,招呼道:“哎哟,一翁也在这里,来了几时了?”一帆立住身,与那人周旋了几句,那人就问士谔姓名,士谔说了出来。那人肃然道:“原来是云翔先生,久慕的很,幸会、幸会。”

士谔谦恭了几句,回问那人。那人道:“姓宋名廉,表字泮渔,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生,新授法政科进士,蒙上头恩典,派在铁路上当差。”再问他两个同伴,泮渔道:“都是敝同年。”指一位黄胖脸、近视眼的道:“此位杨匡时君,是美国毕业生,工科进士,新选浙江知县。”指一个赤鼻头麻子道:“这是文科举人,内阁中书戚直之君,日本毕业生。”士谔、一帆与匡时、直之是初见,免不得世故一番。泮渔道:“我们一见如故,兄弟今天在旅泰请个客,现成菜司,就邀云翁一同去叙叙,万勿见却。”回头向一帆道:“方才亲到宝行,适一翁公出了,没有碰面,现在一起走吧。”

一帆还未开口,士谔早辞道:“泮翁赏饭,本当奉陪,奈今天还有点子小事,谢谢了。”

泮渔一把拖住道:“云翁不肯赏脸,是不当兄弟朋友了。一翁,肯你替我邀一邀。”

一帆道:“云翔,既是泮翁这般说了,就一同去吧。泮翁为人很是直爽,与我也很知己。”士谔见一帆如此说了,倒不好意

思过于推辞。于是各人坐上马车，泮渔等三人一部，士谔、一帆一部。

出了张园，直向泥城桥一带跑来。一帆道："往年跑马时光，这条路上衔头接尾，走成一线，现在竟寥落如晨星了。"

士谔道："记得每逢跑马，中国人马车，静安寺路不准行走的，所以出风头朋友，张园回来，只好在卡德路、白克路一带扬鞭急驰，卖弄得意。"

一帆道："那都是些快马车。"

士谔道："快马车，巡捕房要干涉的，动不动就要罚钱。"

一帆道："上海的马夫何等蛮横，一时哪里罚得怕？有几处地方是著名跑快马车的：大新街上，北自春桂门前，南至五马路口；泥城桥沿浜，自泥城桥南至六马路；卡德路至白克路。"

士谔道："听说马夫驰马车到这几处地方，不跑快马车，马夫淘里都要笑他没中用的。他们跑快马车，无非是争英雄、夺好汉，一片好胜心思。"一帆点头称是。士谔又问："宋泮渔是何等样人？你几时认识他的？"

一帆道："也是初交，你瞧泮渔这人如何？"

士谔道："那如何会晓得，我和他认识得不满十分钟。"

一帆道："我看此人豪爽的很，是很有点子丈夫气，相与着这种朋友，未始无益。"

士谔道："朋友自然多一个，好一个。"说着，马车早过了泥城桥，向南沿浜一带行去，霎进已到旅泰门口。

泮渔等先到，下了车候在那里。士谔、一帆下车，一同进内。泮渔定的是三号，西崽引进，众人随意坐下。泮渔写请客票付与西崽，随即请众人点菜。众人各拣爱吃的点了几样，无非是炸板鱼、法猪排、虾仁汤之类，也不容细表。又请众人叫局，士谔第一个回没有相好，不叫了。一帆也说清淡很好，何必叫局。

泮渔只得和匡时、直之各自开了一张，付与西崽去了。

恰恰请的客来了，泮渔起身招呼，众人便一齐起身。只见那人，银盆似的一张大圆脸，肥猪般的一个胖身躯，穿着一身宽袍阔袖衣服，衔着支雪茄烟，将右手三个手指承着，手指上亮灿灿三只钢钻戒子。见了众人，满面堆笑的打恭招呼，右手手腕上露出五、六两重的一只金镯，左手大拇指上套全绿翡翠班指。好似恐怕人家不晓得是有钱，特靠这几种东西做一个招牌儿。士谔不禁暗自好笑。众人归座，那人见一帆、士谔都是面生的，就请教姓名。泮渔忙答道："此位陆云翁是当今大著述家，大名就是'士愕'两字。这位沈一翁，是银行会稽员，也是当今名士，与兄弟都很知己的。"又向一帆、士谔道："这位周道生先生，是西邦中大实业家，闸北晋祥面粉厂就是道翁创办的。"士谔随俗敷衍了几句。

泮渔请道生点菜，道生道："你们点点子什么？我瞧瞧，有好吃的，照单抄一份就完了，我于大菜一直是很不喜欢的。"

泮渔慌道："兄弟倒没有知道，不曾备得中国菜，不恭的很，不恭的很。"

道生道："你们留学生是吃惯国外菜的，怎好逞我一个人，逆了大众。"

泮渔道："先生真是当世的大豪杰，肯这般屈己从人。兄弟遨游海外，所交朋友也很不少，像道翁这样仁慈恺恻，竟然没有碰见过。"说这话时，脸上露出足恭形状，真是画都画不出。匡时、直之忙把各人菜单送至道生面前。道生瞧了一眼，用手指道："还是这几样可以吃吃。"

泮渔道："我来写，我来写。"抢着笔，照录一过，付与西崽，西崽去了。泮渔又问道："道翁堂唱叫谁？我替你开局票。"

道生道："你们都叫了没有？"

泮渔道："我们都叫了，就只沈、陆二君不肯破例。"

道生道："逢场作戏，有甚要紧，叫两个，热闹一点子。"

泮渔竭力怂恿沈、陆叫局。一帆见他缠一个不休，只得答应了。席间六人，除士谔外，没一个不有局，道生独叫了两个。霎时，西崽搬上菜来，大家欢呼畅饮，谈笑风生。吹牛的吹牛，拍马的拍马，种种怪象，不一而足。

等到局到后，泮渔等都和倌人打情骂俏，更没工夫同旁人答话。周道生更嘻开着血盆大口，搀住一个倌人的手，好似吞得下似的。只有一帆静静穆穆，同自己相好也不甚搭谈，瞧着众人贼形，不住的冷笑。席间各局，道生的相好最为出色，不特打扮，十分娇艳，品貌也花朵一般，年纪约摸十八、九岁，却嬲着道生院里去摆酒。道生许她明日，那倌人撒娇撒痴，一定不依，道生拗不过，点了菜，那倌人才欢欢喜喜，扶着大姐去了。第二个局到时，众人已在喝咖啡茶了。只见那倌人向道生道："周老，对不起的很，今天转局多，来得晚了点子。"道生点点头。喝过咖啡，道生就邀众人兆贵里去。

士谔起身辞谢，泮渔帮着邀留。无奈士谔辞决意坚，再也留不住。一帆也想走时，被泮渔一把硬拖住了。直之、匡时齐说："休失了道翁兴致。"一帆只得听从。西崽开单上来，泮渔签过字，五个人一同下楼。出了旅泰门，雇来的马车已经回去，只得喊了几部东洋车，众人坐上，齐向兆贵里进发。

何消半刻，早已到了，进弄第五个门口，见高挂商标"林彩云"三字。道生领众人入门，外场见有客人进门，照例挺直喉咙，怪叫了一声，娘姨、大阿金早在扶梯旁伺候了。道生引众人上楼进房，随便坐下。大阿金送上客局两票，道生道："眼面前只有五个人，乏味的很，须得再邀几个。"

泮渔接口道："多邀几个人，热闹一点子。"道生也不去理他

提笔开了两张请客票。一帆偷眼瞧时，见一张上开着柳浩然三字，纳罕道："此人怎么与柳浩然也会认识起来？"想着时，早见他开好票子，付与大阿金，转赴外场飞请去了。

林彩云袅袅婷婷出来，向众人应酬了几句，就和道生咬着耳朵，讲了好半天话，直至请的客来了，道生与客人应酬，彩云方才走开。那客人与众人拱手见过，一一请教姓名，敷衍过几句，照例世故话。就问道生："可要入席，兄弟还有别地方应酬呢。"

道生道："等浩然一到就坐。"

正在讲话，忽见门帘启处，一个警察打扮的人直冲进来。众人吃一惊，仔细瞧时，原来不是警察，就是邦人学舍校长柳浩然。一帆见他打扮得怪模怪样，心上很为纳罕。只见道生问他："浩翁敢是新当了警察？却穿着号衣过来。"

柳浩然道："道翁请再瞧瞧，何尝是警察衣服？这是元帅制服呢。"

道生道："哎哟！浩翁几时荣升的？兄弟实是不知，失贺失贺。"

浩然道："兄弟这元帅并非真的，只因敝校学生做操衣，兄弟乘便做了一副。兄弟忝居校长，不好同他们一样，就在衣袖上，裤管上另加点子记号，总算是一校中的元帅。"

道生道："一校中元帅，未免太谦了。照浩翁这样气概，极应做一上海的元帅呢。"

浩然道："那是道翁过誉了。兄弟无才无德，上海元帅如何当的起。"

道生道："元帅上还有几个字的封号，是上海怕老婆元帅。"说罢，哈哈大笑，众人也跟着笑了。一阵笑，笑得浩然有点子不好意思起来，脸上红一会，白一会。泮渔恐他过不会，忙用话来兜答，问道："浩翁，即然服了洋装，那条辫子为甚不剪掉？"

浩然道："兄弟不过是逢场做戏，依旧要穿本国衣服的。"

说笑一会，道生吩咐摆台面。一时起手巾入席，泮渔坐了首位，匡时、直之、浩然、一帆，和那不知姓名的客挨顺坐下。道生坐了主位，共是七客。这不知姓名的客，并不是真没有姓名，只因一帆健忘，随问过随忘掉。在下秉笔，又不好同他捏造出来，只好按照阙文老例，直书不知姓名的客了。众人坐定，泮渔抢着替众人写局票，依旧是老样子，写到浩然，问到："浩翁贵相好是哪个？"浩然还没有回答，道生早答道："写吧，迎春四苏月仙。"泮渔一一写毕，付与大阿金，转赴外场，分头去叫。

林彩云走至众人面前，满满斟了一杯酒，又敬一遍瓜子，取胡琴过来，唱了一支京调，一支小调。众人先是清谈，喝了几杯，鼓起兴致，猜拳行令，热闹异常。后来局一个个到了，花枝招展，耀得人眼都花了。独柳浩然的局，连催两个回，依然未来。道生叫大阿金差人再去催。

大阿金正欲走时，忽见门帘一动，一个妇人直扑扑将来。泮渔道："浩翁，贵相好来了。"浩然回头一瞧，吓得面如土色，身子瑟瑟抖将起来。那妇人早扑到浩然身上，扑得浩然几乎打跌。一把辫子，拖住了就走一路走，一路骂。说也奇怪，浩然那样气概，见了这妇人，宛如小鸡遇了鹞鹰，一点子劲都没有得，跟着就走。只听那妇人骂道："你这不长进的东西，害的我好苦。没有我，你早做了花子了！现在养得你吃饱穿暖，你到会堂子里快活了，你这没良心的杀坯！也不想想这安逸日子哪个赏给你的？我今天不要活了，就同你这杀坯拼了命吧！"众人见了这情形，都吓得目定口呆。正在这当口，忽听得踉银宕，一阵奇响，接着"阿唷……阿唷"，好似两三个人声音。道生道："扶梯上哪个跌了？快去瞧瞧。"

欲知跌者何人，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他乡遇旧友陋室春生　悬榻留嘉宾故人情重

话说周道生在兆贵里林彩云院里请酒，不合请了柳浩然来，半中里忽地撞进个妇人来，把浩然一把辫子拖了去。众人正在莫名其妙，“跋银宕”，扶梯上又是一个怪响，道生忙叫人瞧瞧。大阿金奔出了瞧了，进来告诉众人道：“苏月仙真是倒楣，刚刚扶着娘姨上扶梯，其巧不巧，碰着这煞神似的一男一女，跌跌撞撞跌下去，撞个正着，四个人滚了一堆。月仙压在底下，压折了一只腿子，你想倒楣不倒楣。”

道生道：“柳少爷呢？”

大阿金道：“哪个柳少爷？敢就是警察打扮的那个阿曲么？”

道生道：“正是此人。”

大阿金道：“那个阿曲被泼妇拖住了，跌了一交，额角上奋起一个乌青块，却跌得快，爬得快，爬起身，拉着就走，真是笑话。我们吃了十多年堂子饭，这种笑话，倒第一回瞧见呢。”

道生道：“月仙跌坏了腿子，怎样了？”

大阿金道：“车夫扶着，扶上车子，拉回去了。”

众人都问：“这妇人是谁？这样的野蛮。”

道生道：“就是他的夫人。除了夫人，还有哪个敢来拖他？”

泮渔道：“柳浩然这位夫人，真太也过分了。”

道生道：“这倒也不能怪她。他那位夫人与人家寻常夫妻不同，其中有个特别原因，我晓得倒很为仔细。他与他夫人是先奸后娶的，并且还是诱奸呢。起初，他夫人不愿意嫁他，想尽千方

百计，终是弄不到手的。后来，不知怎样，想出了个恶毒计策，请表姊到家里头喝酒，灌了个稀泥烂醉。”

泮渔道：“哪个表姊？他夫人原是他表姊么？”

道生道：“正是。他把表姊灌了个烂醉，趁醉奸污了。他表姊没奈何，只好嫁他。那时光，约法三章，他亲口应许不轧姘头、不闯堂子、不吃鸦片。我与他伯岳是好朋友，所以那些情节我都知道。”众人听了，称奇不已。道生道：“我们喝酒吧。”于是猜拳行令，直至十二点方散。

次日，一帆到士谔寓所，把此事告诉士谔，说到浩然被他夫人一把辫子拖回去，两人都不觉拍手狂笑。

一帆道：“子玖在上海，你碰面过么?”

士谔道：“没有，你听谁说他到上海来了有甚事?”

一帆道：“我昨晚从兆贵里回来，十二点已经敲过。回到行里，茶房送上一张名片，说四点钟时光，一个矮胖胖客人前来拜访，我接名片一瞧，见上刊‘程瑶’两字，旁有一行墨字，是‘暂寓虎兴旅馆五号’八个字。你这里难道没有来过么?”

士谔道：“没有。”

一帆道：“我想去瞧瞧他，你可高兴？高兴就一同行。”

士谔道：“我很高兴。老同窗多时不会面，巴不得叙叙呢。”

一帆道：“很好，就此走吧。”

士谔道：“略等等，我还穿件马褂。”

于是二人联步出门，车子也不坐，步向虎兴旅馆来。闲谈徐步，不知不觉，早已到了。

走进栈房，问明五号所在，士谔先跨进，见子玖正低头瞧报纸。一见士谔、一帆，喜得他掷下报纸都来不及，嘴里连说：“好……好……”

士谔道：“子玖，你为甚信都不先通一封我，突然间就来

了？"

子玖道："先通了信，你们知道我几时来，见面时便没有这般的快活。现在这么着，才能够喜出望外。"

一帆道："你这个人，依旧是孩子气不脱。"

士谔道："子玖这人，就这一片天真，为人所及不到。我对了他，很有点子愧怍，自觉无论如何抗直，终不免矫揉造作。"

子玖问二人近况，一帆道："为人作嫁，总不过这个样子，有甚近况足言。"

士谔道："我的近况，只有两个字，'贫贱'而已。"

子玖道："贫诚有之，贱则未也。"

士谔道："既贫何能不贱，你难道不晓得现在风俗是崇拜金钱的么？我们平日自恃虽然不贱，但这个只好自己私慰自己罢了，人家何肯承认？"

子玖叹息道："可怜我们空怀着一肚皮才学，埋没在贫贱里头，没个人来识得。想你我三人，当日同学读书时候，抵掌斗室，纵谈天下，何等的自负。哪里知道现在依旧是个无成。"

一帆见子玖提着旧话，触动心绪，也不胜的叹喟。

士谔道："子玖，相别三载，只道故人学识必定长进许多，哪里知道反不如前了。你说'我们空怀着满肚皮才学，埋没在贫贱里头，没个人来识得。'照这话，很有求人怜悯的意思。好似没有人怜悯我们，我们便永远不能自拔的了，何其无志之甚。须知丈夫不受人怜，我们怀了才学，当力求自显，人家识得不识得，干我甚事。既如我现在处境，虽然困苦，但是心里头并没有一点子愁闷，并没一点子恐惊。我想，一个人只要脚跟踏着实，万苦千艰都不足患。子玖，你我当时何等自负，这会子碰着贫贱两个关头，就被他困住了，还成了什么英雄？"

子玖道："云翔的议论很为豪爽，听了令人气壮。只是贫贱

两关险恶万状，坚固非凡，我们手无尺铁，怎地攻得破呢?”

士谔道：“要攻破这两个关口，全靠着士马精强，器械犀利。才识就是士马，学问就是器械。有了才识学问，一鼓作气，攻而破之，易如反掌。”

一帆道：“这句话我就不敢佩服，你这样才识，这样学问，为甚依然贫贱呢?”

士谔道：“我才学本来有限，一时何能攻破? 只是畏惧的心却一点子都没有。总之一句：我虽不能克日攻破此关，却万不敢因其险固而稍缓兵力。尽我之力，与之相扑，除死方休。”

一帆笑道：“志虽可嘉，事必不成。”

士谔问：“系何故?”

一帆道：“攻关的兵共有两支：一支是奇兵，一支是正兵。正兵是克苦积勤，奇兵是欺唬诈骗，你一竟只用正兵，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如何攻得破?”

士谔道：“诸葛谨慎，未为失机；魏延好奇，未为得志。成败哪里算得定?”因问子玖：“上海来有甚事情?”

子玖道：“在家里头困守，终不是了局。见你们在外边很是过得过，我不觉见猎心喜，也出来逛逛，有机会也想弄点子事业做做，你们得肯替我设法设法。”

士谔道：“那是很容易，只是一时未必就有事情。旅馆中开消浩大，不如且把行李搬到我寓里去，慢慢再候机会。”

子玖道：“那如何使得，你也不是宽裕的人。”

士谔笑道：“增添一个人，我也不见会穷；减少一个人，我也不见会富，又何必如是见外。”

一帆道：“子玖再推却，便不是朋友了。”

子玖只得应允，士谔就叫他账房里去算账。子玖道：“账停会子算也不要紧。”

士谔道："栈房规矩：一过十二点钟，就要多算一天的。"

一帆道："云翔算会这样聪明，将来也是个守钱奴。"

士谔道："应用时光，盈千累万不为多；不应用时光，一文半文也是浪费。像这一天栈房钱，很可以省得，又何必定要报效他们。守钱奴是一味的死守，不管应用不应用，我不过知道分寸罢了。"

子玖道："这话很对，云翔不是守钱奴一流人物，照他这手段，一个富翁是逃不去的。"

士谔道："我穷到这般地步，如何会做富翁?"

子玖道："我的论富，与俗人所论不同。譬如你每月赚一百块钱，用去了九十八元，有两块钱好多，就是富翁了。赚的一百块钱，用到一百零两块，用空了两块钱，就是穷人了。总之，有余就富，有亏就穷，正不必计论产业有无也。"

士谔道："这种富翁，很是易做，只要节俭一点子，就没一个人不是富翁了。"

一帆道："这倒是确论，中国人人能够如此，中国就是富国了。"

士谔道："现在吾国人民，生计问题异常困苦，溯其困苦之由，都在于消耗一项。不要说别的，几根纸烟，一年里头不知不觉，就要耗去几千万银子了。"

子玖惊道："呼呼纸烟，竟会呼掉这许多银子么?"

士谔道："怎么没有，海关册进口税可以核算的。"

子玖道："几千万一年，省下来，铁路、银行、以及各种实业，都可以兴办了。"

一帆道："尽在这里高谈阔论，也救不了中国，还是算结了账，外边去逛逛吧。"

子玖笑道："一帆索性连我们讲话都来干涉。云翔，立宪时

代，行的么?”

士谔道：“立宪时代行不行，我没有晓得。不过现在是预备时代，或者预备时代行的通也未可知。”

一帆道：“算了算了，不要骂人了。”

子玖笑着，到账房里去算账，算了好半天，不见回房。忽听鼎沸也似闹将起来，听一听这声音，正是账房里出来的；房门外，挞拉挞拉许多脚步声，奔向外去了。

士谔道：“不好了，不要子玖算账算账，和账房先生争闹起来了。”

一帆道：“不很到上海的人，论不定就要闹出乱子来，我们快瞧瞧去。”说罢，向外就走。

士谔拽上房门，跟到账房。只见黑压压挤了一间的人，三、五个包打听打扮的人向账房呼喝：“交出老板娘来!”账房先生吓得面如土色，一句话都回答不出，还有一个穿短衣的，却被警察模样的人一把抓住着。士谔、一帆都莫名其妙，回头见子玖就在旁边，士谔道：“你倒写意，瞧热闹儿，我与一帆急煞，只道你闹了乱子呢。到底怎么一回事?”子玖道：“且瞧他怎样落场，停会子讲与你们听吧。”

早见一个包探头似的，露着皮笑肉不笑面孔，冷冷的说道：“瞧不出你这个人竟有这般胆量，敢把老板藏了起来，搪塞我们。哼哼，你开开眼睛，我是你搪塞的人么？老板没有，你就跟我行里去！你们总是通连一气的。”

账房先生吓得身子都抖起来，嘴里上气不连下气的说道：“包打听先生，你是最明亮不过，眼珠儿就是镜子，什么能够瞒的过你？我一竟是老实头，不会说谎话，你总也知道。老板做事，叫我如何会知道？我是个做伙计的，他不告诉我，我好问他么?”

包探道："你知道也罢，不知道也罢，我没工夫管你闲事，你到行里自去说！"说毕，催着他行。

账房先生央告道："包打听先生，我真个没有知道，求你放了我吧，譬如做个好事。"

包探不理他，催道："快走，快走！不要多说多话了。"

账房发急道："包打听先生，我实说就是了，不要捉我去。"

包打听说："快说，快说！"

账房道："老板住在姘头家里，你自去拿是了。"说到这里，向众人望了一望，附着包探耳朵说了几句，不知什么。

包探道："句句真话不是?"

账房道："诳了你时，立刻天打雷劈。"

包探道："且去瞧瞧，倘然碰不着，依旧要来问你。"说罢，率着伙计、警察人等，一哄的去了。

账房见包探退了，把舌头一伸道："好险，好险。"瞧热闹的人见没了事，也都散了去。子玖才上去算账，账房把子玖上下打量了一下，开言道："程先生，十二点钟已过，须要算作两天了。"

子玖道："现在十二点也才敲过，你瞧长针还在十二点钟上呢，求你老人家通融一点子。"

账房道："这个可不能，敝栈章程如此，又不是欺你一个人。"说着，露出一副不二价面孔，顷刻换了一个人似的。

子玖道："我来了好一会了，适碰着你和包打听讲话，等了一下子，怎么就要我多出一天的钱？一天钱，有限的很，不过理上不这么讲。"

一帆瞧不过，向子玖道："多算一天就多算了一天，这种人也值得同他理论。"

子玖听说，点了点头，给过房饭钱，就喊茶房卷铺盖。一

帆、士谔帮着部署行李。一时部署完毕，点清件数，交给账房，叫他饬人送到士谔寓所来。

三人同步出门，一帆道：“杏花楼新开，就那边去吃饭如何?”

子玖道：“很好。这杏花楼可就是什么宵夜馆么?”

一帆道：“正是，杏花楼宵夜馆中很有名气的，去年子支持不下，闭歇了好多个月，现在又开张了，想必是换上了新老板。这广东菜风味，子玖是没尝过的，今日正好去请教请教。”说着，已到了杏花楼。

三人进内，拣副座头坐下，堂倌上来招呼。一帆问：“点子什么菜?”

士谔道：“随便点几样是了，我都可以应酬的。子玖又不是外客。”一帆打着广东白，向堂倌说了几样，总不过是香肠、油鸡、鱿鱼、虾仁蛋之类。士谔道：“菜可随便，酒却不能随便的。这里最近的是同宝泰，就叫他们同宝泰去弄几斤花雕来好不好?”

一帆道：“很好。”又向堂倌说了。一时间酒也来了，菜也好了，三个人浅斟低酌，清谈些故乡近事，十分有兴。一帆忽地想着虎兴旅馆事情，就问子玖：“方才吵闹，究为点子什么?”

子玖道：“就这节事瞧来，可见上海地方处处都是荆棘，一个不留意就要刺脚。”

一帆道：“你不要大发议论了，快讲事实吧。我晓得云翔已等的不耐烦了。”

士谔道：“你自己性急，何必又要招我。子玖讲话，一竟像做文章似的，于叙事之先心定先要发一番议论，作一个帽子头，好似不这样，便不显他是个文学家呢。”

子玖笑道：“不要骂了，我照直讲是了。听说这栈房里有个寓客姓安的，很是有钱，房间里很有几件贵重东西，不知怎样露

了眼。有一天从外边回来，见房门虚掩着，知道不妙，推进去一瞧，吓了半死。"

一帆忙问："为什么？"

子玖道："房里箱笼都开着，锁都裂掉了，一点时别的东西一些不缺，单单不见了一只小皮包。那值钱的东西新光珠咧、金首饰咧，都在里头，一并算起来，足有四、五千光景。当时就与栈房里过不去。栈房里道：'栈里规矩：紧要物件总要交明账房才能够担这干系。你既没有交明，敝栈是不能管的。'姓安的没奈何，只得报明捕房，请捕房派探缉捕。云翔、一帆，你们晓得这偷东西的是谁么？"

一帆道："你又没有讲明，我如何会晓得。"

士谔道："我倒知道的，又何必定要讲明呢。要讲明了才知道，这个人的聪明就有限了。"

一帆、子玖都愕然道："云翔真了不得，如何会得先知？"

士谔道："我晓得这偷东西的必定是个贼子，你们看对不对？倘说不是贼，决定不会偷他东西的。"

一帆、子玖听了都笑起来。子玖道："偷得东西总是贼子，这又何容疑议。只是你晓得这贼子是何等样人么？"

士谔道："那更容易了。我晓得这贼必定是个皮包血肉筋骨人，口、眼、耳、鼻、手、脚，必定生得都很完备，也会吃饭，也会穿衣，也会讲话，对不对？"

一帆道："那是人人如是的。"

士谔道："你不要瞧不起，这是我用侦探手段探来的呢。不有眼，怎么会抉择？别的东西不偷，独独偷这小皮包？不有手，怎么会偷取东西？不有脚，怎么会走进房里去？"

子玖道："那又何足为奇，人人都能够晓得。你要能知道这贼是哪一等人，我才服你。"

一帆道："这可问住了，云翔，你还能够强辩么?"

士谔道："那更容易了。这个人必定自小没有受过教育，或虽受过教育，也必定没有得着教育的益处；倘是得着过益处，必定晓得点子廉耻，如何肯干这事?"

一帆道："不要打浑了，子玖，快点子讲吧。"

子玖道："这贼就是开栈房的老板，你想奇不奇，怪不怪?"

一帆道："果然奇怪，怎么样破案的呢?"

子玖道："也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姓安的有一只钻戒，是新北门里头万源永珠宝店里买的，失窃后，万源永里也去托过。今朝奇巧不巧，有人拿着这个戒子，到万源永去求售。万源永里见是原物，忙把那人软语绊住，一面暗地里叫人去服警察。一路巡警分局，立刻派捕探到来，把卖戒子的人当场获住，拖到局里审问。"

一帆道："这卖戒子的人必定是客栈老板了?"

子玖没有回答，士谔道："我晓得必是另外一人。倘然就是客栈老板，方才包打听不会到客栈里捉人了。"

子玖道："这就是云翔的明决。此人果然另外一个，姓王，名叫少裕，是镇江人。原底在十二圩盐栈文案彭某人那里充当家丁的，辞退后就到上海来寻生意，住在虎兴旅馆，与姓安的齐巧是贴房间，两间房只隔得一层木板。虎兴老板就串通了王少裕，趁姓安的不在时光，开门进内，偷了个逞心像意，把赃物对半平分。现在姓王的捉住了，审实口供，所以到租界上来关提。你想，客栈老板就是贼子，叫人家怎么防备得来?上海地方真是处处荆刺，住在这种地方，危险不危险?"

士谔道："那又何足为奇，他们不过抄袭成文，稍变体例罢了。"

子玖道："这又怎么讲解?"

士谔道："旧小说上多有叙述黑店事情。黑店主人见旅客腰包厚点子的，就趁夜把他杀死，干没他的行李。现在虎兴旅馆老板不伤姓安的性命，只偷掉他的东西，不是抄袭成文稍变体例是什么?"

子玖道："这样说来，虎兴旅馆是改良黑店了?"

士谔、一帆都说："改良黑店这名词倒很新奇。"忽见堂倌上来问要添菜不要，士谔道："添一只炒鱿鱼吧。"堂倌应着去了。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回　医药发明肝风灭火　见财起意硬做奸情

话说士谔叫堂倌添菜，一时添至，传壶互酌，十分畅快。

士谔见子玖带着蓝色辫线，遂问："带谁的服？"

子玖道："家姑没了。"

士谔道："令姑母患的不是痨瘵么？"

子玖道："怎么不是。"

士谔道："一帆回去时光，听说已经好点子了，怎么又会变凶？"

子玖道："俗语说，郎中医了病，医不了命。已经命尽禄绝，碰着仙人也未见能够挽回。"忽问一帆道："我正要问你，肝风肝风，这肝风的话头到底确不确？"

一帆道："你怎么忽然要问这个话？"

子玖道："就为家姑母的病，我心里确有点子疑惑，所以问问你。"

一帆道："肝风的话，医书上通载的，看来总不会有甚差误。"

子玖道："这样我愈加疑惑了。家姑母患了一年多的病，到去世那一天，忽地告诉家祖母道：'儿病是不会好了，今天就要长别母亲呢。母亲岁数已大，肯求万勿伤感，只当没有生我这么一个人。'又向我爹妈说：'哥哥、嫂子，我死后好好的解劝解劝，母亲身体衰弱，哭泣是万万哭泣不得的。替我孝顺孝顺老人家，我做鬼也感激你们呢？'祖母问她为甚讲这不吉话儿，她说：

‘才见许多鬼怪都在床面前，牛头马面、无常鬼、鬼保正、大头鬼、小头鬼、夜叉鬼都全。因为你们在房里，生人气盛，不敢久留，站一会子就去了，我晓得必定再要来的。’祖母听了，吓得什么相似，就点香烛望空祝祷：如果必不能留，情愿自己代替女儿。我父亲便说：‘这是神经惊乱所致，鬼怪决然没有的。’当夜我祖母就添雇三五个做粗活的老妈子陪夜，并在房里点上八九支大蜡烛，透亮通明，没点子乌暗所在。合家子都环坐在床边，病人心里略略安静。到了十二点钟敲过，房里头忽的起了一阵风来，把八九支大蜡烛全都吹灭。连忙找寻火柴，重行点亮时，病人已咽了气。守夜的人都说这阵风是鬼头风，鬼见众人眼光都射在病人身上，阳气重不过，不能够勾魂摄魄，特地放出狡猾手段，弄灭了火，乘大众扰乱时光把魂魄勾了去也。我父亲终是不信，连连问人，也终没有确切的论断。”

士谔听至此，才言道：“必是门窗没有关闭严密，风从隙入。守夜的人一心在病人身上，没有留意罢了。”

子玖道：“那决不会的。病人很是怕风，房门都闭的严密，窗更不必论了。我父亲因为此风来的奇怪，一定要问出个根由来，后来问到一个精于医学的朋友，说出一番议论来，虽像有理，我确终有点子不信。他说：‘这风就是肝风。一个人到临死时光肝风必定大发，从口、眼、耳、鼻、四肢百体汗毛孔里透发出来，嘘拂激荡，其力非常利害，蜡烛火怎么不要吹灭？医书上说人为一小天，天风利害时光，走石飞沙，扬尘拔木，人与天是一个道理。吹灭几支蜡烛又何足为奇。’一帆，你是个医家，这段话你看如何？”

一帆没有回答，士谔早笑得弯下腰去。子玖道：“云翔你笑什么？”

士谔道：“我是乐，不是好笑。现在中国正在贫困时光，难

得有此大发明家，发明出这种新奇事物，将来于国民生计问题获益必是不少。”

子玖、一帆齐问何故，士谔道：“我无非是举一反三的道理。肝风既是能够灭火，人肚里的五脏，像心属火，心火一定可以燃烧，煤炭、柴片一切可以用不着了。肺属金，肺金一定要以铸造东西，首饰、国币任意制造，赔款、洋债也都不必忧了。肾属水，肾水一定可以灌溉，像甘肃逢着旱灾，又何足为虑。脾属土，脾土的用场更是广阔，可以树艺一切植物，百谷、百菜、百草、百药，凡是有益于人的东西，没一样不好种植，吾国农业岂非要大大发达么？金、木、水、火、土随心所欲，无不如意，生计问题怎么还会困苦？”

子玖、一帆也都拍手狂笑，连称妙论。一帆道：“五脏属之五行，也不过是相像之说，并非真有其物。此公以灭火之风为肝风，失之太泥了。”

士谔道：“我想着一个典故了。从前有个姓倪的医生，于药性很有心得。一天和我两个闲谈，被我赢了他一个东道。他说五色配五行，五行合五味，穷源反本，论了一大篇。我只是微笑，一句话都不去回答。他问我为甚好笑，我道：‘听你讲笑话，如何不要笑。’他不肯服，争来争去，各赌下一个东道。请了公证人，言明哪个理短，哪个输。我就问他：‘你说肾属水，色黑，味咸。照这么说，肾亏的人只要吃点子盐汤、墨汁，不必再求别味了。’他被我这么一驳，驳得顿口无言，东道输给我了。”

一帆道：“云翔惯于强辞夺理，只是按诸事实却都不很对。”

子玖道：“酒冷了，我们喝酒吧。”喝了一会，酒足饭饱，由一帆惠过钞，出了杏花楼。

一帆回行去了，子玖跟士谔到寓所，见行李已经送来。看官

记清，从此程子玖就住在士谔寓所。这程子玖为人很是直爽，文才也颇可以，只是行为落拓，举止疏放，于现今的社会很不合适，所以到处都惹人厌恶。三年前，士谔曾替他荐过一个馆地，不到一节，就被居停辞掉了，束修也没有收着。士谔替他去询问，居停道："云翔先生，承你荐给我那位程先生，我熬的够了，真是谢谢。"

士谔道："敢是功课不顶真么？"

居停道："功课也还顶真，只是先生的品行坏不过。功课一完朝外去喝酒，喝了个稀泥烂醉闯回来，穿着钉靴都会伸进被头里去睡觉，一睡下就像死人一般。身上衣服任你龌龊到怎样地步，终是不肯换，好似换下了就要伤掉元气似的。再有剃头是再四不行的，梳辫更不用提起了，催三催四，一个月总算剃一回的头，还是却不过我的情呢。白虱、头虱就是他家常小吃，闲着时光像咬瓜子似的，咭刮咭刮不住手望嘴里送。云翔先生，这种人叫我还有胃口熬么？我情愿送他全年束修，让他别地方教馆去吧。"

子玖自这年失了馆，直到如今没有接过事情。现在士谔把他留在寓所，便像父兄教子弟般教他习劳，教他清洁，又把卫生的道理、酬酢的方法一一指教。果然师箴不如友谏，不到一月，子玖竟然换了一个人了。一帆见了很为诧异，问士谔道："你有什么本领，这样龌龊的人会弄的干净？"

士谔笑道："子玖何尝龌龊，不过放浪一点子罢了。现在那些衣冠齐楚的人所干各种事情，魑魅魍魉都办不到的，他们却敢作敢为，毫没一点子惭怍，那才龌龊呢。"

一帆道："子玖这个样子，可以吃人家饭了。"

士谔道："可有相宜事情？肯你留意留意。"

一帆道："宋泮渔说要创办皂烛公司，倘然成就，我就荐他

公司里去吧。”

士谔道：“很好。这宋泮渔就是月前在张园碰见的那人不是?”

一帆道：“正是此人。”

士谔道：“我瞧此人一派的滑头腔式，再不料会兴办实业的，知人真是不易。”

一帆道：“古人说：‘人果不易知，知人亦不易。’真是的确不磨之论。即如我近日新轧一个朋友，听他的议论很是慷慨，瞧他的手面也很四海，总道是个好男子了。哪里晓得碰着他的同乡人，谈起他的历史，才知此人也是吃不得剩下的真宝货，当他好人，便上了他的当了。”

士谔道：“想这个人必是城府很深的，所以一时间瞧不破。”

一帆道：“城府深的人是沉静一路，此人是豪爽一路。沉静的人容易防，豪爽的人不容易防，因为一个一团热气，一个是满面冷气。”

士谔道：“这样说来，此人同柳浩然一个样子的了。姓甚名谁？怎么一回的事，你且讲给我听听。”

一帆道：“神气与柳浩然差不多，事情却大不同，比了浩然凶狠过十倍还不止。此人姓王，名叫石君，家住无锡南门外稻场巷，凶狠贪诈，团近十多里里头没一个人不见他惧怕。去年子有个族弟死了，这族弟一竟在上海做生意，手里头很有点子积蓄，约摸也有八、九千银子。乡下地方眼光短浅，八、九千银子已经是巨富了，王石君如何不眼热？无奈族弟虽死，却还遗有两岁一个孩子，弟妇陆氏年纪虽然不大，却又是三贞九烈的人，守着家产，抚着孤儿，死命不肯改嫁。石君眼望着白雪雪许多银子，不能拿到手里，如何就肯罢休？便借料理丧事为名，常到族弟家里，见左右没人，就同陆氏贼头狗脑、挤眉弄眼，做出许多丑

态，妄想弟终兄及，博一个人财两得。陆氏见了这怪模怪样，如何不省得，只因势力不敌，只好假作痴呆，令其自休自歇，一个子不敢同他对话，相见时光总叫老妈子或是孩子的奶娘伴着。石君麻缠了许多日子，竟然无隙可乘，遂改变方针，另行一个奇计。云翔，你道他行的什么计策？说来可发一笑。”

士谔道：“是不是野蛮手段，逼醮的故智？”

一帆道：“倒不是逼醮。他叫里中浮浪子弟去勾引弟妇，说哪个勾引成就，便重重的酬谢他。”

士谔道：“奇了，这是什么意思？”

一帆道：“什么意思？无非要弟妇有了劣迹，好借此把她逐去，吞没她的产业！”

士谔道：“此计真是恶毒！”

一帆道：“恶毒虽是恶毒，无奈陆氏冰心一片，比铁石还要坚固，游蜂浪蝶只当得流水行云。石君第二条奇计依旧归于失败。两计不行，他使用第三条恶计了，这条计更来得无赖！石君打听得陆氏有个姑表兄史景法，生得很是漂亮，住在城里头的，就差人到城里请他下乡来，只说陆氏有要事相商。史景法不知是计，马上赶下来，赶到稻场巷，天已近黑。走进王家，见了陆氏，一问，并没事情，正在奇诧，忽闻前后两门鼎沸也似闹将起来，一窝蜂拥进三、五十个大汉，口里齐喊捉奸。景法情知不妙，想要逃时，早被众人一拥上前，缚了个结实。陆氏才问得一句‘你们做什么？’也被众人绑住了。石君抢着柄剪刀，纵步上前，把景法的辫子和陆氏的发髻齐齐剪下，又喝令把两人衣服剥去，捆在一堆。陆氏哭着、骂着，石君打着官话道：‘你干了这没廉耻勾当，被我当场拿住，还敢这样的肆泼，我王氏门中如何容得下你！’当下，史景法和陆氏赤条条地捆在一起。早哄动了左右村坊，瞧热闹的人盈千累万，稻场巷冷落地方顷刻变成热闹

市场。陆氏这时光羞忿欲死，史景法当着众人竭力辩说，怎奈众人都不肯相信。”

士谔道：“天下竟有这种事，真是匪夷所思。后来怎样结局?”

一帆道：“后来还要奇怪呢。石君把两人捆了一下子，等瞧的人散尽了，才解放下来，还勒令景法写了一纸伏辩。他的意思总道是陆氏羞忿不过，必定自尽的。哪知陆氏也不是好欺侮的人，到明朝就要县衙门去击鼓喊冤。石君得着消息，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叫木匠赶做了一只木笼，把陆氏生生的囚了起来，将陆氏所有银洋、首饰、衣服、契约，一切东西搜了个空。并且贿通孩子的奶娘，叫把孩子用生鸦片烟毒死，为斩草除根之计。”

士谔听到这里，拍案道：“了不得，这王石君真是杀不可恕!”

一帆道：“云翔何必替旁人担忧，且听我讲下去。”

士谔道：“并非我替旁人担忧，王石君实是可杀，可杀的很!”

一帆道：“你又不能杀掉他，白说他则甚?”

士谔道：“你快讲吧。”

一帆道：“幸亏这小孩子嫌生鸦片烟味苦，哭着不要吃，没有吃下，总算还没有成事。那时史景法便到陆氏娘家去报信。陆氏娘家晓得了，立刻叫了十多条壮汉，奔到王家，把木笼抢了来，连王石君一并捉住，抬进城，径投县衙门控告。无锡县亲命开放木笼，安慰了几句，叫陆氏的父母把陆氏带回去调治，抢去各种东西一齐追回。又要详革石君功名，经他再三苦求，才能够薄责了事。”

士谔道：“这种狗都不如的人还有甚功名?”

一帆道：“听说是增生呢。”

士谔道："偏是读书人，偏是亲骨肉，偏会干这忍心害理勾当！倒是生意人，倒是朋友，倒会干光明磊落事情。"

一帆道："这也不见得。"

士谔道："你不信，我讲一个人与你听。南市悦昌洋货铺老板华国光，你道他是什么出身？三十年前是城隍庙里讨饭的化子呢。"

一帆道："这又何足为奇，俗语说'叫化子丢掉棒就是好人'。"

士谔道："发迹原不足奇，所奇的，他的发迹是全靠着忠义两个字，这便是上海富翁中绝无仅有的。并且他不要发其财，那财星自会跟着他不肯走开。这种人的行为编入县志中，连县志都增添许多光彩呢。"

一帆道："不要含蓄停顿，做出许多章法了，请你快一点子讲吧。"

士谔道："国光原籍是广东潮州府，十六岁上跟随娘舅上海来谋干，哪知生意没有谋着，娘舅在客栈里病倒了，延医服药，一点子没有效验，白着眼睛去了。国光哭了一会子，就把娘舅和自己的行李、衣服当了个干净，置办衣衾棺木，成殓了，抬到潮州会馆暂行停放。只是自己伶仃孤苦，张开眼没个亲人，生意又寻不找，回去又没有盘费。中客栈住不起，换小客栈，后来小客栈也住不起了，就此流落着东飘西荡，做了个叫化子，在城隍庙里求乞。

"一日雪天里，进庙的人少，讨来钱不够一饱，饿得肚子咕噜噜咕噜噜，响一个不已。身上万分寒冷，偏那西北风紧对着自己'呼呼'狠命的吹，好似晓得穷人没有衣穿，特行欺侮以显其威力似的。华国光缩成一团，躲在廊檐下瑟瑟不已。瞧那天时，黄漫漫的一点子晴光都没有，雪花乱舞，大的如手掌，小的如鹅

毛，纷纷乱乱，下得很是高兴。一阵风来，屋面上积雪夹着风势直打向面前来。国光打了个寒噤，不禁道：‘冻死我也，冻死我也。’回想二年前在家时光，陪着父亲拥被诵书，何等的快活！只有几多时候，我已变成这个样子。再过一年又不知怎样，到明年今日，我还是仍旧在这里做化子还是有别的事业做？父亲去世才二年，我已做了化子。到今日追想从前，才晓得当时饱暖无忧都出父亲的恩赐，当时昏昏懵懵，受福不觉。

“正想着，只见一人打着伞忽的进来。国光心想：这么大雪天还有人来烧香，足见天不绝人。不免奔上去乞几个钱，买一碗粥吃。见那人已进了大殿，随步跟去，忽见那人身上落下一件东西，那人却没有觉着，一意的前行。国光赶上一步，见是只绿色小皮夹子，拾起来一捏，里头仿佛是纸头，扭开瞧时，十元的钞票四张，还有两张支票，几个银角子。国光喜道：‘老天怜我穷苦，特地赐这许多银子，我拿着这注钱，做生意也好，回广东也好，从此可以丢掉棒不讨饭了！’忽转念道：‘不好，我拿了他的钱，此人是富翁还好，倘是经纪人，靠这几个钱做资本的，我活了命，他不丧了命么？快还了他吧。’抬头见那人已进了寝宫，急急追上喊道：‘前面那位先生！你丢了东西没有？’那人回头，见是个化子，一个不高兴，回说：‘没有丢什么。’国光道：‘没有丢什么？这绿皮夹子……’说着把绿皮夹子一扬。那人一见绿皮夹子，忙道：‘哎哟，这是我的。’说着，伸手怀中乱摸，连说：‘果然是我的，果然是我的。我里头有四十块钱钞票，一百五十四两银子支票，还有六个角子。’国光道：‘很对。先生，你点点，可错了没有？’说着把小皮夹子递了过去，那人开开来一瞧，见一点子不错，喜欢得什么似的，就在四十元钞票里头抽出两张，共是二十块钱，授给国光道：‘给你买件冬衣穿穿。’国光笑道：‘多谢先生。我倘要你的谢金，方才这皮夹子也不还你了，

难道我穷的这么着，还嫌钱多不成?'”

一帆道：“华国光真是可儿。后来怎样呢?”

欲知士谔如何回答，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回　华国光穷途遇知己
袁厚甫病笃托孤儿

话说士谔道："那人见国光不受谢金，不觉肃然起敬，就请教国光姓名，国光说了姓名。那人又问为甚流落行乞，国光就把跟随娘舅到此，娘舅患病，医药罔效，各种事情一字不漏说了一遍。那人听了，沉吟一回，就问国光：'你生意还想做不想做?'国光道：'想做的很，只是已经做了化子，还有谁人肯用我。'那人道：'碍什么，你品行好的很呢，我就替你荐生意好不好?'国光道：'那是再好没有了。先生你贵姓台甫我不敢请教。'那人道：'我姓袁，叫袁厚甫。国光你写算都来么?'国光道：'略识几个字，便纸条粗能写写，算盘加减乘除还会缠缠，只苦不甚手熟。"厚甫道：'那个不要紧，弄弄就会熟的，你且跟我来。'

"于是袁厚甫领着国光到估衣铺买了几件衣裳，棉袄、棉裤、衬衫、衬裤、棉袍、棉马褂、棉马甲、束腰带，各式俱全。又到鞋铺、袜铺、帽铺买了鞋、袜、帽三件东西，然后引他进浴堂洗了个澡，剃了个头，把新买的衣服换上。果然佛要金装，人要衣装。国光这时候镜子里一瞧，自己也不认识自己了。心想：走到街上去，哪个知道我一点钟前还在城隍庙雪里求乞呢！厚甫见他气概了许多，心里也颇喜欢，又问肚里饿不饿?国光老实说：'今天只吃得三个瓦爿饼。'厚甫又引他到面馆里，吃了碗加三大肉面，方才补足这空肚。"

一帆道："云翔可被我捉住破绽了。大肉面只有加五，哪有加三之理?"

士谔道："你也不想想，这是二十五年前呢，那时光大肉面只有二十八文一碗。"

一帆是："是了，后来怎样呢？"

士谔道："华国光穿也穿暖了，吃也吃饱了，跟着袁厚甫到小东门外袁厚记洋货铺，这爿铺子就是厚甫开设的。厚甫当下就叫他在铺里做生意。把国光的来历告诉了众伙计，众伙计都暗地里谏厚甫道：'东家不要一时心慈，着了道儿，这种无根无脚的人哪里靠得住？万一出起毛病来，追悔也不及。何况讨饭三年懒做官，这个人既是讨过饭，身子是散漫惯了的，如何好做生意？难道我们店里好为了他一个，坏掉大众规矩不成？等有了什么逐他反伤了情分，不如不留的好。'一个大伙计道，'用人进出，向例有荐有保的，有了乱子好向荐保讲话。现在这个荐保都没有，犯了点子事，哑巴吃黄连，苦都没处诉。还求东家斟酌斟酌。'

"厚甫道：'你们说他没有荐保，他何尝没有荐保？他的荐保比大众的荐保还要着硬。我又不是第一回作事，哪有贸贸然叫他进店的道理。'众伙计都问国光的荐保在哪里？厚甫道：'在我身边。'说着摸出一只绿色小皮夹子来，向众人道：'他穷到现在这个样子，饭也没得吃，衣也没得穿，饿着冻着，拾了我这皮夹子尚且不肯干没，巴巴的送还我。众位，我这皮夹子里藏有二百多块钱票子呢，谢他钱又不要。你们想吧：穷到这个地步还这么一介不苟，这个人还有什么可疑？他的荐保不是比了大众的荐保还要着硬么？'大伙计道：'东翁，有所说君子可欺以方。现在有一种歹人专把小忠小信骗人，骗得人相信了他，他便大大的掉你枪花。'厚甫摇头道：'国光总不是这一类人，我可说得定的。'众伙计又道：'我们也不敢料他一定是歹人。不过现在世界萍水相逢的人总先把他料定是歹人才能够无害，这也是防患未然之计。'厚甫道：'承蒙诸位厚意关切我。但是国光这人我深知他不会有

甚意外的，诸位放心是了。'”

一帆道：“这厚甫倒也有点子识见，能够力排众议地提拔他。”

士谔道：“幸亏有识见，才得着很好的结果。当时众伙计见厚甫这样相信国光，也不犯着死做凶人，横竖好歹与自己又没有干系，落得和调和调。

“哪知国光进了厚记，做事十分谨慎。一来感着厚甫知遇之恩，二来自己也欲显显本领，知无不为，为无不力，待到同事，又非常的和气，所以合店的人倒没一个不同他要好。他于洋货一道本是外教，却遇事留心，随处学习。从来说天下无难事，独怕有心人。一个人一用心，还有什么事不会？不到二、三个月，竟然事事精明，样样道地。

“厚甫大喜，起了他四块钱一月薪水，国光依旧不肯受。厚甫不依道：‘天下断无白使人的事。你在我铺子里做生意，这个钱就是你筋骨挣来的，并不是我给你的，如何可以不受？’国光道：‘不这么说。想我不过城隍庙里一个化子，东家不提拔我，我就饿死、冻死也没有知道，就有通天的本领也没有人相信，这一副骨头无非无声无臭埋没在叫化队里罢了。现在我饭是吃着东家的，衣是穿着东家的，房子是住着东家的，吃饱穿暖住安逸，白养着我，做点子事情还不应该么？况我也没有家，有钱也没处用，要它则甚？东家不瞒你说，我现在这身体已经不是自己的了。’厚甫愕然道：‘不是你自己的是谁的？’国光道：‘就是东家的，我一跨进这门，身子早属了你也。古语说士为知己者死，你是我第一知己人呢。’说着滴下泪来。厚甫愈加欢喜，答道：“快不要如此。你有这样好的品行，这样高的本领，就是不遇着我，也终有人会识你的。现在钱你既没有用场，我就替你存放着是了。’于是就替国光立了个折子，把薪水银写在上头，硬叫国光

收下。到年终分给他花红，国光又不肯受，推来推去，依旧写在折子上。那存款的月息他又不要，厚甫叫账房移息作本，也写了上去。

“做了二年光景，厚甫见他着实可靠，就升他做掌柜，把全店总权都交在华国光一个人手里，自己一切不管，落得逍遥自在。国光大权在握，越发的敢作敢为，这一年竟比厚甫自己经手时多做了三、五倍生意，并且励身克苦。众伙计感他忠义，都不劝自化，不禁自严，没一个敢偷懒，没一个敢作弊。到分花红时光，厚甫叫他自取一半，一半众伙计公派。这原是店家老例，他却定管不肯，定要与众伙计匀分，说：‘众人辛辛苦苦了一年，好容易赚下几个钱，却把功劳归在我一个人身上，那如何使得。’厚甫逆不过，只好听他。于是众伙计没一个不感激他，以后作事更加勤奋。”

一帆道：“华国光真是个谦德君子。”

士谔道：“岂但是谦德君子，简直是个治世良才。他的店政与别人不同，见地上污秽或是东西没有摆列整齐，并不把学生意排喧的，只忙忙的亲自动手去干。伙计们倘然晚间在外游玩回来晚了，他便秉烛危坐，亲自替你守门，弄得你自己会惭怍，自会得循规蹈矩。平日同人家讲话总是和颜悦色，一点子没有掌柜气派，哪知人家见了他又自会得畏服，你想利害不利害?”

一帆道：“果然利害。”

士谔道：“厚甫见生意顺境，便要享福享福了。费掉几百洋钱，娶了个湖丝阿姐娱乐娱乐。谁料好梦不长，好花易谢，厚甫才过得半年快活日子，不得意事赶着来了。

“这一年上海忽地起了一种瘟疫病，传染着的上吐下泻，不到一日夜就要绝命。患着这病，十个人里头倒有九个准死，好的不过一成罢了。厚甫这日吃过中饭，因为天气酷热不过，马上开

西瓜，吃了大半个，顿觉心口有点烦闷，想睡一下子就会好的，哪知越睡越不好，肚子里绞肠似的痛起来，霎时间上吐下泻，凶险万分。国光忙着叫挑痧、请医生，百般的救治，怎奈病已犯真，仙丹也难见效，瞧瞧是不起的了。

“厚甫自知没望，于是就把店事、家事重托了国光，向国光道：‘我原籍徽州，老婆子去年已经死掉，还剩一个儿子，十一岁了，寄养在岳家。我是三代单传，既无叔伯，终鲜兄弟，一个人在上海，积勤刻苦总算创下这点子基业。现在死去也没什么放心不下，就不过十一岁儿子没人教诲，眼睛总有点子闭不下。国光，我瞧店里的人只有你与我宛似嫡亲骨肉，我现在要重托你，替我教诲儿子，经理家务。国光，你可怜我死在客边，没个亲人帮助，肯把我的家当作自己家一般办理，我死在地下也感激你不尽。我这铺分作三份，你拿了一份去，其余两份等我儿子长大了，像是成器的才可付他执掌，倘是不成器的东西，就一并都你取了，只求给一碗粗茶淡饭他吃，不使其冻饿是了。店里的事，你总会像我活着时光一样办理，也不用我嘱咐了。’国光流涕道：‘东家好最好，万一有甚长短，我总竭尽心力料理店务、家务，决不会使小东家失所。’厚甫这夜果然撑不住死了。丧事完毕，国光就派了个厚甫的同乡人回徽州，把他儿子接了来，延师课读。自己依旧专心一志做生意。这时候国光才只十九岁呢。”

一帆道：“此人的忠，直堪与诸葛媲美。”

士谔道：“厚甫去世不到两月，又闹起了个绝大风波，这风波与国光一生事迹很有关系。正是不逢疾风，不知劲草；不到岁寒，不识松柏。厚甫娶着那个湖丝阿姐。年纪甚轻，本没什么坚定的性情，瞧着国光身材俊俏，面目风流，不由得不芳心可可，便常借着根由请国光进去问长问短，那水汪汪的一对眼珠儿注定国光身上不住的打圈儿。国光是何等聪明的人，哪有不省得？只

因念着厚甫深恩，此事如何敢干？有时也有点子心猿意马，不能自主，只一转念便意兴索然了。没人的时光常自己警自己道：'咄，华国光，你是城隍庙雪堆中乞丐呢，不要妄为！不要妄想！'常常自警，因此落花虽有意，流水终属无情。那妇人勾引了几回，见勾引不动，只索罢了。"

一帆道："这一节尤为难得。"

士谔道："你说他难得，难得的事情多着呢。袁厚甫住宅和铺子相离本不甚远，国光店里事情完毕了，便到住宅去转一趟，瞧瞧有事没事，这是每日的老例。有一天国光到住宅，忽见一个面生小伙子从楼上下来，一见国光就贼脱嘻嘻溜了出去。国光大动其疑。后来一连几遭碰着，动问妇人，妇人道：'这是我的表弟，来瞧瞧我，没什么事情，华先生可以不必问。'国光道：'嫂子的事我本不便干预，怎奈厚甫兄临命时光再三再四重托了我，那时嫂子也亲眼瞧见的。厚甫兄不托别人，独独托我，是晓得我的人靠得住。我现在倘然不尽力，便是有负死者，便是冤枉厚甫兄不识人了，那如何使得。所以现在不能讨嫂子的好，还求嫂子原谅。嫂子方才就那位令表弟特来张望嫂子的，我不怕你恼我，现在嫂子是寡居了，就是真个表弟，也应中堂相见，男女之间那嫌疑总要避的。'那妇人气得直跳起来，指着国光道：'你不过是我们用的一个伙计，你又不姓袁，我的事要你外姓人来管？老实说，亲戚们来往中堂、内堂一任我们去坐，就是厚甫在日也不能管我，何况是你！'国光被这妇人驳得哑口无言，只得耐着气回店。

"又过了一个多月，那妇人忽地请国光到住宅里，说要收店了。国光问是何故？妇人道：'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厚甫原籍是徽州，他死了，我们住在上海终不是了局，不如把店盘掉了，让我扶柩回徽州去。'国光道：'厚甫创立这爿店基很不容易

……’妇人不等说完，就截住道：‘我也知道，只是现在孩子又小，我又是个妇人家，没人管理，托人家是靠不住的，不收掉做什么？再者扶柩回籍又是堂皇正大事情，总不见再会有人出来阻挡了，就是人有阻挡，我状也告得，怕什么。华先生，你瞧我的话错了没有？’国光道：‘嫂子的话如何会错，只是此事我一时间不能回答，须待我想上几天再回复你如何？’妇人道：‘也好，想几天呢？’国光道：‘五天好么？’妇人道：‘好，就五天，我们停五天再会吧。’

“国光没精打采回到店里，思前想后总没个妥善的法儿。这夜睡在床上，眼望帐顶，一夜没有合眼。只听壁上挂的自鸣钟滴得滴得，记记打到心坎里。又听老鼠打架，跌翻瓶罐的声音，喧噪得耳根出火。直到天亮，心里才觉清静点子，反倒睡着了。一觉醒来，已经日高三丈。店里早粥是吃过了，命学生意喊了碗肉面来点了点饥，捏了支水烟袋，拔个纸煤，一袋一袋吸个不了，在内账房踱来踱去，满间的转团圈。转了三、五十个圈子，忽地自语道：‘哎，我何不这样呢？’说着，把头晃了几晃，连说：‘此计妙极，此计妙极！’”

一帆道：“他想用计挽救此事么？恐怕不容易呢。”

士谔道：“容易本是不很容易，但是在他手里却又不见为难了。”

一帆道：“此系何故？”

士谔道：“大抵聪明人料事如见，并不真有什么特别能为，不过猜透人家心理是了。国光这时候晓得，那妇人扶柩回籍是假话，不过想盘掉了店，拿着几个现钱逞所欲为的闹一下子是了。他就是看准了这条路行事，哪里还会错？”

一帆道：“是了，到底用什么奇计，请你快一点子讲吧，不要这样慢吞吞的，听得人肚都痒起来。”

士谔道：“也没有见过这样性急的人，被你一阵催，催的我一句都记不起了，怎地还会讲的出？”

忽听外面一人道：“催什么会催得全都忘记？只要问我，我来替你讲吧。”

欲知来者是谁，且待下回再表。

第八回　出奇谋忠心贯日　报主德义气干云

话说士谔、一帆正在讲话，忽听外面有人接嘴，闯进一个人来，正是子玖。士谔道："我这话恐怕你未见接得下呢。"子玖道："我的肚子也未见输给你。你讲哪一朝掌故，且说说看。"士谔道："我讲的是本地风光，上海掌故，你可能知道？"子玖道："这个……我真个不能回答。还仍旧你自己讲吧。"一帆道："云翔，关子不要卖了。"士谔笑了一笑，才慢慢道："华国光吃过晚饭，就到一个专门做媒的宋大娘那里，唧唧哝哝，讲了好一回的话。只见宋大娘笑逐颜开，道：'是了，停会子给你回话吧，只是谢仪……'，国光就剪住道：'这个可以放心，事情倘然成功，我必定重重酬谢你。'二人别过后，宋大娘径投厚甫宅。

"见过那妇人，先闲谈了一回，渐渐引到正事。宋大娘道：'奶奶这样的年纪，这样的相貌，能够耐这花晨月夕，倒也不是容易。像我们穷苦人家是早已嫁了，白守着年纪、相貌，有点子知觉也要哭的。'妇人道：'倒是穷苦人家的人来得好做，要怎样就怎样。像我们是处处有关碍，处处有兜搭，一点子不能自由。'宋大娘道：'我说句不知进退的话：像奶奶现在处境，总算极像心的了——上头没有翁婆，下头没有儿女，要嫁谁就嫁谁。并且奶奶又有着大的家私，年纪又是轻，相貌又是俏，谁也不喜欢？'妇人道：'做了个女人家，一个人自有一个人的难处，说也说不出，话也话不尽，旁边人如何会知道？只有自家肚里晓得罢了。'宋大娘道：'难道奶奶现在还有甚不遈心不成？'妇人道：'心哪

里逞得来——你们瞧着我是很舒服、很自由、很快活，哪里晓得我比了你们还要苦呢。讲句话、走步路，暗里都有人监着。’宋大娘道：‘谁敢监奶奶？监奶奶的人是何等身分？’妇人道：‘这可不能向你说，就告诉你也没用。’宋大娘故意道：‘可惜了，哎哟……真是可惜，一段好姻缘，可惜……可惜。’妇人不禁问道：‘大娘说什么可惜，可惜，究为了何事可惜？’宋大娘道：“我可惜的就是奶奶。现在有一段好姻缘，特来同奶奶做媒，这会子听了奶奶一番话，才晓得不成功。’妇人道：‘你过一月再来就成功了。’宋大娘道：‘怎么现在不成功，过一个月会得成功？现在怎么倒又不成功？这真是不懂了。’妇人道：‘我现在手里没有钱呢。’宋大娘道：‘奇了，奶奶开着这么气概的大铺子，一年里头生意进出，盈千累万，怎么好说没钱？奶奶说没钱时，我们日子不能过了。’妇人道：‘铺子虽然开着，要拿钱，我可没有权柄。’遂把华国光怎么经理店务；怎么干涉家务；自己要用钱怎么的不便当；这会子叫他把店怎么的盘掉，从头至尾，一字不遗说了一遍。宋大娘点头道：‘原来如此，所以他叫我做媒。’妇人道：‘你说谁？’宋大娘道：‘还有谁，就是你们铺子里的华先生呢。华先生今天到我处来，说要向你求婚，叫我做个媒人。’妇人道：‘此话可真？’宋大娘道：‘我为甚来诳奶奶。’妇人沉吟道：‘怪不的他要管我，原来是吃醋。只是我几回亲近他，为甚又假痴假呆呢？噢……是了，他这人本是古怪的很，想不结婚未必就肯胡乱亲近。’当下就欢天喜地应允了。”

一帆道：“荒唐，荒唐，怎么忽地娶起厚甫娘子来？”士谔道：“这就是他尽忠厚甫处，他的忠不是寻常人及得到的。当时国光正正经经行过聘，另外租了所房子，选了个吉日，冠冕堂皇的把那妇人行娶过来。参过天地，结过花烛，郑重其事的送入洞房。国光把店里众朋友都请到家，吃了一天的酒。众朋友见他忽

地改常，背地里都窃窃议论。国光听了，一笑置之，毫不在意。结婚第一夜，国光向那妇人道：‘你现在是我的妻子了，我可有权管你了，再不能说我是外姓人了。’就叫在新房里排一只棕榻，叫厚甫的儿子睡在榻上。外房也排两榻，叫仆妇睡了，自己仍旧睡在店里。一帆你道他真要娶这妇人么？无非要借着夫妇的名义，管这妇人，使她不敢胡行乱走——一来保全她的名节，二来保她产业。结婚后十年工夫，从不与那妇人同过一夜的房，归家时，必定挟着学生意同行。家里头日用一切，都是预算定当，半文也不能浪费。厚甫的儿子少甫，延师教读，读到十五岁上，就叫在本店里学习生意，一切进出关系、生意经络，无不悉心教导。到二十岁，就替他娶了亲。

“娶亲过了一个月，国光办了几席酒，推说是自己生日，把店里众朋友都请到家。众人疑惑道：从来不曾听见他说过生日，怎么忽地请起酒来？坐了席，众人都说：‘我们不知今日是华先生华诞，贺仪还没有送，倒先叨扰盛筵。’国光道：‘贺仪不敢当，水酒一杯，借此与众位叙叙罢了。’酒过三巡，国光开言道：‘今日在席众位，老同事只有一分，其余两分都是新同事。我的来历，老同事是晓得的，新同事却都没有知道。现在我要同众位分手了，不得不自行表白一番。’众人听了，正如丈六金刚，一时间摸不着头脑，都怔怔的向他瞧着。只见国光道：‘众位须知，我十年前是城隍庙雪堆里一个化子呢，倘不碰着厚甫先生，我这身躯，恐怕早埋葬在义冢坟里多时了。蒙厚甫先生深恩，提拔我起来，叫在店里做一名伙计。那时众同事见我来路不甚清白，竭力的谏阻。厚甫先生一概不听，违众擢用我。自受了这番特达之知，日夜自勉，力思报效。哪知先生又把我擢升了掌柜，委我全权。众位须知，我做化子时光，百文之微也没个人信我，先生竟把万金的店铺托我管理，毫不疑心，叫人怎么不感激。后来东家

得了急病，医药罔效，临命时光，又托孤于我。所以丧事一完毕，我就把少甫接了来，延师教读。哪知少甫的尊堂，忽地向我说要把铺子盘掉，扶柩回籍，我谏说再三，她终是不听。并且店是袁姓所开，要做要收外姓不能强行作主。倘我不肯依从，定要公庭涉讼。众位想吧：我强煞终是个伙计，他是东家娘娘，打起官司来，我如何会赢？我输场巴官司，原没甚要紧，须知这爿店是厚甫辛苦经营打成功的，临死时光重托了我。我现在眼巴巴瞧它消灭，瞧它换别姓来开，我于厚甫面上哪里对得住？再四思维，就不得不行那奇计——托宋大娘做媒，合少甫尊堂两个结婚。我也晓得，这件事必要受着大众的唾骂，只是我也管不得许多，为甚呢？我不结婚，便没有夫妇的名义——没有夫妇名义，我就不能管她——不能管她，这爿铺子就要保不住，厚甫一生精力所创的家业，就要不堪设想。有这许多难处，我就不能不从权一下子。结婚后，我家里头一夜也没有住过，就是日间有事回去，也必带着个学生意，为的是避嫌疑，明明心迹。现在幸得少甫年纪也长成了，本领也练就了，亲也娶了，我这副重担也可以交卸了。所以特请众位过来叙叙，我可当着众位，把历年帐目交出。从此后，店里的事情，请少甫自己经手，他有见不到地方，望众位瞧厚甫的面，着实指点指点。'说毕，起身把一大包账簿，捧至少甫面前，道：'九年清账，都在这里，请收了。'少甫听了国光一番话，又见了这一大包账簿，心里一酸，两股热泪不由不冲眶而出，扑地跪倒道：'国光叔，小侄受了你老人家大恩，才有今日。不待小侄感激你，就小侄父亲在阴司里，也感激你不尽。现在小侄才成亲，你老人家就要弃了我去，以后叫我怎么过日子？小侄虽然不知道好歹，记得父亲没时，只有一爿铺子，现在已经变成三爿铺子，那都是你老人家打成的。小侄情愿照父亲般奉养你老人家，有甚不是，求你尽管责着、骂着，小侄一点子

都不敢违拗。果然小侄再练习了几年，国光叔瞧我可以办办事情，小侄也只敢接受一爿铺子，其余两爿都是老叔的产业，小侄丝毫不敢动呢。说句良心话：没有你老人家，就这一爿铺子，也留不到我手里。交卸的话，恳求老叔万万勿提。’说毕，叩头不止。国光忙着扶住，道：‘少甫快休如此，起来，起来。’少甫不肯，道：‘必得老叔应许我不交卸，我才敢起来。’国光道：‘话总好商量的，起来了再说。’众伙计帮着劝说，少甫爬起身，还是流涕满面。众人也都叹息。国光道：‘我十六岁到这里，办了十二年的事，现在已经二十七岁了，历年薪水、花红，拆息并算拢来，也积蓄了三千多金，现在想回籍去，办父母的葬事。娘舅的柩，寄在公所里也不是事，乘便带了回去。再者我已近三十岁的人了，三代一竟单传，嗣续一层也不能再缓。回到家乡，自己也要娶个亲，等到诸事办妥，再回到上海来。那时少甫如果用得着我，我仍旧可以帮忙帮忙。’少甫道：‘老叔回去尽管回去，这里的事尽管管着。’国光道：‘我十多年不回去，一回去，只少总要一年多呢。’少甫连说‘不妨’。国光义不能却，只得答应了。后来袁、华两家来来往往，像亲戚一般。那‘悦昌’，就是厚记的分铺。少甫定要把两爿分铺都给国光，国光定管不要，推来推去，推个不了，经旁人再三劝说，才受了‘悦昌’一铺，你想这桩事情，采到县志上去，有光辉没有光辉？”一帆道：“这华国光简直是个大贤，照他的行为，圣庙也入得。”

子玖道：“你们讲的什么？我只听得下半截，不甚清楚，可否请你再述一遍？”士谔道：“谁叫你不早来，你方才躲在哪里？”子玖道：“我在新衙门瞧审事呢。”一帆道：“子玖兴致倒好，新衙门可有甚奇案没有？”士谔笑道：“新衙门的案子，多不过是定货不出、纵火图赔、妇女被占、流氓抢物、电车伤人等五六件，还有什么奇案？”子玖道：“今天有桩案子，奇虽不奇，怪却很

怪。”士谔道：“不信竟有怪诧的案子，快点子讲我们听。”子玖笑道：“今天我要卖一卖关子了，你要我讲，须得先把那半截故典补完了再说。”士谔道：“我已讲过了，复叙似乎没甚趣味，你要听，请一帆讲吧。”一帆没奈何，只得从头到尾讲了一遍，子玖道：“此公真是难得。不料恶浊世界中，还有这样的奇杰，可敬，可敬。”士谔道：“论理也不为过，众人待我，报以众人；国士待我，报以国士，得一知己可以无憾。”子玖道：“话是不错，然而难乎论于今之士矣，现在世界能有几个豫让？”一帆道：“不要尽着海阔天空了，快讲那奇案。”

子玖道：“我今天起身时，云翔还没有下楼，一个儿没味，外边去吃了碗面，就在马路上闲逛。忽见印捕押着一大队人走过，长长短短，不一而足，都是两个人一联——辫子结辫子，手连手。有穿长衣的，有穿短衣的。我问旁人，才知是租界上犯事人，解到新衙门受审判的。我就跟着他们，走过了两座桥，才到新衙门。那衙门真与县府各衙门不同，不愧‘新衙门’三字。”士谔道：“那原是按照西式筑造。”一帆道：“你这样根上生，叶上起，几时才讲到本题。”子玖道：“快的很，快的很。我走进衙门，见公堂上坐着两个官：一个是本国官，一个是外国领事，知道就是会审体制。见一起一起案子，连问了三五起，就见一个巡捕，解上一个女学生来。我暗诧：怎么女学生也会犯法？便专心静气地听他申诉犯案缘由。沈、陆两兄，你们晓得她犯的什么罪？”士谔、一帆都说：“那如何猜得着。”子玖道：“巡捕诉说：‘晚上九点钟，眼见这女学生在门口硬拉客人，违背工部局章程，所以拘拿解案，请大老爷究办。’”一帆道：“违章拉客、总是野鸡、妓女摹仿女学生装束也是有的。你不很到上海，自然少见多怪了，怎么反说是奇案？”

子玖道：“野鸡、妓女，果然是野鸡、妓女，只是她出身，

很不是寻常之辈。据她的口供：父亲是候补道，在南京病故了，家道渐渐的衰落。”一帆道：“堂堂道台千金，穷煞总也不至于做野鸡。”子玖道：“岂但是道台千金，这女子并是现在很著名的女志士呢。”士谔跳起来道：“奇了，著名女志士，竟会充当野鸡妓女么？这女志士叫什么名字？我倒很是愿闻。”子玖道：“姓胡，叫胡慧儿。在南京时光，曾与两个女志士禀准制台，创办女学校，筹集了一千两银子为开办费。后来同事的人忽地把银子卷取避匿，她一个人留在南京，没有钱，不能开办，遂趁火车到镇江，想访查同事的踪迹，耽搁在第一楼客栈里。哪知同事没有寻着，姘头倒轧着了。第一楼左近，有座客栈，名叫三和公旅馆。旅馆果有个寓客，名叫奚阿根，是常熟人。这奚阿根听说是个强盗，常熟昭文县境梅星地方桩伙劫巨案，他也是有分的。不知怎样，同胡慧儿一阵鬼混就混上了，在镇江住了几天，一同到上海来，在贵州路十一号门牌借了一间楼面。”士谔听到这里，忍不住道：“既是女界志士，人格不为高；道台千金，身分不为大，怎会这样的犯贱！同强盗都轧起姘头来？”一帆道：“强盗不强盗且不必论，只是陌陌生生的男子，一碰着就会轧成姘头，其烂污也不问可知了。”子玖道：“且待我讲完了，你们再评论吧。阿根、慧儿住在贵州路十一号，所有房租、伙食都是慧儿供给。不到两个月，慧儿的首饰、衣裳当尽吃绝，滑脱精光，早剩了个光身子。阿根到了这水尽山穷境界，陡起不良——托二房东把慧儿押进野鸡堂子。慧儿没奈何，只好暂时容忍，苟延残喘。这便是今日公堂审判的奇案。”

士谔问：“怎样断结呢？”

子玖道：“中西包打听都禀：奚阿根是劫案巨犯。官叫分别押着，移请昭文县查复再办。”

一帆道：“这种淫贱女子，也混在女学界里头，女学前途才

不堪收拾呢。”

士谔道：“说起女学，真是好笑得很。听得浩然说，虹口有一个女学堂，什么名字，我却忘记了。这女学堂平日名誉是很好，学生也有很多。有一个女学生，只有十三四岁，人虽小，枪花却大的了不得。”

一帆道：“难道又是个弟弟么？上海女界只有个弟弟是为利害，差不多四远驰名，无人不晓。我一竟说，女界中出了弟弟，真是前无古人，后少来者了，谁料现在竟会有这么一个侣伴。”

士谔道：“一帆又要武断了，我还没有讲明，就是价弟弟、妹妹乱说一会子。”

子玖道：“弟弟又是哪个？”

一帆道：“是个女子的小名儿。”

子玖道：“女子为甚叫作弟弟？”

一帆道：“此事说起来，也不是一语两语可以完结。弟弟的父亲原是上海很阔一个阔商人，姓汪，名字现在却不便说出。那汪老头因大老婆男女无出，又娶了一个小老婆。小老婆妓女出身，马屁功夫是一等，称大老婆妈的。这种奇出怪样称呼，旁人听了不知道妻妾，只道是母女呢。小老婆共生一男一女，汪老头因为子女得的晚了点子，故意颠倒称呼——男孩叫妹妹，女孩叫弟弟，无非为易育起见。这弟弟却自小活灵非凡，聪明出众，八九岁上就会吊膀子、轧姘头。起初人家听了都不相信，直到后来，有人亲眼瞧见她租小房子，在永年里合一个姓吴的胖子万分恩爱，那时这弟弟也只有十二岁呢。现在云翔说这女学生人虽小，枪花大的了不得，不是与弟弟先后媲美么？”

士谔道：“所以我说你武断呢。女学生的事情，与你讲的什么弟弟，是大不相同的。这女学生家里，只有个父亲，也只有三十一、二年纪，人品也很漂亮，在巴子路租屋一间作为寓庐。你

道这女学生进学校是为求学么？原来替他父亲拉马呢。见女学里头生得标致点子的，不论是学生、是教习，死活邀到家里来，同父亲两个鬼混，骗上手的，不知凡几。你想奇闻不是奇闻。”

子玖道：“这样说来，那女志士做野鸡，又不足为奇了。”

一帆道：“说起奇闻，我倒又想着一事，那事才是奇闻，奇的了不得呢。”

欲知一帆说出什么奇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回　劫典铺强盗冒官兵　匿汇票奸主遇猾仆

话说一帆当下向子玖、士谔道："我们行里有一个同事，是长洲县属湘城镇人，此番从家乡出来，说起镇上一家店铺被劫，很是奇怪。"

子玖道："盗劫典铺，也是极寻常的事，有甚奇怪?"

一帆道："强盗打劫，原不甚奇，他的打劫在白昼，所以奇怪。那日十二点钟时光，忽有两只枪船，飞一般驶来，驶到市湖中间泊住了。船里头，营官、兵士一齐起岸，嘴里连喊：'捉强盗，捉强盗!'镇上商民都吃一惊。果然看见两个强盗满街的飞跑，官兵随后追赶，愈跑愈快，愈追愈急。后来官兵分队兜拿，强盗见逃走不去，逃到典铺门前，向典铺里只一溜，溜了进去。官兵大喊：'强盗躲在当铺里，强盗躲在当铺里！快进去搜，休叫跑了!'一窝蜂拥进去，立把当当、赎当的人，齐都逐出，把大门、二门闭了个严密。还有一个营官，高擎令箭，带了三、五个兵士，守在门外，禁止闲人窥探。左右邻舍都不敢走近一步儿。约有一个多钟头，方才开门，果见两个强盗，捆缚得馄饨一般，扛抬而出。接着，三、五十官兵，带着好多大衣包，从从容容的，下船扬帆而去。

"枪船去后，左右邻舍始到典当里去询问，只见朝奉、小郎、更夫、厨司一应人等，都四马蹄扎着，口里塞着抹布、手巾之类，知道不妙，忙解下来，问时，才晓得官兵、强盗都是强盗，故意装神弄鬼，眩惑人家。捉强盗，就是劫东西的奇计，一关上

门，一声号下，冷不防，把众人全都捆下，都塞了嘴，翻箱倒笼，抢一个满意。你想此事奇怪不奇怪。”

士谔道：“果然奇妙，任你怎样小心谨慎，总防不到他的。”

子玖道：“这还不算甚奇特。我听得人家说，京里头筑造模范监狱一件事，才是奇怪。”

一帆道：“怎么奇怪？”

子玖道：“法部里要造模范监狱，去年子已经向度支部领了款子，派员承办造筑，到现在已近半年。一日，尚书廷大人忽地想起该处工程，向左右两侍郎道：‘模范监狱工程怎样了？我们今天去瞧瞧。’两侍郎都说‘很好’。哪知行到那边，哪里有什么工程，仍旧是空空一片基地，柱子也没有一根，墙也没有一堵，砖头、瓦片一点子影踪都没有，也不见半个匠人，哪里像兴工的样子。

“廷尚书勃然大怒，一迭连声叫传承造人员来！承造人员不知就里，跟着来人到尚书跟前。见三堂会集，尚书、侍郎面上都露着盛怒的样子，知道窥破底里，不能掩饰。跪下地，磕了几个头。廷尚书厉声喝问：‘模范监狱在哪里？工程怎么样了?！好……好，你办得好差使，好混账的东西！’承造人员碰头道：‘众位大人容禀：卑职是何等样人，敢在众位大人跟前舞弊？这种模范监狱，实因工程浩大……’廷尚书不等说完，喝道：‘工程浩大？你的工程兴在哪里？你且说说看！’两侍郎和道：‘这明明是强辩。’承造人员道：‘卑职不敢强辩，卑职禀的都是实情。这所模范监狱，地基是广阔不过，卑职工程早已动手多时，只因在那一边动手，所以大人没有瞧见，大人瞧的，齐巧是没有动工的一边。今日天色已晚，不及再到那边去踏看，等过几天，卑职把工程图画打好了，再来禀请大人勘视。’廷尚书等竟拿他无可奈何，只得申饬一番完结。你们试想：筑造款子领去已有半年，却原是

一片空地，倒说工程浩大，在那一边动手筑造，奇怪不奇怪?”

一帆道：“那原是廷尚书外行的不好。京里头承办工程，原是马马虎虎的，你要踏看，理应先期晓谕，让他们好急急忙忙的预备。一点口风不露，蓦地赶了去，措手不及，自然要露出怪象来了。”

子玖道：“照你说来，是又不足为奇了?”

一帆冷冷道：“这种事，很寻常，原没什么奇怪。”

子玖道：“还有甚事比它奇怪呢?”

一帆道：“我听朋友讲一桩近事，才是奇怪。京里头有一位军机大臣，凭你势力的——京内外大小官员，凭你犯了什么大不了的事，只要他老人家一答应，总没有不了的。所以门庭若市，贿赂公行。一年里头，进款不知有到几多万数。但是他进款虽多，待到底下人很是吝啬，一钱半钱都要斤斤较量。所以底下人把他都恨的要死。

“有一天，外省一个什么大员，为了一件什么事，特来走他老人家的脚路。寄来一封信，六万银子一张汇票。门政大爷见了汇票，心里一动，遂想出一条奇计。把汇票藏了，拿着空信见主人。

“军机大臣拆开信一瞧，向门政望了一望，问：‘汇票呢?’门政不慌不忙答道：‘信已呈给老爷了。’军机大臣道：‘我问的是汇票！’门政道：‘老爷问汇票么?汇票是六万两。’军机大臣道：‘我知道六万两，现在票子在哪里?’门政道：‘六万两一张汇票，小人因有急需，暂行告借一用。’军机大臣道：‘哪个借给你！快快交来，快快交来！’门政道：‘小人自向老爷借用呢。’军机大臣怒道：‘什么东西，这样混账！快点子交出来，快点子交出来！汇票，汇票！’

“此时军机大臣气得脸涨通红，须子根根倒竖，说话要紧了

点子，口沫喷在须子上，一点点，活与珍珠相似。门政依旧舒徐暇豫的口道：‘小人已经回明老爷，说有急需才告借的。’军机大臣喝道：‘混账！银子是我的，你半路里截了去，还说暂时借用，好说得体面话儿。快交出来万事全休，你倘然定管不肯交出来，我也没工夫同你缠了，把你送到厅里去，叫厅官问你取讨这六万银子，不怕你少了半星边儿！你到底交出不交出？’门政肚里转念头：我要怕你时，也吃不住你的了；既然吃得住，不要说六万两，就六钱银子、六分银子、六厘银子也不会交出来。有本领吃住才吃的呢。当下就坦坦的回道：‘老爷要送我厅里去，我也不敢同老爷相强，只好听吃官司。只是小人还有句话禀明老爷：老爷不要这会子一时之火，把小人送了官衙，将来追悔起来，恐怕就要来不及呢。’军机大臣正在喊：‘来！预备拔片子，把门政送审判厅！’听了这话，倒又不得不问个明白，问道：“你讲点子什么话，我为什么要追悔？’门政道：‘老爷是最圣明不过的，小人到了公堂上，厅里老爷问起来，怎好不照实招供？小人一招供，老爷恐怕也有点子不大稳便么。小人是逼上梁山，不得不然，老爷到那时要懊悔不要懊悔？’

“军机大臣一听此话，宛如顶头浇了一桶冷水，身子倾刻凉了半截，半晌才说出一句话来，道：‘我六万银子，难道就此罢了不成？’门政道：‘小人在急难之中，老爷救了我，也是老爷的恩典。并且小人伺候了老爷许多年数，辛辛苦苦，不无微劳足录，通只五、六万银子，就这样横跳八尺，竖跳一丈，老爷的肚量似乎太狭隘呢。俗语说宰相肚里好撑船，求老爷不要把五、六万银子瞧得太重了。’军机大臣非但银讨不回，倒被门政教训起来，真气得个发昏。没奈何，只好自家收篷，喝门政道：‘混账羔子，不要说了，滚、滚、滚！’门政不慌不忙，请了一个安道：‘谢老爷恩典，小人只好来生做犬马补报了。’退到外边，收拾行

李，舒舒徐徐的去了。这桩事，通京城都传为笑柄，你们想奇怪不奇怪？”

士谔道：“俗语所谓，强盗碰着贼爷爷，一物自有一物克。就是这个道理。”

一帆道：“时光不早了，我要回去了。”

士谔道：“你急急忙忙赶回去，可有甚急事？”

一帆道：“也没甚急事。”

士谔道：“没甚急事，就这里吃了饭去，谈谈倒很有趣的。”

一帆也就坐下。士谔命仆人到随近徽馆里，喊了几样菜，又向广东店里买了些熟香肠、油鸡、烧鸭之类。酒是家里藏着的，就在洋风炉上烫起来。一时菜买到了，凑上几样家常小菜，三个人就小酌起来。

子玖把筷指道：“这红烧羊肉瞧上去味必甚美。”

一帆听说，夹了一筷，送到嘴里，咀嚼了会子，称赞道：“果然美甚，果然美甚！这是你自己煮的？”

士谔道：“正是。羊肉最患是腥臭，这个路道还好。”

子玖道：“我敢断定，其美不在人肉之下。”

士谔道：“人肉你是吃过的？”

子玖道：“人肉哪个人尝过？我也不过是想当然耳。”

一帆道：“人肉这东西，你我就是见了，也吃不下。吃人肉，也要有吃人肉的本领的，这事只好奉让董事老爷了。”

士谔道：“董事老爷不定管个会吃人肉的，并且他们也不过是一句话，又不真的吃人肉。”

一帆道：“真的吃人肉，也有的。南通州有个乡董，姓周，素喜烹食小孩，一月里至少总要吃到三四回。”

士谔道：“这个人真是忍心之极！想必是豺虎转世，不然怎地吃得下？”

子玖道:“吃得下吃不下且不要说,他为甚要吃这东西呢?”

一帆道:“据他自己说,婴孩是调摄身体的大补品,吃了后,可以身强力壮,精旺神怡。”

士谔道:“这样,他所住一带的小孩子,必定没有噍类了。只是这地方人家怎么又一凭他胡行乱做,没个人出来讲一句话呢?”

一帆道:“一来他是个董事,地方上人,都怕他的声势。二来他所吃的婴孩,私生子居多。人家私生了孩子,正患发觉出来,没脸见人,有人替你吃一个干净,免了多少是非口实,感激都来不及,哪个高兴来问呢?”

子玖道:“哪里去找这么多私生子来供他餮饕?”

一帆道:“他另有个法子——附近的守生婆子,他都预先嘱咐了,凡有私孕堕下的胎,产下的孩子,送到家里,每个给钱七、八百文不等,他却把此等胎孩洗净了淤血,放在瓦罐里,加好盐、酒、酱油,用文火煨了个稀烂,作为早餐小菜。”

士谔道:“这种人,当他人是冤枉的,简直是人类中的妖怪。”

子玖道:“这还有可解呢,蒸食婴孩,总算为补益身体起见。最奇不过的是偷盗死人骨殖,那才不可解说。”

一帆道:“我也听得人家说过,只是不大清楚,并且我也不信有这件事。”

子玖道:“这件事例是确的。”

一帆笑道:“你又没有亲眼瞧见过,怎么晓得是确?”

子玖道:“从湖州出来的人,众口一辞都这么说,怎地还会不确?”

士谔道:“你们讲点子什么?我竟一点子听不懂。”

子玖道:“这是湖州事情。前月我出来时光,轮船里头碰着

两个湖州人，听他们谈起，所以晓得倒是很详细。

“湖州乌程县九十一庄邵墓地方，发现一桩奇案。那地方有个无赖，姓花，名真宝，绰号缺嘴阿四。这缺嘴阿四，平日里专喜妖言惑众、做鬼做神，左右邻舍都晓得他在五道夫人宫里当差的，所以都有点子见他惧怕。邵墓地方人家都是养蚕为业的，缺嘴阿四家里也养了许多的蚕。这天，阿四因有事进城去，家里头蚕没人饲叶，就托他嫂子照料照料。到了夜里，他嫂子进房去喂蚕，忽地瞧见床上被头里，露着只女子小脚，心里疑是阿四的姘妇，也不去惊动。喂好蚕，回到自己家里，齐巧左右邻舍都在，他嫂子就告诉众人，缺嘴阿四现在有了姘头了。众人问：‘姘头女人在哪里？你怎么会知道？我们都没有听得呢。’他嫂子道：‘我本来也没有知道，今天阿四进城去了，托我喂喂桑叶，照料照料，我才到他房里去喂桑叶，却见他藏着个女子，不是姘头是谁？’众人道：‘你瞧见的么？那女子生得标致不标致？有多少年纪了？’他嫂子回说：‘那倒没有仔细，我只见得一只脚呢。’众人都说：‘奇了，哪有瞧人只瞧见脚，不瞧见头的道理。’他嫂子道：‘我只见被头里露出着尖尖一只小脚儿，晓得他床上必定睡着个女子。你们想不是姘头是谁？’众人道：‘想是你眼花了，他既有姘头女人，蚕不会叫姘头女人喂，还要来托你？难道他姘头女人是个死人不成。’他嫂子道：‘的的确确睡着个人，我瞧的清清楚楚，那只小脚上还穿着红缎绣花鞋呢。’众人错愕道：“这里头定有缘故，我们都去瞧瞧，哪有自家有了人，桑叶还叫别人喂之理？’于是，他嫂子同着邻舍妇女八九个人，一窝蜂拥进缺嘴阿四屋子里，跨进门，趁灯光望去，果见被头里裹露着一只小脚。他嫂子第一个上前，揭开瞧时，猛吃了一惊，倒退不迭。”

欲知为甚缘故，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　合秘药土棍盗尸骨　征人情议员开寿筵

话说子玖讲到缺嘴阿四的嫂子揭开被头，猛吃一惊，倒退不迭。

士谔、一帆齐问何故。子玖道："他嫂子揭开被头，哪里有什么人，是一具死人腿足。众妇人发一声喊，奔逃不迭。奔回家里，告诉了男子。男子们也各骇诧不止。内中有个绰号百有分的，创议道：'我们庄上出了这种奇事，不发现也罢，既然发现了，若不查一个究竟，将来保正先生报起案来，我们做邻舍的，都脱不了干系。'众人道：'怎样好呢?'百有分道：'还是大众进去查一查明白，大家也好商量个办法。'众人齐称有理，跟着百有分到里头细细拣搜。先把被头里那只死人脚翻出来细看，见肤肉干枯，骨殖坚燥，黄惨惨很是怕人，不过绣鞋、绸袜颜色倒还鲜明。众人道：'这厮鬼鬼祟祟，却不道会干这翻尸盗骨的勾当。只是有什么用呢?'百有分道：'我猜多半是合药用的，阿四或者也是帮里弟兄。'忽听一人道："咦！这又是什么?'众人回头，见那人开着只箱子，一手擎起了手照灯，眼光射定在箱子里，脸上露出很惊异的样子。众人知道又有什么了，赶忙过去瞧。见箱子里一只篮子，盛着五只红绫女鞋，大小参差，底上都无泥迹。百有分一见，就喊：'了不得，了不得！这是庙里五道夫人的！这厮在宫里当差，五道夫人很是相信他。今晚抄了他的家，万一五道夫人不答应起来，你我都是个死。'众人听了，不禁毛发悚然，齐问：'怎么是好?'百有分道：'我常常听得阿四家里有四

五个女子讲话声音，等到走进去瞧，却只有阿四一个人在，问他，他只是不肯说。现在想来，一定就是五道夫人了。'众人埋怨道：'都是你不好，我们本底子不要搜他。'百有分道：'埋怨也没用，现在不如把各物依旧安放原处，等他回来再说。'众人听了百有分的话，忙把女人鞋、死人脚一切安放妥贴，销声匿迹的走了开去，只望阿四回来再行动手。谁料叶阿四比鬼还要灵，早得着消息，逃之夭夭了。后来，别村庄人得着这个稀奇消息，叠背推肩的拥来观看。邻舍们恐怕房子挤坍，公司商议，把那只死人脚索性悬挂在五道神庙大殿的旁梁上，尽着人家观看，只都是不敢报官。"

士谔道："为甚不敢报官？"

子玖道："乡下人迷信心重不过，无非惧怕五道神作梗罢了。"子玖讲到这里，举起杯来，一饮而尽，笑道："口也渴了，润润喉再讲。"

一帆道："后来如何结果？"

子玖道："蚕汛过了后，此事渐渐的冷了。阿四知道没事，偷偷逃回来。村人也不敢举发他，直至死人骨头的子孙出来，才把他捆送到县，照律办了个监禁之罪。"

士谔道："他要死人骨殖在做什么？"

子玖道："听说配制什么秘药呢。"

士谔道："此种人真是杀不可恕。"

一帆道："平心而论，比吃了人肉的董事，罪还差一级呢。死人是不知道痛苦的，任你宰割、剉磨，都不要紧。并且埋藏在地下，本底子没什么用场，他取来合了药，倒是化无用为有用的好法子呢。"

子玖笑道："可惜缺嘴阿四没有晓得，不然早请你去做辩护士了。"

士谔道："喝酒、喝酒，菜要冷了。"

一帆道：”菜冷倒不要紧，酒却要燉燉了。"

士谔道："壶里有热的呢，镶镶就得了。"于是且斟且酌，喝到一点钟，才命仆人盛饭。饭毕，又到大马路易安居喝茶谈天。

子玖喜欢瞧马路景致，就在阳台上泡了茶，靠着栏杆望下去。只见马路平铺如镜，中间电车轨道像线一般，弯弯地弯过去，直到看不见才止。两旁的路边，一式都是式门汀筑造，收拾得点尘不染，清洁异常。往来车马，络绎不绝。子玖道："租界上的马路真好，可见自治一端，中国人比了英国人，竟有霄壤之别。我前天到南市去，经过中国自造的马路，坐在东洋车上，一颠一颠，身子都几乎颠下来，苦的了不得。人家告诉我，这个还是绅办的呢，倘是官办，恐还没有这样的平坦。后来走到法租界上，就觉着平了许多；到英租界，越发平了。最奇怪的是，没有走着南市，觉英、法两界的马路也寻常之极，一到南市，顿然大异了。"

一帆道："俗语所谓'不见高山，哪知平地'。就是这个道理。"

士谔道："中国人特性，不论什么事，只晓得创造，不晓得修理。但看各处庵观寺院，新的金碧辉煌，庄严万状；旧的就败落得不堪名状。年复一年，岁复一岁，直至挨到不能再挨时光，才慢慢的提议修理。那时候，修理费用核算起来，要与创造差不多了，哪个还情愿去修理呢？南京马路也是这个道理。租界上马路是年年修、月月修的，只要看那部修街机器，不在这里，就在那里，从不见它有过空闲时光。并且，常常修理，修的时光，路不至十分的坏，工不至十分的费。钱也省，路也平，行人也便当。你看现在闸北华界上不是在修路么？掘了一路的泥沙、碎石，两边店铺门前，泥墩堆得小山一般，车马不通，行人裹足。

开在这条路上的店铺，没一家不受着影响，本拆得一塌糊涂。”

子玖道：“中国人也是个人，英国人也是个人，怎么英国人这样会办事，中国人这样不会办事？”

一帆道：“这是经济困难之故。中国人没有钱，怎么办得好事？俗语说：‘巧妇煮不出没米饭。’中国人不论兴办什么事业，只筹了开办费，没有筹常年费，所以不济呢。”

士谔道：“这也不尽然。就使筹足了常年费，也要揩油揩光的。几曾见有人办过清公事？”

子玖道：“讲到清公事三字，外国人也未必肯办。只要瞧粤汉铁路的工程司，不是外国人么？何尝办过清公事。”

一帆道：“说起铁路，我又想起一桩事故了。沪宁铁路火车上，有个管车人，是姬观察姬老头荐的生意，每月工薪二十番。姬老头却要他按月报效五块钱，给姨太太做花粉费。”

士谔道：“哪个姬观察？”

一帆道：“上海哪有等二个姬观察，就是赫赫有名的商界道台姬老头儿。”

士谔道：“此公家什已不少，为甚还这样的贪？”

一帆道：“孔夫子说‘及其老也，戒之在得’，这话真是不错的。这姬老头在一个什么会里充当会长，凡故乡亲友到上海，应酬宴席，一切费用都要开支会里头公款。他少君到外洋去读书，所有学费、零用费，也要会里供给。”

士谔道：“真是奇谈。私费都要开支公款，这样闹下去，这个会恐也不能长久呢。”

子玖道：“这有什么奇！江西有个米行董事，硬提公款送议员人情，弄得打官司完结，那才奇怪。”

士谔道：“怎么一回事？你又从哪里听来的？”

子玖道：“我也听江西佬说起呢。虎兴旅馆里两个江西佬谈

天，在我房间的隔壁，夜静更深，被我听了个仔细。

“江西德化地方，有个议员姓张的，那日六旬大庆，商界里头几个势利朋友，争先恐后地去祝寿。米行董事沈老大，更是兴头，先期知照同行，叫寿礼总要从丰致送，各同行都不敢违拗，只有王顺记老板王武烈不肯依从。沈老大叫人去劝说，武烈笑道：‘这几个月生意清淡，我连儿子都养不起，送他上海去谋干了，哪有闲钱来养这没相干的议员。我又不做什么董事，就不用认识他也不要紧。难道我不送他人情，他就好在谘议局提议封掉我的店铺么？沈老板要送厚礼，尽管送是了，我可不能学样。’

“那人被武烈一席话钝得哑口无言，回去一五一十学说了一遍。沈老大气极道：‘偏有他向我倔强，同行十一家，哪一家也不听我的话？我忝为董事，这点子事都作不来，以后怎么还好管别事？可恨武烈这厮，一点子面子不肯给我，万一人家看起他样子来，叫我如何是好？’忽地转一念头：王武烈有一百块钱米捐，昨天刚刚送进公所，何不提出一半，权替他送了人情，再知照他，就不怕他不依从了。并且行了一回，下回就是个例，别的人家有起事情来，也好弄许多呢。想定主意，也不同人家商量，就在米捐项下抽提了四十元，加上封套，写了王武烈名字，立刻派人送了张议员家去。自己随后赶去，把代送人情一节事，告诉了张议员。

“张议员万分感激，连连打恭送谢。沈老大道：‘你我至交，何必这样，况又不值什么，不过费我一句话呢。’张议员拱手道：‘承情承情，兄弟心照就是了。’沈老大道：‘张兄，你客目上王武烈的名字可曾添上去？’张议员道：‘还没有。’沈老大道：“快快添上，最好连他兄弟武贞一齐开上，好使他不疑心。’张议员道：‘吾兄见识细密之至，兄弟不胜佩服。’于是，就叫账房在客目上添两个名氏，立刻派人去邀请。

"王武烈果然猜不透他们捉弄自己，只道张议员还是讨人情呢，向兄弟武贞道：'做议员的人也很可怜，我不去理他，他竟一趟一趟，邀一个不住。'武贞道：'这种人本像强叫化一般，不给他个钱，他总不肯走开，不如给他一块钱吧。'武烈道：'兄弟的话也是。'遂封一块洋钱，叫出店送了去。一时出店回来，却是原洋奉璧。武烈倒不懂起来，瞧那张谢帖时，却另外有几个字，写得清清楚楚：

已蒙原赐，不敢再领。谨璧。

武贞道：'哥哥送过没有？'武烈道：'我送过了，再送第二回则甚？难道自己嫌钱多不成？'武贞道：'这却奇怪了，其中一定有缘故，倒不好不去瞧瞧。'武烈听说，换了件衣裳，奔到张议员家。

"只见宾客满堂，欢声喧耳。客堂里烧着素烛，挂着寿轴，场面很是阔绰。张议员晶顶蓝带，朝珠补服，大摇大摆的转团圆，好似专等人家来拜寿似的。武烈没奈何，只得趋步上前，向张议员拜过寿，敷衍过了几句，然后询问：'方才一点子薄礼，张兄为甚见外？'张议员道：'武翁厚赐，兄弟已经拜领过，如何再好受第二回。'武烈道：'这是张兄记错了，兄弟并没有人情送过。'张议员道：'现有礼簿写得明明白白，如何会错？'武烈不信，翻礼簿瞧时，果见写着：

第五十七号：王武烈同弟代仪洋四十元，使金二元。

诧异道：'我竟一点子没有知道，哪个送来的？'账房道：'来人仿佛就是米业公所的茶房。'武烈直跳起来，连喊：'了不得，了不得！'回头见沈老大，坐在旁边冷笑。武烈道：'这个人情，你总晓得。'沈老大冷冷道：'岂但晓得，是我代你致送的。'武烈怒道：'你代我致送？我决然不承认！'沈老大道：'你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我四拾块钱已替你在米捐项下开去了。'武

烈道：'我送人情不送人情，干你甚事？要你来代劳？'沈老大道：'我忝为董事，像你这样不知礼数，不但同业的台被你坍台，就是我的台，也被你坍台呢。我做了董事，任你这样胡行乱道，不来纠正一点子，也不像个董事了。谁料你非但不知感激，反倒怨我。你这人，怎么竟这样不知道好歹？'武烈怒道：'好……好，你会强辞夺理，我现在也不同你讲，哼！你仔细着，你仔细着！'忿忿不已的走了出去。张议员和众宾客也不上前劝解。

"王武烈回到家里，告诉了兄弟武贞。武贞道：'此事只有打官司。除了见官，没有第二个办法。'武烈道：'兄弟的话，一点子没有错。'于是，弟兄两个合拟了一纸禀单，王武烈连夜进城，到县衙门告了一状。到明朝，张议员家里众宾齐集，呼么喝六。正在快乐时光，忽地两个戴红缨帽子的人，直闯进来，就席间，把沈老大一根铁索，套了就走，众宾客不知就里，都吓得目定口呆。张议员追上去询问情由，差役见是本县议员，不敢怠慢，带笑道：'张老爷，这件事你老人家不管吧，县里老爷怒得紧。'张议员道：'沈老爷竟犯了什么大不了的案子？却把他像捉强盗一般拿去。'差役把牌票给张议员瞧视，才晓得就是代送人情那节事发作了。张议员向沈老大道：'你放心，我马上替你做诉辞进来。'沈老大道：'光是诉辞，不定管有效验，最好再弄几个人来保一保。'张议员道：'我马上动一张公禀来保你，总不会使你受亏是了。'"

士谔听到这里，不禁道："真是奇事奇文，后来怎样结束呢？"

子玖道："后来，张议员动了张公呈，把沈老大保了出来。王姓弟兄不服，两面大起冲突，都到劝学所向各绅声明，闹了个翻沸摇天才完结。"

一帆叹道："越是有名誉人，越会闹这种出奇的笑话，中国

所以弄不好呢。”

士谔道：“中国人的不好，也不光在笑话不笑话。”

子玖道：“不在笑话，在什么呢?”

士谔道：“在专会学人家样子，不会做样子给人家学；专会放马后炮，不会事前预防。即如眼下，各国都在研究飞行术、空中战斗术，我们政府里还在议创办那拙笨呆劣的海军，你想可笑不可笑。等到你海军编成，人家空中战艇队也编就了，你去同人家争吧。”

子玖道：“这也不能怪政府，就是现在要办飞艇，向哪里去办呢?外国飞艇还在研究时代，又没有大发明，就使造成一只、两只，也决计不肯卖给中国政府。中国人又不会造，请教向哪里去采办?”

士谔笑道：“你这人，消息真是呆不过。中国现在出了两个飞行大家，普天下，没一个人不知晓，独有你还说没处采办。”

子玖不信，一帆道：“这倒不是虚话。”

欲知飞行大家究系何人，且待下回再表。

第十一回　排云驭气奇士飞行　掣电轰雷乌龟泄忿

话说士谔讲起中国有两个飞行大家，子玖不信，一帆道：“这倒不是虚话。”

子玖道：“飞行家现在哪里？姓甚名谁？”

士谔道：“这两个都是日本留学生，一个叫刘佐臣，一个叫李宝俊。在日本留学时光，殚精竭虑，冥行苦思，不知费了几多心思，经过几多岁月，才造成一部单叶飞行机。试验过几回，倒也很有成效。驻日公使晓得，此使秘密研究，关系非轻，侨寓在人家国里头，很是不便，特把他们一角咨文，咨送回来，听候政府录用。这两个人一到北京，就到海军处、军谘处、陆军部三处投递咨文，听候指示办法。到现在也有一个多月了，也没听得有甚举动，所以我这么说呢。”

子玖道：“这两个飞行家，究竟靠得住靠不住？”

士谔道：“那我不晓得，不过见过他的研究飞行机报告书，诳骗两字，似乎还不至于呢。他报告书上道：

‘今之轮船可谓快矣，今之铁路可谓捷矣，然犹未足以厌人心。乃欲舍舟车腾于空中，故有轻气球之制，又有飞行艇、飞行机之造。惟气球试用已久，于交通上仍不如火车之便，独于战胜一端时常利用。轻气球之最巧者，加以风色，其捷亦不过每点钟行一十四英里。现在列强海陆军，仍常制气球以操演，但其进境若何，秘

而不宣，故无所益于局外人也。若至飞艇、飞机，则快捷利益，均可望其较胜于轻气球。有人谓飞艇、飞机终必至每点钟飞行一百九十英里之速。鄙人已制成一新式飞行机，其机模已经验试得法矣。此机之造法，系别开生面，另开格致之门径，其理与利益，已蒙各报登录，兹不赘述。夫飞机之制，不能以偶然触悟而得，盖其机关不止一端，必以精细格致之理，推详之后，将各端合而为一，始能应用。

一须考究风气之力。此事已经人考究二百余年，或推演或推详，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直至英人冷利试历之后，其理始明，而飞机亦有把握矣。

二须考究生力之活机，此机以体轻而马力大为妙。十年前最轻之汽机，亦须百磅，始可生一匹马力，今则减至每十磅能生一匹马力。活机之力与体重比，或能再减；即不再减，亦能飞矣。盖与鸟之体重与力比，最轻者为六磅，最重者为二十磅。今得十磅，故必可用也。

三须考究掉前之法。或用火药向后焚烧而推前，或用翼翱翔，或用柏叶车轮，或用螺丝车拔。

四须考究全副飞机之体式及各种款式。或如舟形，使螺丝车拔居于后，或如鸟形使两旁生翼，或装风扇。德人从委路拿之法，喜用螺丝车拔，法人仍用固翼，而美人多用汽泡。

五须考究机体之广宽。如麻雀鸟，每磅身宽七平方尺，鸭，每磅只得零四四平方尺。如人欲飞，其机体之广宽，须得四分之三平方尺，只得一磅之重也。

六须考究机之材料。飞鸟之身有无数羽毛，如有破坏，皆自修整。其毛管筒之坚韧舒缩，比钢尤过之。人

欲效之，须择丝、棉、麻、桑之料而代之，但此等料恐不能媲美于羽毛耳。

七须考究重心。雀鸟有天生之性定其重心，飞腾之际，重心如意，因有脑筋为之感觉。惟人无此天性，飞腾之际，重心之情形有变，即须随机应便而纠正之，但人之脑力亦不及如此灵敏，故宜先设备机关，使甚重心永无备弊乃可。

八须学把舵。此事易为，一学即得。

九须考究飞前之法。飞鸟升空，则频鼓其翼，或迎风直升其翼，或顺风侧掠其翼，人可择其一法而效之。

十须考究降落之法。人多意料此事为难，一经考究，则见此事为最易，将其两翼向前，或将其身缩后，则降落而无危险矣。

以上各条，第七条尤为当注意之条，最以鄙人因把持重心之事为最难，故练习以此事为要，自验虽见得法，仍欲力求进步，改进其事，以便于人，其法当从续论。'”

士谔念毕，子玖道："云翔的记诵功夫着实可以，竟会一字不遗。"

一帆道："你又没看见过原文，怎知他一字不遗呢?"

子玖道："何必定要瞧原文，云翔的笔墨虽或退化，总也不至坏到这个地步。那总是科学家没工夫研究文学，所以撰出这种东西来。"

一帆道："云翔，子玖的卓识明断，你我都不如也。"

士谔道："子玖才识虽然过人，只是在大庭广众地方喜欢矜才使气，便非处世之道。"

子玖改容道："良友诤我，敢不书绅。我程子玖万斛清才，半生落拓，东奔西走，绝少知音，都为了这个毛病。"

云翔道："不必牢骚了。现在吾国既有这种豪杰，发明出旷古无双的飞行机，政府里自应广筹经费，设厂制造，招生学习，就派这两人为总监督、总教习，给以巨薪，荣以崇衔，为发明新器者劝。只要飞行机成功了，海军、陆军都可以不必办了，就是不高兴做强国，到那时恐也不由你不做呢。"

一帆道："确的很。陆军里的穿山炮，海军里的潜水艇，虽然利害，究竟还有山川、城池的险阻，不能够来去自如。飞行机翱翔空际，要上就上，要下就下，要东就东，要西就西。城池炮台碰着飞行军，倾刻都归没用，真是最利害不过的东西。"

士谔道："这两个飞行家，中国能用他最好；倘然不能够用，不如早早杀掉，以绝后患。"

一帆、子玖都愕然道："这又怎么说？"

士谔道："这种非常之人，一定不甘埋没，中国不用他，一定投奔外国去，外国又一定肯重用他。外国一重用他，可就是中国之大患了。"

一帆道："这与卫鞅投秦一个道理。"

子玖道："说起飞行器，我倒又想着一段飞行界的风流佳话了。听说法兰西有个陆军中尉，名字叫什么丝蒙茹安，赋性很是风流，尝在马吕萧陆军轻气球队里头研究飞行术，很有点子心得。去年子赐假还乡路上，碰着一个美人儿，目桃眉语，不知怎样一来，两个人竟好上了。一问时才晓得，这美人就是赫赫有名的武礼思滔军港长海军大将女公子，心中大喜，就亲自赶到大将行辕，向大将当面求婚。大将嫌他家里头穷，回了他'不可'两字。中尉大失所望，只是心终不肯死，就同美人两个商量同逃，竟蒙大将女公子满口赞成。两个人遂约了个日子，双双逃走。大

将得信，立刻传令军弁，教把军港里头各紧要口子一齐守住，凡停车场、船码头，没一处不满布重布，把个军港守得铁桶相似。哪里晓得，中尉带领美人儿，早登在自己发明的飞行器里头，腾空而上。兵弁们望见，慌忙打德律风禀知大将。大将怒极。下令军中，哪个能够追回女公子，立记大功。众将士听见这个号令，人人奋勇，个个争先——打远镜的打远镜，放排枪的放排枪，闹得人仰马翻。中尉同那美人儿，在飞行器里头，毫毛都没有伤一根，依旧安安稳稳，御风而行。忽有一个兵士想出一条奇计，说飞行器飞行迅速，不用穿山炮，不一定能打破。禀知军官，由军官转禀上级军官，再由上级军官转禀大将。大将惊道：'用炮击打，我的女孩子性命休矣。那如何使得，那如何使得。'立刻由德律风传令各军，禁止用炮攻击。等到这么几个盘头打转来，中尉的飞行器早不知哪里去了。"

士谔道："妙极，妙极。"

一帆道："后来怎样？"

子玖道："中尉同着大将女公子行了一回，晓得追兵已不及，把飞行器降下了地，从从容容，趁火车到比利时，就在那地方行结婚礼。大将晓得了，羞愤万状，到陆军部里，把中尉告了一状，要陆军部重重的罚他一罚。哪里晓得，陆军部大臣倒说：'中尉此举，实足证明气球队进步之速，没有可罚的理由。'大将竟无如何。"

正说着，忽见一个洋装朋友从楼梯上走上，口呼一翁。一帆忙着起身招呼。那人走过来，向士谔、子玖点点头，随便坐下。士谔瞧那人面庞，好似就是张园碰面的宋泮渔，问那人道："足下可就是泮渔先生？"

那人道："在下正是泮渔，云翁何健忘也，我们在张园不是会面过么？"

士谔心想道：像你这种庸夫俗子，我脑里头哪有地方来安放，怎么好责我健忘？肚里虽这么着想，嘴里却不便说出，随便敷衍了几句。就听一帆问："你们的公司开办了没有？"

泮渔道："还没有。现在认股的人都不肯缴出，总说是银根紧急，转汇不来，我又从何处设法？今天方到龙观察那里催过，龙观察也观望不前。"

一帆道："哪个龙观察？"

泮渔道："就在苏州做过六门总巡的龙道台。"

士谔听得龙道台三字，心里忽然一动，问道："这龙道台是在苏州闹过笑话的不是？"

泮渔道："正是。"

一帆道："龙道台闹的什么笑话？我一点子没有知道。"

士谔道："这节事，差不多没一个人不知道，传遍苏松常镇，你怎么还说影踪都不晓得？"

一帆道："我竟没有听人说过。"

士谔道："我讲给你听吧。去年子，也是现在时光，龙道台公馆里忽地喧传有贼；到明朝又相传，捉着的并不是贼，是个痴子。那夜十一点钟时光，公馆里人大半都已寝息。太太房里的大姐，忽地瞧见窗外一个人影儿，一闪一闪，不住的动，吓得连喊有贼。谁料喊声未绝，窗开处，那个贼竟直跳进来，咆哮如雷，把房里头陈饰各东西，乒乒乓乓打一个尽坏。太太本来有羊颠疯毛病的，一受惊吓，顿然旧病复发，手足乱动，仆倒在地，不省人事。众仆人在睡梦中惊醒，听得大姐喊捉贼声、贼子咆哮声、毁物声、太太发病声、倒地声，众声杂作，都由太太房间里发出来。众仆人赶忙披衣起身，各执了些门闩、木棍，一窝蜂拥进太太房间中。见太太仆在地上，一个大姐挺着嗓子极喊，身子却还在瑟瑟的抖。那个贼子穿着一身蓝绸衣裤，露着狠霸霸面孔，张

开一对精拳头，左冲右突，锐不可当。地上横七竖八，尽是洋镜、自鸣钟、花瓶、水烟袋，一切杂用东西，非碎即破，那贼子却还不肯住手。”

一帆、子玖听到这里，都说：“奇怪，怎么贼子不偷东西，倒打起房间来?”

士谔道：“当时我听人家讲说，也很奇怪呢。当下众仆人一拥上前，究竟人多势盛，把贼子擒下了。那贼子并不惧怕，口称：‘你们大人呢，请他出来，我要同他讲话。’众仆人奇诧不已，慌忙禀知龙道台。龙道台这时候正与姨太太们在房里头调笑取乐，听得贼子打毁房间，心里头也很奇诧，就在公馆中坐堂审问。众仆人把贼子推上，龙道台喝问：“为甚黄夜作贼?’贼子大声道：‘大人不要问我，只请你自己想想为甚使我夜里赶进这里来。我须不是贼子，大人才是窝户呢!’龙道台不听还可，一听了，宛如丈六金刚，一时间摸不着头脑，怔怔的瞧着贼子，半晌才问：‘你到底是哪里人？现住在什么地方?’贼子大声道：‘大人，你真个不认识我，假个不认识我，先请你讲一个明白。’龙道台趁着灯光，把那贼子仔仔细细打量一番，简直一点子没有认识，喝道：‘我哪里认识你，我也没工夫认识你这种人!’贼子冷笑道：‘那是贵人多忘事了。我家就住在塔儿巷，大人也常到我家里来的，今天竟假痴假呆说不认识。我今夜进来，并不要偷什么东西，只要问你索还我的老婆呢。须知你靠着做官吃饭，我就靠着老婆吃饭，我的老婆就同你的总巡差使一样。现在你只图自己快活，把我的老婆藏了起来，横接不放，竖接不放，你可晓得我一家大小肚子都要饿扁呢。我的老婆就是小白菊花，塔儿巷的土妓；我就是小白菊花的丈夫，你休要假痴假呆的。你官大，我也不怕，我只问你要人！须知我的老婆，就是你藏起着。’龙道台听了半晌，没做道理处。忽的眉头一皱计上心来，顷刻装出大

怒的样子，把桌子拍得应天价响，连喝：‘胡说，胡说！混帐，混帐！拿下去，吊起来，明天带局里再问！这是一个疯子，这是一个疯子！’众仆人不敢怠慢，忙把那人吊在天井里树上。那人破口大骂：‘做大人的，强占我的老婆！还要行你的臭官势，吊我在树上。我活着斗不过你，做了鬼也不放你过去！你这瘟官瘟大人，你小心着！’龙道台怒极，喝令把皮鞭抽打。众仆人巴不得这一声，早皮鞭的皮鞭，藤条的藤条，你一下，我一下，狠命抽打。抽得那人杀猪般叫喊起来，足足抽了一、二百下，众人手臂有点子酸麻了方才住手。”

一帆道：“到底怎么一回事？”

士谔道：“听得人说，小白菊花是苏州一个著名土妓，龙道台同她非常要好，把她接在公馆里不放回去。小白菊花的丈夫气急了，遂乘夜潜入公馆，思把小白菊花夺回。无奈公馆里门户重重，不晓得小白菊花藏在哪里，且从窗隙里张看，不料错张了太太房间，被大姐喊起贼来，一时急恨交迸，索性跳进房，肆一阵凶威，出出毒气。”

子玖道：“这位龙观察也太风流了，后来怎样结局呢？”

士谔道：“小白菊花丈夫吃了这顿生活，一定要到抚台衙门告状。龙道台叫人出来打圆场，做好做歹，究竟费掉一大注银子才罢。”

子玖道：“小白菊花呢？”

士谔道：“那何消说得，自然总给她丈夫领回了。”

一帆道：“为甚不多费几个钱，索性娶了她呢？”

士谔笑道：“这个须要请教龙观察，我可不能知道。”

泮渔道：“官场的事情，总是这么千奇万怪的。”

士谔道：“那也不能单怪官场，做官的人，也不过是社会里头的一种。倘使社会里头通是好人，就要拣一个歹的人来做官，

请教向哪里去拣?”

一帆道:“你又要替官场辩护了。”

士谔道:“我哪里有甚工夫替官场辩护!不过,平心而论,不能不这么讲是了。”

子玖道:“云翔这句话是确的。他的小说,像《官场艳史》、《官场新笑柄》、《官场真面目》,都是阐发官场的病源。《商界现行记》就阐发商界病源了。《新上海》、《上海滑头》等就阐发一般社会病源了。我读了他三十一种小说,偏颇的话倒一句没有见过。”欲知一帆如何回答,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论市面先机决乱兆　奖银行片语挽狂澜

话说一帆听了子玖的话，笑答道："我不过讲一句玩话罢了，认真当他辩护士么？他也没有毕业文凭呢。"

士谔道："玩话不必讲了，现在市面乱到这个地步，'上海滩'三字恐怕要变为谶语哩。真个坍起来，一坍全坍，大局才不堪设想呢。"

泮渔道："坍之一字恐怕不能免呢，现在已经恐惶的了不得。银行里都不大高兴做押款，为的是押了进来大半都是不赎，所以怕做。"

士谔惊问："这个消息可真？"

泮渔道："怎么不真。现在外边欠款交涉，欠人家一千银子款项，情愿把值五、六千银子的货物作抵，人家都不要，只收现款，你想难不难？这几天里头钱庄已经倒了好多家了。洋货号被牵动收歇的也不少，其余各业都危危乎的过险日子。"

士谔惊道："不好了，上海要乱了！上海一乱，外国人就要来干涉；外国人一干涉，中国还成个中国么？"

一帆道："云翔惯会大惊小怪，拿危险的话来吓人。前回橡皮股票的短评不幸谈言微中，就这么作为老例，常常要预料未来。你到底有多少的知识？多少的聪明？我真有点子不佩服。"

士谔道："一帆，你怎么这样的呆。上海乱了，我有什么利益？我也巴望地不乱，我爱和平的心也与你一样。不过照大势论来，乱的分子多，不乱的分子少。"

一帆、子玖都问："你有甚凭据料他必乱?"泮渔也睁着铜铃般两个眼珠子，目不转睛注定士谔面孔，专候他发议论。

士谔叹道："我有甚凭据?不过照着大学生财之道一节讲起来，乱多治少是决得定的。"众人不觉都笑起来。士谔道："我晓得你们笑我迂阔，但是，我自己信得过并没有迂阔。只要问你们一句话：天下的冤仇，哪一种冤仇最为刺骨钻心，一刻都不能忘掉?"

子玖道："自然是杀父之仇了。"

士谔道："不对，不对。杀父是不经见的事，并且杀父之仇加之于逆子，他非惟不见仇，还要见德呢。你只要瞧报纸上载的命案，尸子哪一个出来报仇过?都不过'抚恤'两个字完结。所以，我曾经有句话，叫做有钱爷不要。"

子玖道："这样说来，无端受辱倒来得着重了?"

士谔道："也不是。"

一帆道："上海流氓都是好勇斗狠之徒，一惹他就要拼命。就是读书明礼的人，也未必个个肯横逆不较，怎么说不是呢?"

士谔道："凭你是流氓、是士子，无端被人打了两个耳光，打还了就完了，至多加倍奉还，打了四下或是八下，这口气总也消了，这是报复主义。一报复，冤仇就解。就是奸了人家妻子，人家果是恨极，然而要得给人家几个遮羞钱，写还一纸伏辩，或是给人家打一顿，承认从此断绝往来，也总过去了。所以这种冤仇都不是真冤仇，都是假的。"

子玖道："这样说来，世界上没有真冤仇的了。"

士谔道："怎么会没有?真冤仇就是敲碎人家饭碗，断绝人家吃饭的道路，那才恨的刺骨钻心呢。譬如，你我几个人现在都在上海寻吃饭，设或有个人把你我的生意弄掉了，并且弄得上海地方不能够存身，你我感他还是恨他?何消说得，总是恨他的大

分了。然而，你我是青浦人，只要回到青浦去还有口饭吃，还不至十分的怨恨。倘然回到青浦也没有饭吃，那就与那人可不能两立了，不同他拼命同哪个拼命？所以经济问题就是人的命根子，能够弄人经济界宽裕，人家就会感你；弄人经济界窘迫，人家就会怨你，这是一定不易的道理。现在上海经济界怎样恐慌？怎么不要危险？”

子玖道：“话虽然有理，只是怎么就会乱？”

士谔道：“这是很容易明白的。上海的事业不是工商两大业么？商业且不必论，先论工业。上海的工业——面粉厂、洋纱厂、织布厂、缫丝厂、轧油厂、皂烛厂、火柴厂，各种工厂并算拢来何止二、三百所。这二、三百所工厂，他的资本，大的近百万，中的五六十万，小的二三十万，通扯算他五十万一所也不为不足了。然而每一所厂的房屋，照这么着的宽广高大，粗算算总要十多万银子才能够筑造成功。五十万资本先去掉十多万了。再是一副机器，总也要十多万。机器、房屋两款就要除掉一半，这一半资本是不会周流的了，是死的了，所靠着活动的就只二十五万银子。所以五十万一爿厂，核实只有二十五六万现银子。这二十五六万银子又要收买生货，又要开发工钱，又要修理机器及一切杂用开销。做出来的货又不是青菜萝卜，每天可以销光的，这银子哪里转身得来？”

一帆道：“果然，果然。工厂哪一家没有存货？存货不销，新货又不能够不造。因为一停工，机器就要坏呢。”

士谔道：“正为存货不销，新货又不能够不送，银子所以愈难转身，全靠金融机关活动，转身便利支持下去。存货多了，把货物抵给银行里抵银子出来做开销，等到有人来买货，再把房屋或是机器抵给银行里，赎出货物来，这样调出调进做下来的。”

子玖道：“这样说来，那大工厂的做生意，也同上海滑头穿

衣裳一个手段了，冬调夏、夏调冬的在典铺里当进赎出，赎出当进了？”

士谔道：“那原是差不多的。现在金融机关一紧，银行里不肯做押款，各厂家身子怎么还旋得转？万一厂家一停，可就不得了呢！上海各厂家的小工每家有到多少？”

一帆道：“千巴也有，六七百也有，四五百，二三百也有。”

士谔道：“这样合并算来，怕不有十多万人么？这十多万人经济界宽裕的、窘迫的？”

一帆、子玖齐道：“做得小工，窘迫的总居大多数了。”

士谔道：“这种人都是做一天工活一天命的，一旦厂家停了工，便是绝了他的命，他们就肯忍饥耐冻、安安静静过日子不成？”

一帆道：“那如何成功？这种人都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平日喜动生事，没事时尚望有事，何况饥寒交迫呢？”

士谔道：“你们去想，这班人绝了他的生路，不都变成饿虎了么？上海如何不要乱？”

子玖道：“听你这样讲真是危险的很，只是几时才乱呢？”

士谔道：“那也不能决定，料起来总在明年三月或是六月。三、六、九、十二这四个月是银行收盘之期，市面上银根本底要紧一紧，今年总还可以不碍。”

子玖道：“中国的资本家何不快快拿出几个钱来，把市面救一救呢？”

士谔道：“这句话难的很。内地的资本家我不晓得，上海的资本家与我一般窘迫呢，哪里来的银拿来维持市面？”

子玖道：“这未免把资本家瞧的太轻了，难道他们与你一样靠着笔砚营生不成？”

士谔道：“也还不差什么。你道资本家所有的都是现银子么？

他们也不过有着点子田房屋产、珠玉珍玩，与我的一支笔、一个砚子一样，要紧起来是变不了钱的。”

一帆叹道：“咳！这都是橡皮股票的影响，中国人被橡皮股票害得真不浅。”

士谔道：“你不去买他的，他不见会硬叫你买，这是自己没有识见之故。”

泮渔道：“听说这一回橡股风潮，钱庄帮受亏最是利害，所以那几家都立不住倒了。”

士谔道：“我说上海的市面一大半就坏在钱庄里头。为今要计，一面定严重章程把钱庄取缔起来，一面奖励银行业，使商家合资，广设银行，才能够有救。不但救起上海的市面，连中国的积贫也好救起呢。”

子玖道：“我可不懂了。银行、钱庄一样是金融机关，为甚钱庄便有害，银行便有利？这其间有什么分别？”

士谔道：“这是很容易知道的，我拿玩具来譬给你听。棋、牌两样东西都是玩具，然而棋是明的，牌是暗的。围棋、象棋和麻雀牌比较起来，哪一样容易作弊，哪一样不容易作弊就显然了。银行是围棋、象棋，钱庄是麻雀牌。一爿钱庄里头有多少资本？多少存款？放出了多少账面？非但外边的人不知道，就在一家做生意的伙什也莫名其妙，不过一二个经手人肚里头明白。就使样样认真，已经百密难免一疏，何况还不能呢。打一家钱庄不过两三万银子，至多也不过五六万，只要老板稍微有点子信用，就可以大发挥了。一年中账面就五六十万，八九十万的滥做。经手人任意铺张，尽情挥霍，酒席间非花不乐，赌博场一掷万金，瞧着他豪华意态，好似家里有着几百万家什似的，其实他的薪水也不过十多块钱一个月。”

泮渔道：“钱庄经理只十多块钱一个月，恐怕不确么？我见

上海每有新公司、新事业出现，那里董事、股东里头必定有他们的分，倘只赚十多块钱一月薪工，如何成功？”

士谔笑道：“他们都不过挥霍东家不心痛的钱，店里赚钱拆本，都不干自己的事。万一东家倒了，拍拍身体走路，凭着一张利口，三寸舌头再说一个资本家开庄子是了。”

子玖道：“人家怎会再肯上他当呢？”

士谔道：“这便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他们做钱庄生意的人，到处便说钱庄生意怎么样好做，怎么样赚钱，靠这几句话鼓励资本家，好使资本家拿出钱来开庄，他好再做经手，再弄钱来挥霍。”

子玖道：“他从前经手的庄倒过账怎样呢？”

士谔道：“有甚对证？只要全推在前东身上就完了，横竖新东、旧东又不会面的。”

子玖道：“怪道上海做钱庄生意的人叫做钱庄鬼，原来凭地好好的人，一碰着他就要死的。真是人而不啻鬼也。”

士谔道：“他们纠合资本家开钱庄时候，讲到开销必定说节省；讲到账面，必定说谨小；讲到利息必定说几万本钱可以收到几万利息。等到一开手，可就放出老手段来，尽着铺张，尽着挥霍，说过的话，半句都不顾及了。东家倘然责问他，他就籍词辞退；请你另聘经理。”

子玖道：“这样可恶。叫我做了东家，一定准如所请，让他辞退是了。”

士谔道：“你辞退他，他经手的账面别人弄得下么？”

子玖道：“这便怎么处？”

士谔道：“有甚怎么，只好任他所为，不去问他就是了。等到有朝信用破败，周转不灵，东家这时候为身家计，就不能不拿出肉里钱来维持。”

子玖道："经过一回恐慌，做生意手段必定极力收缩了。"

士谔道："肯收缩倒好了，无奈依旧不改旧性呢！必至一而再，再而三，东家的钱弄得干了，他才拍拍身体走路。好在钱庄规矩，每逢倒了账，东家虽然倾家荡产，经理人依旧可以逍遥法外。做经理的只有利，没有害，所以都不怕呢。钱庄还有一层积弊——大、小伙计每月并不发给现俸，都可以随便宕空账，大伙计宕宕总三四千元，五六千元；小伙计也总要宕到毛千块，七八百块，五六百块，至少也有二三百块。宕的时候都以钱码计算，每一块钱作价一千一百文，到年底归账时，每块钱只作到一千五百文。一年拆息不要算，一进一出，每块钱就要净多四百个大钱，这笔钱不是东家受亏，哪个受亏？"

子玖道："钱庄的弊病知道了，银行呢？"

士谔道："银行的利益三言两语哪里说得尽，停日子再讲给你听。今天我还有点子事，不及了。总之一句：银行是有限公司，钱庄是无限公司；银行的责任在经理，钱庄的责任在股东；银行须有实在资本，钱庄只消空言组织；银行靠智力营业，钱庄靠诈谋营业。"

子玖道："原来凭地，你不说我哪里知道。"一帆、泮渔也很佩服。

士谔道："上海还有一种不官不商的假富翁，那种假富翁，空负着有钱的声名，其实手里头有限的很，却没有一件事没有他的分。东也做发起人，西也做议董，创办的事业多了，未免有点子周转不灵，就四处招揽银东，合开钱庄。起头时光，必定先认巨款，等到股子合齐，大局定当，不但把自己的股本抽回，并且挪用公款供他一个人揾注。手头既然宽裕，愿望愈加奢泼。凡各种投机事业，像火油、洋纱、金磅、股票等无不倾囊倒箧，背城借一。偶遭失败，与他共事业的必定受着牵累，相率破产。你想

冤枉不冤枉！”

泮渔道：“钱庄帮受着橡股影响，想来就是这个缘故。”

士谔道：“谅必不能脱此范围。”

一帆道：“哎哟，一竟谈天，时光都忘记了。你瞧，天已晚下来了，我们散吧。”

士谔道：“真了不早了，我还有事呢。”于是惠过茶钞，相率下楼，分头而去。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释格致大学补全书　挽颓风精勤振疲俗

话说这夜回到寓中，料理了点子俗务也就解衣安寝。次日起身，见子玖衔着三尺来长的旱烟袋，一手托着，呆呆地坐在那里，眼望着楼板，好似转什么心事似的。士谔就问："子玖，你想念点子什么？"

子玖道："我就为昨天一席话，觉着世道人心坏到这般地步，总要怎样救他一救才好。"

士谔笑道："你穷到这般地步，自己能够救救一身就好了，还想救人家？还想救世界？"

子玖道："不这么说。孔颜当时有几多家什？孔子绝粮陈蔡，颜子陋巷单瓢，救人救世的心肯一刻缓么？"

士谔道："我再不料你有此大志，可敬的很。但不知你要救世从何处入手呢？"

子玖道："我想孟子求其放心是千古不磨的至论，现在就从求其放心的求字做起。"

士谔道："这句话我就有点子疑惑。我要问你，凡人的心是一个还是两个？"

子玖道："怎么讲？人心自然是一个，哪里会有两个起来？"

士谔道："这样我更是糊涂了。放心是心已经放在外边的了，譬如贪财的人，他的心一竟钻在银钱里；贪色的人，他的心一竟钻在女色里，是不是？"子玖点头称是。士谔道："心既放在外边，再叫哪个去救他回来？难道放的是一个心，求的又是一个心

么？倘说只是一个心，又怎么会得一求一放？譬如你在马路上，忽地家里有事要你回来，那必定另外差个人来找你了，难道好叫你自己找自己么?”

子玖道：“照你这么说，孟夫子求其放心之论是不足凭的了?”

士谔道：“那又何敢。我想孟子这篇文章必定另外有个玄妙的道理，只是你我凡才，不曾参解透彻罢了。我当时读到这章书，也曾请教过先生，先生也讲解不出，只说读书只要随文解意，又何必于书外另生枝节。我听虽听了，但是心里终有点子不佩服，但是终也解不出了理由。所以你这会子提着求放心，我又疑惑起来了。”

子玖拍手道：“果然，果然！你不说，我倒也没有留意。鸡犬放在外边是好叫人去求的，心放在外边，还能再叫心去求的。云翔，你这人真是可畏。算来呢，你们姓陆的本都是思想大家，从前陆象山先生六岁时光就要晓得天地的穷际，想到一夜没有睡觉。”

士谔道：“算了吧，不要象山牛山的乱说了。”

子玖道：“我们读书，只晓得读书里的书，你却能够读到书外的书，你这人的心不知怎样生的。”

士谔道：“哪里会读书外的书，不过一个人读书，总要拿自己眼光去读，切不可人云亦云。倘是人云亦云，不但自待太薄，也有负著书人一片苦心了。”

子玖道：“这是怎么讲?”

士谔道：“书非圣贤之私书，理是古今之通理。古今通理，古人今人都可以自由讲解，所以古人著书，必定说‘以俟后之君子’，他的心很望后人能够胜过前人，并不是要一代不如一代。所以我读到书，凡古人的议论，是的，不敢以为否；否的，不敢

以为是。"

子玖道："你这胆力我真是不及。我读书也常有疑难处，只因先贤已有定解，历古到今，有多少才智胜我、学问胜我的人，并不听得有甚异说，我又何苦标奇立异。即如《大学》上《听讼》章后，亡失《格致》一章，朱子因取程子的意思补撰了一章，列于贤传之内，我终有点子疑惑。想后儒虽贤，决无自补经书之理。倘说后人可以补撰经书，像《春秋》、夏五、郭公之类，何不增补几个字，成了完全文字呢？"

士谔道："这一章书，后世经学家聚讼的不知几多了，但也都是知一不知二呢。像你方才的话，也不过说朱子不应补撰这章书，并没有说不必补撰；也说《格致》章已经亡失，并没有说不曾亡失。"

子玖惊道："难道《格物致知》章没有亡失么？"

士谔道："何尝亡失？明明白白在着。"

子玖道："在哪里？"

士谔道："在《大学》上。"

子玖道："你藏有秦汉以前的古本《大学》么？怎么我们读的《大学》却没有瞧见。"

士谔道："你读的《大学》上有没有我可不知道，我只晓得自己读的《大学》上是有的。"

子玖道："是不是秦汉前的古本？"

士谔道："这倒没有留意，我于书籍一道，只要它字迹清楚，纸章洁白，什么唐版、宋版、明版、今版我都不管。"

子玖道："你且拿出来我瞧瞧。"

士谔就到书架上拿下一册《大学》授给子玖。子玖接到手，先揭开第一页，瞧那藏版的人家，发刊的日子，见明明白白刊着一行字，道"光绪二十年岁次甲午上海扫叶山房刊版"，不禁连

声喊怪起来。

士谔道："做什么?"

子玖道："奇怪！瞧这版子是很近的，并不是秦汉以前的古版，为甚同我读的两样呢?"

士谔道："你且揭开来瞧瞧就明白了。"

子玖揭开瞧时，见也是朱序的。揭过朱序，也是子程子曰的朱子集注本，面上愈露出诧异的样子，问士谔道："怎么怎么，你说是有《格致》章的，不要拿错么?"

士谔道："你不要诧怪，且翻下去再说。"

子玖果然一页一页翻下去，翻到《听讼》章，见写着：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

下底便是朱子的分章句子两句，右传之四章释本末，再下去依旧是残阙不全两句传文："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子玖道："云翔，你这人真会作怪，你说《格物致知》章没有亡失，现在在哪里？请你翻出给我看。"

士谔道："呀！你还没有瞧见么？明明在书上。"

子玖道："书上哪里有？你还要作欺人之谈!"

士谔道："我生平并不欺人。这章书明明在传文里，只因子玖眼光太大了，所以没有瞧见。"

子玖还不肯服。士谔道："你瞧吧，所谓释格致者，就这'听讼吾犹人也'一章。天下物理本来没有穷尽，进一境复有一镜。就拿狱讼来讲，人家只晓得裁判得公允是很难的难事，哪里晓得听讼之外还有无讼一着，更超出乎裁判公允之上。只要这么着推想开来，晓得天下万事万理件件皆有最高的一着，那呢于修齐治平之道就不难了。传文是借听讼一端为触类引伸的帮助，并不是就拿这章书来释本末。这章书其着重处在知字，并不在本

字。朱子却重看了偶然用来的本字，忘掉了本章专重的知字，所以说是释本末，其实是错了。”

子玖道：“这样说，那下底重一句：‘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一定是衍文了？”

士谔道：“并不是衍文，复一句是曾夫子反复咏叹，令人恍然有觉的意思。那文章中复句本是很多的。”

子玖道：“这章书既然释了格致，那本末一章岂不是脱掉了么？”

士谔道：“本末原是不用释的。曾子释经，不过释三纲领八条目罢了。本末既不是纲领，又不是条目释它做什么？倘说本末一定要释，那终始又为什么不释？你再把各传文法细细一玩更自灼然可见了，即如下底诚意是第一章，所以特用所谓诚其意者，那以下四章就都用蝉联之笔了。倘于专释诚意之前再加一章所谓致知在格物，还成什么文法？”

子玖道：“你这见解高超的很，就是朱子活在世间，听了也要佩服。”

士谔道：“我也并不要人家佩服，就是举世骂我、斥我，我也是这样。是者不敢以为非，非者不敢以为是。”

子玖道：“你这么着一说，我也敢发议论了。那朱子注四书，有很多不妥的地方，如‘雍也可使南面’章，注里把南面二字训作人君听治之位，说仲弓宽宏简重，有人君的度量，所以许他。我想人君二字是天子诸侯的称号，仲弓虽贤，犹在弟子之列，夫子怎么把自己弟子就会许作人君？设或果有此言，试问置周天子鲁定公于何地？”

士谔道：“那原是解释错的。这南面二字就是做官的意思，现在俗语称独断话叫做南话，可知一命之荣无不南面临民，古今都是一样。这‘可使南面’就是可使治赋，可使为宰的意思。”

子玖道："再有《孟子》里《曹交》章'服尧之服'、'服桀之服'两个服字，朱子都训作衣服的服字解，其文道'曹交衣冠言动不循礼，故以此告之'，看来也不很妥当。我查过尧的衣服是日月星辰十二章，曹交不过一曹君的介弟，如何可服？并且夏桀是禹王的子孙，所穿衣服就是禹王所制的天子服式，夏朝没有革命，决无改正朔易服之理，何得称为桀之服？"

士谔道："尧去孟子时光已有一千八百多年，桀去孟子时光也有一千四百多年，真个服尧之服，服桀之服，那曹交必是孙菊仙、小叫天一流人物了。"说的子玖也笑了。

子玖道："我想这个服字，应作事情的事解。《尚书》上'缵禹旧服以常旧服'等都作事字讲解的，你瞧对不对？"

士谔道："很对，很对。只是你我两人的短长就在这里头分了，我不及你处就在这里，你不及我处也就在这里。你解释书义必要引经据典，我只有凭着一个子理想，随口乱说罢了。"

子玖道："现在的人心，现在的世风，你用什么手段挽回呢？"

士谔道："我也没有这个大志。倘使真个要救现在的社会，我只有两个字，也不必空讲性理，也不必高谈仁义。"

子玖道："只有两个字么？简括极了，是哪两个字呢？"

士谔道："就不过'勤俭'两个字。勤是积极主义，俭是消极主义，人人能够勤俭，便家家可以富裕了。晓得勤，便不肯浪费光阴，那闲谈的工夫，喝酒的工夫，叉麻雀、嫖堂子、坐马车、闯戏园，一切工夫都可以省下来干正经事业。古话叫做一寸光阴一寸金，能够时时想着这句话，就自然会勤了。你只要瞧上海的外国人，走在路上都是直捷迅快，好似干什么急事似的，那便是爱惜光阴的凭证。中国人就舒徐暇豫，从容不迫了，中国国势不及外国就是为此。"

子玖道："果然。一样赶路，先赶到的就好剩下工夫来做别的事业了，这里头就要赚进几多钱呢。"

士谔道："何尝不是。我们中国四百兆同胞，一年里头别的不要说，就这走路迟慢里头总要丧失到几百万银子呢！那都是无影无踪丧失的。"

子玖道："这样说来，那欧洲一切新事业，像火车、轮船、电车、电报、电话等都为宝贵光阴而兴的了？"士谔点头称是。

子玖道："光是走路迟慢，哪里知道就丧失这许多银子？说给人家听，恐怕人家还不肯相信呢。"

士谔道："这还是不勤里头一小部的损失，倘把种种不勤损害汇算拢来，比这个大起十倍还不止。像上海各店铺做生意，总不肯老老实实，值一块钱的东西，有人来买总要索大一倍或半倍不等，就这索价还价里，你算算要白费掉多少时光。"

子玖道："不说穿人家都不觉着，谁知索价还价里就要费掉这多少钱财，所以我买东西总喜欢到划一不二店铺里去。"

士谔道："店家不索虚价，卖主、买客两面都有利益。买客省下还价工夫来好做别的事情，卖主也好剩出索价的工夫来多做生意，生意就是忙也好不必添用伙友，一年中要省下多少的开销费。"

子玖道："是极。我可又想起一桩事故来了。我们青浦地方有表兄弟两个，一个姓陈，号叫实甫。一个姓汪，号叫权斋。这两个都是一等能干人，家里头也都颇过得去。两个人开一般的铺子，做一般的生意，那铺子又都开在珠街阁镇热闹地方，下本的数目也都差不多。陈实甫做的店是挂着真不二价招牌，划定了板价丝毫不肯减让。权斋是圆通办法，可增可减的。

"开张时光，权斋笑实甫不会做生意，不晓得生意经络，说他这店一定要拆本。实甫回答道：'现在你我争论都没甚凭据，

哪个好，好个坏，总要做下去才知道。只是据我自己心思想来，我总不见会输给你。’权斋道：‘好，好，你如生意做的比我大，钱赚的比我多，我情愿输一席酒给你。’实甫道：“我如果不如你，我也情愿输给你一席酒。’两个人赌下东道，约定年终为期，于是各自干各自。

“各人管各人，做了一年生意，结下账，实甫除开销净多了三千洋钱，权斋只多得五百块。只因实甫店里货物办的顶真，价钱定的划一，利息又作得轻，人家都称便当，要办东西都到他铺子里去办，转快利厚，所以多了这许多银子。权斋的铺子，货物既不齐一，价钱又有上落，吃肉的吃肉，吃骨头的吃骨头，受亏的主顾下回不肯再来，所以只多得五百块。并且实甫铺子里只用得十个伙友，权斋倒用了十四个。这个东道权斋竟输掉了。吃酒那天我也在座，当下权斋叹道：‘不料两人逐鹿，我竟会输在实甫手里。’”

士谔听到这里，就道：“我晓得权斋这五百块钱还是侥幸得的呢。第一年开店，人家不知道底细，还来交易交易，做下去恐怕还要不如呢！”

子玖道：“这倒不然。第二年权斋竟也多了二千光景，不过比了实甫，终觉逊一点子。”

士谔道：“这个出于情理之外，可就是俗语说店运了。”

子玖道：“我不曾说过两个子都是能干人么？权斋见实甫赚了钱，马上就变计，照实甫铺子一样的办法，也挂起真不二价牌子来，货物办得格外的顶真，利息作得格外轻薄，生意也就渐渐恢复转来了。”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停工厂邻佣小斗口　倒银号沪市大恐慌

话说士谔和子玖在寓里头从容不迫辩论《大学·格致》章时光。哪里晓得外边却就闹出一桩非常大乱子来。这乱子真是利害，江翻海倒，地黑天昏，几几乎大家都不能够活命。看官，你道究竟怎么一回事？原来士谔听了子玖的话正要回答，还没有回答出来，忽见一人气喘吁吁奔进来，嘴里连嚷："了不得！了不得！"仔细一瞧，就是老友沈一帆，不觉听了一惊，忙问："一帆，遭了什么事故？"

一帆这时候满头都是汗，一面用白巾揩拭，一面答话道："你们还写意，性命都要活不成了，没有知道么？"

子玖道："到底为了甚事，也应说说明白，没头没脑叫人家怎么会懂。"

一帆道："上海滩，上海滩，真是坍了！你我住此上海的都要被这潮头冲去。咳！没有命活了，没有命活了。"

士谔道："一帆，你到底讲清楚点子！这样的话，真是丈六金刚，叫人家怎么摸得着头脑？"

一帆道："什么清楚不清楚，应了你的话了，财富康银号搁浅了呢！凡与财富康有关系的庄号，牵连着的有好多家。外边谣言盛的紧，北市二十家，南市五家，一共二十五家庄号，听说合富银行里买办已都不肯认保，所有二十五家的拆票，银行大班已都不肯收用，各厂家都已停了工了。银行钱庄的存户都纷纷持折抽提存款，提出手转存向外国银行去了。后马路的三光银行原是

带做储蓄的，这会子零星存户都拥得去提存款，门口都要挤坍快了。叫巡捕管着门弹压着也没济事，喧闹的声音真是震天撼地，人心大乱，全上海吵的鼎沸一般了，你还不知道么？你还不知道么？咳！云翔，咳！子玖，这乱子不知要闹到怎样一个地步！”说毕喘气不止。

士谔道：“财富康会搁浅，这也奇怪奇了。我晓得财富康是浙江巨富庄少平开的，资本很是富足，十七个大商埠都有他的分号，差不多点子的银行还没有他那么的势力。庄少平这人又很是把细，很是节俭的，怎么会有这样的一日？”

一帆道：“庄少平正为做人太好了，所以要遭着此难。”

子玖道：“这话我就不懂了，做人难道不应得好么？”

一帆道：“他一意要救人，人没救起，自己倒被人家拖倒了，你想可怜不可怜，可惜不可惜？”

士谔道：“他救谁？”

一帆道：“就救他自己所用的伙计。”

正说着，忽听一阵妇女吵闹声音从西邻吹送过来。子玖道：“是什么？我们去瞧瞧。”

一帆道：“瞧什么，多不过争风吃醋等陈腐事故。”

士谔道：“也或许是经济问题，怎好一句抹煞他。”

子玖道：“不如走过去瞧瞧。”

于是三人同到那边，见一个黄瘦脸儿的女子，年纪约只十六七岁，身上衣服十分褴褛，站在天井里，一手搭在厢房短窗上，一手执着块已经变成灰色的白洋巾，掩在脸上，不住的拭泪。一个中年妇人，穿着一身江阴布袄裤，耳朵上戴着两个包金环子，白胖胖面孔，狠霸霸眼睛，指着那黄脸女子道：“你横来问我借钱，竖来问我借钱，好似我爬在金掘藏，发甚么洋财，有着聚宝盆，取不完用不尽。哼！像你们这样懒，哪里来有饭吃？我就是

真有钱也供给不起呢！何况我也在帮人家。我在这里做奶妈子，通只赚得五块钱一个月，家里又要用，自己又要添件巴布草衣服。吃人家饭，穿得化子一般，同伙里也要笑话。你姑丈又不会赚钱，住在家里吃死饭，你表弟在木匠店学生意，又月月要几个钱零用费，你去想叫我哪里来这许多钱？你老子上月问我借了一块钱去，说'就有，就有'，直到这会子，半个沙壳子也没有见面，还好意思来向我开口！"说罢忿忿不已。

那黄脸女子道："姑妈，我们这也叫不得已，还得出早还了，也要你老人家开口？我与你究竟是至亲，我老子究竟是你们的嫡亲兄弟，至亲家照应照应，道理上也没甚讲不去。可怜我们一家子，娘呢生了病，不能做事，睡在床上，差不多成了个废人，又没有钱延医服药，挨了足有半年了；兄弟呢又小，就只我和爷两个子赚几个钱来活着一家子性命。现在巡捕房里凶不过，我爷卖糖炒栗子，生意真难做，昨天、今天连捉进去两回，三角一回，两回就罚掉六角洋钱。我在厂里做湖丝，今天厂又停了，工钱也没有领着。上月的房钱约到现在还没有付，接着又是一个月快来了，二房东催得像逼命一般，不然呢也不至于这般急。因为他家两个哥哥都在窄油厂做工，今朝榨油厂也停了，所以发急。姑妈，可怜我们今天煮饭的米都一粒都没有，合家子饿着肚皮等候呢。家里头东西，凡好进典当押当的都已典掉押掉。姑妈，只好你老人家发一个慈悲，救一救我们吧。"

中年妇人道："你为甚专向我一个人死缠，在上海的亲戚也很多，娘舅、姨夫、姊夫都赚着大铜钱，都可以去商量得。我今天钱简直一文都没有，别的事情都好商量，只铜钱两字休开口！"

黄脸女子道："我的姑妈，侄女今朝都去过了。娘舅也因厂停了，在家里头生气，拍着桌子骂人，说：'这种日子不要过了！过下去也是活饿煞，不是大伙做强盗，抢他妈一泡子，快活几天

儿，至多砍掉个脑袋！前后一样是个死，总比饿死好点子！’姨丈在纱厂当小工，赚的钱本不多，所以靠偷几包纱出来变卖用渡。这几天市面不好，偷出来的纱，店家说没有钱买，不要。现在纱厂也停了，姨丈也在家里头愁眉苦眼，刚见他拿姨母件夹袄去当了八个角子。他自己这么的艰难，侄女还好意思同他张口？姊夫人是好的，照应了我们不知几多回数了，他有着何消我们开口得。我娘病着，倘不是他时常送几个钱来，要吃什么买点子什么，这会子恐怕早不在世间了。就是我的生意也是姊夫作荐的，他与我是一爿厂，我为停了厂没钱用，叫他还向哪里去拿钱？”

中年妇人道：“你的话我就有点子不信，上海这许多工厂，何其恰巧，难道竟会一时间停的么？”

黄脸女子道：“我也不仔细，只听厂里大先生说什么市面不好，什么银根紧急，又什么倒了庄呀号呀的，闹一个不清楚。后来姊夫告诉我说厂里老板没了钱，开不起了，所以暂时停着。”

中年妇人道：“扯你妈的谎！厂老板们会没钱么？他们吃饭的碗盏筷听说都是银子打造的呢（银台面也），家里房子都是很高很大的洋房，六七位姨太太都只有十七八岁年纪，打扮得活像天仙一样。不要说别的，光是几位姨太太的衣服、首饰、钻戒咧、珍珠咧，并并拢怕不要值好几十万银子么？出来又都是汽油车，为的是马车坐得嫌烦了。家里头娘姨、大姐、粗做的、细做的，每个人身边都要用到六七个，合家子并拢来，光是底下人也要好几十个人呢。一天里看戏大菜的钱，省下来已经够我们一辈子用了，他们这样人家会得穷么？”

黄脸女子道：“姑妈的话是不错，只是各丝厂、纱厂、面粉厂、榨油厂，一切不论什么的工厂果然通通停着，大家没有生活做，没有铜钱赚，侄女也不晓得为甚缘故。莫非各位大老板闲时阔不过，把钱阔光了？所以开不起了呢。”

中年妇人道："你的话我不要听，俗语叫做救急好救，救穷不好救。你现在是穷，我如何好救你？就使今天借给你几个角子，你过了今天，明天依旧要不得用。况且我也没有钱，你还是快点子回去，到别地方去想法子吧。"

一帆道："不要瞧了，回去吧。"于是三人同回到士谔寓庐。

子玖道："听这奶妈子侄女一段话，外边境象直是危险的了不得，倘这几天里头不弄平，恐怕大局就要不堪设想。"

士谔道："上海是通商大埠，外国人侨寓的很是不少，一乱就不得了。"

一帆道："应了你的话，现在只要工厂不开工，工人没得饭吃，马上就要作乱。外国人因生命财产所在，必定就要派兵船进来保护；兵船一进来，上海还成上海么？恐怕就要同十年前天津一个样子了。"

士谔道："这祸真闯的不小，不知闯这祸的罪魁祸首果是哪个？"

一帆道："这事的始末缘由，我肚子里倒烂熟，共有好几个人呢，只是谈起来却非三言两语所能了结。"

子玖道："可否就这会子讲几句我们听？"

一帆正欲回答，忽听"吁烈烈……吁烈烈……"一阵警笛声音，士谔道："这是巡捕告警呢。"

不知什么祸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莘二公无意遇皇亲　庄长寿有心交荡子

话说士谔、子玖正要听一帆讲说扰乱市面的罪魁祸首，忽地，吁烈烈……吁烈烈警笛吹得怪响。士谔恐怕是火警，慌忙奔出弄堂，瞧时原来是一匹溜缰快马。只见马路两旁站着许多人，一匹黑马狂奔骇跃而来，拍勒勒……拍勒勒，其快真不啻追风逐电。两个红头印捕吹着警笛舍命狂追，马路上东洋车、小车都纷纷的逃避，两旁站着的人却都拍着手，号呵……号呵的狂闹。

此时子玖、一帆也跑了出来，子玖道："中国人怎么这样不晓得公德，不去拦住还要狂喊、还要拍手，闹得马昏了跑的更加快，必定要闹出祸来了。"一帆道："马听得人声，恐怕来擒拿，逃奔的自然愈加拼命。"士谔道："子玖的话最是不通。你说中国人没有公德，你也是中国人，我问你为甚不走上去把马拦住呢？你看那边两个外国人也在闲望，也没有见他帮着拦住，难道外国人也是没有公德的么？拍手狂喊是下流社会的习气，怎好把中国人一概抹煞呢！"子玖道："云翔这几天专行排喧我，索性连口都不许我开了。"一帆道："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像云翔这种朋友正越多越好呢。"士谔道："多谢恭维，还恳快点子把元凶首祸的历史讲给我听吧，恐怕感激你的还不止陆士谔一个人呢！"一帆道："我们仍旧里头去谈吧。"

于是（几）个人回到士谔寓所重行谈起那桩事务来。原来上海有爿著名大钱庄，商标叫做斜亨，老板姓莘、表字二公，绍兴人氏。这莘二公本在大商洋行做五金杂货买办的。那一年外洋忽

地来了个阔客，据说就是世界上鼎鼎盛名大雄国皇帝的妻舅，名字叫什么品理世。这品理世三字外国文怎么一个拼法，著书的没有读过洋文，回答不出。品理世到中国来原是想游历，想有甚好做的生意乘便带做一点子。未到之前先由熟人打一个电报给大商洋行总买办魏经士，托他品理世到上海时一切照料照料。魏经士接着此电并不十分经意，因为经士的从堂哥子魏观察新放了上海道，即日就要到任，要紧去趋奉道台阿哥，外国皇舅所以就放后一步了。后来品理世到上海，连到大商洋行来瞧魏经士，瞧了三四回都没有碰面。也是莘二公好运来了，奇不奇、巧不巧，品理世几回来行几回都是他接待着。莘二公的外国话本是头等，就与品理世两个也斯康杜大谈起来，不觉一谈之下异常投机。莘二公晓得品理世是外国皇舅，着实有点子巴望，遂放出手段极力逢迎。陪着他坐汽油车，瞧中国戏，凡上海几处名胜地方，如城里的城隍庙、豫园、诂经精舍也是园，城外的张园、愚园、徐园、李公祠等，没一处不到，没一处不游。凡铺子里各种东西，磁器咧，牙器咧，竹器咧，只要品理世说一声好，马上就叫人送到他旅馆里，并不要他破半文的钞，品理世十分感谢。这一回莘二公在品理世身上据说共用掉三千元左右。

品理世在上海耽搁了约一月有余，就动身到北京去了。北京回来仍旧莘二公接待着，品理世于是开言道：“中国人像老哥这样慷慨的，兄弟真是不曾遇见过。兄弟此番到中国本想做点子生意，要寻一个可与共事的，由南到北经过了好多千里的路，却一个没有遇着。你老哥人是很好，但不知可肯与我合做生意。”莘二公道：“很好！合做就合做，但不知做什么生意？”品理世道：“澳洲有一个锑矿，矿苗旺的了不得。兄弟想组织一个公司，把这矿开采起来，招股十万磅，共计万股，招足一半即行开办。你可肯应酬点子？”莘二公道：“算数！我多也认不起，就认个二千

股吧。”品理世道：“老哥究竟是做大事业的人，一答应就是二千股。兄弟也是喜欢爽气的，最恨那班蝎蝎螫螫的人，又像答应又像不答应。老实说，这公司做下去一定发达的，兄弟办事极有把握，你老哥买了股票，将来稳稳的发财。”莘二公道：“不知公司几时可以开办?”品理世道：“好了就可以办了，兄弟不是说过招齐一半就动手么。兄弟自己本已填过三千股，现在有了你二千股，一半之数已齐，回国部署部署，大势下半年总可以动手。”莘二公道：“很好很好！只是我还有件事情要合你商量，股分虽然认了，银子却不凑手，可否暂缓几天儿汇到外洋来，你可能相信我?”品理世道：“那也可以。我们知己，这点子难道通融不成么！你只消签一个字说话就是，铜钱几时有几时汇来，早几天晚几天都不要紧。万一周转不转，我就替你填一下子，只消认还我几个利钱是了。”莘二公道：“好极好极！遵命遵命！”品理世道：“凡是各样的公司，创办时光总没有几多人相信，购买股子的人也很少，等到办成功后功效卓著，人家就抢着要买这股子。你也要我也要，股票不够卖，行情就涨起来了，一倍、两倍、三四倍，五六倍甚至涨到十多倍都有，那时光前买股的人便个个发了财也。”当下莘二公就签了个字付与品理世收了。过了几天，品理世说要回国，莘二公又设盛筵饯行，亲送到公司船上握手而别。

品理世去了半年有余，才有一封信来，说矿事已经开工，十分顺手，并寄上矿图一纸，矿样一枚。莘二公瞧过倒也不其在意。又隔了三年，忽地接着一个电报，是澳洲品理世打来的。说锑矿十分发达，按股计派，老哥名下已应得银七千三百五十六万两，将来恐还不止此数。莘二公瞧过此电，连自已都有点子不信，自语道：“我不是在梦里么？我已经发了这许多财么？呵呵！就使是梦，只要他慢一点子醒，让我也多快活一会子。”拿起电

报纸瞧时，却又的的确确一点子没有错误，不觉快活得屁股上都是笑印。过了一天，上海各西字报像《字林报》、《文汇报》、《太晤士报》、德文报、法文报，都把此事登载了出来。闹的上海洋商都知道了，便纷纷传说中国有一个大资本家，姓莘名叫二公，与雄国皇舅合做矿务和生意，发了七千三百五十六万银子的财。这莘二公先生听说也在上海做生意的，怎么我们平日都没有知道？我们在上海真都枉了，连这样大资本家都会不认识。想来这莘老先生能够同皇舅合做生意，魄力总也不少的，我们大众须要留心物色，物色着了，大家结交结交那是少不来的。看官，莘二公在大商洋行里做五金杂货买办，与洋人也不时来往，洋人应得也知道他名字，为甚没一个人记得他？就是健忘也总健忘得没有这么快的。原来他在洋行里人家都喊他莘阿二，就是大班也只晓得他是阿二，没有晓得他表字什么二公三公的。

这日大班同大写两个正在写字间谈这件事，恰巧莘二公进去回什么事，听得了笑道："大班怎么说不认识这中国大资本家？莘二公是你的老朋友，合你每天碰面的。"大班道："鬼话了，我哪里认得他来？"莘二公道："大班不但认得他，不但每天合他碰面，还合他每天在一块儿办事呢！你道这莘二公是谁，就是我呢！"大班、大写齐不信道："你么？我们可不信，你叫莘阿二呀！"莘二公道："阿二是我的小名，二公是我的表字。二公就是阿二，阿二就是二公。电报还在我身边，你不信我就拿给你着。"说着把电报纸出来。大班接来一瞧，顷刻快活得了不得，俗语叫做邻舍做官大家欢喜，真是一点子没有错。当下大班合大写道："我们行里有着这样的大人物，你我竟会不晓得，可谓糊涂透了顶。"回头向莘二公道："莘先生你发了大财，行里得着光彩也不少，行里众同事理应贺贺你。"莘二公得意已极，嘴里约略谦逊了几句，却不住的嘻着嘴笑。于是由大班发起，大商洋行里中西

执事纠出分子来，就在汇中大菜馆开宴庆贺，中西宾客到有一百多人，畅饮欢呼、异常热闹。

从此后上海人都晓得莘二公是上海商界里第一个有钱人。这件事当莘二公不曾失败时光，大家都信他是真的。后来莘二公为橡皮风潮破了产，大家又说这都是莘阿二的枪花，他要做投机事业，怕人家不肯信用，故意闹这虚花儿来眩惑人家。到底是真是假，做书的都没有仔细。

莘二公自汇中馆开贺后，举止行动便阔了许多。他见上海几个商界阔人，什么公司总理、商社议员进出不是马车就是汽油车，回瞧自己还只一部三环头的橡皮轮包车，很比不上人家，便也发狠费了八千五百块钱买了部上好汽油车，坐在上边呜呜呜追风逐电，得意得不可言喻。

这日恰巧是礼拜六。洋行礼拜六下半天是停办公事的，所以莘二公还没有出门，衔着支雪茄在房里头同姨太太闲谈。忽地电铃声响，汽车夫上楼通报道，财钱庄老大庄长寿老爷来拜。莘二公慌忙下楼相见，此时客堂里已坐着一个凸额角、高颧骨、两眼凹深、下部瘦削的人，骨碌骨碌两个眼珠子像偷油老虫般不住的四面瞧看。身上品蓝漳绒袍子，青灰漳绒马褂，旗圆式缎鞋，左脚搁在右脚膝盖上，颠松颠松动一个不已。莘二公拱手道："庄长翁。"庄长寿忙起身道："莘二翁，今天倒没有出去，兄弟来的总算还巧。"莘二公道："请这里来坐吧！请这里来坐吧！"说着往里让，把庄长寿让进书房。坐定，长寿道："二翁这回镑上是得利的。"莘二公道："还算顺溜，多了六七万光景，幸亏这一回，不然兄弟就要不得了。上回洋钱上两回都是亏的，一回是进洋，一回是空洋，并拢来亏到八万多呢！"庄长寿道："做生意全靠运气。二翁运气好，亏了本就会复转来。像兄弟前回空洋里短了三四万，现在做多头，金镑齐巧又是跌的，连遭失败，运气真

是不好。这生意风险大，不过再要做时心倒有点子寒了。”莘二公道：“胜败兵家常事，亏回巴本碍甚事！要一亏本就缩住手不敢再做，那亏去的钱就永远没有日子复转来了。做生意总要有胆量，倘是畏首畏尾，不如不做好的多了，怕亏本怎么会赚钱。”庄长寿道：“莘二翁高论极是。赚钱拆本原是做起来看的，只是兄弟怕的是敝东查问。近来胡少瑟合兄弟不大对，万一他在敝东跟前一放冷箭，兄弟可就要吃苦了。少瑟合敝东是一个人似的，说一依一，说二依二，兄弟所以怕他。”莘二公道：“胡少瑟做空头比你我来得很，他难道都是自己的钱么！也无非拿东家头研浆罢了。”庄长寿道：“少瑟作弊，我就是晓得也不敢拿他怎样，他还是老东家手里用的人呢！”莘二公道：“你们做钱庄生意的，做起洋钱输赢来比我们便宜一点子。像我们总要叫钱庄家出面，不要说别的，一个飞的先要给人家割去。”庄长寿道：“莘二翁既然这么的艳羡钱庄，何不就做几爿？照二翁现在的魄力，打几爿钱庄是很非难事。”莘二公道：“兄弟久有此意，打了爿钱庄，自己也活动点子。只是一来缺少同志，二来缺少帮手，所以一竟蹉跎着。”

二人谈论了一会子，庄长春就邀莘二公出去。莘二公问哪里去，庄长寿道：“谢絜才那里还有一场和，约着今天去碰，就到那边去好么？”莘二公道：“谢絜才是佐卿的相好，怎么你也做起他来了？几时做起的？”庄长寿道：“新做起还没有到十天。我横竖是清白相，就佐卿晓得也不要紧。”莘二公道：“清也罢，浑也罢，我是没工夫管你们的账，只要你们靴兄靴弟不吃醋是了。”说着便叫人上楼取了件马褂来穿了，就坐了长寿的马车。长寿向马夫只说得“清和坊”三字，马夫拉动丝缰，车随马转，得勒勒……得勒勒一片马蹄声向清和坊一带而来。莘二公在车中问道：“今晚荣伯在林月仙那里摆双台，可曾请着你？”长寿道：“没有

知道。我今天吃过饭就出来的，或者……”刚说到这里呜呜呜……一阵响，只见一部汽油车飞一般驶来。车中端坐两人，一个正是梁荣伯，还有一个却不认识。长寿想要招呼，无奈汽油车快不过，一瞬眼就过了。长寿道：“荣伯同车的是哪个，面生的紧。”莘二公道：“就是那个穿韦驼金马褂的么?”长寿道：“正是!”莘二公道：“那个人听说是个才子，在绍兴地方很有点子名气。”长寿道：“称得才子必定是个酸丁丁，荣伯怎么会合这种人相与？世界上惟有这班酸丁最是没用，当着人咬文嚼字，满口的仁义道德，背着人做出的事也与我们差不多。并且镇日价吟诗作赋，把有用的精神白白消磨掉，也很犯不着。”莘二公道：“那人听说写的好一笔苏字，从前在南京，制军很是赏识他。”庄长寿听了制军赏识，他才不言语。

忽见马车停了，抬头瞧时，见一座很高大的里门，上刊“清和坊”三字。两人下了车，相将进弄。走到第九家，见铜牌高挂，上标“谢絮才”字样。长寿在前、二公在后，进门径步上楼，客堂里乌龟照例怪叫了一声。走上楼，姨娘大阿金已站在那里了，满面笑容的招接，引二人到外国房间坐了。长寿问房间里客人是谁，大阿金还没有回答，早听得一阵笑声从正房间里出来，庄长寿不觉大惊失色。欲知为甚缘故，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贩婢女典史发财　赔夫人侍郎得志

话说庄长寿与大阿金正在问话，忽闻一阵笑语的声音，却正是佐卿声气，吓得他顷刻面孔失色，慌问佐卿同哪个在此。大阿金道："有好多个人，只有财富康老大胡少瑟是认识的，其余都不很熟。"庄长寿向二公道："我们走吧。"大阿金道："庄老为甚这样的要紧？我们先生还有话同你讲呢。"庄长寿道："转一转就来的。"因附着大阿金耳朵不知说了几句什么。大阿金一面点头一面道："也没有见过你这样胆小的人，停会子可不要失信呢。"庄长寿道："那个自然！那个自然！"同着莘二公匆匆下楼去了。

出了谢絮才院门，莘二公道："还到哪里去？"庄长寿道："还是三马路胡镜花那里去吧。"莘二公心想：新相好处不成功，仍旧想着旧相好了。跳上马车飞一般驶向三马路来，何消片刻早已行到。上楼进房，胡镜花笑眯眯起身迎接，问长寿这几天为甚不来。长寿道："店里有点子事情，没得空闲。"胡镜花道："阿长生意是发财的，你应许我那只钻戒可以兑给我了。"长寿道："财只好瞧人家发，我是运气不好，本拆得一塌糊涂。"胡镜花道："拆了有多少？"庄长寿道："两回洋钱、一回金子，合并算来总有八九万呢！"胡镜花道："亏你只拆了八九万银子，已说得起一塌糊涂。阿长也算上海生意场中体面人物。像江鹤庭吃火油，有一回外江起了暴风，客帮船不敢开油回了进来，火油价就大跌，他总亏了三十多万，却依旧没事人似的。人家宽慰他，他倒说：'做生意赚钱、拆本是寻常事情，这会子拆了这点子，下

回赚起来，两个这点都不止也说不定。’后来果被他赚进五十多万。阿长你通只亏得八九万，将来赚起来，作兴七八十万也未可知。怎么自己先怯了气，说出这种一塌糊涂、两塌糊涂的话来！你这人真是饭桶了。”说着向莘二公斜溜了一眼道：“莘老板，我的话错了没有？”

长寿道：“啃啃，我可被你排喧得够了。”莘二公道：“这可见你们交情之深，所以有这样关切的话。寻常相好哪里受得着此种庭训！庄长翁，你理应跪听才是。”庄长寿道：“只有跪老婆，跪相好倒没有听得过。要是莘二翁在贵相好那里常行这礼儿，所以才知道。”莘二公笑道：“老庄究竟好人，被我三句话，竟就不打自招，直认跪老婆了，我不知嫂夫人何修而得此。”胡镜花道：“自然只有他少奶奶跟前才配做矮人儿，我们哪里有这种福气。”庄长寿道：“你要我跪也不是什么难事，我就这会子跪一跪你。”说着弯腰曲腿，做出下跪的样子。胡镜花连喊带笑，说：“快不要如此！快不要如此！”莘二公不住的拍手称妙。

忽听相帮高喊：“阿珠姐，庄大少朋友来。”楼梯上一阵脚步响，揭门帘走进两个人来，一胖一瘦，年纪都只三十多岁，进门齐呼长翁。庄长寿起身招接，口称：“沈菊翁、方诗翁，你们两位怎么倒在一起？”胖子道：“方诗翁到我店里来，说两天没有会你的面，问我可晓得你有甚新公馆没有。我对他说要找阿长，只消胡镜花那里去。他说你一定不会在，与我赌了个东道。哪里晓得你刚刚在这里，这东道可见是我赢定了。”瘦子道：“我只道庄长翁另有了新公馆，谁知依旧在此。”莘二公道：“方诗翁怎晓得长翁另有新公馆？”瘦子道：“昨晚台面上听荣伯说过一句。”

庄长寿道：“不必多谈了，你们来得凑巧，我正要写票请你们，倒省了我一番手脚了。”胖子道：“请我们甚事？”庄长寿道：“除了碰和吃酒，总没有再大的事情，何必问呢！”

原来这胖子是大祥庄老板，名叫沈菊吟；瘦子是协盛号经手，名叫方诗舲。这两人原是中表兄弟，上海商界中也颇表表有名的，与庄长寿、莘二公都是最知己不过的朋友，差不多每天会面的。

沈菊吟道："吃酒早呢！还是碰和吧！"莘二公道："齐巧四个人，很好。"庄长寿吩咐起手巾入局。方诗舲问多少底。庄长寿道："何消问得，我们几个人，会碰五十块、一百块底么！自然总是五百块底了。"沈菊吟道："闯子加不加？"庄长寿道："照例五十块钱闯子，三十块钱代代炮。"莘二公道："这是老规矩，何必多问。菊翁不像老朋友了。"菊吟道："我这几天实因输的怕了，所以问一声。"庄长寿笑道："亏你说出这种坍台话来，输煞几千块的交易也好说怕。"菊吟道："我们这几个人五六百块钱一底麻雀，说了怕一千、二千块底不要叉了。"

诗舲道："说起一千、二千块底，我倒又想着了。记得前年子我合荣伯两个汉口去，银号里两个朋友邀我们叉麻雀。我想总同上海差不多样子，一、两千块钱一底总也大透了，哪里晓得他们一开口就是五千块底，还要加闯子。光是闲家和一副十和的平和，每家连闯的钱就要输到五六百块钱呢。当时我与荣伯两个扛在场面上，不好坍台，只得勉力的应酬。总算牌风还好，我赢了四万多银子。后来打听汉口人，才晓得那边四五千块底麻雀寻常的很，只当我们叉这四五百块底一般，一万块底也常常有人叉呢。"

长寿道："汉口与武昌只隔得一条江，那已经染着官场习气了。听说官场里头底码碰得很大，凡是候补人员要谋差缺的，必定先与上司叉麻雀。上司要什么牌，当差的站在背后瞧见了，暗情知照属员，属员就把这张牌放给上司，使上司赢钱快活，就好得着差司。这是行贿的绝妙法子，不知哪个聪明人想出来的。"

菊吟道："做官的人心思真是最灵巧不过。听得湖北省，哪一府、哪一县我却忘记了，有一位姓徐的典史大老爷，因为贪赃被上司参掉了，但是囊橐里钱却括的不少。他老人家智足谋多，就变计做生意，拿出本钱来叫跟班去贩土，做了几回很是得手。末一回不知怎样被关上查着了，尽数充了公不算，还罚掉好几百块钱。徐典史把跟班恨得要不的，但是事已成事，恨他也没用，只好气从屁股里头出。

"那跟班倒也玲珑绝顶，知道老爷不快活，对徐典史道：'老爷今回的事是小的不好，带累了老爷受了个大亏，老爷不办小的，小的心里倒有点子过意不去。'徐典史道：'不用说了，那是我的晦气，就怨你也没中用。'跟班道：'谢老爷恩典，只是小的心里终是过意不去。'徐典史道：'你过意不去怎样呢？'跟班道：'小的有个补报的法子，不知老爷肯听不肯听。'徐典史道：'你不要问我肯听不肯听，只要问你的法子好不好。我老爷只要有得钱赚，无论乌龟贼强盗都肯去做，都不要紧。'跟班道：'小的这法子比乌龟贼强盗还要利害、还要巧妙。贼与强盗一破案，在世界上就不能够存身；乌龟把妻女身子供人家玩耍，赚几个钱，比了盗贼虽是高一层，但是究属欠点子体面。'徐典史道：'这又碍什么，身子玩玩又不会坏的，原旧是个身子，白得了人家的钱，这是再要合算也没有的事。'

"跟班道：'合算虽没甚不合算，只是自己妻女供人家玩笑，任他怎样大量的人，心里头终有点子不然。小的现在的法子是用人家的子女供给人家玩耍，于自己一点子没有伤损，却白白得了人家的钱。老爷瞧好不好？'徐典史跳起来道：'那是胡说了，天下哪有这样便宜的事。人是人家的，钱是我的。不信不信，我可不信有这事。'

"跟班道：'小的不敢欺老爷，小的所说的事就是贩卖妇女。'

徐典史又跳起来道：‘不行，贩卖妇女又是犯禁令的，那如何使得！’跟班道：‘如何使不得？小的早想好了，老爷只要拿出钱来，贩让小的去贩，卖也让小的去卖，赚了钱都归老爷，小的是一丝一毫都不敢取的。只是防患未然，万一被衙门里人查着了，把小的捉将官里去，那时才用的着老爷。老爷与本城官员不是都有寅谊的么，只消写一封信来保小的。只说自己买两个丫头使女，任他再险的风浪也平静了。老爷，小的这条计策还行的去么？’徐典史听了，嘻开着血盆大口，快活得屁股上都是笑印，嘴里连说：‘妙极妙极！可以行！可以行！’

“从此主仆两个狼狈为奸，合做起贩卖人头生意来。果然十分顺利，不到三年，多了好多万银子，还落着两个最标致的姨太太。弄的徐典史竟感激涕零起来，无以为报，就把自己亲生女儿配给跟班做妻子。于是跟班顷刻升做姑爷了。这桩事湖北省城里都当作新闻讲。你想做官人的心思灵巧不灵巧？”

长寿道：“做官人心思自比寻常人灵巧一点子。”众人齐问何故。长寿道：“凡是人里头的顶儿、尖儿、头儿、脑儿，才挑出来给他官做，怎么不胜过寻常人一级呢！像现在的某部侍郎，是留学生出身，听说他的前程都是他夫人挣来的。上海那一家报纸把他这事登载得很是详细。说有一天，侍郎在家里头请客，叫他夫人出来陪酒。”菊吟道：“笑话了，他家又不是堂子，他夫人又不是妓女，怎么好叫夫人出来陪酒呢？”长寿道：“侍郎是留学生，原不可拘泥老法的。外国规矩，主妇陪侍宾客，本不算什么希奇事，并且这日请的乃是两位阔客，在朝里头很有权力的。听说就是他夫人的露水夫，侍郎的前程就这两位阔客替他弄来的。”菊吟、诗舲都道：“知道了，快点子讲下去吧。”

长寿道：“两位阔客得着侍郎夫人陪侍，顷刻快活的不可言喻，各扮各的鬼脸，各献各的丑态。哪知他夫人因为一位客年纪

大了，一位客年纪轻点子，就这里头分了个厚薄。弄的两个人顷刻间争起风来，借着别的事先是争论，后是扭架，各扯了各的衣服，各扭了各的辫子，打作一团，闹成一片。桌子也翻了，碗盏也碎了，鱼翅、海参、蹄筋、木耳泼了个满地。侍郎夫妻两个子吓得像发疟疾一般，瑟瑟瑟，瑟瑟瑟，两个身子抖成功一对。两个阔客打得愈利害，大有奋不顾身的样子。侍郎只得同着夫人跪在地上，别扑别扑头碰得像捣蒜一般，嘴里连赔不是。两位阔客见花一般艳、粉一般嫩的侍郎夫人跪在冰冷的地上，战兢兢磕头，心里早都不忍起来，便都释了手，大喊套车，头也不回的去了。

"侍郎夫妇见阔客已去，才敢爬起身来。侍郎埋怨夫人道：'你怎么这样不济事，连这两只畜生都服侍不下，使他们会打起架来，弄的我几乎丢脸。'他夫人本已吓得花容失色、粉面含嗔，一股怨气没处发泄，见侍郎再埋怨自己，遂把这口气出在侍郎身上，伸出粉嫩的一只玉手，指着侍郎脸子骂道："你这乌龟，这样不知好歹，良心究竟有没有！你说我不济事，你也摸摸头上，你那血滴滴红的顶子哪里来的？不有我陪着人家玩笑，恐怕候到头发白也不会有呢。你翻开家谱瞧瞧，你家祖宗替你祖宗争着红顶子的有过没有？现在你顶子是红了，官是大了，连你老子娘、太老子娘都得着了诰封。你娶着我这么一个老婆，不知你祖宗大人几世的阴功积德！你倒不晓得感激，倒反埋怨我，真是好心不得好报。'侍郎跺脚道：'我顶子虽是红了，帽子却是绿了。'他夫人怒道：'你说什么帽子绿了，是放屁还是说话？'侍郎见夫人发怒，慌道：'夫人休怒，我说的是轿子绿了。'他夫人不觉嗤的笑了。侍郎暗暗叹道：惭愧惭愧！我留学十年，不及她春风一度，从此后再不敢看轻妇女了。你们想这桩事倘是真的，这位侍郎的手段可也不小。"

莘二公道："手段不手段且慢讲，那度量却就不可及，叫是生意人如何办得到。"庄长寿道："那又何足为奇！《列国志》上的越王勾践，《三国志》上的东吴孙权，都曾用过美人计。要办大事，小节上原不能拘的。"诗舲笑道："哎唷！瞧不出长翁倒也有这样的大量，将来一定也是个侍郎了，可贺可贺！"庄长寿原是有心病的，现在被诗舲一针见血的戳着了，顷刻面孔红涨起来。菊吟觉着，忙暗暗止住诗舲，一面向众人道："不必闲谈了，大家扳庄吧。"

此时相帮早起上手巾，大家接来揩过，扳庄入座，开条叫局，大家都静静的碰和。霎时叫的局来了，有的叫相好代碰，有的仍旧自碰。八圈碰完，天差不多六点钟了。

结过帐，是莘二公一人赢的。庄长寿输了一千三百多块，沈菊吟输了九百多，方诗舲输了二千一百多。当下庄长寿摸出皮夹来，取出张道财的本庄票；菊吟是一色的合富银行钞票；诗舲是中国银行支票。交割清楚，娘姨收拾过牙牌，叫搬上碰和菜来。

这时候诗舲、菊吟躺在烟铺上，菊吟便责备诗舲，方才不应道着长寿隐事，使他没得下台。诗舲道："我没有知道他隐事，他有什么隐事呢？"菊吟道："你难道没有瞧过《新上海》么！《新上海》上头载着的。"诗舲道："《新上海》是一部新出的小说，前后共是十册，我通通瞧过，从没有见庄长寿名字，怎么说有他的事实。"菊吟道："你真呆透了，著新小说的都是几个读书君子，他们忠厚待人，从不肯把人家真名真姓宣布出来。为的是真名真姓一宣布，这个人在世界上就不能够再做人了。所以于惩罚之中仍寓慈悲之意。你要把瞧报纸的眼光瞧小说可就不对了。"诗舲道："是了，《新上海》哪一回载着他老人家的事？"菊吟道："哪一回我记不起了，只记得回目是'拍马屁挡着煎药，送仙丹小妇多情'。那挡首恐怕就是指他呢！"诗舲恍然道："是了，一

点子没有错。怪道我当时瞧这书时，好像这节事是哪个朋友向我讲过的，熟的紧，只是一时间再也想不起。”正说着，莘二公走来催坐席，于是二人都停了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善结纳荣伯遇真人　论投机菊吟溯往事

话说莘二公等在胡镜花院子里碰了和，搬上稀饭菜来，四人坐下。刚喝得三杯酒，就接着荣伯请客票，共是四张。二公接来一瞧，上有“客齐专候”字样。二公问长寿道：“他怎么知道你在这里?”长寿道：“我出来时先关照过店里，说到你那边来，他自然到这里来请了。”莘二公回向娘姨说就来，娘姨转吩咐下去了。

诗舲道：“荣伯这人发的真快，十年前做大菜司务时光，告诉他有现在的日子，恐怕他连做梦都不相信呢!”莘二公道：“荣伯从前做过大菜司务？我竟没有知道。我认得他时，他已经在做轮船买办了。”诗舲道：“他阔得没有几年，我亲眼瞧他得发的。现在居然像煞有介事，也轧在我们队里了，十年前是穷得饭都没有吃呢!”

庄长寿道：“荣伯这人苦出身倒瞧不出，他的手面也很四海。苦出身的人每把钱瞧得十二分重，死捏着不肯用。他这种脾气却一点子都没有。”诗舲道：“那原是没中用东西。荣伯生性素来四海，他的际遇就是四海里头来的。从前在轮船上做大司务，赚到四五十块钱一月，总挥霍的一个都不剩。家里头当当头过日子，他却狠命的请朋友。人家逢了急难，不论交情厚不厚，只要有一面相识，向他张口，他力量里能够，总没有回头过人家。所以上下三等的人同他没一个不要好。

“这年他死了个远房阿叔，那远房阿叔是没有儿子的，死下

来倒有一、二千块洋钱，照房数派，应得他继嗣过去。他平日人缘好，这时候族长、亲长没一个不帮他的忙，所以竟安安逸逸嗣了过去，平空得了这票钱财。

“也是他运气来了，这年恰巧有位王爷出洋去游历。那时候京汉铁路还没有通，这王爷就由天津坐招商局轮船下来。船里头大菜司务就是荣伯，荣伯把王爷及随员的大菜烹调得比众讲究，一路上小心伺候。到了上海，王爷开发了他六百多两银子。当差的传他进去领赏，荣伯向王爷请了一个安道：‘谢王爷恩典，小的不敢领王爷的赏赐。’王爷倒一呆，问他为甚不要。荣伯道：‘王爷肯赏光坐到我们的船，我们船里头已是光辉极了。小的能够伺候着王爷，这是小的无上的幸福，小的敢还领王爷的赏。’王爷道：‘是船里头买办叫你不要收么？’荣伯道：‘回王爷话，买办是不知道的，这是小的自己孝敬王爷。小的是王爷的子民，王爷到我们这里来，小的理应孝敬。’王爷道：‘你在船里头当一个厨子，赚多少钱一个月？’荣伯道：‘回王爷的话，小的靠王爷洪福，每月也有三四十块钱进益。’王爷道：‘哦！这样你也很苦，你叫什么名字？’荣伯道：‘小的姓刘，名叫荣伯。’王爷道：‘刘荣伯，以后招商局有新船打出，你关照我。’荣伯又请了个安道：‘谢王爷恩典。’就退了出来。

“那位王爷在上海耽搁不到几天，就坐公司船放洋外国去了。停了一年多，招商局果然打了两只新船出来。荣伯就同人家商量：‘王爷动身时光曾吩咐说有新船打出，马上关照他知道。现在新船是打出了，王爷在京里头，怎么能够使他知道呢？我自己赶到京里去，王府沉沉，赶到了也没处设法，走又走不进，叫又叫不应。’人家对他说：‘还是写封信去。’荣伯道：‘信寄去了也未必能够接到，王府里比不得寻常人家，随随便便一封信轻易送得进门么！’人家劝他写了信自己去送，自己到那边可以见机行

事。

“荣伯就听了那人的话，请人写了封信。横竖船是走天津的，到了天津，趁火车进京，问着了这位王爷府地，走上去投信。见王府里几个挺腰凸肚门官都在那里指天划地的讲什么。荣伯赔着小心，紧步上前请了个安。一个门官向荣伯瞧了一瞧，问道：‘你是哪里来的？’荣伯道：‘回老爷，小的在上海轮船上吃饭的，有一封信要进呈王爷，叩求哪位老爷替小的送一送进去。’门官听得，就没工夫理他了，依旧指手划脚讲他的话。荣伯候着候着，直候到晚，见进进出出多少的人，却没一个熟识的，没奈何只得退回旅馆。

“到明朝再去，却带了五十块钱，向门官道：‘小的这点子薄意送给老爷买杯酒喝的，乞老爷们赏收。’说着拿出雪白五十块洋钱来。门官见有洋钱，才问：‘你这人讨厌的很，你信里头究竟讲点子什么？’荣伯道：‘信是买办叫小的送来的，里头说点子什么，小的也没有知道。’门官道：‘那便没这么容易，万一王爷瞧了信发怒起来，要我们交出送信人，我们到哪里来找你！’荣伯道：‘这封信一定没什么关碍的，小的可以担保。小的现住在前街张家店。’门官道：‘你这封信有关碍没有关碍，我们都不管。你要我们送到里头去，拿出五百洋钱来，我就担一个不是，替你送进去。以后哪怕有砍头的罪，你都可以不必管。’

“荣伯正想回话时，忽见里头走出一个人来，五六个门官见了那人，一齐都站起身来，齐称：‘龙老爷怎么有工夫外边来？王爷有甚吩咐？’那人回头瞧见了荣伯，忙道：‘咦！你不是刘荣伯？’荣伯道：‘哎哟！我的老爷！多时不见你老人家面了，你老人家一竟好呀！’那人道：‘老刘，我们老朋友，快里头来坐坐，里头来坐坐。’一把拖住拖进门房。那几个门官见龙老爷这样的殷勤，忙都换了副面孔。掇臀捧屁，无所不至。这个说请坐，那

个说用烟，忙得个不亦乐乎，都为这龙老爷是王爷贴身服侍的人。

“只见龙老爷问荣伯：‘你到京里来有甚事?’荣伯道：‘王爷当时应许我，说有新船打出知照他老人家一声儿。现在局里新船是打出来了，小的有一个禀要请王爷的安，特特送进京来。’龙老爷道：‘你的信带在身边没有? 交给我是了，我替你拿进去。’荣伯大喜，摸出信来交给了龙老爷。又拿出五十块钱来，笑道：‘龙老爷，我本想带点子东西来孝敬你老人家，又恐买的不中意倒不好。这几块钱算不着什么，请老爷自己买了吧!”龙老爷道：‘这算什么，我们老朋友，那是断断不要的。’荣伯一定不依，龙老爷见他心诚，也只好领情了。临别向荣伯道：‘你也不必在京里头候信，一径回上海是了。这里的事我无不竭力。’荣伯喜极了，千恩万谢，说了无数感激的话，辞别了龙老爷，仍旧搭火车到天津，乘本船回上海。

“龙老爷把荣伯那封信，不声不响偷偷的插在王爷书桌上笔筒里，因为晓得王爷每逢欢喜时光，必到书房里来写字或是描画，插在笔筒里，他要起笔来，必定先要瞧见。

“果然，这日王爷到书房里。坐定身，一眼就瞧见了那封信。拆开瞧了，见下面具名是‘子民刘荣伯叩禀’几个字。王爷事情是多不过，这点子小事早已忘掉多时了。当下就问：‘这是哪里来的，这刘荣伯又是哪个呢?’龙老爷道：‘王爷出洋那一回，在轮船里不曾应许过一个厨子，说招商局有新船打出，叫他来知照么！那个人不就是叫刘荣伯么?’王爷恍然道：‘不错，有的，我竟忘掉了。’龙老爷道：‘这种人真也不知道好歹，王爷不过应许了他一句话，就这样鸡毛管当令箭，得着风声，巴巴的写信来。一时等不到两刻，也不想王爷事情怎样的繁，哪有这么大工夫同他干事！我想王爷应许了他，他总是睡里梦都记着了。不知他新

船打出的梦做过几回儿呢！’王爷道：‘这也不能怪他，是我先应许过他呢！’龙老爷道：‘王爷现在倒不能不替他写一封信了。不写，他不晓得王爷事情繁、没工夫，好像王爷的话都不能作凭据了。’王爷道：‘我就亲替他写一封信，去关照局里头老总，叫把新船买办派刘荣伯做了。’龙老爷道：‘是是，我替王爷磨起墨来，王爷就写吧。’于是王爷执笔在手，潦潦草草写了一封信。龙老爷用上了图章，封好了，发交门房，叫邮局双保险寄递上海去。

“招商局老总接着这封信，不觉踌躇起来。只因新船上买办已经有人，是南京制台荐来的，要答应了荣伯，恐怕制台不快活；答应了制台，恐怕王爷要不快活，只得同督办商量。督办道：‘那只好听从王爷，制台那里我来写封信去，把这里头情形宛转曲折告诉他是了。制台是明白人，也总不会怪我们的。’总办道：‘督办的话很对，只那新总办船里头生财一切都已办齐了，怕不有一、二千块钱么！兴兴头头专等开船赚钱，忽的被人夺了位去，可怜不可怜。’督办道：‘那只好对不起他了。’于是总办就下了札子，叫刘荣伯充当新轮船买办。荣伯欢喜的了不得。

“这日上船，制台荐来的买办向荣伯道：‘现在我不做买办了，船里头生财要来何用，只好盘给你。你横竖要办，我替你办好了，倒省了你一番手脚。’荣伯道：‘盘给我很好，只是我一时间拿不出这许多钱，可否写一张契约，等我赚了钱，慢慢拔还你好不好?’那人不肯答应。说来说去，后来究竟总办填了出来，才完结了。他做了总办第一年就多了二万多银子，现在居然也有近二十万家私了。”诗舲说毕，众人无不称奇。莘二公道：“照荣伯那副豪气，自应得大发财。”

众人谈谈说说又喝了三五杯酒，荣伯又有催请条子来。莘二公道：“我们走吧。”干稀饭也不吃，各揩了一把脸，陆续出门。

汽车的汽车，马车的马车。风驰电卷，一瞬间早到了六马路林月仙门前。

停了车进院上楼，荣伯起身迎接，见房里头已先有四个客。认识一个是胡少瑟，一个就是方才与荣伯同车的那人，想来就是什么绍兴才子了。莘二公与众人一一招呼毕，就问荣伯："客可曾齐?"荣伯道："就只少平没有来，已写票催请去了。"莘二公道："少平应酬场中很不高兴的，恐怕不见会来么!"说着，相帮已回来，说庄老说谢谢不来了。荣伯道："这样我们就坐吧。"

于是定胡少瑟第一位，莘二公第二位，余人依次坐下。飞条叫局这些老套不必细表。只见荣伯问少瑟道："少翁近来买股票的兴致很好，听说'蓝恪志'里头是着实得意。"少瑟道："你听哪个说的?"荣伯道："股票掮客李老九说起。"长寿插言道："股票生意最是活不过，像'公和祥'何等的锋芒，能有几时就这样的烟消云散，问都没有人问起了。现在只听得什么'扬子码头'、'百勒公司'、'怡和纱厂'、'中华糖公司'闹一个不了。"

长寿没有说毕，胡少瑟早笑道："长翁真是背时人，这会子还讲什么'扬子码头'、'百勒公司'、"怡和纱厂、'中华糖公司'，这种股票现在都不大有人顾问的了。"庄长寿道："现在股票有点子什么市面?"荣伯道："长翁难道还没有晓得么，现在股票最行俏的就只有'橡皮'。"莘二公、庄长寿都问："什么'橡皮'? 听都没有听人说过。"荣伯道："'橡皮'股票，股票市中是一径有的，不过不甚著名，大家没有留意罢了。像'甲隆浜'、'西乃皇'、'达昌'、'度明宁'，去年《子月报》上还载着的呢。"

胡少瑟道："上海的空盘生意真是愈做愈奇了。从前空盘生意不过'豆饼'、'花衣油'几种，几种里头要算油的生意最大，名叫做'吃油火'。但是做这生意也颇不容易，像豆饼掺搭了次

货，花衣掺搭了混货，一瞧就能够明白，也不算为难。独是油在竹篓里头，用一根头发或是棕丝穿了进去，那油就沿着这东西溜下来。等到拔去之后，篓子仍旧完好，一点子破绽都没有。油却于不知觉中早少去了许多。所以豆饼、花衣不是内行不敢做，油不是内行愈加不敢做。所以火油空盘发现后，吃油火的都变做了吃火油。几个魄力大一点子的，像花怀仁等索性把市面上所有的火油收买了个空，捏定总把作死价，稳吃酥桃子的赚钱。这种手面差不多就是外国的托赖司。”

荣伯道：“这种生意近来是不很听得了。”胡少瑟道：“近来都做了金银两种，自然没工夫再吃火油了。洋钱输赢、进出何等的活动，买空叫做进洋，卖空叫做空洋。上、落总是几万、几十万，何等爽快。”荣伯道：“虽是爽快，只几个不要脸的人，输了钱就要咬极口，运动官绅出告示禁止空盘生意。一面请了人出来照价讲折，名儿就叫做计价。这生意做到了计价，爽快煞也乏味了。”胡少瑟道：“自金市风潮兴起后，做洋钱输赢的都变做金子输赢了。”

诗舲接口道：“金市风潮真是利害不过。记得前年子通上海市面上，不论是做生意的、不做生意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富的、贫的、贵的、贱的，都像发了狂一般，拼命的做金子生意。从一平、二平、三平、四平直到几十平、几百平不等。赢起来几十两、几百两、几千两、几万两，有的竟到几十万两、几百万两呢。输起来也是这么样。”菊吟道：“说起金子生意真是可笑，当时金业公所里探听市面的人真是人山人海、拥挤万分。报出行情来，说是涨，做多头的就满面得意；说是跌，做空头的就笑容可掬。涨、跌没有分时光，全公所的人一个个面无人色，都静气屏息、延颈侧耳，一动也不敢动，一喘也不敢喘，好似举人等候‘龙虎榜’一般。”胡少瑟道：“菊翁，你我一般是道中人，

这种话又何必说。”庄长寿道：“这种过去的事，提他做什么，快把橡皮市面讲一会子吧。”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莘二公巧计设钱庄　庄长寿雄心霸橡股

话说胡少瑟听了庄长寿的话，笑道："橡皮股票我也不知他为甚缘故，忽地飞涨起来，看来股票这东西也是有运道的。运气来了就涨，运气退了就跌，涨涨跌跌是没有什么一定道理的。"庄长寿便不十分相信，转问荣伯。荣伯道："这种没要紧事情研究他做什么，我们只要买他几十股，等他飞涨了，发一票是了。横竖这种公司创办的都是外国人，外国人总不见会骗我们的。"胡少瑟道："是啊！合富银行牌子何等的硬挺，现在橡皮股票挂号是合富银行经理的，还怕什么。"诗舲道："橡皮股票涨得有点子奇怪。橡皮的用场又不大，只有铅笔上、马车轮、汽油车轮、东洋车轮上用一点子，此外并没什么用处了。"胡少瑟道："皮球、救生圈不都是橡皮做的么？并且现在外国路政是改良了，一切马路上同人家屋里头铺地的都是橡皮呢！用场怎么不大。"诗舲道："真有其事么？"胡少瑟道："怎么不真，有人新从英国回来亲眼瞧见的呢！"

庄长寿道："橡皮公司都开在英国不是。"荣伯道："那个兄弟倒知道的，橡皮都出在南洋一带。"诗舲道："不知南洋离英国有多少远？"荣伯道："大约总不过四、五十里路，再远了怎么会做他的属地。"诗舲道："这样说来，英国与我们是很近的，我们上海也是南洋呢！南京制台不是叫'南洋大臣'么！"菊吟道："这句话恐怕有点子不对，英国是在西洋呢！念书人称到外国总是泰西、泰西。"荣伯道："西洋另有西洋国，上海不是有大西洋

领事么！英国一定不在西洋。”胡少瑟道：“说英国在西洋呢果然错了，说在南洋呢也不很对，大约总在西、南二洋之间。”荣伯道：“英国在西洋也罢、南洋也罢、西、南二洋也罢，我们只要买他的股票能够赚钱就是了，其余都不干我们的事。”

胡少瑟道：“荣翁，今天达昌又涨起了十七两，昨日二十六两，今日四十三两了。”荣伯道：“竟涨起了十七两么？哎哟！我真错掉了。我有三十股达昌，昨天才卖掉，放到今朝岂不甚好！五百十两银子白白造化了人家，可惜！可惜！”胡少瑟道：“你又不等钱用，为甚要紧卖掉？”荣伯道：“我见涨了五两，恐怕日子久了要跌下去，所以早早的出脱了。”莘二公道：“达昌股票涨的竟这样快速么？”少瑟道：“岂止是达昌，现在橡皮公司哪一家不涨一倍、两倍，今日行情同昨日行情比起来，总是不对的。人家抢着买都买不到手，你想怎么不要涨，怎么不要飞涨！看下去将来还要飞飞涨呢。”

此时林月仙在荣伯背后听了少瑟的话，问荣伯道：“刘老，胡大少的话可真？”荣伯道：“那是一定的。”林月仙道：“橡皮股票不知要几多钱一股？”荣伯道：“那也不等，一二十两一股也有，四五十两、六七十两一股也有。你问他怎的？”林月仙道：“我想拿副钏臂去杨庆和兑掉了，也买他几股发发小财。”胡少瑟道：“月仙先生也想发财么？”月仙道：“胡大少，财哪个不愿发。我想赚了钱兑一只钻戒来戴戴。”回问荣伯道：“刘老，我的算计通么？”荣伯道：“钻戒我不是已经兑给过一只你么？”月仙道：“我想再兑一只，配成功对儿，最好总要像你手指上那只才逞心。”荣伯道：“这也不值什么，你既然爱我这一只，我就给了你是了。”月仙喜道：“谢谢你！送了我许多东西，又要送戒子与我，只是叫我怎地过意得去。”胡少瑟道：“不必客气，倘然真的过意不去，停会子睡到床上去，竭力报效是了。”月仙斜溜了少

瑟一眼道："狗嘴里总不会吐出象牙来。"荣伯已把钻戒退下来套在月仙手指上，月仙趁势倒在荣伯怀里，两手抱住了荣伯的又粗又黑头颈，问道："你橡皮股票可肯替我买么?"荣伯道："你拿钱来，我就替你去买。"月仙道："钱我现在不凑手，你就替我填一填吧。"荣伯道："你又要买股票，又不肯拿出钱来，我可没这许多钱来替人家填补用。"月仙撒娇道："我可不依，你答应我不答应?"荣伯被她缠不过，只得答应道："是了，我替你买上十股吧。"月仙道："你几时拿得来?"荣伯答应了"明朝好吧"。

胡少瑟因别处有应酬，起身告辞而去。莘二公道："我们几个人真背时极了，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业，竟一点子都没有知道。"庄长寿道："我想明天到黄浦滩去瞧一瞧，如果有点子想头，索性大大的做他一做。"诗舲道："怎样一个办法?"庄长寿道："我想大家拼出几个钱来，把所有橡皮股票一齐收买下来，做一个橡皮股票托勒司。人家要买橡皮股票，不能不到我们手里来讨生活，那岂不稳稳的赚一票钱么。"莘二公道："庄长翁究竟做过大市面的人，想出来法子总与别人不同，好极好极！我第一个赞成。"诗舲道："好虽是好，只是哪里来这许多现银子。橡皮股票既是这样飞涨，通通收买下来，怕不要好几百万现银子么。"莘二公道："只要能够赚钱，我们几个人几百万银子交易难道不好想法么。"诗舲道："这事我们再谈吧。"莘二公听毕，肚里转了个念头，忽地起身告辞。众人问他何事。莘二公道："有朋友约在舍间讲一句要紧话，现在是时候了。"又向庄长寿道："橡皮事情定局后关照兄弟一声儿，兄弟总没有不赞成。"说着与众人点头作别，匆匆下楼去了。

这里众人用过稀饭，也都散去不提。且说莘二公出了林月仙院子，并不回什么公馆，径到自己相好藕花小榭处来。走进院里，恰值藕花小榭出局未回，娘姨大阿姐应酬得十分周到。莘二

公道："快拿笔砚来，我要点菜请几个朋反。"房间里人听得莘二公要请客，知道又有下脚到手，一个个眉花眼笑。大阿姐一面拿笔、砚过来，一面吩咐外场去喊藕花小榭。

霎时间，菜是点了，请客票是开了，藕花小榭也回来了。莘二公因为心上有事，没工夫同藕花小榭亲热，只略略谈了几句应酬话。外场回报："请客都说就来。"不到半个钟头，果然陆陆续续来了五位客。一位是西帮票号老大王壬轩，一位姓张、名春帆，一位姓石、名振玉，都是广帮著名阔商；还有两个是上海富户赵锦才、王达人。这几个人与二公都是新交。当下相见，世故了几句客套，二公就叫把台面摆起来，起手巾入座，执壶敬客。

酒过三巡，二公就谈起上海市面渐渐不如从前，各项生意都不很容易做，只有钱庄利钱还厚，账面放得靠的住，每年闭了眼可以多钱。兄弟久有意思打两爿庄，只因一个人力量里究竟有点子来不得，一竟缓了下来。只是这里头亏却受的不少，不要说别的，一年中进洋、空洋的飞头，被他们割去了多少！所以这会子请大家过来商议一下子。兄弟要组织两、三爿钱铺子，活络活络金融机关，众位如果肯赞成，这事就容易办了。

众人道："做钱铺子很好，我们也有此心，怎奈没有人发起。现在上海钱帮里人实是靠不住，纠合股子时先说得花好稻好，开销怎样的节省、账面怎样的谨慎，等到一开手，却就泼得了不得，七十万、八十万，甚至一百万随心滥放。问问他，他就把告退两个字来要挟你。倘是任他告退，放出的账面又都是他经的手，别人怎的接得下，只好眼开眼闭任他弄下去。到那时做又不好，不做又不能，真是干手捏了湿滋胶——弄得没奈何呢！所以我们虽是想做却又不敢做。现在你二公先生肯发起，那是好极了。你二公先生的名望哪个不知道，哪个不仰慕！资产、才干没一样可批评，我们有甚不放心。只要你吩咐出来，总没有不遵命

的。”

莘二公大喜，就在藕花小榭院子里索了纸笔，拟出几条议单草稿来。大家斟酌一会子，言定明晚仍在原处签字成交。

到了次日，莘二公把议单叫人誊写了个清楚，送与众人签过字。于是上海顷刻发现出三爿很大的钱铺子来，商标叫什么“斜亨”、“预大”、“海宏”。

开张这天，同业都来庆贺。上海各商铺晓得“斜亨”等三庄的大股东就是暴发七千几百万洋财的莘二公，哪个敢不相信，都与他做点子往来。那有钱的人也拼命把钱存放进来，所以“斜亨”等虽是新开，信用已经十分彰著。就是胡少瑟、庄长寿等一班老钱猢狲，见了莘二公这样的手面，也都低头拜服。

莘二公钱庄事情部署停当，庄长寿橡皮股票托勒司也恰好组织成就。这时候橡皮市面活泼非常，一天里头差不多有五六个行情。朝晨五六两一股的，一吃过饭就变成十多两了，到傍晚已经变成几十两了。合上海的人，不论是做生意的、不做生意的、有钱的、没钱的，人人心里头只有橡皮股票四个字。逢着人讲起来，总是橡皮橡皮，好像一买着橡皮股票就能够发财一般。只要是橡皮股票，就拼命拿出钱来抢买，也不管股票上外国字怎样一个写法，公司开在什么地方。这时候倘有人拿出一张有外国字样的废纸来，告诉人是橡皮股票，我晓得也会有人上当，拿出钱来买的。

这日，莘二公正在“斜亨”庄上同老大高化士谈论橡皮，忽报庄长寿来了。二公慌忙出迎，迎入账房后一小间里。庄长寿道：“二翁这两天为甚不出来？橡皮市面消息晓得么，昨天合富银行索性叫警察来管门弹压，买股票的人依旧人山人海，拥挤异常。”莘二公道：“沈菊吟已经多了四万银子，方诗舲也赚了三万光景，你我的托勒司还没有动手，恐怕只好看人家发财了。”

庄长寿道："我已算过了，光是你我两人，这件事不好做。方诗舲、沈菊翁又都是滑头，肩膀上不肯掮重担，同他说过两回，都推托得干干净。胡少瑟倒很起劲，不知你意思里怎样？"莘二公道："我总无有不赞成。"庄长寿道："你赞成就好了。"

莘二公道："要动手，动手得了，再缓下去市情要变呢。"庄长寿道："变总不至于，就是现在动手，也只好做远期，近期是没处买了。"莘二公道："最好做近期，快速一点子。"庄长寿道："我岂不晓得做近期财发的快，无奈买不到手。你不信到黄浦滩去一趟，要买五百股'司卖脱'、五百股'雪纳王'，买的到手买不到手？再者一时间要端正几百万现银子也不是容易事情。"莘二公道："怕什么，我们都开着钱铺子，只要出几张本票到银行去贴换是了。"庄长寿道："本票虽然可以贴换，到了期不是一般要预备银子的么。"莘二公道："你这人怎么这样的饭桶！本票到期不是还有好多天么，这些天里头，股票早有人买去了，收下来的银子解给银行也没甚来不及，岂不稳稳赚下一注钱么！不瞒你说，近期股票我买下已不下近万股了，赚下的钱除掉本钱、利息外，尽多了三万多银子呢！"庄长寿道："瞧不出老莘竟有这样的手段，佩服佩服！"

莘二公道："闲话且慢讲，你现在宗旨定了没有？"庄长寿道："宗旨不定怎么可以做事情。现在总管看事情、做事情，近期好做做近期，近期不好做就做远期。兄弟在胡镜花那里备个晚饭，停会子邀了少瑟，大家从长计较好不好？"莘二公道："很好，兄弟准到是了。"

庄长寿又谈了几句没要紧的话，就起身告别，忽忽的坐着汽油车去了。庄长寿这几天的忙直同军机大臣差不多，赶东到西，拜这个，望那个。呜呜呜，那部汽油车像穿梭般在马路上不住的横冲直撞。倘不是工部局路政处修的快，恐怕马路也被他行坏了

呢！

到了晚上七点钟，莘二公接着长寿请客票，忙忙穿上件马褂，坐着马车飞一般赶到胡镜花院中。见庄长寿正同胡少瑟站在中间大谈阔论，讲论点子什么；还有三四个客坐在旁边，都侧着耳朵听。莘二公与长寿、少瑟点头儿见礼，随便坐下。

只见少瑟道："我们这公司发起的已经晚了。我今朝碰着个洋人麦斯脱，他一个人独做，三天里头已经赚了二百多万银子呢！"长寿道："我们急起直追也还不晚。今朝定了议，明天一早就去挂号。休说二百万，到了下个月今朝，恐怕二千万、二万万都不止呢！我们几个人不都成了中国富户中的首领么！休说湖广的刘庞、张顾，就是外国的什么铁路大王、火油大王，恐也没有我们这样的海外。"长寿道："我们橡皮里头发了财，我晓得几个报馆主笔合做小说的，又要称我们做'橡皮大王'了。"说毕狂笑不已。

胡少瑟回头道："莘二翁，我合庄老的话错了没有?"莘二公听得心里正热剌剌地，忙答："哪里会错，我也巴望着托二位的福，马上就发财呢！"庄长寿道："这种客套话讲他怎的，合伙儿做事，好了大家好。你我回去各把本庄上银子算一算，不够再做点子押款，先把近期悉数买了下来，同外国人搏上一搏，看哪个是输、哪个是赢。"莘二公道："好极！外国人一竟瞧不起中国人，说中国人不会做生意，没有见识、没有胆量。我们这回的举动可也压倒他们了，也与中国人争一口气。"庄长寿狂笑道："兄弟发了财，第一破掉几万银子捐一个道，再请一个二品封典替父母荣耀荣耀，也不枉生了我一场；第二把谢絮才娶了家来，看佐卿还能够同我吃醋。"

庄长寿正在指手划脚的自鸣得意，不提防胡镜花从后房出来，一把抓住了衣襟道："你个人倒有良心，我几曾待错过你，

不发财就在我们这蹩脚地方来走走，一发财就要去娶谢絮才了。”长寿发急道：“我没有说过不娶你呢！你是我自己人，早晚就要接你家去，还发什么老极。”胡镜花批嘴道：“唷唷！多谢你，我可没这么福气，你还是去娶谢絮才吧，我哪里比得上谢絮才。”胡少瑟道：“阿长是不好，怪不的镜花要发怒，我听了也气不过，还不跪下去叩一个头，赔一个不是！”莘二公道：“庄长翁是只肯跪他夫人，不肯跪相好的。”胡少瑟道：“他跪夫人，你怎么又会知道？”莘二公道：“他前天亲自告诉我的，你不信只要问镜花，当时镜花也听见的呢。”胡少瑟果然问镜花。胡镜花才松了手，把前晚事情告诉了少瑟。少瑟听罢大笑。莘二公道：“镜花请放心，庄长翁发了财，我叫他先娶你回去是了。”

庄长寿道：“算了算了！我们谈正事吧。橡皮事情可要立一个议单。”胡少瑟道：“莘二公心里怎样，我看这事又不是开铺子，议单一层大可以不必。我们几个人还信不过么！说话就是凭据。”胡少瑟说毕，目顾二公。莘二公道：“少翁的话真与兄弟一般意思。”庄长寿道：“既是二位同意，我的话只好取消了。”莘二公道：“我们入席吧！”于是大家依次入席，飞条叫局，猜举行令，尽欢而散。

这夜庄长寿就住在胡镜花院里，次日九点钟就起身回店。伙计告说股票掮客胡三昨晚连来了三四回。长寿道：“我当面去碰外国人头，用不着他。他再来，回头他就是了。”再问了几句别的话，就坐着汽油车飞一般向合富银行来。到银行门前，见买股票的人盈千累万、挨挨挤挤、闹闹嚷嚷，像海潮般涌上涌落，竟其无路可入。

亏得长寿与银行买办是向来知己的，找到买办那里，说明来意，托其设法。买办道：“橡皮股票不过外洋公司托行里挂一个号，并不是行里事情，我本不便管的。既是你老哥请过来，可就

说不得了。我们平日怎样的交情，难道这点子差好不替你当么！我就替你去转问一声吧。”庄长寿连忙拱手道：“仰仗仰仗！费神费神！”不知买办见了外国人后答应与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苦茗饮去傻子迷心　惊耗传来巨商失色

话说买办进去了好一会才出来，招手儿叫庄长寿自己去会外国人讲话。庄长寿顷刻屏息静气，像入朝觐见皇帝般恭肃了仪容，放轻了脚步，兢兢业业跟在买办背后，一步一步走将去，到写字间门口便缩住了脚步。买办举手在门上得得得轻轻敲了三下，只听外国人说了句不知什么，买办便推进门，引庄长寿到里头。

只见一个凹深眼、高鼻子、黄须子的外国人昂然坐在椅上。庄长寿顷刻满身不得劲起来，好似天威咫尺，几几乎头都不敢抬一抬。那外国人倒也很是谦恭，居然降尊纡贵站起身来。买办就叽哩咕噜讲了两句外国话的，大约就是替长寿介绍。长寿这时候竟同木偶一般，呆瞪瞪站在那里，一动都不敢动，一喘都不敢喘。只见外国人向自己点头儿，心里倒突的一跳，见外国人应行什么礼，打恭好呢，作揖好，还是磕头请安好？

买办道："庄长翁，外国人同你招呼呢！"庄长寿应道："也司也司。"外国人见他讲了两句也司，只道他懂外国话，就同他叽哩咕噜扳谈起来。庄长寿却又睁着铜铃大两个眼珠子，一声都回答不出。买办道："长翁，外国人问你话呢！"庄长寿急神失智的道："他讲点子什么？"买办笑道："你既然不会说外国话，不必'也司也司，充甚假内行了。你这么着，外国人是要当你痴子的。"庄长寿道："老哥教训的是，兄弟从此不再说也司了。他讲的什么话，请老哥翻给我听。"

买办道："他问你要买多少股子、是什么牌号的。"庄长寿道："我要把橡皮股票通通全买下来，不管他新股、老股、什么牌号。"买办翻给外国人听了，外国人又叽哩咕噜说了一会子。买办道："外国人说股票价钱的涨跌都因买的人、卖的人或多或少而定。你一个人全买了去，将来的市面就没有了。这个办法是行不去的。"庄长寿道："我买了进来仍旧要卖出去的，不过要同这里立个约，所有外国来的橡皮股票通由我一个人包买，买了进来，赚钱、拆本都与这里无关。"买办翻给外国人听了。外国人向长寿瞧了一瞧，就向买办呢："叫他缴进定银来，准其立约一个月包销。"长寿大喜，当下就立了合同、签了字。合同上写明："包买包卖，以一个月为限，过限再行计议。"临别就约买办六点钟"汇中"大菜，飞一般坐着汽油车回店。回到店里就打德律风关照莘二公、胡少瑟。

不多一会子，胡少瑟、莘二公不约而同的赶了来。一进门就称扬长寿办事能干。三个人喜气融融，那得意神情真是描也描不尽，画也画不出。少瑟道："我们大功告成，指日就都是国富了，这种盛举不可不开筵庆贺。"莘二公道："发了财开贺也不为迟，现在何必呢！"庄长寿道："什么话，这回生意会不发财？我庄长寿头也敢杀给你看！今朝辛苦了，必得快活快活，舒舒筋骨。"莘二公道："时光早的很，堂子里官人都没有起身，到哪里去呢？"少瑟道："肚子饿了，吃了饭再讲。"庄长寿道："'一枝香'去吃大菜可好？"胡少瑟道："也好！"

于是三个人各坐了汽车、马车径投四马路来，只片刻便已行到。西崽知道莘二公等都是上海的活财神，接待得十分殷勤，开了一间很向阳的大菜间，伺候点过了菜，拿着单子退去。

莘二公道："少翁今年面可曾相过？"少瑟道："算命相面那是骗人的勾当。二翁这样通达的人，怎么也会相信起来？"莘二

公道："不要说骗人勾当，这里头着实有点子道理。兄弟今年正月初一到城里城隍庙去烧香，就在庙里相一个面，准得了不得。说兄弟正月里要破财；二月交进眉运，却就大大的得利。果然正月里做一票土生意。人家都得利，兄弟独独里倒灶，折去六万多银子。现在是二月了，恰巧发起这橡皮事业，你想准不准。"

庄长寿道："橡皮事业发财果然是捏得稳，那相面的也无非随口乱说，恰巧被他说着是了。相面一道究竟是虚无缥缈的事，那里作得凭据。再者二翁是相过面，兄弟与少翁都是没有相过面。现在合伙儿做生意，总不见会二翁一个人发财，我们二人都不发财的。

"兄弟记得前年子城里头新到了一个相面的，名字叫什么黄鹤楼，相的面准的了不得。有一个药店伙计张有财去叫他相面。黄鹤楼相了一会子，故作吃惊的样子。张有财问他为甚吃惊，黄鹤楼道：'照尊相看来，应有百万家财、二品官职。只因前生谋死过发妻，冤魂纠缠，所以不能够到手。'张有财是穷得没奈何的人，听得百万家财、二品官职，哪有不动心之理，就问可有解救的法子。黄鹤楼道：'解救法子是有一个的，只消费掉一千块钱，马上就可以得法。一百万银子包在我身上。'张有财道：'我哪里来这许多银子？'黄鹤楼套上句道：'亲戚朋友处难道没处借的么？'张有财道：'就借到手，至多也不过几百块钱东道，老鼠尾巴——出血也不多。'

"黄鹤楼知道有点子想头，随手倒一杯茶给张有财。张有财不知是计，接到手一饮而尽。哪里晓得茶里头藏有迷药的，喝了后顷刻茫然无主，竟像中了催眠术一般，句句听从、言言遵命。同着黄鹤楼到亲戚朋友家借贷，不到几天，竟然患病睡倒，黄鹤楼还天天去探望。后来被同居的人瞧破，觅着了个解救迷药丹方，用片糖调和了水，才得解救转来。报知警察局捉住黄鹤楼，

按法惩办，方才完结。你想相面的话靠得住靠不住?”

莘二公道：“这明明是设局谎骗，不能专怪相面先生的。我新近听得虹口有个姓金的铁匠中了人家的骗局，那并不是相面先生呢!”胡少瑟道：“是怎么一件事情?”莘二公道：“这事讲起来真是一段笑话。那铁匠名叫金阿丙，年纪也有三十五、六了，克勤克俭了半生，积下一二百块钱，心心念念要娶一个老婆，快活过下半世，哪知弄来弄去总是不成功。不知怎样被惯贩人口的白慕义得知了，就设法同阿丙拉拢，应许替他做媒人。金阿丙素性很是悭吝，只要有人肯替他做媒人，却就会慷慨起来，请你吃酒、请你看戏，忙一个不了。

“白慕义白扰了他几回，一日就走来告诉他：‘我已与你找着一头亲事了，人品出色，不过家里穷一点子，没甚赔嫁。你倘然不嫌，我就替你去说。’金阿丙道：‘娶老婆本只要人品好、会得当家，就是一生的福气。况且我是个做手艺的，有钱人家姑娘不要说不肯嫁我，就是肯嫁我，我也养不起。那有钱人家姑娘，眼眶子是看大了，吃的、穿的、衣服咧、首饰咧，哪一样肯将就。我一天打铁打下来的钱如何够她挥霍。’白慕义道：‘谁都似你这样明白，都这样明白倒就好了。年长的人都只要赔嫁好，人品倒不在乎，不比年轻人一心注在人品上。’金阿丙道：‘说也惭愧，我虽然活了三十六岁，却还是头婚呢！所以同年轻人是一个性格。但不知你说的那姑娘人品果然好不好，可否使我先见一见。’白慕义道：‘见见也可以，我做事体都是根牢果实的，从不曾干过滑头事情。我在上海滩也很有点子名气，你去打听，人说起白慕义三字是没个人不知道。’”

“金阿丙道：‘慕义哥，我也很相信你，只是总要见一见，心里觉着放心点子。’白慕义道：‘你要见，我明天晚上就陪你去见是了。只是还有一句话交代你，不要见了面毛手毛脚，弄的人家

瞧不起，须得文绉绉呢！’金阿丙道：‘我规规矩矩就是了。’白慕义道：‘见了一见须要就退出来呢！多瞧是不能的。’金阿丙道：‘我的慕义哥，不必多说了，兄弟都依你好不好！’白慕义道：‘好好好！你明天六点钟准在‘三星楼’泡茶候我是了。’金阿丙大喜。

“到明朝傍晚六点钟，白慕义果然走来，同了阿丙走到一条乌漫漫的小衖里，都是东洋房子。到第七家推进门，只见客堂是小小的半间，点着一盏半明不灭的马扣铁火油手罩，抬桌椅凳，都已十分破烂，七横八竖，摆得路都没处走。

“白慕义道：‘随意坐吧。’金阿丙一面坐下，一面说：‘不必客气！不必客气！’白慕义招乎过阿丙，就仰着头喊：‘三妹妹请下来，我合你讲一句话。’只听楼上娇声细气的问：‘底下哪一个，我来了！’接着一阵楼梯响，就见走出一个女子来，身量不短不长，面孔不肥不瘦，在灯光下瞧去，仿佛十分标致。那女子把火油手罩灯花剔掉了，水汪汪两个眼珠儿向金阿丙只一溜，这一溜直把金阿丙浑身骨头都溜的酥麻了，魂灵儿早随着她眼光不知到哪里去了，身子只觉着虚飘飘地，像登在云端里一般，连白慕义同女子说的什么话都没有听得。金阿丙正在魂灵出窍时光，不做美的白慕义早催他走路了。

“阿丙没奈何，跟随慕义出来，却还不住回头望那小弄。白慕义道：‘我的哥，你娶了家来不够瞧么！这会子瞧什么。’金阿丙听了只是傻笑，一句话都回答不出。白慕义道：‘阿丙哥，你瞧还合意么？’金阿丙道：‘简直是三个钱火腿——没批评！还有什么不好呢！恳求你早点了替我说成功了，我总忘不了你的情。’白慕义道：‘也没有见过你这样性急的人，才见得一面就要巴望成功亲事。老实告诉你，亲事还要我说起来看呢！’金阿丙就在路上央告，千阿哥、万阿哥，说了无数的好话。白慕义道：‘你

放心，这事包在我身上，总给你办成功，只要破费几个钱是了。'金阿丙道：'要多少钱？多了我是拿不出，我只积有二百多块钱呢！'白慕义道：'二百多、三百多，这会子且慢讲，我替你问了那边再定局。'当下分别。

"次日白慕义到金阿丙处，开言道：'阿丙哥，这件事不成功了，还是再寻别户头吧。'金阿丙慌问何故。白慕义道：'她索价贵的很。你不是和我说过二百多块钱么，她一张口就是四百块，说死爷、死娘几回大事负了一身的债，现在既然嫁人，债款必定先要了清。阿丙哥你去想，你我经纪人，哪里有这许多钱，并且娶大老婆也从没有听过拿到四百块钱，除是小老婆四百块、五百块可以随口乱说。'金阿丙道：'可肯减掉点子，四百块我果然拿不出。'

"白慕义道：'阿丙哥，你我都是自己人，你在我眼前不妨说老实话，到底出足肯拿出几个钱，给了个尺寸，我也好替你去讲说。'金阿丙道：'我果然只剩二百四十块钱，此外分文没有了。'白慕义道：'你难道朋友处不好张罗张罗么？'金阿丙道：'张罗煞也不过百巴块，终不满四百之数。'白慕义道：'也好，就三百四十块，我给你去磋磨磋磨看，成功不成功，现在可不能够应许你，你快去张罗起来吧。'说毕别去。

"过了一天，白慕义走来向阿丙道：'总算成功，谈得吃力煞，三百四十块钱那边答应了，一百块小盘、一百四十块大盘，六十块衣服费、四十块迎娶费。'金阿丙很是感激，先放了定，马上作起日子来行娶。

"到了这日，居然也贺客盈门、竹箫聒耳，热闹得不堪言喻。一棒锣声、三声炮响，七八个人簇拥进一乘彩轿，请出新人参天拜地，行过了结婚大典，送入洞房。这时候金阿丙快活得心花怒放，全个身子都觉浑淘淘、荡悠悠，没处寄放。等到闹房的人都

散尽了，准备着万种温存，想消受那新婚艳福。谁料揭开床帐大吃一惊，新娘不知哪里去了，只剩几件衣服，却是新娘所穿的。原来这新娘并不是女子，是美貌男乔扮的，趁闹新房人退出去时，新娘脱去女衣，恢复男装，趁闹里混了出去。金阿丙只叫得连天的苦，马上去寻白慕义时，不知躲向哪里去了。”胡少瑟道：“后来怎样呢？”莘二公道：“后来怎样，我也不知其细。”

说着西崽上来问用什么酒。庄长寿道：“开一瓶‘勃兰地，吧！”西崽应着去了。胡少瑟道：“现在世界上稀奇事情实是多不过，样样都是特别改良的。像虹口一个什么女子学堂，竟然容留了一个骗子，连犯了三四桩骗案，被警察捉了进去呢！”此时酒和菜都来了，众人也就吸喝起来。一时吃毕，由少瑟签字惠钞。

莘二公、庄长寿、胡少瑟自合做了生意，比前更知己了许多，出出进进总在起。起初几天，果然非常顺利，三个人总合赚了一百万左右。庄长寿趾高气扬，讲起话来总是我怎样……我怎样……，差不多连“道财庄”老板庄少平都不放在眼睛里，好像这时候已经做了中国国富一般。哪知兴头得没有几天，橡皮股票价值就横跌跌下来了。

这日庄长寿正在谢絮才院里叉麻雀。胡少瑟急头头进来道：“长寿长寿！不好了！”长寿齐巧做庄，摭着了张“东风’配成一扣，心注在牌上，有气没意的回道：“什么事这样的惊惶？”少瑟道：“‘雪乃王’跌了，知道么？”长寿道：“跌了五两，昨天就知道的。”胡少瑟道：“你还在做梦呢！今朝一瞬间就暴跌了三十两。”长寿惊道：“竟跌掉了三十两么？”胡少瑟道：“你不信自己到黄浦滩去瞧，九点钟时还跌得十两不到，半天就暴跌下二十两。”长寿道：“光跌‘雪乃王’一种么？”胡少瑟道：“岂止‘雪乃王’，凡是橡皮股票没一样不跌，‘达昌’、‘甲隆’、‘浜雪’、‘百纳’都潮落般落下去，不知是何缘故！”

长寿道："难道买股票的许多人都死绝了么?"胡少瑟道："死绝不死绝我没有知道，只是前几天合富银行前人山人海，夺着、抢着买股票，现在是鬼都半个没有了。前几天一听是橡皮股票，只怕买不到手，价钱贵贱都不问，现在兜给人家都没有人问信。那藏着股票的人听说价钱跌了，恐怕折本，拚命拿出来卖掉，卖的人多，买的人少，橡皮股票拥挤起来，自然跌得愈加快速了。"

长寿道："哎哟，我们定了一个月约，还有八、九天才满期，这票股份怎样呢?"胡少瑟道："有甚怎样，外国人是你去碰的头，我想还是仍旧你去同外国人商量商量，或有一二可以补救，也未可知。"长寿道："外国人都是说一是说一、说二是说二的，如何商量得通就去了也是白说的，还是不去的好。"说着皱眉不已。

胡少瑟道："订买的股票既然没处想法，说不得只好大家认一个亏了，只是收买也就可停止了。"庄长寿道："收买一事都是莘二公管着，不知他弄的怎样了。"少瑟顿足道："莘二公做事素来马马虎虎的，不要一见价跌就拚命的收买，那才不得了呢。"长寿道："我们快去瞧瞧，他闯了祸是来不及的。"少瑟道："你还有几副牌?"长寿道："麻雀不要紧，可以叫人代叉的。"就向谢絮才说了几句话，絮才坐下代叉。庄长寿与众人略拱一拱手，同着少瑟下楼去了。

胡少瑟是汽油车来的，庄长寿就与少瑟同了车，风驰电掣，一瞬间便到了"斜亨"钱庄，恰巧莘二公没有出去。胡少瑟来不及寒暄，先问橡皮股票收买得怎样了。莘二公道："掮客胡三才出去呢！他再三劝我多收点子，说趁这几天价钱便宜，停不上几天一定重要涨起来的。我因为跌得奇怪，没有答应他，叫停会子再来。"

胡少瑟道："不要收了，风头不对呢！"莘二公道："跌得这样快速，不知可还有涨起来的日子?"庄长寿道："那只好瞧明朝，今朝总不会得了。"莘二公道："明朝不涨还不要紧，只要后天涨起是了；后天再不涨可就难了。'少瑟、长寿齐问何故。莘二公道："本庄出在外边的票有到三百多万，都在后天到期。倘然股票再不涨，没有人顾问，可就僵了。"少瑟、长寿听了这几句话，面孔齐都失色。欲知何故，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地撼天摇财神倒运　风凄月黑贼子吟诗

话说少瑟、长寿听了莘二公的话，顷刻面孔齐都失色，原来二人不约而同的都打着了心病。少瑟阅历最深，转变也最快，一个念头一转，面孔上顷刻恢复了平和的颜色。开言道："现在股票价钱跌是已经跌了，白忧白急也没中用，还是商议善后法子要紧。"莘二公道："我心里头已经乱了，就有美妙的计策，一时间也来不及想。你们大裁吧，我总没有不赞成是了。"胡少瑟道："照我意思，不如把积着的橡皮股票赶紧出脱，越快越好，趁早变几个钱，背下去恐怕再要不对呢。"庄长寿道："我也这样的想，一跌再跌，跌到个不亦乐乎，我们雪白银子不都变成废纸了么！"莘二公道："既是二位要这样，我也不得不从了，背着不买，万一有跌无涨，我也对不起二位的。"

于是定了议，找了几个橡皮掮客来，吩咐妥当，把股票减价出售，总算售了个净尽。三个人并算拢来，不知不觉早折掉了一千多万银子。

少瑟、长寿幸得东家殷实，店基坚固，只消调一个枪花，就能保住暂时不致闹穿。莘二公竭力支撑，十分疲惫，挨到六月银行夏季归账时，简直撑不住了。独自算计，除了倒闭并没有别策，好在倒闭从不有砍头的罪，至多照例破产，于自己并没有分毫的损失。老实说这几爿庄开设时自己并不曾拿出半个钱来，主意已定。

到了明日，上海南北两市就哄然说"斜亨"倒了！"斜亨"

倒了！凡与“斜亨”、“预大”、“海宏”三庄有交易的，纷纷扰扰都赶来同他交涉。没有到夜，“预大”、“海宏”受着“斜亨”的牵连，支持不住，也都倒了。莘二公一倒，上海市面顷刻大为震动。一夜工夫，连伤了三条性命。这三个人都上了莘二公的当，被他调票调了几张空票。“斜亨”倒了，没处收银，恐怕人家寻着自己，寻个短见脱去这干系儿。

道台和商社董事晓得这乱子大了，不出来调排总不容易了结。于是道台马上请进商社董事，商议了一会子，一同赶到南京，面禀制台；一面打电报到京里度支部请示办法。部里回电叫道台相机行事，尽力维持。

道台回到上海，顷刻施出维持大手段，把“斜亨”等三庄的账簿吊进去细细核算了一下子，见光欠“合富”等外国银行已有一百五十多万，大喊“了不得、了不得”。看官你道为甚缘故？原来外国人和中国人本是克星，做官的人见了外国人更是怕得利害，宛如老鼠碰着狸猫。只要望见个影儿，就吓得三魂出窍、六魄离身。这其中究系何故，却连格致专家都没有考究出来，在下又怎敢胡说乱道。

当下道台连喊了两声了不得，那算账的师爷就搁下算盘请问缘故。道台道：“混账混账！混账透顶！这莘二公真不是好东西，他欠中国人的钱哪怕欠一千五百万，也不干我事，偏偏欠外国银行，欠了这许多。万一外国人问我讲起话来，我可不是被他累了么！这莘二公真是混账！闯的祸真不小，了不得！了不得！一百五十万、一百五十万！咳，怎么才好！咳，怎么才好！”

师爷道：“此事据晚生看来，东翁是关系不着的。他们同银行往来又没有报官，东翁也不曾同他们作保，碍什么？”道台道：“外国人要同你交涉起来是不讲道理的。你老兄不曾做过官，办过交涉，怎么会知道做官人难处。”师爷见他这样，也不高兴同

他辩论了。

当下道台就传呼伺候，坐了双马车到外国银行拜望大班。外国人谈起三庄欠款，道台满口答应说："这事尽由兄弟作主，总有个着落，决不会使诸位吃亏。"外国人见这样送上门的礼，哪有不领情之理。都说："有贵道出来担保，那是再好没有的了。我们无有不放心，不然各钱庄折票我们收用都有点子寒心呢!"道台又约各银行大班到洋务局会议维持市面事宜。各大班无不应允。看官你道道台邀集各大银行大班来议点子什么事？讲出来真是可发一笑。原来与各银行订立合同，借银三百万两，分四年偿还。就把所借的银子拨一百五十万，替"斜亨"、"海宏"、"预大"偿还洋款。

当时就有人问道台道："'斜亨'等三庄亏欠华洋商款有到三百多万。你这么一办，洋商是有着落了，华商怎么样呢？华商、洋商一般都是银子，总不见会洋商的银子值钱，华商的银子不值钱！要还都还，不还都不还，那才是道理。"道台笑道："我有那么大工夫管中国生意人的债务？外国款子因我做了上海道，交涉是我的本职，义不容辞，才不能够不管。"问的人笑道："上海道原来是专办外国人事情的，我今日才知道。只是大人替'斜亨'还的款子更向何处去取偿呢?"道台道："这有何难，'斜亨'等庄放出的款子也属不少，只要按着账簿一家家去索取。倘然不肯交出，就何妨放出狠辣手段，出牌票提到衙门押追，那就不怕他不还。洋款数目一追足，此外就可不管他妈了。"

这位道台抱定了这个宗旨实行出来，承他情总是维持市面，却早把个上海扰得个江翻海倒、地撼山摇。有几个不识势的中国商人，叫人做了个公禀，衣冠齐楚的送到衙门里，请他照洋商一般办法，也把欠款偿还。道台笑了一笑，向众人道："你们在上海枉做了多年生意，怎么这样的不达时务！可晓得办理钱庄倒闭

案子的老规矩——总是先理洋行拆票，第二是官款，第三才挨着你们商款。现在官款都没有到手，你们倒先要紧了。”众人道：“洋商、华商一般都是生意人，求大人持平才是。”道台道：“这真是笑话了，中国人怎么好比外国人？中国人好比外国人，我耳朵里从没有听得过。”

众人求之不已，求得道台发起怒来，喝道：“你们要我同洋商一般办法，也好。外国人是先借出了三百万，才有收还一百五十万。现在你们也借我三百万银子来，你们的款子马上还你，半个边都不会缺少，你们可有这力量没有？不要说我偏了外国人。”喝得众人默默无言，只好含冤而退。

那时候凡与“斜亨”等有往来人家，提进去的人不知有到多少。有一天道辕牌票连出了六十多张，连羁押所都几乎容纳不下。最可怜的是有几家，本有银子存放在二公庄上，只因另外做点子往来，多用了一千或是八百。道辕牌票却不管你三七二十一、四七二十八，拍的把你提去押追，任你莲花妙舌，怎样的辩护说有银子存放在他那里，扣去了欠款还有余多。道台驳下来，总是欠款管欠款，存款管存款，存款另案办理，现在最要紧的是清理欠款。

你想欠去的钱不但分文无着，还要拿出钱来，还要吃官司，这种人倒灶不倒灶、可怜不可怜！所以上海市面竟被这位道台大人维持得你不信我，我不信你，有了货物向人家抵借银子，人家都不肯相信；欠了人家钱，把货物来暂时抵押，人家也不肯相信。弄的银子是银子，货物是货物，一点子不能通融，一点子不能流转。

那几个大资本家所有的产业，什么地皮咧、房子咧、机器咧、珍宝咧，顷刻都变成死东西，一点子活气都没有，越逼越紧、越紧越险。不到三个月，庄长寿的“道财”钱庄、胡少瑟的

“财富康”银号一齐都搁了浅，倒下足有二千多万。弄的全国金融界一齐恐慌，做生意人不论大小、百行，都有朝不保暮的景象。你想这位道台维持的功劳大不大，高不高！这一番事情都是沈一帆告知在下的。

一帆语毕，程子玖就问：“市面这样危急，那几个商界巨子可有挽救的法子没有？住在上海的人与上海市面休戚都有相关。”一帆道：“巧媳妇炊不出没米饭，叫他们又怎样呢。”士谔道：“那总要在无法里头想出法子来，照这样听其自然，总不会有甚好结果。上海是乱不得的，上海一乱，东南各省就要保不住，或者外国人乘势进取，就此酿成瓜分大祸也未可知。”

一帆道：“乱总也不至于，租界上巡捕有到多少，包探有到多少，还有万国商团，浦江中还有各国的兵轮。只要一下戒严令，各巡捕、各包探、各商团、各水师都擎枪出巡。那些流氓光蛋任他怎样凶狠，一不有统属、二不有器械、三不有粮饷，成得什么事！”

士谔道：“你不要看轻了流氓光蛋，这种人成事虽不足，败事却有余。并且各种会匪，像哥老会、三合会、三点会、青帮、红帮，潜伏在租界里头的很是不少。这种人都不是赤手空拳之辈，洋枪、手枪、短刀、长剑没一样不完备，团体也非凡的坚固。这种人都是朝朝夜夜盼望有事的，一旦有机可乘，肯就这么安安静静过去么！你说巡捕、包探靠的住，我问你，方云卿、汪元生，又新纱厂的陈总办，又怎么都会被人暗杀？直到现在又怎么都影踪都没有，一桩案都不会破？一到冬季，每年的过年礼物——攫物、剥衣、放火接踵而起，好似照例奉送，不能缺少似的。又是什么缘故？”

子玖道：“这也不能怪上海，繁盛地方哪一处不这样！京里、省里拆梢、打架、攫物、骗钱也都是家常便饭，没甚稀罕的。因

为繁盛地方人口杂，最容易藏垢纳污，所以歹人都拼命赶将来。巡捕、包探究也是个人，又不生着三头六臂，叫他如何对得下？”一帆道：“这也是正论。”子玖道：“闲话慢讲，外边情形不知怎样了，我们且出去瞧瞧。”一帆道：“云翔可肯同去走走？”士谔道：“左右闲着，同去走走也好。”

于是三人聊步出门，走到泥城桥，见短衣窄袖的人不知有到多少，成群结队、攘臂而行，面孔上都露出愁苦抑郁的样子。子玖道：“这班人大约都是工厂里停工下来的工人，倘是流氓必定还精悍点子。”士谔道：“瞧不出子玖倒还精于鉴人之术。”

道言未了，忽见有人向一帆打招呼。士谔、子玖都站定了脚步，打量那人。见那人身穿灰呢袍子、元色漳缎马褂、宽袍阔袖，外貌儿倒很气概，圆圆的面孔、胖胖的身子。只听一帆问他哪里来。那人道：“刚从商社里出来。”一帆道：“商社今天开会么？”那人道；“朝晨就接着传单，说开临时会。碰着此种事，商社是义不容辞的。”一帆道：“我们就这里泡茶谈谈，如何？”那人抬头见是“五龙日升楼”，随道：“也好。”

于是一同上楼，拣副座头坐下，那人才请教士谔、子玖姓名。一帆道：“都是敝友，这位程君子玖，这位陆君云翔。”子玖也回问那人，才知就是商社议员史表民。只见一帆问他：“商社里议事议下来怎样？”史表民道：“议决依旧请道台设法维持。”士谔笑道：“这位道台倒也忙的很，六月里维持了一回，喘息都没有定，第二回又要烦劳他老人家了。恐怕明年三月里依旧要费他的心呢！”

一帆道：“明年也不会有这种风潮了。就是有也轮不到他来维持，上海道已经奉旨革职呢。”子玖道：“几时的上谕？”一帆道：“上谕昨天报上已登出了。”史表民道：“这回倒账与上海道革职也很有点子关系。”子玖道：“为甚缘故？”史表民道：“上海

道把各省筹解拢来的赔款私放给‘道财钱庄’。现在解款的日子近了，庄长寿托东家去和道台商量。道台打电报到部里，请部里设法解一解围。部里头恨他胆大妄为，立即参上一本。上谕下来，把他革了职，还责成他办妥这事才许离沪。道台自然斧头吃凿子，凿子吃木头，到‘道财庄’来抽提这票款子。

“‘道财，与‘财富康’是一个东家的，‘道财’急了自然到‘财富康，里去告急。‘财富康’要紧救他，‘道财’没有救起，自己倒也绊倒了。”

一帆道：“南北两市二十多家钱庄的拆票怎样了？”史表民道：“也讲妥了，‘合富，大班答应依旧收用。此事原是买办不好。”一帆道：“‘合富银行，总算还晓得点子大局，经不起再倒上一二十家，那才不堪收拾呢。”子玖道：“怎么上海这样一个大商埠，几百万银子交易就会弄得这样恐慌？可知也是个空场面。”士谔道：“这就是中国没有国家银行的坏处，倘使有了国家银行，也万万不会到这般地步。”一帆道：“‘大清银行’不就是国家银行么？”士谔道：“‘大清银行，不过有国家银行的形式罢了，如何好算国家银行。”一帆道：“怎样才是国家银行呢？”

士谔道：“国家银行有操纵金融的能力，有了国家银行，任你怎样，市面总不会十分恐慌，譬如银根紧了，拆息非凡的高涨，国家银行就把现银狠命的放出来救济市面，现银一多，拆息自然会平下去；倘碰着拆息抵不过，钱店、银行无利可赚，却就把现银狠命的吸收，银子少了，拆息自然会高起来。国家银行对于商业上有这般的义务，所以享有各种特权。现在的‘大清银行’是这么办法么？”

一帆道：“‘大清银行’也与普通银行差不多。这几天听说押款也不肯多做呢！”子玖道：“云翔真也不达事务，这原是中国的国家银行呢，怎么好拿外国来比拟。”一帆道：“‘大清银行’差

不多是座衙门，全副儿都是官场气味。”

子玖道：“说起官场，我又想起一段故事来了。当时有一个知县同一个道台一般是捐班出身，齐巧在一个局里头当差。两人原本是要好朋友，当了差，那道台却就摆出道台身份来，一面孔上司眉眼，官场体制一点子都不肯弄差。同他讲话总要大人明鉴咧……卑职下情咧……，偶然忘记了，就要白瞪着两眼不肯理人，那知县苦的了不得。这年正月里请人撰了副春联贴在大门上。那联语倒很是痛快，上联是‘什么大人同是一张皮纸’，下联是‘可怜卑职只少几两纹银’。”

一帆道：“滑稽之至，此副丐联尤为奇妙。”士谔问：“什么丐联?”一帆道：“听说从前有个名妓，身价高的了不得，胸无点墨的人任你怎样金多，她总正眼都不向你瞧一瞧。往来的都是些骚人墨客。有个盐商看中了她，一定要去人做她，花掉了好多银子，连身子都不曾有得近一近。盐商恼的了不得，心心念念想报仇。

“一日碰见一个叫人化子，那叫化子倒是个才子。盐商心生一计，叫这叫化子剃了个头、浴了个身、收拾了个干净，拿一套体面衣服叫他穿了，拿出钱来叫他到名妓那里去嫖。

“化子走到院中，那名妓没有知道他是化子，接待得很是殷勤，谈了一会子，倒也还算投机。这名妓院里头规矩——凡嫖客要住夜，总要先被她试试学问，有学问才肯留。当时名妓就照例出一个对道：‘绣户春深莺学语。’叫化子不解思索就答道：‘蓬窗日暖虱成行。’名妓再出一对道：‘天上乘云攀桂子。’叫化随答道：‘街头冒雨唱莲花。’名妓心想：这客人怎么出语这样卑劣！我再出两个阔大点子的对子，看他怎样。随道：‘怒驾苍龙入云海。”叫化答道：‘偶牵黄犬过花丛。’名妓道：‘古今来英雄豪杰圣帝贤王成就了惊天动地的功名，到那时垂拱九重享受万方

食。’叫化答道：‘过往的老爷相公夫人小姐抄化点冷菜残羹的赏赐，这便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名妓问他为甚多作叫化口气。叫化笑而不答，这夜就住在院里头。到明朝，盐商直闯进去喊叫化子起身，当着名妓面叫他穿着叫化衣裳、提着讨饭篮、捏着讨饭棒欣然而去。”

士谔道：“此人既有这样的捷才，为甚做了叫化子？”一帆道：“安知他不因失馆所致。听说从前有个教书先生，实里头实是穷不过。有一天，一个贼子爬进来，搜来搜去没一样值钱的东西，叹了一口气，懊恼而去。刚到门口，教书先生就朗吟一绝道：‘风凄月黑夜迢迢，孤负劳心此一遭，架上破书三五卷，也堪携去教儿曹。’贼子就回答道：‘闻得君家富有余，特来相访到茅庐，观君一派凄凉况，将拾渔竿别钓鱼。’教书先生惊道：‘老兄这样的大才，为甚屈身做贼？’贼子道：‘小弟偶而失馆，聊为糊口而已。’可知失馆先生穷极奈何起来，没一样做不出的。”史表民道：“真是奇事奇闻，从来也没有听得过。”一帆道：“说奇还不算奇。”士谔道：“难道还有甚新奇事故不成？”一帆道：“不多几时，杭州艮山门里头有一家寿板铺，名叫蒋源兴，碰着一个骗子，那事才奇怪呢！”欲知此事如何奇怪，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老套头弟昆合妇　新花样三代同科

话说一帆道："蒋源兴在杭州城里头也稍微有点子名气。这一日大清早起，蒋老板捏着支水烟袋正在门口吸着闲望。忽见一个穿短衣的人，肩上掮着个包裹，急匆匆走进店来，走得满头都是汗，瞧他样子好似织绸的机户。

"那人奔进门，把包裹卸下来，向台上只一放，随在板凳上坐了下来，气喘吁吁的道：'吃力，吃力！'蒋老板晓得是生意上门，就殷殷勤勤请问姓名，那人道：'我叫王阿保，是做织绸生意的。昨日同居的朋友不幸遭急病故世了，遗下三十多块钱，这后事只好我来替他料理。现在先替他看一口材。'蒋老板大喜，就领着他看货，看这个拣那个，看了半天，好容易拣对了。讲定了二十块钱，连挑力一齐在内扛送到笕桥相近某地。就在袋里头摸出一张三十块钱支票来，向老板道：'这张票子是三十块，请你找给我十块。'又摸出一绞白头绳、六角小洋道：'这一绞白头绳费神交给他老婆，这六角小洋费神代买起码被褥一副，一并带了去。我还要到上城庄家去卖绸，能够脱货不能这会子也说不定，你找了我十块钱，我就好去替他买衣服及一切零星物件。'蒋老板见他这样的像煞有介事，哪有不信之理。当下就找给了他十块钱，阿保临去时光又再三叮嘱万勿遗误。

"蒋老板果然谨遵台命，买了一副被褥，叫人抬送前去。几个伙计扛着一口棺材，扛到那里已经吃力得满头是汗，哪知问来问去，觅桥前后各地并没有死人的人家，再打听王阿保，人家也

都回不知道。三回、四转，天已经晚了，伙计没奈何，只得把空棺材寄在近处寺院里头，飞奔回店，告诉了老板。老板以拿出支票到庄上去一照，说是假票，懊恼的了不得，只好叫伙计再去把空棺材扛了回来。”

子玖道：“这真是发财发了一具棺材也。”史表民道：“这骗子比了莘二公真是天差地远。莘二公用调票的法子骗掉人家三条性命，倒作成了寿板铺三具棺材。这骗子枉费了半天心机，一具棺材都没有成功。”士谔道：“棺材这东西很有升官发财意思，莘二公将来说不定还要发财呢！”

一帆道：“说起升官发财，我倒又想着了杭州‘于忠肃祠堂’的祈梦，各处都知道灵验的。有一个秦子山是富家子弟，到祠里头祈梦，求问终身。点了香烛，默祷了会子，一觉睡下，当下连得了三个梦：第一个梦，梦见门口吹喇叭；第二个梦，梦见梁上挂着一具棺材；第三个梦，梦见一幅图画，画的是两枝莲花，莲花下边两只青壳蟹。

“问和尚主何吉凶，和尚见他衣服十分体面，就贺道：‘恭喜恭喜！这是大吉之兆。门口吹喇叭是声闻于外之象，施主不日就要声名大振，轰传中外，弄的没一个人不知，没一个人不晓；梁上高挂棺材主将来一定高升大官、飞黄腾达、荣华无比；画上两枝莲花，莲花下两只蟹是连连科甲的意思，恭喜恭喜。’秦子山喜极，以为和尚详解得一定不会错误。哪里晓得轧着了几个坏朋友，狂嫖滥赌，不到几年工夫，所有家产全部铲光，流落到讨饭度日。

“一日再经过‘忠肃祠堂’，恰巧详梦那个和尚从里头出来。子山把他一把拖住，问道：‘大和尚，你从前替我详的那个梦为甚不验？你说我要声名大振，要高升大官，要连连科甲，为甚这会子弄的家业荡然，做了叫化子呢！’和尚道：‘也作兴详解错误

的，你试把当时的梦境再说一遍，我再替你详一详。’子山于是把梦境重说了一遍。和尚略一思索，点头道：‘不错不错！我当时果然误会了，这个梦凶的很，不祥不祥！怪不得你要做化子。第一个梦，门口吹喇叭是穷气冲天之象；第二个梦，梁上挂一个棺材，明明说你死无葬身之地；第三个梦，越发准了，两枝莲花就是莲花落，两只蟹就是哈哈，合拢来齐巧是哈哈莲花落、莲花落，这是于老爷在嘲笑你呢。’秦子山听了不觉爽然。你想和尚这张嘴利害不利害，翻进翻出都是他。”

史表民道：“哎哟！时光不早了，我还有点子小事，要少陪了。”说毕起身告辞。一帆道：“一同走吧，我也要回行了。”子玖道：“我们也走吧。”士谔道：“你又不欲回行，要紧点子什么！”一帆、表民都已站起身来，向士谔点头儿作别。士谔道：“一帆有暇常到我那里谈谈。”一帆道：“你不过要我讲新闻你听罢了。算好我公事要办，流星报马似的常到你寓里头来飞报。”说毕呵呵大笑，同着表民下楼去了。

士谔与子玖又喝了会茶，正欲起行，忽听里头一间里有几个人在讲话。内中一人声音儿很熟，侧耳细听，原来都在演讲妓界里头的风俗史。只听一人道：“现在堂子里风气直是叉袋搭巴，搭巴着搭链——一代不如一代。前五年倌人轧姘头都还顾一点子面子，偷偷摸摸从不敢彰明较著的大弄，有人偶然提起了一句半句，还红涨着脸羞的要不的，廉耻两个字总算还不会全亡。现在竟老皮老脸当着大庭广众，敢谈论姘头的情义、自己的手段，好似私轧姘头是极荣耀一桩事一般。这种风气真是可怪。上海滩、上海滩，看来真是要坍掉了。国家将亡，必有妖孽，那就是妖孽呢！”

一人接口道：“可不是么！最可怪的倌人姘头大半总是马夫、戏子，并且都是倒贴的。我不晓得马夫、戏子果有什么特别好

处！”先前那人道：“大约马夫、戏子吊膀子手段都是超等第一，不然做倌人的怎么会这样着迷！你想倌人们碰着了瘟字号嫖客，总要放出极辣的手段，大大的砍你几斧。哪怕是一钱如命的钱虎、半毛不拔的伧父，一接着娘子军号令，自然而然会得贴贴伏伏，双手奉承，忍着疼来孝敬，差不多像候补官员巴结上司、运动差缺一个样子。并且堂堂皇皇面子上的钱花去了不算，偏还要干些无名的报效。塞狗洞、填漏子，也像官场中走仆妾的门径、输暮夜的金钱一个样子，真是可怜可笑。哪里晓得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倌人们费心费思在嫖客那里黑心黑了来，马夫戏子早候在背后头了。等你前手黑得来，他就后手替你黑得去。嫖客嫖倌人、倌人嫖马夫、戏子，真是六月债——还得快。”一人道：“做倌人的心肠本是铁做成的，哪里晓得马夫、戏子竟是块磁石，能够把那铁石心肠吸住。这也是天生一物自有一物克了。”

士谔听到这里，没工夫再去听他们了。偷眼瞧时，见两人一个是浩然，还有一个却不认识。恐怕浩然要招呼，就向子玖道：“我们走吧。”于是下楼，出了“五龙日升楼”门。子玖道：“丝厂、纱厂都开在哪里，为甚进进出出从没有见过？”士谔道：“你我所经的路都是繁盛所在，如何会有工厂！工厂是在冷落地方的。”子玖道：“天色还早，去瞧瞧好么？”士谔道：“工厂都停着工，有甚看头。”

忽见那边一大队人蜂拥而来，黑黑一团，像黑水洋里头波浪相似。士谔、子玖都站住了脚。走的近了才瞧清楚，见人丛中一个妇人、两个男子，被巡捕押着。前前后后都是跟着瞧热闹人儿，嘴里头都喂喂喳喳嚷：“真新闻！真新闻！”子玖少年好事，向士谔道：“云翔，我去打听打听。”士谔要止住他时，早一溜烟去了。霎时那群人过去了。

子玖没有回来，士谔候了一会子，有点子不耐烦，独自一人

顺步走回寓里。瞧了一回书，天已将晚，还不见子玖回来，捏了支水烟袋到门口闲望。

邻居张道春见了，就过来招呼道："云翁这两天没有出去么？市面是大不像了。"士谔道："听说道台同了商社已在商议维持了。"张道春道："这种维持济什么事，照现在情形，最好'纯阳祖师'到来，还有点子益处。"士谔道："纯阳是仙人，要他老人家来做什么？"道春笑道："吕仙是会得点金术的，他老人家的指头儿向石头一指，石头立刻就变成功金子。他老人家一到，岂不就平静了么！"士谔道："张君真是滑稽者流说出来的话何等敏妙。"

张道春道："莘二公收禁在押所，依旧十分写意，叉麻雀、抽乌烟，没一样不自由。早晓得倒了账有这样写意日子过，我也去打爿钱庄，倒他一泡子，撒了烂屁。横竖有官府替你收拾的，自己躲在押所，找都没有人来找，寻都没有人来寻，倒是绝妙一座避债台。清清净净，抽抽乌烟、叉叉麻雀，好不快活，一任外边江翻海倒，都与自己绝不相关。"

士谔道："为倒账收了禁，受官府这样优待么？我道总与寻常罪犯一般的受苦。"道春道："受什么苦，寻常点子的人家在家里头也没有他那么舒服。"士谔道："这真是不懂了，租界上凡是偷骗案子，骗了几千块钱，或是偷了值几十块、几百块钱的东西，判断下来，总是西牢三年，枷号两月。现在莘二公骗了几百万银子，倒享受这种特别恩典，真是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了。"张道春道："这倒不能怪官府的，都是押所里几个看役，接着了这几位倒运财神，以为发财机会来了，呵大卵、拍马屁，奉承得要不的。官府住在深堂大厦里，如何会知道。"

士谔道："失察之罪那总不能免。"张道春道："失察是果然，只是现在我们中国样样式式都学习外国款式，什么文明裁判咧，

改良狱制咧，一竟白闹着没有行，趁这势试办一下子也未始不可。设或没什么毛病，将来不论什么案子、不论什么罪犯，都可以照这样子办。那莘二公等几个人倒也造福不浅。”

士谔正要回答，恰好子玖回来了，于是别了道春，与子玖一同进内。子玖道：“今天的事真是奇怪之极，从来也没有听得过。”士谔道：“怎么打听打听，打听了这许久?”子玖道：“事情新奇，自然总要打听个水落石出才回来。你道这一个妇人、两个男子是什么人?”士谔道：“我又不去打听，怎么会知道!”子玖道：“奇极奇极，真是奇到个绝顶。这两个男子原来是同胞弟兄，一个叫言玉山，一个叫言金水。那个妇人却就是乃兄的弟媳，乃弟的令嫂。”

士谔道：“怎么讲，兄称他是弟媳，弟称他是嫂子，究竟是弟媳还是嫂子?”子玖道：“所谓奇极，就为这点子。原来是弟兄两个合姘的。这妇人本是个缝穷的，三分本色七分装，修饰手段本是一等。七年前就与金水姘识上。后来金水出了门，这妇人孤眠独宿，耐不住凄凉况味，又与金水的老兄玉山姘上了。现在金水回来了，见乃兄占其姘妇，顿时大不答应，乃兄也不肯相让。于是弟兄两个，你说我占了嫂子，我说你占了弟媳，各扭各的辫子，连那妇人一齐扭进巡捕房。你我方才看见的是解到新衙门去听候裁判呢!”士谔道：“这算什么奇，弟兄两人合姘一妇是很寻常的事，上海地方常有的。”

子玖道：“这种反常的事不算奇，什么事才算奇呢?”士谔道：“我曾听人家讲过两桩事，那才奇的绝顶。一桩是祖父孙三代为了一个丫头，弄的敌国相似，我不认得你，你不认得我。那人家还做官的呢!”子玖道：“真是奇怪极了，祖父孙三代会得合争一个丫头子，从古到今也没有听得过。”

士谔道：“此人姓杨，名叫凤苞，是山西省里头一个候补知

县，以包办工程起家，挣了百余万家私。他的父亲本是摆设草药摊过日的，听得儿子发了迹，遂冲风冒露的寻得去，身上衣服十分褴褛，一时盛传为泥糊腿老太爷。杨凤苞生性悭吝不过，老子来了问他要钱，他竟分文不肯破费。老子吵闹个不休，凤苞道：“你老人家没有做过官，哪里知道做官的难处。上头有上司，中间有同寅，下底有局里头各项执事人员。这上、中、下三等人哪里差得起一点儿、半点儿。上司衙门里的人哪一个不要周旋到，哪怕一只狗、一只猫也不敢得罪；同寅跟前，礼数一不周到，就要放暗箭、投冷石；局里各项执事人员又都是大帽子荐下来的。一年中赚下来的钱，局外人瞧着虽是不少，哪里晓得我连开销都还不够。我的苦真是说给人听也不信，还是你老人家摆个草药摊好的多呢。’

“他老子吵了几回，见他终是一毛不拔，只得改变方针，向各工匠要钱。各工匠心里头都有点子不服，会齐了告诉凤苞道：“我们做活都是蒙老爷的恩典，老爷要钱，我们理应孝敬。老太爷常常缠扰，我们实有点子不甘服，求老爷替我们作主。’凤苞道：‘老太爷的事，我委实没有知道。他以后向你们胡闹，你们不必理他就是了。’凤苞这样一吩咐，便绝了他老子的生路。

“他老子没处得钱，便把儿子恨得要不的，抢了一根马鞭子，恶狠狠要同儿子拼命。恰巧杨凤苞上辕回来，朝珠补服穿扮得很是齐整，从轿子里出来。一脚刚跨进门，不提防他老子提了马鞭，老早等在门后。一瞧见儿子影儿，好一似饿极的老虎遇见了肥羊一般，大吼一声，猛扑将来。凤苞大吃一惊，要退避时哪里退避得及，早被他老子腾的一推，一个狗吃尿跌扑在地上，跌掉了两个门牙。他老子乘势进一步骑跨在他身上，左手揪住了凤苞辫子，右手扬起马鞭子，呼辣呼辣狠命的抽。抽得凤苞杀猪般叫喊起来。跟班们想要施救，瞧老太爷那副穷凶极恶样子，简直有

点子可怕，都不敢上来。

“凤苞老子一面抽，一面气喘吁吁的骂道：‘我打死你这眼里没爷的畜生！你今日做了官，就不认识我了。你也想想，你这身子哪里来的。须知你是我的儿子，我是你的父亲，哪怕你做到皇帝，总逃不了这父子的名分。’凤苞在下底喊道：‘你不要这样没分晓，我叫你是爷，让才情你三分，不要缠错了，道是我真的怕你。须知我杨凤苞也不是怕人的人。’

“他老子听他这样说，怒得直叫起来，大喊：‘反了！反了！你来让情便怎样，我倒要领教领教。’凤苞道：‘你还住手！须怪不得我，我要给颜色你瞧了！’说着便用力把身一翻，腾的跳起。他老子总道他不敢动蛮，没有提备，倒被他翻了一交，跌得满身酸痛，大喊：‘了不得！了不得！儿子打起爷来了，真是天翻地覆。我拖你上衙门告状去，问问上司老爷，儿子打爷可有这个规矩。’凤苞道：‘大众都瞧见的，我几时打过你？你要含血喷人，须知这里头不止是你我两个。’这时候凤苞的妻子、儿子听得闹，都奔出来瞧看。凤苞儿子名叫小凤的，已有十六岁了，见祖太爷滚在地下，忙忙过搀扶。

“众跟班也齐说：‘老太爷不要冤枉人，老爷并没有打你，我们都瞧见的。’凤苞老子爬起身，提着鞭子再想打时，众人都喊：‘好了！舅老太爷来了！舅老太爷来了！’原来凤苞的娘舅是做木行生意的，凤苞因他木料情形熟悉，招在局子里做个帮手。凤苞被老子抽打时，一个跟班飞奔去告知了，所以急急赶来解救。当下父子两人一见舅老太爷，宛似到了个清官，各把各的案情从头哭诉，闹一个不清楚。舅老太爷只得两面劝解，劝了大半天，好容易总算劝定。当叫凤苞拿出三百两银子，让老太爷拿了回乡去。

“哪里晓得强子必无弱父，老太爷当时虽然满口答应，银子

一拿到手，却去捐局里上了兑，请了个二品封典，依旧找了来。这一回却不比前回了，顶子是红了，翎毛是花了，轿子是绿了，理理虎虎，大不比从前是寒素局促样子。住在公馆里，每逢出外，必定要儿子派几个工程局护勇作为仪卫，前呼后拥，招摇过市。凤苞偶然违忤了一点半点，便就要坐轿去告诉同乡官，动不动还要上上司衙门。弄得个杨凤苞脑子都涨起来，只得把黑心黑来的钱略略分润些老子，以求耳根清净。

"俗语说的好——叫做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凤苞老子本是个摆草药摊的苦人，这种舒服日子久来没有经着过。现在吃也有了，穿也有了，没什么心思，那骚兴不觉就勃发起来。向儿子要了几十两银子，买了一个很标致大丫头，收了房快活快活。

"凤苞见那丫头有几分姿色，早艳羡得眼中出火，瞧老子一转背，便奔进去鬼混。不知怎样，一混就混上了手，干柴碰着了烈火，两个人要好得要不的，可怜他老子还在睡梦里，一点子都没有觉着。凤苞的儿子小凤情窦初开，正也是跃跃欲试时光。见老子这样尽孝，代替祖父宣劳，便也怀了个当仁不让念头，觑个便溜进去胡缠。不消说得月里嫦娥爱少年，哪有不成之理。祖孙三代遂演出了同科的佳话。

"一日，也是合当有事。小凤和大丫头正在床上干那很有名誉事情，不提防祖太爷齐巧撞进来，撞了个正着。老头儿不觉忿火中烧，把小凤一把辫子拖了起来，狠命的就敲。小凤喊道：'太爷不要打，孙儿也不过学样呢。'老头儿问他学哪个样。小凤道：'我父亲先这么着呢！'遂把凤苞行为一五一十说了个备细。气得老头儿浑身发抖，寻刀觅杖，定要去结果凤苞性命。凤苞得着消息，吓得不敢回公馆，有好多个月不敢与老子见面，并且深恨小凤告发其事，声言不肯认他为儿子。于是祖父孙三代为了这大丫头，顷刻变成功敌国矣。"

子玖听到这里，就问这大丫头后来怎样。士谔道："被老头儿八十吊钱卖掉的，只是卖掉的时候肚子已经彭亨了，也不知是哪一代种子。"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再表。

第二十二回 督部堂颁出取缔法 平安里飞来暗杀弹

话说子玖听士谔讲了一段三代同科故事，笑道：“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听了此事，觉着兄妹通奸竟不足为奇了。”士谔道：“什么兄妹通奸？你方才不是说弟昆合姘一妇么！”子玖道：“弟兄合姘一妇是今日亲眼瞧见的，兄妹通奸又是一事，是前天有个朋友讲给我听的。”士谔道：“兄妹通奸，真是人伦大变了！”

子玖道：“文姜与齐侯不是兄妹么，这个人总算是称古则先呢！广东庵埠地方有一个姓翁的算命先生，手里着实有几个钱，生有子女两人，儿子年纪十八岁，女儿只有十六岁。这年邻居人家忽见他的女儿肚子彭亨起来，不觉都怀了疑，细细一察，才知是兄妹通的奸。于是商量通了，等他们鸳鸯交颈时光，一声胡啸闯进去，双双的捉住，捆缚了个结实，要沉到河里头去洗洗人道的羞辱。吓得算命先生头碰得像捣蒜一般，情愿罚款了结。众邻居宗旨本不过要敲几个钱竹杠，银子到手，自然也不说什么了。于是翁瞎子就把儿女配成功了一对，成就他一双两好。”

士谔道：“一切稀奇古怪事情都在淫欲上发生出来，可知淫欲实是人类的公敌，怪不得释迦要创议‘绝欲’。”子玖道：“这真是不差的。还记得前年子送李厚卿回南阳去，碰着一桩极野蛮事情，也就为这淫欲两个字。”士谔道：“哪个李厚卿？”子玖道：“是青浦“恒大当’里一个伙计，他是南方人，为人倒极有义气，与我很是合的来。这一年他患了个肺痨症，在店里头延医服药总

没甚效验，就请假回去调理。我因他路远迢迢，不放心叫他一个人赶路，所以陪送着他回家。到了南阳，我就耽搁在他家里头。

“有一天，记得是八月廿三，我吃过了早饭，到街上去闲逛。忽见街上人三四个一队，五六个一联，都急急的奔向前去，好似赶什么盛会似的。我就问店家：‘今天有甚事，这些人都去瞧什么的？’一个老人告诉我：‘这是从来没有的稀奇事，参府单老爷埋活人呢！’我听了不胜骇绝，暗想光天化日之下，通都大邑之中，哪有这种横干法纪事情，遂问在哪里活埋。老人道：‘东关外，我路径是不熟悉的。’幸得去的人多，就跟着众人行走。

“行到那里，果见人山人海，拥挤异常，只听众人道：‘来了来了！瞧呵瞧呵！’背后的人就拼命涌上来。我此时挤在人丛中，身子都不能够做主，前后左右都是人，只得任着人潮涌上涌落，两只脚好似没有站着地一般。只见万头攒动，都说来了来了。其实来点子什么，一些都没有瞧见。我挣扎了多时，总算被我挤出人丛，那脚上的鞋子却已失掉了一只。

“忽见那边一二十个穿号衣的兵士，簇拥着三个人来。远远望去，仿佛是两男一女，三个人手脚都捆缚着，兵士把他抬着行的。等到近了，才知一个是老头儿、一个是小子、一个是女子，衣服上都是血污，嘴里头都喊着‘救救呵！救命呵！’声音儿很是凄惨。我这时候眼泪几乎落出来。最奇怪不过的，那几个扛抬的兵士竟像没有听得，尽他们喊着，尽是不睬，霎时间已扛到人多所在去了。怎样的活埋，我一因人多挤不上；二因惨不过，不忍去瞧。所以没有看见。

“一会子兵士散了，瞧的人也渐渐的散了。走过去一瞧，果见义冢里头拥起着三堆簇新的新土堆。我询问旁人：‘这三个人究犯了什么弥天大罪，受这样的惨刑？’就有人告诉我：‘本城参将单老爷是旗下人，他家的通房大丫头与跟班姘上了，恐怕单老

爷得知了要大不答应。两个人商量通了，滑脚奔逃到一什么县界，被地方上盘查住了，禀明县令。县令询明是单将军丫头，立即派差解送前来。那跟班早于盘查时光逃掉，所以解来只有丫头一个人。'

"单参将一见大丫头就恨得要死，喝令兵士把她的衣服尽都脱掉。兵士不敢待慢，把大丫头上上下下衣服脱了个精光。单老爷喝叫吊起来重打，两个兵士各执了指头儿一般粗细的藤条，一前一后，呼辣呼辣狠命抽打，抽得身上的肉一块块飞下来，溅了一地的血。两个如狼如虎的兵士手臂都抽得酸了，方才住手。瞧大丫头时，已只剩一丝半气了。

"单老爷再叫把跟班的老子、兄弟捉来拷打。可怜他老子已经五十多岁的老人，他兄弟才只八岁一个孩子，跟班拐丫头不拐丫头，梦都没有做着，哪里会知道。单老爷却不管他知情不知情，捉到就喝问：'你儿子做得好事，现在哪里去了？'老头儿刚回得一句小的没有知道，单老爷冷笑道：'你不知道很好，我自有法子会得使你知道。'又厉声喝问小孩：'你哥哥现躲在哪里？快说快说！'小孩子早吓得话都回答不出。单老爷道：'与我都吊起来抽！'于是老头儿、小孩子也同大丫头一般，被兵士剥掉衣裳，高高的吊起，也是一顿藤条，抽得个半死。单老爷怒仍未已，叫兵士把三人捆缚个结实，扛到东关外太山庙后面义冢坟上，掘了个大坑，一齐抛下活活的埋死。

"云翔，我当时听了这一番话，愤得个极顶，要替他们伸冤复仇，却又人地生疏，无从设法。没奈何只得写一封信到报馆去，也没见他们登出。现在想得起来，单参将虽是残酷不仁，倘使跟班与大丫头不犯淫欲两个字，总也不至于这样的结果。"

士谔道："哎哟！七点半钟了，镇日闲谈，连夜饭都忘记吃了。"子玖道："你我几个人都患的是谈癖，聚在一块儿成日成夜

谈得起，再也不会晓得饿咧，倦咧！”当下吃过夜饭，遂各解衣睡觉。到明朝出去打听，晓得市面风潮已经平静点子了，那报纸上却没有登载，为的是恐怕人心要乱。又过了几天，新道台也来了，南京制台也来了，市面顿时大定。这日各报上都载有制台维持市面的办法、取缔钱业的条规。那十三条取缔规则定的更是美善。看官们不信，编书就抄录出来给你们瞧瞧就晓得了，那报上载着的是：

沪道移会商务总会云：为移会事，宣统二年九月十八日，奉两江督宪张开。上海市面钱庄倒闭，牵动汇号，以致金融阻滞，周转不灵，各业同受震动。本大臣遵旨来沪驻查，设法维持。连日接晤官商，察访情形，并经英领袖总领事、德领事官暨英商“汇丰银行”总理、“怡和”总理来辕商论，均以规复华商与洋商交易信用，以期流通市面为要着。查上海商务，华、洋流转向以拆票庄票为凭，以至华商庄号汇划法亟应设法挽回，以致商市机关。钱庄银号实系各业交往之枢纽，自应就银钱各庄号严密取缔，务使底蕴秩序、明白了当，维持方有把握。兹特参酌承议，拟订取缔条规十三款，责成上海关道会督办分商会暨南北市钱业董事迅速妥筹办理，一面并将各业分别查明，限三日内详细禀复，以凭核办等因。并奉抄发条规到道，除移行外，合抄条规移会。为此移请贵总商会查照，妥速筹议复道核转，仍将各业到日查明见复。宪限甚迫，幸勿稍稽，望切施行，须至移者。计抄粘：

一、责成上海道督同商会暨钱业董事清查各庄资本及东主身家，其殷实者维持之；亏倒者即破产；架空倒闭者严拿追办，有保者严追保人。

二、庄号管事不准开设另店，并私挪资本作生意。

三、庄号管事家产应由各东主呈明上海道存案，以凭责成取

缔。

四、钱庄等差应行严定，至少须若千万资本始准列为末等钱庄，等而上之，亦以资本之多少为定。交易开盘各有限制，不准逾越滥放滥揭，分别注册，存案列表，榜示周知。

五、钱庄票主除有现银若干，始准开设外，其所有产业并应报明在案。

六、各庄分设支店不准改易字号，只准其于本庄字号下加以某记，以别于本店。

七、卖空买空最足败坏市面，本于例禁，以后如再违犯，即照例治罪。

八、详订各庄管事责任并违犯罪名。

九、有开张钱业庄号，应由商会暨钱业董事指定某某殷宝号，同其揭款，照所禀资本若干等依资分别办理。

十、换票流弊甚多，应严禁。

十一、钱票庄号应连环互保。

十二、实业商厂与庄号往来款项最大，利害相紧，并应责成上海道督同商会及各业代表调查各实业资本器物及东主身家并所有工伙若干人，报官在案。如行款倍于所借资本或托名另营别业，即行查究。

十三、如有应行变通之处，随时禀明察办。

“这几条章程倘使能够条条实行，我晓得上海经济恐慌这一次是末一次了，以后决不会再有这样的风潮。”这几句话刚刚说出口，却就被子玖听了去。他就驳道：“碰着了兵荒岁乱，难道也不会有恐慌么？这十三条章程究不是夏禹王的定水神针呢！”

士谔道：“兵荒岁乱都是意外的事情，我讲的原是太平时节。现在世界各国取缔银行最是严不过。开办时先即须检查他的资本；到了年终，又要他把营业上一切情形报告上来。讲到欠人、

人欠各种款项，国家更可随时派员去稽查，倘有违例的地方，必定要照律科罚。所以办得这样认真，就为银行是金融机关。金融机关一乱，百样商业都要受着损害。

“中国银行业还没有发达，执金融上重权的就是钱庄票号。国家于此等商业从没有取缔的法律，一任他自由行动，怎么不要危险！最坏不过就是庄长寿这一班人，拿着东家不心痛的钱，一味的狂嫖滥赌，弄的支持不住了，只要向东家身上一卸，东家倾家荡产，他却依旧可以逍遥自在。这都为没有取缔法律的缘故。倘使这十三条规则一年前早早的行了，各项投机事业必定不会发达。投机事业不发达，橡皮风潮必定不会得起。橡皮风潮不起，莘二公、庄长寿、胡少瑟等几个人又何至亏欠到这般的大。莘二公等不亏欠，这两家庄号又怎么会倒。庄号不倒，上海金融界又怎么会恐慌。金融界不恐慌，百样商业必定格外的发达，赚起钱来必定格外的容易，那庄号的信用也必格外坚固，存放进来款子也必格外众多，财雄势盛，做事情也必格外的顺手。倘不逢着兵荒岁乱，我可保住永远不会有悲惨境况呢！”

子玖道：“你谈锋锐利不过，我简直说不过你，我们且不必讲这个。听说今日上海商人结了团体，都到制台行辕去跪香，求减房租。你瞧这件事有效力没有效力？”士谔道：“租界上房子一半是外国人产业，制台权力外国人身上是使不去的。”子玖道：“权力不能使，婉劝总可以的。”士谔道：“劝人家花钱？恐怕总未见得听的进呢！”

子玖道：“照大局论，现在这样的市面，房租是不能不减的。果真房客蹩倒了，做房东的也得不着什么好处。”士谔道：“眼前识得大局的人能有几个，照房东的心理，巴不得租金再加上一倍、两倍才快活，房客出得起出不起，他是不相干的。”子玖道：“外国房东倒也不必去说他，那几个中国房东为甚也这样的狠

心?”士谔道:“心不狠也不会做房东了。”

子玖道:“上海房租之贵,吓也吓得煞人。听说四马路一个饼摊基,通只阔不到一丈、深不到二丈的地方,一个月要出到六十块钱呢!你想做小本经纪的一天能赚几多钱,却要出到这许多房租,不是都替房东做了么!”士谔道:“上海的房租差不多就是营业税,不过营业税是直接的,房租是间接的。房客们做生意,十分之九都是替房东白效劳。有的欠了租,被房东封了门,把生财货物一齐拍卖,竟是连本搭利尽报效了房东,还讨不着半句好话。”子玖道:“钉门封物是租界上第一苛政,欠了几个房租,又没犯甚重罪,就这样行起查抄大典来,真是为富不仁之尤!”

士谔道:“最好发个狠,在对港浦东地方开辟起一个商埠来,把上海的市面吸引过去。那时上海的房子没人住了,看他还贵不贵!”子玖道:“那也不过说说罢了,要行是万万不能的。云翔,你瞧此番减房租事情究否能够达到目的?”士谔道:“就要成功总也不在这几天里头。”子玖道:“中国人办事往往虎头蛇尾,所以我猜这事要成功总在这几天里头。”士谔道:“那是决决不会的。”子玖听了不甚相信,过了数日,出去探听探听,果然不曾有什么良好的消息。

这日,乃是九月廿六日。子玖出外去了。士谔一个儿在寓里,编了一天小说,觉着有点子气闷,遂搁下笔,随步出去散散。无意之间碰着了一个老友。这位老友在新上海里头出场过的,姓金、号赘虏,也是当代一位大文豪。

赘虏与士谔本是熟不过的,当下一见面就道:“云翔,好多天不见了,近来文兴如何?”士谔道:“兴致是很高,文章却做不出,只好算有兴无文。”赘虏道:“有兴致就好,文章做不出,只要用酒来浇一浇,包你做得出。”说着就拖士谔到“半醉居”小酌。

士谔原是无可无不可的，同赘虏到小花园“半醉居”，喝酒闲谈，十分畅快。赘虏道：“我昨天在酒席上听人家讲一副联语，有趣的很。”士谔道：“怎样有趣，讲给我听听。”赘虏道：“从前有个诗妓，最欢喜联诗属对，每有客人到来，她总要在客人前卖弄点子才学。一日，有个北省才子在她院里头喝酒，她又要卖弄本领了。向客人道：‘我有一个叠塔顶的对子，请你属对好不好？’客人道：‘好，请出对吧！’诗妓向髻上插着的花一指道：‘花。’客人见碟子里装着一碟雪藕，就道：‘藕。’诗妓道：‘一枝花。’客对道：‘五寸藕。’诗妓道：‘斜插一枝花。’客对道：‘倒挂五寸藕。’诗妓道：‘鬓边斜插一枝花。’客对道：‘脐下倒挂五寸藕。’诗妓道：‘佳人鬓边斜插一枝花。’客对道：‘大汉脐下倒挂五寸藕。’诗妓道：‘红粉佳人鬓边斜插一枝花。’客对道：‘黑麻大汉脐下倒挂五寸藕。’诗妓道：‘江南红粉佳人鬓边斜插一枝花。’客对道：‘山东黑麻大汉脐下倒挂五寸藕。’”士谔听到这里，一口酒刚含在嘴里，早笑的喷了出来。赘虏道：“有趣不有趣？”士谔道：“这是你编出来的笑话儿，还说耳语呢！”

正说着，忽听外边蓬蓬两响。赘虏诧道：“不是放枪声音么？”士谔道：“也许小孩子点放花炮呢！”赘虏道：“花炮哪里有这样的响？”士谔道：“租界上哪个敢放洋枪？”道言未毕，外面早轰然喧闹起来。堂倌奔起来道：“不好了！平安里打死一个人了！”士谔、赘虏齐吃一惊。欲知死者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流氓枪毙金琴荪　帮匪巧劫四十埠

话说士谔、赘虏正在小花园半醉居喝酒讲笑话，忽闻蓬蓬两响，堂倌奔起来道："平安里打死了一个人。"赘虏急问是什么样子的人，堂倌道："衣服穿得很体面的，也像个老爷们呢！"赘虏道："我们去瞧瞧。"士谔道："也好！"二人出了小花园向东一望，见那边人黑团团像海潮般向四马路一带推涌而去，约略有五六百个平安里也早挤断了。士谔、赘虏都不能进去。忽然弄里的人纷纷涌出，士谔、赘虏几乎被众人冲撞跌倒，慌忙退避在边路上。见两个巡捕搀扶着一个穿蓝色马褂的人从弄里出来，门口停着一部马车，巡捕把那人扶进马车，自己也跳了上去，马夫拉动缰绳，忒壳忒壳也向四马路转弯去了。

赘虏道："被击的不知是谁？"士谔道："你瞧见么？仿佛是个胖子。"赘虏道："这里电灯又暗，路又难得远，望去不甚清楚。"士谔道："何不问问人呢？"赘虏道："不必问，那边不是有一簇人在那里讲话么，过去听一下子就明白了。"士谔跟着赘虏向前去瞧时，见三四个人都在指手划脚的谈论。

一人道："金四也有这么一遭，真是意想不到的，这凶手究不知何等样人，与金四究不知有何等的深仇积怨，定要伤掉他性命？"一人接口道："也许不致伤命呢！现在车到医院里头去了。"先前那人道："连中了两枪，要好总也难，除是不在要害地方。"士谔听到这里，回顾赘虏，见他面孔已经脱色，知道他与中枪那人必定很有感情的。遂拖住赘虏的手喊道："赘虏赘虏！我们走

吧！”赘虏经此一喊，如梦方醒，跟着士谔就走。

重到半醉居坐定，士谔道：“他们讲论的金四究竟是谁？”赘虏道：“这个人竟为这样的遭着不幸，可伤可伤！此人是上海的大侠士，胸襟非凡阔大，志气非凡高傲。姓金，号叫琴荪，苏州人氏，从前在‘怡和洋行’当过副买办。此刻在三马路开着一家报关行，商标就叫做‘荣记’。琴荪一生最喜欢朋友，凡上、中、下三等的人没一个不与他要好。朋友求教他事情，凡是他办得到的，总无有不答应，并且替人办事还要贴掉银子。一年到头忙来碌去，无非为‘济急扶危’四个字。云翔，你想这样好一个人，只博得如此收成。”士谔道：“赘虏敢是也受过此公恩德么？我从没见你把人这样称扬过。”赘虏道：“你与我相识了这多年，难道还不晓得我为人么！我几会曾肯轻誉人一句半句，这是公论呢！”士谔自知失言，连忙拱手谢过。赘虏道：“金琴荪平日待人接物异常的和气，竟会横遭暗杀。奇极奇极！这其中大大可以研究。”

堂倌进来问可还要添菜，赘虏就问他：“今日行刺金四的是何等样人，你可曾听人家讲过？”堂倌道：“听说凶手有到两个呢！都是穿短衣的。金四的马夫现已追去了，不知可能够捉住。”士谔道：“上海暗杀案共是四件了。方云乡、汪允生、又新厂陈总办，连今晚的金琴荪这四件案，不知哪一件先破？”赘虏道：“那是要问巡捕房的。”

忽听隔壁间里高谈阔论，也是讲说此事。一个道：“我猜这刺客必是李春来一党，李春来受过金四亏的，这会子齐巧在西牢放出来，狭路相逢，报这个仇也未可知。”那个道：“一定不会，李春来虽是个戏子，却晓得孝娘爱友，道理上也还明白，决不会出此毒手。依我看来，一大半倒是范高头余党。”又一个道：“是李春来、是范高头，总要破了案才明白。总之金四这人于下流社会一方面怨结得太利害，可知一个人顺风帆不能够扯得太足，扯

得足了，船要翻掉的。”一个又道：“金四的绰号叫作‘饭桶’，这‘饭桶’两字真叫得贴切。此番如果死了，就可当他的谥法。此公除了用钱散漫外，竟是一无所长、一无可取。他生平从没有做过轰轰烈烈一回事业，无非都是人云亦云，和调罢了。就是下流社会怀恨他，他自己并没有晓得。那都是仗他势的人吹牛皮吹出来的。”那个又接口道：“此番的祸事，他自己听说早有点子晓得。今年元旦那天，金四进城烧香，在城隍庙碰着过一个算命先生。算命先生算他今庚流年不利，九月里要遭着大难，叫他不可出门。他是素性豁达的，倒也并不存在心上。哪知到了这月初头上，忽地得着个谣言——说范党要找他讲话。家里头养着的狗又无端的终夜哭泣，一套碗盏又没缘故会打的粉碎。他自己也晓得不大吉利，所以有好多天躲在家里没有出来。今晚怎的又会鬼使神差的出来吃起花酒来，大约是定数难逃呢！”

士谔听到这里，就没工夫再去听他了，因见赘虏无精打彩，不便再与他长谈，遂道：“我们散吧！”赘虏道：“也好！”于是惠钞出门，点头作别，各自归去。

回到寓所，恰巧子玖也来了。士谔就问：“四马路出了暗杀案，晓得没有？”子玖道：“我晓得的很是详细，被刺的名叫金琴荪，现在已经死了。我经过医院，见上海县正在里头验尸，瞧热闹的人很多。听得旁人说，凶手是两个，一个穿灰色短袄，一个穿黑色短袄，都操上海口音，打倒金琴荪后向跑马厅那边逃去的。现在外边查得十分严紧，巡捕房派出中西探捕，在各处私街小巷穿梭般的巡察。并听说姓金的已经悬出重赏——哪个捉到了凶手，就谢他五千块洋钱。”士谔道：“五千块钱赏格，凶手的身价倒也不小了。不知上海人可有发这五千块钱的本领！”子玖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何况是上海。”士谔道：“那句话且慢说。”子玖道：“明日的报纸必定很有看头，我们倒不可不多买几张瞧

瞧。”

次日七点钟，子玖就起身，专等那送报人。偏偏这日送报人来得异常的晚，到十一点钟才来。士谔本只看《神州》、《民立》两报，这日却叫他把上海所有各报都放下一份，与子玖两个互相传阅。

看来看去，只有《神州日报》载得最为详细。标题是“金琴荪被枪击毙详志”几个大字。下面自出门赴宴起至车尸回家止，洋洋洒洒足叙了一千多言，才晓得金琴荪身上共中三枪，一枪中腹旁，一枪中乳，下一枪中手骨。那乳下一枪最是利害，连后背都洞穿的，所以致命。

子玖道：“这两个凶手胆子也真大，怎么四马路转角这种繁盛地方竟然敢开枪杀人？”士谔道：“越是繁盛地方越是容易下手，繁盛地方人多口杂，闯了祸只要人丛里一钻，你就无从辨识了。”

子玖道：“那也不尽然。我今天在城里头闲逛，净土庵浜新填的那条马路要算冷僻的了。我亲眼瞧见三四个流氓围住一个年轻女子，在那里调戏，亲嘴、摸奶，轻薄得不堪言喻。后来索性连裤子都替她剥掉了，急得那女子挺直了嗓子喊救命。众流氓拍手调笑，一点子俱怕意思都没有。那还是日间呢！后来我问人家，才知这条路上这种事情是不足为奇。那流氓调戏妇女都有特别口号，亲嘴摸奶名叫‘照会’，又叫‘卖路钱’；直对了妇女小便名叫‘放硬龙头’；拉裤直探妙处名叫‘摸财神路’。你想这么冷僻所在也有此种不法事情，是什么讲解呢？”士谔道：“冷僻所在少人行走，自然愈敢肆行无忌了。”

因问子玖：“你昨日为甚出去一整天，进城去又有什么事？”子玖道：“出去时光本不想进城的，后来碰着了个谱弟，他家住在城里，邀我去坐坐，所以竟谈了一整天。”士谔道：“你那谱弟

是谁?”子玖道:“姓陈号叫雨亭，是金山人，你不认识的。”士谔道:“怎么没有听你谈起过?”子玖道:“他一竟跟随着老子在安徽游幕，我没有晓得他住在上海呢！昨日谈了一天，才知他老子现已不作幕了，手里着实积有几万银子，特别到上海来察看察看，想要做点子生意。他自己也已娶了亲，所以都住在城里侯家浜。他告诉我安徽省因皖北一带水荒利害不过，地方很不平静，看来总要有乱事呢！安清帮到处骚扰，居民大有朝不保暮的样子，所以他老子辞了馆回南来。”

士谔道:“中国内乱现在是起不得的了，一起国就要亡掉。我们住在安乐地方，这赈灾问题倒不能够轻视呢。”子玖道:“雨亭告诉我，那边有个很大的镇市，地名叫四十埠，店铺林立、居民栉比，生意非凡繁盛。有一天忽地来了一大队兵马，约有三四百人光景。那兵士都穿着新式军衣、军帽，掮着快枪。兵官挂着指挥刀，骑着高头骏马，神气活现，一点子破绽都瞧不出。一到就传地保办差，并喝令大宰牲畜以为供应。地方上人只道是真的官兵路过，慌忙宰杀猪羊供给他们吃喝，请他们吃了个酒足饭饱。天也刚刚傍晚，兵官又传地保进去，吩咐道:‘本营递解人犯进省，天晚了不能行走，要在这里暂宿一宵，明日一早就行。因为这几名人犯都是很要紧的要犯，晚上走路怕有疏失。’地保诺诺连声，先应了几个是，然后回道:‘禀大人，这里城隍庙地位虽很宽畅，只是被头、铺盖没有齐备。’兵官道:“那都不要紧，我们营里头人吃苦惯了，只要有屋子遮住风露就够了。被头、铺盖都可以不必，你不必管账是了。我们明天一早就要赶路，你早饭也不必备办。今天共花掉多少钱，明朝一总赏你。你当地保的也是苦人，哪里赔填得起这许多钱。’地保快活得连连磕头谢赏，这夜就把众官兵安放在城隍庙里。

“哪里晓得才过了一更天，各店家东伙刚刚睡下，还没有合

眼，众官兵忽然大喊起来，声称走了要犯，了不得，了不得；须要阖镇上通通搜一搜。于是兵官督率众兵把四十埠镇上各条道路都截住了，挨家逐户搜过去，入户穿房，翻箱倒笼，没一处不搜到。云翔，你道他果是搜捕人犯么?”士谔道：“不搜捕人犯搜什么?”子玖道：“这起人哪里是官兵，都是安清帮匪徒乔扮的。”士谔道：“既是匪徒，军衣、军帽哪里来的?”子玖道：“这个可问住我了，我是从雨亭处听来的，他没有讲清楚，叫我如何会知道。”士谔道：“是了，你快讲吧。”子玖道：“这起假官兵踏进人家，只拣值钱细软东西，搜罗拢来捆作一包，负出门去。各店铺见他人数这样的众多，又都掮着快枪、插着腰刀，怎敢违忤一点半点，只好眼睁睁瞧他把自己辛苦经营博来的银钱、货物一包包捆去。直到三更过后方才抢毕，连多谢都没有说一声，就此呼啸而去。全镇财物一空，地保暗暗跟追，直追到寿州地界方始不见踪迹。云翔，强盗抢到全镇都空，真是从来没有的事，你想骇不骇!”

士谔道：“这种人有这样的智谋，倒也是个非常人。倘善用之，未始非国家之福。现在上头要办事，每说没有人材，其实人材原不会少，不过多埋没在草泽里头罢了。”子玖道：“如今讲到人材，埋没在底下的不知有多少，就叫化子里头也很有几个非常人呢。雨亭告诉我，安庆城里头有一个五十多岁的化子，衣服异常的褴褛，言语异常的离奇。一路讨饭、一路唱歌，有时候竟放声痛哭道：‘中国要亡了！中国要亡了！大家听听！大家快来听听！中国的亡不为了守旧，实为了维新；不为了真守旧的人少，实为了假维新的人多。’你想说得出这两句话可还是个寻常人么!”士谔道：“大约此人是隐于乞丐的。”子玖道：“那也不知其细。总之一句，皖省灾情这样的重，没本领的都挨着饿等死，有本领几个人都不甘饥饿，流入了匪帮。地方情形已经危险的了不

得。雨亭父子都是知机之士，趁乱事没有起，早早的赶回来，不要停日子，弄的要走不成功。”

士谔道：“他们现在上海想做点子什么生意？这会子市面这样的坏，银根这样的紧，生意倒也不大好做。你既然同他换过帖子，那交情必是不薄，何不劝他回去守守呢！”子玖道：“雨亭也没什么权柄，那都是他老子的主意。昨天他老子向我说：‘火油生意看来还好做做，上海的‘亚细亚’火油价钱非凡便宜，可惜内地不甚通销。我想到松江去开一爿火油行，把‘亚细亚’火油贩运到那边，换过几只‘美孚’箱子充老牌油卖，‘美孚’合‘亚细亚’价钱每箱要差到三四角呢。’”士谔听到这里，接口道：“子玖，你那老谱弟的令尊要讨苦头吃了。这种生意哪里是生意，明明是骗人的勾当，就是不闹穿，自问自也不安呢！何况美孚洋行还要出来讲话。要做生意，那一行不好做，又何必干这不名誉事务。”

子玖道：“我也向他说过，他回我现在还没有定见，不做火油，一定打一爿新书局。”士谔道：“那是新书局好的多了。”子玖道：“新书局好虽好，只是利息不很厚。”士谔道：“凡是做生意，总要眼光放得远才好。利息薄点子，只要做开了，转头快，积少成多，也自会厚的。譬如做一万银子生意，打了个对合利息，厚果然厚了，搁不得一年、两年，苦可就吃着了；打了个一分利息，眼前望去果然薄一点子，一年里头转不得五回、六回，不是倒赚看一万多么。我前回同你讲，店铺做划一生意不划一生意，也就是这缘故。”

子玖道：“照你说，做生意总要靠勤俭两个字了？”士谔道：“那是一定不易的。”子玖道：“松江‘恒升祥’、‘恒升泰’两爿帽子铺，货身非凡的低，定价非凡的高，开了十多年，倒也不曾的说过折本。”士谔道：“我不信有此事。”子玖道：“我话还没有

完呢，你道他为甚不折本，原来定价虽高，折扣却是大不过，合拢来同划一店家差不多样子。”欲知士谔如何回答，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周画师终朝懒动笔　汪老大镇日死要钱

话说士谔听了子玖一番话，笑道："我原是不信诈伪的生意可以在内地支持经久。"子玖道："内地不能够支持，上海又怎么能够支持呢！难道上海的人容易欺，内地的人不容易欺么！"士谔道："并不是内地的人不容易欺，上海的人容易欺，实因上海这个地方土著的人少，侨寓的人多，外边人底细情形没有晓得，只要见场面阔绰，气象巍峨，就自然而然一个个会来上当了。只要每个人上一回当，这生意就大有可观了。内地地方小，走拢来人都是认识的，欺诈两字如何行得去。"子玖道："话是不错，只是内地的铺子，真不二价的究也不多，比了上海也不过像五十步与百步罢了，差得几许！"士谔道："这都是不勤的缘故，为了不勤，才不晓得宝贵光阴挨一刻是一刻，度一天是一天。不知不觉费掉了多少事业，丧掉了多少钱财，你想可悲不可悲，可惜不可惜！"

子玖道："现在的生性都是好懒。我前年在松江处馆时光，交着一个姓周的画师，那人号叫宗瑜，为人很是和气，很喜欢交朋友，笔下也很洒脱，画出来的花卉、翎毛、人物、仕女，都是活泼泼地，异常精彩。也会做几句诗，就是写两个字也挺秀非凡。人家见了他的字画都十分欢喜。"士谔道："这样说来，他的生意必是应接不暇的了？"子玖道："生意果然忙得很，无奈他懒不过，再也不肯动笔，哪怕穷得饭都没有吃，情愿饿着肚子复在床上睡觉。所以经济界困乏异常，常常连零用钱都拿不出一个。

我常劝他照你的润格，每天只要动半天的笔，三四块钱已是可以稳拿，拿来供一日的家用岂不绰绰有余！他回说：‘我也很晓得做一天可以够三四天用场，不知怎样自己也做不来主。’云翔你想，这个人不是好算懒界首领么?”士谔道：“我想此人必是患的懒病，不然总不至于这样。”

子玖道：“我瞧上海的人懒的少，勤的多。内地的人患在太懒，上海的人患在太勤。”士谔道：“奇谈了，现在的人患在不勤，哪有患在太勤之理，我正要人家肯勤呢!”子玖道：“勤字有两种，一种是勤于赚钱，一种是勤于花钱。上海人的勤大半都在花钱一方面。你只要瞧那班嫖堂子的阔少，宵宵花酒，夜夜碰和，你请我，我答你，应酬多点子的一夜总要翻到五六处台呢，不到晚上两三点钟都不肯回去。今宵如此，明夜依然。这时候耕田的农夫、劳动的小工以及一切工商士庶，早都鼻息休休，梦入黑甜乡里。以彼比此，哪个勤哪个懒?”

士谔道：“这个勤便在俭字的反面，我说用两个字来救世，上一个是勤字，下一个就是俭字，勤而不俭，依旧没中用。”子玖道：“俭字俗语叫做人家，我又想起一个人来了。青浦‘珠街阁’近乡有个汪老大，绰号汪剥皮。一生最是吝啬，从不肯花用一个钱，家里有到三千多亩良田，一年收进来的田租照这几年米价，总有一万多洋钱。他家里自元旦到除夕通计用不到二百洋钱。家里人口除老婆外，三个儿子、三房媳妇，再有孙男、孙女，合并拢来也有十四五个人，却只用得一个老妈子。不逢时节，祭祀、鱼肉两样东西从不行置办的。平日家常小菜总不过是青菜、豆腐，那油合酱油一年里更用不到一斤几两，为的是他家烹调法特别的，煎的菜不行用油，煮的菜不行用酱油，烧出来总是一勺水、一撮盐，白淡淡的，特别风味。每碰着亲友家有喜庆事，他送了分子去吃喜酒，总要先饿上一顿，出空了肚子，狠狠

的吃一个出本。知己点子的人家还要带儿子、孙子一同去，这还算客气办法；倘碰着会酒公祭酒，非但带着儿子、孙子一同去，还要带着篮子、钵头大碗，等候大众散了席，把吃剩下来残肴一古脑儿倒在大碗钵头里，提回来给家里头人开开胃口呢！人家背后议论，他只当没有听得。再有一桩奇特处，他每到亲戚朋友家去探望时，照例总是饭前去的，总要吃着一顿好饭才肯回来；倘赶到时光人家饭已吃过，他老人家竟会老着面皮讨饭吃。"

士谔道："那不过谈者过甚之辞罢了，饭怎好讨，讨饭又怎么可以开口呢？"子玖道："这位先生原不可以常理例的，他走到人家，寒暄过，顶要紧的就是问府上饭用过没有那句话。人家回说没有，他的心就安了；倘回说已经偏过，他就发急道：'怎么府上饭这么的早！'人家听了这句，必定回问：'我兄难道没有用过么？"他只要迎凑一句不曾吃，人家就不好意思不备饭供他了。如果人家不回问他，他就不得不再凑几句：'府上竟这样的早，我还没有吃呢。'试问你碰着这种亲友，好不奋饭请他么？"士谔道："叫我碰着了他，一定给他个没意思。回他肴已残了，饭已冷了，不好亵渎，只好缓日预备定当再行奉屈。看他怎样。"子玖道："天下无难事，只怕老面皮。他如果向你说：'你又拘了。你我至交，何必讲有的吃、没有吃，不论什么，拿出来吃一顿是了。冷了也不要紧，拿点子热水泡泡就好了。'你又拿他怎样？"士谔道：'这真设有法儿想了。"

子玖道："他平时到茶馆里吃茶，那茶钱是一竟不肯破费的。"士谔道："难道天天有人替他惠茶钞么？"子玖道："'珠街阁茶馆'规矩：一个人泡一碗茶，茶钱是十三文；两个人合泡一碗只加得二文脸水钱。他到茶馆里便四面的找寻有熟人没有，找着了熟人就借着攀谈，趁势坐下来，只出二文钱倒一盆脸水，这碗茶钱就好叨光了。好在他强占着便宜，人家也没有吃亏。珠街

阁人因他吃茶一事就替他起了一个别号，叫做‘巡查御史’，为的是‘巡查’合‘寻茶’两字齐巧是同音。”

士谔道：“有往必有来，他这样常常叨扰人家，人家到他家去他好意思不回答么?”子玖道：“晓得回敬就不叫剥皮了，无论至亲好友到他家去，只有清茶一盏，从不晓得留饭。倘来客在吃饭时光来，他陪着你闲谈，指天说地，别的话都讲，只有饭用过没有那句话从不肯启口一问，怕的是一问就问出祸事来。倘人家问他，他总回答才偏过。最好笑有一年，他儿子的大舅来了。那位大舅爷因为是新亲，没有仔细这位亲翁永不留饭的家法。城里赶出来，赶到那里齐巧是午饭时光，肚里头已有点饿了，心想这顿饭总有得吃的。哪里晓得汪剥皮陪着天南地北尽着闲谈，只不见提起吃饭那句话。谈了一会子，汪剥皮推说出恭，告了便进去换儿子出来奉陪，父子两个轮番着吃饭，只把个新客饿得个要死，人家面皮又没有他那么老，只好挨着饿谈天。后来委实挨不住了，只好告辞回去吃饭。这节事人家都传为笑话儿呢！云翔，这汪剥皮的爱钱真是从古到今不曾有过，人家爱钱爱到一钱如命便已至矣极矣、蔑以加矣。他的爱钱比了一钱如命还要超过十倍。你想利害不利害！”

士谔道：“那也是过甚之辞罢了。一个人把一个钱瞧得同性命一般轻重已经可以，怎么还能超过呢！”

子玖道：“瞧钱同命一般轻重，可知这个人眼光里除钱之外还有一个命字。像汪剥皮眼光里只有一个钱字，命字是没有的，他为了钱竟连命都不要呢！他每年收下来的田租虽是不少，只是从不肯放给人家，情愿白藏在家里，为的是恐怕人家倒帐。哪知一物自有一物制，强中更有强中手，自有人会来想他的念头，居然弄着了八千多银子。”

士谔道：“这个人本领倒不小，是哪个呢?”子玖道：“就是

他儿子的大舅。”士谔道：“可就是挨饿的那人？”子玖道：“正是此人。这个人姓计号叫又然，精明强干，能说能行，在咸货帮中着实是个脚色。初时在人家做伙计，后来积了几个钱便自己开店做老板了。铺子就在青浦马龙街，双开间门面、两副头柜台，气象很是发皇，生意十分闹忙。有一年，忽地经济界转拨不灵起来。云翔你是青浦人，青浦生意情形谅总熟悉的。内地生意不比上海，赊账多，现卖少，村农人家总要等田里稻熟了，收了起来，卖脱了米才有钱，所以平日要什么东西都向店家立折赊取的。店家进货却又不定管全伙儿赊的勤，生意越好经济界也越恐慌。那计又然与汪剥皮做这头亲，原抵桩开条活路做个有无通商的，谁料汪剥皮这人别的事都可以商量、都可以通融，独提到铜钱‘两字’便咬紧牙关，半句话都不肯答口。计又然探知他这个脾气，不觉连连顿足。”

士谔道：“这样是失望了，怎么又能够弄着八千银子呢？”子玖道：“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要玉成你起来，任他怎样的阻力都是没中用。这年齐巧四乡盐枭猖獗的了不得，淀山湖一带‘抬财神’、‘种荷花’日日总有两三起。汪剥皮得着风声不觉怕将起来。”士谔道：“盐枭我是知道的，‘抬财神’、‘种荷花’又是什么事？这种新奇名词倒没有听得过。子玖道：“云翔，你枉为博学，怎么连‘抬财神’、‘种荷花’两个烂熟故典都没有晓得？”士谔道：“我原不足称为博学，但是这两个典故既称烂熟，何以并没见有人用过，究竟出在什么书上？”子玖道：“程子语录上有的。”士谔怔道：“语录上么？”子玖拍手笑道：“这个程子并不是宋朝的程子，就是今日今时同你对面讲话的程子，怎么你就不明白了？”士谔才晓得上了他的当，不觉也笑了。

子玖道：“‘抬财神’是瞧地方上有钱的人，设计把他掳了来，好好的管待着，却教他写信家去要银子来取赎，或是三千、

五千，或是三百、五百，大约都瞧着他家计定数的。银子送来了，他一点子不为难你，依旧舒舒坦坦把你送回府去。‘种荷花’必是这个人合盐枭结下了深仇，特地放两只枪船来，把你拔了去，载到阔湖深港处所，两手两脚扎缚得馄饨样式，宕了块大石头向水里只一抛，就此完结。这两个新名词原是盐枭帮里头起出来的。你想汪剥皮得着这个风声要吓煞不要吓煞！想要搬进城里去，又舍不得出房钱；住在乡里，又怕盐枭寻事。齐巧计又然又下乡来探望。”

士谔道：“敢是挨了一回饿不怕，再来挨第二回不成？”子玖道：“他此时道地了许多，吃饱了饭动身的。见了面，见汪剥皮愁眉苦眼，一面孔不得神样子，就问：‘姻伯有什么事情，这般的不快意？’汪剥皮叹了一口气道：‘我合家子都要死了，看来也是劫数。’遂把盐枭猖獗、四乡风紧一自从头说了一遍。计又然笑道：‘我道是什么大事，原来就为这个！那是很容易的，何不早早问我？姻伯你老人家倘肯听我的话，包在我身上，万妥万当，一点子没有惊吓。’汪剥皮问：‘怎样一个办法？’又然道：‘乡下危险，搬到了城里就没事了。城里头空的房子很多，尽拣是了。’汪剥皮道：‘我岂不晓得城里头比乡下来得妥当，只是城里头房租几多的贵，我哪住得起。’又然道：‘这也不要紧，我有个法子可以不出房租。非但不出房租，还可以进益几个钱拿来开销伙食。’汪剥皮听了，顷刻眉飞色舞，忙问：‘怎么一个办法？能够这样，那是再好没有的了。’计又然道：‘老姻伯你只要拿出几千银子来放给店家，银子分量，分厘不会短少，几时要几时就好拿，与放在自己家里一样，并且省了许多心思。盗贼、水火都不干自己的事。再者放在自己家里少虽不会少，多也不会多，放给了店家却月月好收利钱来用。’汪剥皮道：‘利钱果是好，只是贪了几个利钱，怕连本钱一齐沉掉，半个都捞不起，那才不合

算。’计又然道：‘那是过虑了，像我们这铺子下本有到三万多银子，放出的账城乡各处并算拢来总有二万多串铜钱数，铺子里存货光是腌肉一项已有五百多件，其余不必说了。像这样的铺子就存放近万把洋钱也不要紧。不信时只要瞧近乡富户，哪一家不争着把银子存放进来。’汪剥皮听了沉吟不语。计又然知道他还不十二分相信，遂道：‘老姻伯，小侄无非为你打算，并不是图谋你什么银子。现在本店里银子只赚多不赚足，所以各存户要把银子存放进来是很不容易的事。’汪剥皮道：‘世界上哪有银子嫌多的人家，我不信有这事。’计又然道：‘姻伯没有做过生意，生意中的曲折自然不晓得了。我们收人家存项要有用场才好，倘然没甚用处，白白替人家看守还要贴利钱，很是不合算。即如我们店里，只有人家欠我们钱，我们于上行各家账目都已清楚，还要钱来做什么？无奈人家见本店靠的住，争着把钱存进来，本店碍着情面又不便过于推却，只好应酬，然而这里头受亏却已不少。’汪剥皮虽然精明，究竟乡愚敌不上市侩，并且利害切身，心里头要紧避祸，也没工夫深谋远虑，所以听了这一番话倒很有几分活动。过了一天，亲自进城到又然店里察看情形，以便定夺。又然接待得十分殷勤，敬茶、敬烟忙个不了。汪剥皮见店里货积如山，客多如鲫，生意果然繁盛。须臾午饭，摆出菜来，满满的鱼肉、杂脍，共八样，热腾腾、香喷喷，闻着了气味肚子里就异常畅快，恨不的一口都把他吞下。只见又然手执酒壶，势欲敬酒，忙道：‘不必拘，这个可让我自己来吧。’嘴里虽是这么着说，酒盅却早盛了上去。计又然道：‘姻伯休见笑，吃是没什么吃头。’汪剥皮道：‘我们自己人，客套话说他怎的。’正欲举筷，忽地两个挺腰凸肚的人闯然而人，又然慌忙起立相迎。汪剥皮把这两个人恨得要死。”士谔道：“为甚他恨？”欲知子玖如何回答，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恶风潮市侩惊心　空城计乡愚受骗

话说子玖道："汪剥皮吃相本与别人不同，他这时光正是虎视眈眈，其欲逐逐。忽的有人进来阻住了吃兴，怎么不要怀恨！当下汪剥皮见又然起身，自己不好意思独独坐着，也只好站起身，向进来的两个人点头儿招呼。

"两人一见汪剥皮，异口同声的问：'这位贵姓台甫，倒没有会过。'又然代答道：'这是敝姻伯汪老大先生。'二人齐说：'久仰！'汪剥皮回问二人，又然指圆白面孔的道：'这是本城财主袁稼轩先生。'指黑胖子道：'这位余西村先生，是西门外的大财主。'汪剥皮虽然不很进城，却是听得人说，晓得袁稼轩、余西村都是举人老爷，不觉十分的起敬，嘴里连说：'原来是袁、余两位老先生，恕我方才不知，放肆的很！放肆的很！'说着连连作揖。袁余两人笑道：'何必这样，我们都是自己人。'计又然道：'姻伯放心，我与袁、余两先生是知己不过的，你就说错了句巴话，他们总不会怪你的。'又向两人道：'两位饭总没有吃过，便饭吧。'两人也不推却，坐了下来，店里学生意就添上两副盅筷来。又然斟上酒向众人道：'吃是没有什么吃，托在知己，我也不客气了。'

"饮酒中间，袁举人开口说：'有个亲戚火油里多了几千银子，托找存放。我想城里铺子虽多，靠得住的除了典当只有这里。典当里已去问过，说千数之里还好勉强应酬，千数之外实因自己银子多不过，白搁着贴利钱吃亏不起。所以来同你商量，宝

铺里不知可还存的进?’又然道:‘几多数目?’袁举人道:‘不多,五千几百块。’又然道:‘实不相瞒,小店里现在没甚大用场,自己洋钱也在放出去,并且这款又是令亲的;倘老兄自己的款子,我们说不得,只好应酬应酬了。’余举人道:‘我早猜着老兄不肯赏脸的,袁兄自己不肯听,这会子如何?’又然道:‘请袁兄原谅,实因数目过大,兄弟受亏不起。’袁举人道:‘竟有有了银子没处存放的,乡下人听了一定不肯相信。’余举人道:‘怪呢不要怪计兄,你我两人每年存进来银子合并算来足有毛两万光景,一竟只有存进、没有抽出,叫他如何容得下。’

“汪剥皮听了不禁骇然,暗想:我真错认了人。只道又然是靠不住的,要转我银子念头,现在才知自己没见识,他送上门银子尚且不要,可见足足实实铺子里不缺钱呢!我又何必把钱藏在家里、担惊受吓。放在他店里免了惊吓,还好赚几个利钱用。想彼此至戚,他总不好意思推托的。吃过饭,袁余两举人又谈了会了。告辞去了。

“汪剥皮就向又然说要把家里的钱存放进来。讲话时先把两只眼珠子注定了又然面孔,生怕他拒绝不受。谁料又然并不作难,竟眉花眼笑的满口应允。汪剥皮喜极,回到家里,把地窖里藏的八千洋钱悉数搬移出外,雇了只码头船运进城里。路上总算不曾闯甚乱子。计又然点过数目,立了折子,付与汪剥皮。约定乡下风声紧急就好搬进城来避祸。哪里晓得剥皮回到家里,盐枭的事情已经风平浪静。”

士谔道:“怎么平静得这么的快?齐巧作成了计又然一个子。”子玖道:“也是适逢其会,此时恰碰着朝廷一道谕旨,叫苏州藩台办理苏浙清乡事宜。那位藩台办事异常认真,所以盐枭们都吓的销声匿迹。”

士谔道:“真是巧不过,那汪剥皮见风波平静,八千洋钱必

定不要提回了。”子玖道：“汪剥皮见又然铺子资本充足，场面阔绰，倒还相信。不过一到年底必定要全数抽回，过了元宵重行送来。”士谔道：“这是什么缘故？”子玖道：“袁、余两举人原来都是假的，就是又然的好友。又然当日特地串通了来骗汪剥皮的，后来不知怎样被他竟打听了出来。所以每到年底必定要逼一逼现货，试一试虚实。幸喜又然办事能干，早早的预备定当。连着几年总算都不曾有甚破绽。这年实在转身不动，银根异常的紧，又碰着年势不好，放出的账收不到一二成。盘来算去八千现款，终难如数抽拔；又晓得汪剥皮这人与他商量是一定商量不通，非但商量不通，吓怕了他，明年银子必定不肯存进来的。一过十二月二十日，晓得汪剥皮进城日子近了，计又然愁得茶饭无心、坐卧不安。要想倒呢，本城的账也有一两千光景，放去实足可是惜，思来想去没得个善策。”

士谔道：“这样怎地弥补得下？”子玖道：“正在无可奈何时光，忽地来了个救星。”士谔道：“敢是有人接济他银子么？”子玖道：“不是接济银子，这救星就是冒充袁举人的程心斋。程心斋在苏州开着一爿钱铺子。”士谔道：“程心斋是哪个？”子玖道：“是计又然的好朋友。当下两人相见，心斋就问：‘又兄有甚心事，瞧你面孔很是不得意呢！’又然叹气道：‘告诉你不得，我这事真是未完，你看怎样才好？’遂把汪剥皮抽提存款，自己转拨不灵等一自从头说了一遍。心斋道：‘你这事还好，只要瞒住一个人就没事了，作梗的只有汪剥皮一个了。’又然道：‘人家急煞快，你还说得好风凉话。一个汪剥皮我已经弄不下，经不起再加上几个，不是连我命都要了去么！’

“心斋道：‘我说你没中用，经不住大风浪，你一竟不服，现在可就应了我的话了。可知我两只眼珠子望出来是不会有错的。’又然道：‘人家正在不爽快，你还拿人家来开脾胃。’心斋道：

‘你放心。通只这么点子事包在我身上，替你弄平稳是了。我在苏州闹的乱子比你大起十倍还不止，犹且弄得风平浪静。’又然道：‘你在苏州也闹过乱子么?’心斋道：‘怎么不闹过，我这会子真险的了不得。苏州地方盛行的是钱筹，那钱筹都是钱铺子行使出来的，钱铺子只要有点名气，人家相信你，你的钱筹就轮千累万行使出来都不要紧，像银行里用钞票差不多样子。’又然道：‘照这样苏州地方钱铺子倒大可以做得，用在外边的钱筹总不会一千个钱，是一千的总有点子风烟火烛，销毁损失这一票利益已是不少，加之兑换的人不会并在一天上来的，至多来到十分之三、四，那五六分现钱不又是白多起来的么。转放给人一个月要多少利息?’

“心斋道：‘钱铺子做是很做得，只是起不得谣言，一起谣言可就不得了，人家拼命的挤来兑换，怎的支持得住。我那爿钱铺子今回被一个歇掉的伙计放了谣言，说我的铺子靠不住。苏州地方的各住家、各店家顷刻都拥将来兑换，却被我出了个奇计，到馆子里叫二十多席酒，把城里住来各钱铺子通通请一请，却叫他们每来一个人，随带两百块洋钱，吃过酒依旧原样带去。在人家原不损分毫，在我已获益不浅。’

“又然道：‘这个钱你又不好动用一块，怎么已经获益不浅呢?’心斋道：‘二十多席酒，每席八个人，岂不就有一百六、七十人么?这票洋钱你算算岂不就有三万多了么。三万多洋钱堆在店堂里，望进去银山般一座。那兑换的人并不是真要等现钱用，不过怕本铺里靠不住罢了。现在眼见了这许多洋钱，知道本铺是很靠得住，要兑换也不兑换了。又然兄，我行了此计后果然声名大振。不论近城、远村，都晓得本铺是殷实可靠，争着把本铺的钱筹藏起来。所以经过了这次风浪，生意竟比从前竟好起了十倍还不止。又然兄，你想我这样大风浪尚且弄的平静，你通只一个

汪剥皮就要走头无路，岂不是你这人是没中用么。’计又然恍然道：‘懂了懂了，多谢教我，我就抄你的文章应试吧。’

“于是到了这日，汪剥皮进城，计又然接待得十分殷勤，办了八九样礼盛小菜，鱼肉鸡鸭没一样不备。饮酒中间，汪剥皮问起生意情形。计又然道：‘今年生意竟然大好，比了往年多做了一倍还不止。’汪剥皮道：‘四乡收成不大好，乡账竟收到十足么？’计又然道：‘不瞒姻伯说，这几个钱乡账我并不曾把他放在心上，收着了就收着，收不着就收不着。倘要靠几个乡账钱来开销时，这爿店还能做下去！’汪剥皮道：‘共放出多少乡账？’计又然道：‘也不多，通只不到三万，不过两万几千串钱罢了。有限的很！有限的很！’汪剥皮失惊道：‘二万多千串钱还说有限么？’计又然道：‘二万多千串钱并没有大，敝店前年子放过三万八千多乡账呢！’汪剥皮道：‘二万多千串钱收着收不着不放在心上，难道都是余多的么？’计又然道：‘余多的钱那里罢这点子，现楼上还多起了一万多洋钱呢！’汪剥皮道：‘生意竟这么的好做，我也要做生意了。’计又然道：‘很好！老姻伯倘然做时，小侄一定帮你的忙。’

“一时饭罢。又然道：‘姻伯的洋钱今日是要带回去的？’汪剥皮还没有回答，又然已挺着嗓子喊：‘德泉，德泉。’随见一个十六七岁学生意急急走来，垂着两手，听候吩咐。又然道：‘楼上左厢房那注洋钱替我搬下来。’德泉应着去了。一时就见他一卷卷洋钱捧进来，捧了六七回。又然瞧了瞧，睁眼喝道：‘没中用东西，只会吃饭，叫你拿拿洋钱，都这样七缠八差！这注洋钱是我预备解付钱庄的，还不搬了上去！方才怎样交代你来。’喝得德泉喏喏连声，把一卷卷洋钱依旧捧了上去，霎时搬完。

“重又搬下，那包洋钱的纸却都换了糙色的，又搬了四五千光景，又然偶尔回头叹气道：‘咳！你这人真没用，又弄错了。

这一万块钱是要解付上行的，快搬上去！快搬上去！'德泉咕道：'你老人家自己又没说明，上头洋钱又是多不过，东一堆、西一堆，又没有字写明，搬了这个下来说不是，搬了那个下来又不对，重沉沉搬上搬下，叫人家白走。'又然只装不听得，尽让他去咕。

"汪剥皮骇道：他洋钱竟这么的多，我又怕他怎的！省得拿来拿去，不如放在他那里吧。遂开言道：'我与你商量，我这注钱不拿回去了。'又然暗喜，果然来了，面子上却一点子不露出来，坦坦道：'姻伯为甚不拿回去?'汪剥皮道：'通只有限几天，搬去搬来做什么，并且现在外边风声也不大好。'又然道：'风声果然不甚好，不多几天隔壁源大里的四老相下乡去收账，收了二百多洋钱，经过三混荡碰着了三只不光蛋船，抢了个精光。黄举人昨日离城只五里往来，被光蛋拦住了船，软软硬硬一齐抢光。回家来只剩得单布衫裤，瑟瑟瑟抖得像发疟疾一般。老姻伯你洋钱又多，这条路又是必要经过的，险真是险不过。只是小店里洋钱实在用不着，没的倒又白贴利息，姻伯年常收回去惯了的，还是原旧拿回去的好。'汪剥皮道：'你我是亲戚，你难道这点子情都没有么！就白贴一个月利钱也有限的很，只要明年生意再兴旺一点子就够了。'计又然故作沉吟道：'这样吧，我实是用不着，除非替你转放给人家好不好?'汪剥皮道：'这个我可只认得你，出了毛病我是不关的。'又然道：'那个自然，那个自然。请尽管放心，有甚向我说话是了。'汪剥皮才放下了心，欢欢喜喜回去了。

"过了元宵进城瞧时，计又然的铺子早已关掉了，八千洋钱尽都落水。汪剥皮才悟上年搬上搬下就是这几块洋钱，不过换了几张包皮纸，自咎不合受他的欺，这会子哑子吃黄连——说不出的苦。他自吃了这一回苦以后，无论怎样总不肯把一个钱放给别

人，情愿掘着地窟子藏着。云翔，你想这个人节俭不节俭?”士谔道：“汪剥皮所行是悭吝，并不是节俭，倘使社会里头个个像他，还成什么世界。”

子玖道：“计又然播弄汪剥皮那节事与天竺国卢至长事情节相同，倒也好算得中西合璧。”士谔道：“什么卢至长，我听都没有听得。”子玖道：“不是现在的事，我在佛书上瞧见过。天竺国有个巨富，名叫卢至长，悭吝的了不得，妻子、奴婢备受其苦。一日齐巧是佳节，他偷偷的拿了四个钱到外边买酒喝，不觉喝了个大醉。”士谔道：“你这话可就不对了，他自己的钱，为甚要偷偷的拿，难道还有人禁止他么?四个钱酒，任他怎样不济，总也不至于醉。”子玖道：“这个话须不是我造出来的，你不能责备我，然而你责备的话我都能够替著书人辩护。悭吝的人每喜买东西一个子吃，怕的是人家知道了就要分他的东西，所以总是偷偷的取钱，偷偷的买物。天竺去中国几万里路，卢至长去现在几千多年，天竺的酒价怎好拿中国现在酒价来比?也或者卢至长素来不会喝酒，喝一点子就醉呢!”士谔道：“是了，是了，请讲吧!”

子玖道：“卢至长喝了个稀泥烂醉，就在行上唱起歌来。唱道：‘吾今庆节会，畅饮大欢乐，过于毗沙门，亦胜天帝释’。哪知他这样的高歌，竟被忉利天王帝释听得了。帝释矣道：‘这个人只喝得四个钱酒，竟会说比我还要快活，待我去弄他一弄，弄的他快活不出。’”士谔道：“敢是又要游戏人间了。”欲知子玖如何回答，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卢至长鄙吝触天神　王慎言吟诗荡祖产

话说子玖道："当时帝释摇身一变，就变了个卢至长，到卢至长家里头，向家人道：'我从前待你们很是刻薄，这个并不是我自己意思。因为有一个鬼附在我身上，我也不能够作主。这个鬼就叫悭吝鬼。我今天出游，幸得把这个鬼离脱了，现在才恢复了我自己的本性。这会子悉听你们行吧，你们要什么就什么！'说着就把家里头的库藏开了，金银缎正尽让家人拿取。又向家人道：'悭吝鬼的面貌与我十分相像，停会子必定再要来的；倘使放了进来，我必定仍旧要悭吝。你们候着，瞧见那个鬼，替我竭力赶掉，万万放不得他进来。'家人齐声应允，各自分头去找寻东西，面杖咧、床棍咧、火叉咧，闹闹嚷嚷。

"正在忙个不了，忽听一片人声：'鬼来了！鬼来了！快打呀！快打呀！'众人赶出去看，只见两个管门人各执了一根木棍，正与那个悭吝鬼相抵。那悭吝鬼真也作怪，生的合卢至长一模一样。"士谔道："这是真卢至长回来了，被帝释弄的真苦。"子玖道："卢至长酒醒归家，被守门人执棍驱逐，连忙喊妻子。哪里晓得妻子也不肯相认，也叫自己是鬼。卢至长这时光真是莫名其妙，只得逃到亲戚人家去哭诉。

"亲戚送他回家，他妻子向亲戚道：'这个是悭吝鬼，你们为什么相信他。他们的真卢至长现好好的在家里坐地。'亲戚不信，妻子便喊出帝释变的卢至长来。亲戚见卢至长活灵活现在着家里，也道卢至长真是悭吝鬼，骂道："你是悭吝鬼，还要来骗我

们。’卢至长这时光真是有口难分，苦的不堪名状，眼看田庐、屋宅、妻妾、子女都被他人占据，斗又斗不过，辩又辩不明，彷徨四顾、呼助无人。”士谔道：“妙极妙极！悭吝鬼也有这么的一日。”

子玖道：“卢至长于无可奈何之中忽地想出个法子，想这事除非到国王那里才能够判断明白。但是空手怎么能够见国王？遂到一个好友那里借了一匹细绢，赶到王宫。守门的不肯替他通报，卢至长大喊：‘我要进贡！我要进贡！’国王听得了，传旨叫他进来。卢至长叩拜毕，两手托住了那匹绢，擎将起来。忽的两肘好似有人掣住了一般，再也举不起来，等到使尽平生之力拼命举起，瞧那匹绢已变成了一束干草。卢至长愧恨交迸。国王笑道：‘我用不着绢，你有冤枉细细诉来。’卢至长于是把以上事从头至尾细诉一遍。

“国王道：‘有这等事？’传旨叫把两个卢至长及卢的妻子传来讯问。一时传到，见两卢声音、笑貌、言语、举动，没一样不同。又叫他脱开衣服来，叫卢妻辨认身上记号。哪知这个有一粒痣，那个也有一粒痣；这个有一个疤，那个也有一个疤。简直是一般无二。国王问时，卢妻道：‘我也不晓得哪个是真丈夫，哪个是假丈夫，只求吾王钦命吧！’国王道：‘钦命丈夫是从来不会有过的，我还有个法子可以试验真假。’令两个卢至长各居了一室，各给一副文房四宝，叫把生平隐秘事情一写将出来。两卢俱各欣然领命。等到写毕缴卷，国王摊在御案上瞧时，不觉连声称怪。原来两个人的句语、字迹一式一样，竟没点子破绽。

“国王叹道：‘凡夫肉眼哪里判断得清楚，这事除非去问释迦如来。’于是把两卢载到‘祇洹’见佛。佛眼早已明白，唤假卢近前。假卢摇身一变，依旧恢复了帝释形象。国王见是帝释，慌忙投身下拜，因叫真卢至长归去。卢至长道：‘我就回到家里，

财物也已散尽，有何趣味？’帝释笑道：‘不必忧，你能够慷慨一点子，不吝布施，库藏依旧可以无恙。’卢至长怒道：‘我只信奉佛，不信奉帝释。’世尊道：‘你尽管回去，帝释的话不会错误的。’卢至长回到家里，果然见库藏财物毫无损失，不觉大喜过望，从此悭吝恶习渐渐改去许多了。这段典故不是与汪剥皮事情差不多么！”

士谔道：“一是寓言，一是实事。寓言足以讽世，实事足以警人，有益于社会是一样的。”子玖道：“讲了大半天俭与吝的界限，依旧没有弄清楚，请问俭与吝怎样的分别？”士谔道：“俭是美德，吝是恶德。俭不过是不浪费，应用的地方原旧要用的；吝是不管应用不应用，死捏住了钱，舍命不肯放手。即如现在上海几个富商阔绅的眷属，每天打扮了出来出风头，那就可以省得的。你去想，一身的服饰就要四五千银子。”子玖道：“一身服饰要这许多银子么？”士谔道：“怎么不要，光是一只珠兜上的新光珠，总要值到三千多银子；手上的钻石戒子，每一粒钻石总要值到一二千银子，并拢来不是四五千银子么！”

子玖道：“那汽油车要多少钱一部？我见现在出风头女子都坐的汽油车。”士谔道：“汽油车三四千银子一部也有，七八千一部也有，近万一部也有。”子玖道：“唷唷！这么算起来可就不得了，我瞧上海总有一百多部汽油车，牵大扯小算他五千银子一部，不就要五十万银子么！那珠兜钻戒更来得多，约略计之，总有五六百只，合并拢来不就是二百五、六十万么！光这两项已是三百多万了。”士谔道：“足有足有！你想这三百多万银子的拆息一年要有多少？白白搁着，可惜不惜？这还光从个人私利一方面计算，倘就社会公益讲起来，现在的市面有了这三百多万现银子，又何止这样衰败呢！”

正说着，忽然一人闯入道：“什么衰败不衰败？”两人抬头，

见正是沈一帆。士谔道："一帆怎么这会子才来？"一帆道："你要我什么时候来呢？现在时光也还不晚。"子玖道："一帆从哪里来？"一帆道："行里头几个同事和我去看戏，我于看戏一道素来不甚欢喜，并且今天演的又是极俗的俗戏，所以我辞掉了。还是到这里来谈谈有趣的多呢！"

子玖道："是什么戏，你说他俗不可耐？"一帆道："《洛阳桥》，你道俗气不俗气！"士谔道："《洛阳桥》是灯彩戏，怎么日里会唱起来？"一帆道："我也不知道，只觉着此种戏是极无道理的。"士谔道："有道理没道理且不必讲，你晓得此戏是哪一朝事故？"一帆道："这都是戏子杜撰出来的，哪里有甚典故？"士谔道："这倒不然，《万安桥记》是有的，说是赵宋大中年间事故。"子玖道："这篇记我还记得，试念给你听。"念道：

"福建洛阳江地形濒海，旧设海渡渡人，每遇风波，溺死无算。宋大中年间，有舟将覆，忽闻空中曰：'勿伤蔡学士。'已而风浪顿息，一舟无恙。询之舟中，无姓蔡者，只有一妇，厥夫姓蔡，时妇方娠已数月矣。心窥自异，即发愿云：若所生之子果为学士，必造舆梁以济渡者。后生于即忠定公襄，以状元及第，出守泉州。时母夫人犹在，促公创建此桥。公念水深莫测，且潮汐频至，何以兴工。于是因循者年余。母夫人促之益力，公乃移文海神，遣一卒赍去。其卒痛饮大醉，投书海中，酣卧海上。醒后视之，书已易封。公启视之，只一醋字，翰墨如新。公恍然曰：'神其命我廿一日酉时兴工乎！'至期，潮果退舍，泥沙拥积丈余，潮之不至者连以八日，遂创建此桥。其长三百六十丈，广一十有五尺，共费金钱一千四百万，因名之曰'万安桥'。"

子玖念毕，向一帆道："这难道也好说戏子杜撰的么？"一帆笑道："这种僻典知道了也换不动什么钱，不知道也并没有什么要害，定要知道来做什么？"士谔道："这倒是正论。一个人心思

有限，有了这样上，便不能再用到那样上去。像这种无关紧要的典故都要去记得他，正经事情必定反都忘掉了。你我生在世界上，生计问题是最要紧，除了生计问题便没有学问了。什么考据、词章都是没用的，都可以不必研究。”

子玖道：“照你说，一个人书也不必读了？”士谔道：“读书无非要晓得点子前人嘉言懿行，为我们做人的榜样罢了！博闻强记原不必强人人以必能。”子玖道：“行了，你的话世界上人必定个个都是不学无术，弄的日出不知东，月沉不知西，浑浑噩噩，同禽兽一般了！”

士谔道：“日月出没原与我们事业毫不相干的，就使太阳西出，月亮东沉，难道我们就不好做事情了不成！何必定要晓得他。”一帆道：“云翔的话真是透辟不过。我最恨那几个酸丁，穷的饭都没得吃，还要咬文嚼字，哼哼唧唧做诗咧、作赋咧、写字咧，把有用的精神、宝贵的光阴白白消磨掉。他若肯把那点子心思用在家里头，用在国里头，家与国恐怕都兴起来了呢！”士谔道：“可不是么！现在上海市面紧的了不得。子玖是会得做诗的，请你做几首诗出来，把市面平一平能够不能够？讲到写字，你的字写的好，我的字写的坏。但是你我两个子各提笔写一个‘天’字，叫人家来瞧，总不见会你的字识为‘天’字，我的字不识为‘天’字的，一样识‘天，字，又何必定要写的好呢！总之这种都是美术事情，性情相近，工夫又闲，学学也不要紧。倘要费掉了正事，专心去研究，那是大可以不必。”

一帆道：“大东门里有个王慎言，老子死下来有两爿铺子，总也有五六万银子家计。慎言是极做人家的人，不喜嫖、不喜赌、不喜吃、不喜穿，凡社会恶德没一件子犯着，总算极好一个好子弟了。哪里晓得老子去世不到十年，五六万银子家计早光打精、精打光，弄的分文不剩、片瓦无存。”

士谔道："怎样弄光的？"一帆道："是做诗做光的。"子玖惊问："做诗做得穷人家，奇极了！"一帆道："怎么做不穷？慎言吃饱了饭，尽管做他的诗，家务、店务一切都不管。向他说说，他就皱眉道：'这种俗不可耐的俗事，同我缠什么！你们要怎样就怎样行是了。'他每日只晓得同着几个不三不四的人，东也诗会、西也诗会，忙一个不了。家里头的妻子、店里头的伙计从不能同他讲一句话。因为他一见妻子、伙计就说：'你们这班人俗的紧，满身无一根雅骨，快不要同我讲话。我和你们讲话，也要被你们熏俗了。'家里、店里的人都叫他痴子，他倒也并不在意。他向朋友道：'我不怕俗人称我是痴子，独怕雅人称我是俗子。'

"店里伙计见他这样糊涂，落得大家混扰，你也揩油，我也揩油。不到几年，东家是穷了，伙计是富了。伙计个个回去开铺子、做老板，他却就此蹩了脚。最好笑是关店这一天，他还赶着法华去赴诗会。他妻子向他道：'你今天还到哪里去？昨日胡先生不是说我们的铺子做不下了，今日须要收场。进出的账你也应得查一查。'慎言道：'这种俗事，多谈他则甚，我现在要做诗去，我们诗会是人间最大不过的事情。碧梧山人、闹红居士、石轩旧主、红豆相思客恐怕都在那边了。'说着头也不回的去了。他妻子只好指着他叹气。你想这种行为要蹩脚不要蹩脚？"

士谔道："可见一个人生计问题外的事情都干不得。像吟诗作赋是很清高的事情，那位先生却就为几首诗，闹的倾家荡产。"子玖道："家私虽然铲掉，诗总做的好了。"一帆道："我倒也没有见过他的大著。"

子玖听了便觉爽然。一帆向士谔道："有个童芍卿，你会过的，还记得么？"士谔道："是不是法租界崇圣学赏教员？记得是镇江人，洋装打扮的，可就是那人不是？"一帆道："正是此人。"士谔道："你为甚忽地提起他来？"一帆道："童芍卿家里头此番

闹一桩笑话，弄的报上几乎都出来，你听见过么?”士谔道：“倒没有，是什么事?”一帆道：“他家里头捉住了一个狐狸精。”士谔、子玖都觉奇怪，齐问：“是真的么?”一帆道：“是他的邻舍说出来的，真不真我可不仔细。听说芍卿家里房子已经古老不过，并且十分的广大。家里人除了他的父母、他的夫人外，只有一位令弟，住不了这许多房子，要租掉点子，一时间又没有人来租，所以一大半是空关着。关闭久了，便渐渐生起怪异来。到了夜间，空屋里时有脚步声、椅桌搬动声，执着火进去瞧，又是一点子没有什么。等到芍卿结婚之后，怪异更来得利害，空屋里不但椅桌搬动，连门窗都会得自开自闭。芍卿到了上海，家里头吵闹得愈加利害。

“原来这怪异并不是别的东西，乃是个九世修炼的狐狸精。这狐狸精与芍卿夫人原本是夫妇。芍卿夫人前世也是狐狸精，不知为了甚事受了劫，夫妇就此分离，然而缘分却没有尽。那狐狸精就在阎王那里告状，告到这会子才得批准，许它前来完续旧缘，所以狐狸精重行来了。”

士谔道：“这种事情哪个亲眼瞧见，晓得到这般详细?”一帆道：“那都是芍卿夫人讲出来的。芍卿夫人有晚子一个人在房里，忽然见一个小伙子从床背后转出来，也不知他几时进来的。那小伙子笑嘻嘻向芍卿夫人道：‘你不要怕我，我不是人，我是九华山长春洞狐仙，与你前缘未尽，特来再行完聚。’芍卿夫人要叫喊时，无奈嘴里的舌头再也怀能够自己作主。狐仙说罢，就坐到床上来轻薄了。芍卿夫人想要挣执，怎奈两手、两脚都像缚住了一般，只得任其所为而已。”

士谔道：“这样芍卿一顶绿头巾套上头儿了。”子玖道：“据狐仙说，芍卿夫人原是它的夫人，反是芍卿占它的。”士谔道：“这桩案子只有佛子可以断的明白。”一帆道：“为甚缘故?”士谔

道：“佛眼能够瞧的清前因后果、究是哪个占哪个的。”一帆道：“何消佛子，我也能够断的明白。”欲知为甚缘故，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老法师登台召天将　留学生奋勇捉狐妖

话说一帆道："芍卿夫人被狐仙占了后，连芍卿回家也不敢到房里头去歇宿。芍卿的老子娘百般的想法子，打听人家哪里有好本领道士、好本领和尚，不惜重价请家来驱妖捉怪。就有亲戚朋友纷纷举荐，什么灵官的王道爷，会得掌心雷；三官堂的顾法师，藏有斩妖剑。他老子娘此时只要捉掉狐仙，什么都肯依。马上把王道爷、顾法师一齐请了来，搭了两座很大的法台。

"王道爷合顾法师商量了一会子，就请出芍卿老子来问道：'童老爷府上这个狐仙道行非凡，一时要除掉倒也颇非容易。'芍卿老子惊道：'敢是两位也治他不下么？'王道爷道：'要治呢也还不难，只是这只孽畜修炼成功个人形，颇非一朝一夕之功。我们也不忍伤掉它；并且它与府上有点子小小夙冤，就是勉强驱逐了，我们一走，难免不来报复。'

"顾法师道：'凡是有妖的人家，屋顶上必有一层黑气罩着，那黑气的浓淡就好辨出妖道行的浅深。我进来时光，抬头一瞧，见尊府屋顶上那层黑气浓的竟像乌云一般，所以晓得这狐仙道行非凡，足有一千多年根基。'芍卿老子道：'我们屋顶上有黑气么？'王道爷接口道：'怎么没有，浓浓的一层，冲起一丈多高。'芍卿老子道：'我怎么瞧不出呢？'顾法师笑道：'要是凡眼瞧的出时，也用不着我们法师了。'王道爷道：'童老爷，你不曾修过道，学过法，怎地会瞧的出。'

"芍卿老子道：'恳求两位大施法力，替子妇除掉了这害。我

们一家子都感激你不尽，总要重重的补报。’王道爷道：‘童老爷，我们都是自己人，说甚补报不补报。我与江老爷最是知己不过，江老爷和府上又是至亲，这事小道应得效劳。只是还有一件倒不容易办。’芍卿老子惊问甚事，王道爷道：‘这狐仙与府上还有点子旧冤夙孽，总要先拿来解掉了，然后再好议到驱逐一层。不然小道就施尽法力，只能够驱妖怪，不能够驱冤孽。’

“芍卿老子惊道：‘这冤孽知可有解禳的法子？’顾法师接口道：‘要解禳那也很便当，只消拜三天解冤孽醮，这冤孽自然会消去了。’芍卿老子道：‘三天醮不知要多少钱？’顾法师道：‘那也不能一定的，一百八十块也是醮，六七十块也是醮，四十、五十块也是醮，最少二三十块也可以敷衍了。随你拣中是了。’芍卿老子道：‘我就应醮个起码数，拿出二十块洋钱来，你与我拜三天醮吧！’顾法师应允，当下邀了八九位道众镇镇拜了三天醮。

“到第四天，两位法师就各显各的神通，各念各的符咒，登台招将，净宅擒妖。里里外外都洒遍了法水。门门户户都贴遍了法符。芍卿夫人房里那张符更是高而且大，法水也洒得独多。王道爷更是利害，右手仗着宝剑，左手执着法瓶，踏准了步子走进房来。对着芍卿夫人那张床，把剑左划右划乱划了一会子，口中念念有辞，也不知他念子什么。忽然大喝一声，把剑向法瓶只一指，那跟随的那个小道士早把一张画就的朱沙小符送上来。王道爷放下剑，接符在手，向瓶口只一封，早封了个严密。向芍卿老子道：‘恭喜童老爷，这狐仙已被小道捉住在瓶里头了，府上从此可以安静了。’芍卿老子不胜之喜，重谢了王道爷，王道爷带着妖瓶与顾法师一同欣辞而去。

“谁料这夜里，狐仙吵闹得更是利害，芍卿老子便没法去了。只得在芍卿夫人房外另没了一间狐仙堂，朝朝夜夜点香烛磕头。狐仙见他们这样的优待，倒也安静了许多。不过芍卿夫人的卧房

不论何人都不能无端的闯入，要进去总先要狐仙答应。狐仙答应不答应，好在都由芍卿夫人传语的，芍卿夫人自被狐仙占了后，肚子里早受了仙胎，渐渐彭亨起来，及至十月满足，居然产下一个狐儿。那狐儿倒也与常小孩没什么两样。

“哪知到了上月，芍卿家里头忽地来了个表弟，这表弟本是个德国留学生，刚从外洋回来。听知了此事，特特赶来的。一见芍卿老子就问：‘表叔家里听说有了一个狐狸精，可是真的？’芍卿老子见他问着狐仙，早吓得面孔脱色，急道：‘表侄远来，且不必谈这个。’须臾，留学生又问起此事，芍卿老子道：‘我们茶馆里去谈吧。’

“于是同到茶馆坐下，芍卿老子就道：‘老表侄，你怎么这样大胆，一开口就直喊仙人做狐狸精。万一仙人不管应起来，你可担得下！’留学生道：‘我不懂忌讳的，狐狸倘然不答应，叫他寻着我是了。’芍卿老子道：‘你不要不信，这是明明白白的事。俗语说得好——不信天打，但听雷响。你表兄起初也是不信的，现在同我们一样了。又把狐仙怎样地灵验，初时怎样吵闹，后来怎样安静等，一五一十说了个备细。

“留学生笑道：‘这样说来老表叔又添了位仙人表兄了，可贺可贺。’芍卿老子红涨着脸道：‘休得取笑！’留学生道：‘并不是取笑，这倒真是应贺的。表嫂招赘进来的丈夫，那不是表叔儿子么？表叔有了这么一位仙人儿子，以后日子可以不用忧得了。’芍卿老子道‘老表侄休这么的嘲笑，我也巴不得它不来吵闹，无奈办不到，怎样呢？’留学生道：‘表叔不要这般的着迷，世界上哪里有甚精怪。狐狸也是动物里头的一种，它会成精，人又怎么不会成精呢！只要这么的一想，自然而然就会明白了。’芍卿老子道：‘自己不逢着，叫我也不肯信的，现在不由你不信。前天王道爷、顾法师还向我说，我们家屋顶上现罩着浓烟般一层黑

气，这就是有妖的凭据。'

"留学生道：'两位法师既然瞧得出，为甚不请他把妖怪驱逐了呢？'芍卿老子道：'倒不是请他来驱逐过，叮叮咚咚打了三天醮，天井里搭了两座法台，预备了朱沙、黄纸、净笔、清水，两位法师仗剑登台，八九位道友各执了法器绕台乱转，一边敲、一边念。老表侄，这两位法师真是利害不过，穿着白缎金绣法衣，戴着天师冠、方头朝靴，望上去气概非凡，令牌一碰，就听他朗朗的启请天将，什么王天君咧、李天君咧、赵元帅咧、伏魔大帝咧，请了五七位天神。王道爷带领天神进你表嫂房里，于是众天神就与狐仙大战起来。狐仙本领非凡，众天神竟有点子战斗不来下，后来幸得王天君一鞭打中在狐仙脚骨上，狐仙吃不住痛，跌了一跤，才被伏魔大帝夹劲一把提起来，放在法瓶里头。王道爷马上封上张法符，总算捉往了。'

"留学生道：'那些事情表叔都是亲眼瞧见的么？晓得这么详细。'芍卿老子道：'老表侄又来了，你我凡夫俗子，如何瞧得出神仙的事情！那都是王道爷、顾法师告知我的。'留学生道：'照表叔说，狐仙既被伏魔大帝捉住了，收在瓶里头，现在为甚依旧这么的猖獗？难道伏魔大帝仍旧把它放了出来么？'芍卿老子道：'我也曾问过王道爷，王道爷说，狐仙与你表嫂缘分未尽，就请玉皇亲临也是没法的，只好等几年再说了。'

"留学生笑道：'表叔你上了人家当了，想来里头总另有缘故。我既然来了，必定要分出个青红皂白。表叔你把狐仙的事交给我办是了。'芍卿老子道：'法师都不中用，老表侄，我劝你省事点事吧！'留学生道：'不必忧虑。我在外国读书也曾学习过擒妖新法，不论道行怎样深浅的妖怪，都能够手到患除。'芍卿老子喜道：'老表侄会得法术？那是好极了！但不知你法术可还灵验？倘然不甚靠的往，还是藏拙的好，擒妖捉怪不是玩的事呢！'

留学生道：‘表叔放心，我自己也是性命呢！’

“芍卿老子问几时动手，留学生道：‘不论几时都可以，就今日也好，只是表叔回去千万不要走漏风声。狐狸这东西，生性最是灵不过，被它知道了，万一躲避不过了，我倒扑一个空呢！’芍卿老子又问要用点子什么法宝，朱沙、黄纸、净笔、清水，可要预备。留学生道：‘都不要，只消木棍一条。’芍卿老子问要木棍何用。留学生道：‘天机不可泄漏，现在且不必讲，事后自会明白。’芍卿老子道：‘木棍倒很容易，家里头现有着一根压床帐的枣木棍，不晓得合用不合用？’留学生道：‘只要坚硬都可以。’计议已定，就同留学生回到家里，把压床帐的枣木棍先寻出来，交给了他。

“吃过夜饭，留学生执木棍在手，叫芍卿老子引进房去。芍卿老子怀着鬼胎，一步步挨进去。留学生跟在后面，灯都不拿一盏，悄悄行走。走到仙人堂，芍卿老子便不敢进去了，把手向内只一指，叫留学生自己进去。留学生把头点了一点，挺起木棍，大喊道：‘怎么样的妖怪，我倒要瞧瞧它的真相。’喊毕飞奔而入。这时候，狐仙正同芍卿夫人肩并肩，手挽手，坐在床沿上讲话，不提防一个莽汉直撞进来，不觉齐吓一跳。狐仙见留学生挺着条又粗又长的木棍，早吓得魂不附体，立起身就逃。留学生体操功夫是练熟了的，手快脚快，早已赶上，望准了狐仙脚骨只一掠，敲的正着。狐仙吃不住痛，别朴一声跌倒在地，留学生踏进一步，提起木棍，望准狐仙脚骨雨点般的打，打得狐仙杀猪般喊叫起饶命来。

“芍卿老子娘听了这种惨叫声音，都吓得面孔脱色。芍卿夫人见狐仙这样受苦，恨不得扑上身去代他吃打。留学生却越打越起劲，喝道：‘你光是叫饶没用的，我总要你现出了原形才罢。’说毕又打。这时光那狐仙简直再也忍受不住了，连说：‘我现，

我现。求你住了手，我马上就现原形。’留学生收住棍子，喝一声：‘快些现来，我倒要瞧你究竟是九尾狐是玉面狐！’狐仙道：‘我现不来能不说实话了，我不是九尾狐，不是玉面狐，其实也与你一般是个人呢！’说至此，把手向芍卿夫人一指道：‘只为放不下她，所以好好的人不做，冒做了个狐仙。’

“留学生道：‘你既然是个人，你叫什么名字，为甚要冒称狐仙？’狐仙道‘我姓孙，名叫蕉楼，她是我的表妹。我们两人从小一竟要好，十四岁上就勾搭上的，因为姨丈为人古板，不许亲上结亲，只得私底下偷偷摸摸。表妹那年出了阁，我就不能够时常会面，后来晓得这里房子时有怪异，家里头人很是胆怯，遂利用这个机会，冒充了狐仙，故意做点子声响吓人。果然这里的人中了我的计策。哪知今朝竟会被你搠破，真是我们万想不到的事。’

“留学生听毕大笑，就喊芍卿老子娘进来道：‘你们一竟听了狐仙两字，就吓得魂都出窍。这会子狐仙被我捉住了，快都来开开眼界。停会子放逃了，要瞧就不成功了呢！’芍卿老子娘此时也早听的明白，赶进房将孙蕉楼痛骂了一顿，逐出门去。孙蕉楼一只脚已经敲坏，一拐一拐，拐出去了。芍卿老子娘问留学生：‘怎么晓得狐仙是假的？’留学生道：‘狐仙这东西本是没有的，小说上所载无非都是文人寄托之辞。并且你们告诉我表嫂产下的狐儿，也与寻常孩子不甚有异，那是生理学上从来没有之例。所以晓得是人呢！’

“这一蠢事传扬到没一个人不知，没一个人不晓，弄的报纸上都几乎登载出来。幸得朋友劝住了，总算没有登载。”士谔、子玖听一帆讲说完毕，齐称奇事不止。一帆道：“有奇事不可无奇文，云翔可做一个短篇，把此事记载出来，才不枉了。”

子玖道：“说起奇文，我昨天在城里头瞧见一篇集《四书》

的游戏文，那才是奇文呢！”一帆道：“你可还记得，可能念给我听听？”子玖道：“记得的。”遂念道：“子见南子，子路请祷，子曰：‘野哉由也，邦君之妻谁敢侮之。’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由也为之。’比及三年，见其二子焉，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士谔道：“好，果然好！只那个‘祷’字用得未免牵强点子，总要再加上一句朱注。”一帆道：“加点子什么？”士谔道：“只要加上‘祷’‘捣’也，古字通用几个字。”一帆道：“妙极！妙极！”说着，仆人进来问可要开饭。士谔道：“开进来吧！”一帆本是不客气的，当下就留他寓里便饭。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总办持强占侄媳　村女仗势控亲爹

话说士谔、子玖、一帆吃过了饭依旧闲谈。一帆道：“后天晚上城里头出灯，你们高兴去看不高兴？”士谔道：“出什么灯，我没有知道。子玖从城里出来也没有说起。”子玖道：“我也没有听人道过，现在又不是元宵，出什么灯？”一帆道：“你们消息怎么这样的不灵？这回灯是绅学两界提倡的，名叫‘提灯会’，专为庆贺国会的。”

士谔道：“中国国会开了么？”一帆道：“你难道上谕没有瞧见么？国会期艰已经缩短，本定于宣统八年召集国会，现在改为宣统五年实行开设议院。”士谔道：“今年是宣统几年？”一帆道：“奇了！你怎么连年份都会忘记，今年是宣统二年呀！”士谔道：“噢！原来不是五年，仍旧是二年，这庆贺何必这样的要紧。譬如有个人告诉朋友：停了三年，我一定要娶一个老婆。做朋友的还是等他娶起老婆来贺他呢，还是现在就送人情贺他？”一帆道：“你这种驳议不必向我说，这‘提灯会”好得不是我发起的。我想起来他们提倡此事必定另有个主见。不然他们这几个人都是绅学两界表文者，难道连你这点子见识都没有么！”

士谔道：“这种举动就是俗语叫做‘报空喜’，我在上海已经见过一回，连这回二遭了。那年光绪帝下一道预备立宪的上谕，上海人也都发了狂一般，扯旗庆贺，热闹得要不的。棋盘街有一家钟表铺，竟把各式银表串集拢来，做成功‘恭贺立宪’四个大字。当时瞧的人哪一个不赞他家心思之巧、花样之新！我那时齐

巧同着朋友到他店里去买表，无意中向那铺里头伙计谈起预备立宪，‘大家就这样起劲，真立了宪不知要快活到什么地步！’那伙计道：‘先生，我们无非凑个热闹儿，巴望兴旺点子生意罢了！那立宪究竟是什么件东西，大家都糊糊涂涂不很明白呢！不过瞧隔壁人家扎彩扯旗，我们不弄似乎冷清清，于场面上不好看，不得不凑个景儿，张张场面。’我就问他：‘宝号里人懂得立宪两字解说么？’那伙计道：‘先生又来了，我们生意人要懂得他来什么用场！想来总与万寿差不多样子。万寿也是挂灯庆贺的呢！’当时我与朋友听了都不觉弯腰大笑。你想那种人连立宪两字都没有弄清楚，已先要闹着庆贺了。”

子玖道：“现在中国人能明白立宪两个字意义的，一百个人里头不到一个呢！我那年还在青浦，青浦各店铺也都悬灯庆贺，有几个人问我：‘立宪究竟是个什么官府，家家都要去贺他，抚宪、潘宪、皂宪、道宪、府宪、县宪都没有他那么声势？我就告诉他们：‘立宪并不是个官府，是一桩事情，是桩很好的好事情，与众人都有益的?’他们听我说是好事情，就轰然道：‘是了是了！立宪原是好事情。善堂门口的牌子上面都有奉宪设立字样，甲头颁发的禁止游丐红条也有奉宪立行驱逐字样。这两桩都是好事情，想来就是立宪了。’

“我当时笑得几乎打跌，只得细细告诉他们：‘立宪是叫百姓管理国事的意思。因为皇帝一个子操心不起，所以叫百姓分分劳、帮挑挑担子。’他们都喜欢道：‘这么说我们都有得官做了?从此也有出头日子了。这蹩脚生意谁还愿意做呢?’我又告诉他：‘并不是叫人人去做官，人人做了官，不要说没这许多官来做，那百样事业岂不尽要废掉么！那是万万没有的事?’他们又问：‘既不叫百姓做官，如何好叫百姓替皇上管事?’我道：‘做了本国的百姓，自应管理本国的事情。一个国差不多就是个公司，百

姓差不多就是公司的股东，一众官府差不多就是公司里各项执事人员，宰相差不多就是公司里总理协理。现在立宪是要叫众百姓公举出议员来，成立一个国会。凡国里头事情总要经国会议准了才能够通行，差不多就是公司的股东大会。'经我这么的反复譬喻，讲得舌敝唇焦，堪堪弄的他们明白。"一帆道："不要说生意人，就是做官的能够晓得立宪者有得几个！"

士谔才欲回答，忽闻门声推晌。回头瞧时，见外面走进一个不认识的少年来，目秀眉清，温文出众，见了士谔就问："此间可是云翔先生寓所?"士谔未及回答，早听得子玖道："哎哟雨亭！怎么会寻到这里？快请到里边坐。"士谔才知此人就是子玖的谱弟陈雨亭。子玖替士谔、一帆向雨亭介绍了。初会面所谈无非是几句世故应酬话，毫没点子精彩的。雨停坐了一会子，就邀着子玖出外去了。

一帆道："这陈雨亭面熟的很，好像在哪里会过似的。"士谔道："子玖说他一竟陪父出门的。"一帆道："是了是了！他不是金山人么?"士谔道："你认识他的么?"一帆道："一个月前在'一枝香'碰过面的。他有个族兄叫陈二楼，在江北厘捐局当总文案的，那人倒也是个狠客，手段着实利害。"士谔道："通只做个巴文案，利害煞也瞧得见的。"

一帆道："他名为文案，其实总办权柄没有他那么的大。"士谔道："怎么会得如此?"一帆道："都靠他令姊的力量。"士谔道："敢是厘局总办就是他姊丈做的么?"一帆道："并不是他姊丈做，就算他姊丈做也好，那总办是他令姊的叔公呢！二楼的令姊本是个绝色，那位总办却是个色中饿鬼，自嫁过去见礼那天，一瞧见侄儿媳妇玉容，全颗儿魂灵就都落在她身上，千方百计的鬼混，不知怎样竟被他混上了。两个人打得火一般热，成日成夜混在一块儿。好在二楼的姊丈本是个瘫子，一年到头瘫在床上，

一点子不能举动，所以两个人并不把他放在心上，有时还当着他面串把戏儿呢！公馆里称二楼令姊二少太，二少太的名声那边是没一个不知、没一个人不晓的。局里头无论什么事，一走到二少太门径，无不立刻成功。二楼依靠乃姊之力，得着了个总文案优缺，总揽大权，凡事独断专行。总办瞧侄儿媳妇分上，格外优容一点子，弄的阖局里人只晓得有陈师爷，不得晓再有老爷。"

士谔道："你怎么晓得这样仔细?"一帆道："二楼合行里一个同事是亲戚，由他亲戚嘴里讲出来的呢！"士谔道："叔公好占侄媳，也好算新台的变相。"

一帆道："金琴荪暗杀案缉凶赏格悬到五千块洋钱，上海一班穷鬼哪一个不想发票横财。昨天竟有一个洋装朋友到三马路'荣记报关行'，向账房道：'金琴荪与我本是最好不过的，晓得他遭了害，特地赶来帮你们缉拿凶手。'账房问他姓名，那人道：'我姓梁，名叫湘泉，广东人氏，现在天津警察局里充当侦探长，一切公事很是熟手。此番特地请了假，乘坐安平轮船下来侦查此事。兄弟与琴荪是好朋友，他遭了难，我们做朋友的自应得出出力帮帮忙。喜得天从人愿，一到上海就得着了眉目，正凶藏匿的地方已被兄弟探得。'"

士谔听到这里，就道："这梁湘泉真是个福尔摩斯，手段非凡敏捷，一到就能够破案。"一帆道："你听我讲呢！当下账房先生因为事体重大，不敢擅专，就陪他到公馆里。经金太太再四的盘诘，谁知他回答出来的话竟是前言不对后语。晓得是个图骗赏银的棍徒，马上打德律风到巡捕房告知了捕头。捕头立派包打听到金公馆把湘泉捉住了，今朝解到公堂，判了个押禁西牢五月之罪。你想奇怪不奇怪！"

士谔道："我见报上载着李春来的族兄李明无端的自尽了。隔不上几天，李春来的老婆又无端的自尽了，不知与金琴荪案可

有点子关系？”一帆道：“那也是适逢其会，恰好碰着恰好罢了！关系是总不见会有的。”士谔道：“将来假侦探、假凶手的事总还有呢！”一帆道：“这都是五千块钱不好，引得人家争着作起伪来。”士谔道：“这都是世风不古的缘故，倘然风俗醇厚，那怕五万元也不相干。”

一帆道：“说起风俗，现在上海的风俗真是坏透坏透，坏到个绝顶。昨日公堂上审一桩极稀奇案子，那就可表见风俗之坏了。”士谔忙问什么案子。一帆道：“是一桩奸情案子。捉奸捉奸，反被奸夫捉了去，反被奸夫告到巡捕房，把捉奸的人解送公堂讲究。”

士谔道：“竟有这种事？”一帆道：“明天报纸上必定要登载出来，你候着是了。有一个无锡老姓汪，名叫宝生，生有一女，颇有几分姿色，小名唤做苏苏，已经许配给同乡人华少堂为妻，还没有成婚。去年子，苏苏由无锡出来，在虹口一家外国酒店里帮佣。今年婿家作子日子要行娶，汪宝生到上海来接女儿，接了几回，外国人终留着不肯放。这时候，汪苏苏的腔派也与从前大不相同，一身都是外国衣服，发髻也梳的外国式，架着玳瑁圆梳，戴着外国女帽，望去宛然是个外国女子，一口外国话，叽哩呱啦，十二分轻圆流利。原来早与酒店老板姘上了。

“汪宝生连接两回接不着女儿，就和几个同乡人商议对付之策。那几个同乡都是上海商界里唯一的大人物，什么豆腐店老板李大、羊肉担主人张二、施药郎中王三、拆字先生胡四，肚子里学问不用说明，总是通透不过的。

“当下王三开言道：‘外国人势力任凭他怎样的大，苏苏总是你的女儿，终不见会连父女之情都夺得掉的。这事是你理直气壮，怕他怎的，尽管抵桩打官司是了。横竖上海巡捕房里告状，钱都用不着费掉半文，禀单也不用的，只消奔个人进去口诉是

了?’胡四道:‘这种事情巡捕房恐怕不见得肯管呢!’众人问他为甚不肯管。胡四道:‘中国人告外国人,巡捕房每叫到领事衙门控告的。你想领事衙门平常人轻易踏得进去么!’王三道:‘索性新衙门告一状好不好?’胡四道:‘新衙门告状的人多不过,里头老爷一天到晚不知要审到多少案子。你这小小事情,恐怕他老人家不见得有工夫同你问呢!何况告的又是个外国人,中国人碰着外国人,宛如老鼠碰着猫一般,天生的克星,一见面,肚子里先存了三分怕意。就使告准了,那批出来却总是‘是否属实,查明再核’几个字。你想有用不有用!’李大道:‘俗语说得好——穷不可与富斗,富不可与官争。现在外国人连官都见他怕,你我穷人如何斗的过呢?’

“汪宝生道:‘这么说,我养大的女儿被他占了去,难道就此罢了不成?’张二道:‘我也不服气,辛辛苦苦养大了女孩子,倒白给外国人受用。’王三道:‘你不服气可有其对付的妙法?’张二道:‘我看还是和几个人到那边去,乘其不意,把姑娘一条麻绳捆个结实,抢着就走。外国人虽然凶横,到底我捆缚自己的姑娘,他总不见好说什么话。’王三、胡四齐称:‘此计大妙。宝生哥,我从前准定这样行吧!’汪宝生道:‘不妨事么?’张二道:‘你这个人真是饭桶,嫡亲女儿被人家占去了,还这样胆子小。’王三道:‘你放心,闹出事来我替你去顶。’汪宝生被几个人一说,说得胆子大起来了,向众人道:‘多谢众位帮我的忙,等事情过头了,我总要重重补报呢!’

“张二道:‘几时动手?’胡四道:‘事不宜迟,要上就上。’汪宝生道:‘今日天已向晚,不及了,明朝一早去好不好?’张二笑道:‘宝生哥,外国丈人做得不讨厌,还要把姑娘让外国女婿受用一宵不是?’汪宝生被张二说得红涨了脸,半晌才道:‘我恐怕众位辛苦呢!既是张二哥这么说了,就费众位的神,立刻就动

身吧！'

"于是一行五人动身向虹口进发，何消片刻早已行到。此时外国酒店正在上市时光，东一桌、西一桌，都是兵船水手。两个西崽穿梭般的往来伺候。那些兵船水手喝酒并不用什么杯儿、盏儿，提起瓶来，开去塞头，对着嘴咕咚咕咚直倒。那副狼形贼相真是描都描不尽、画都画不出。

"汪宝生等见了，不觉都有点子胆怯，你觑我、我觑你，都不敢踏进门去。等了好半天，酒客渐渐散去。众人还屏息静气，一动都不敢动。汪宝生偷眼张望，忽见一个西装女子揭门帘出来，正是苏苏。众人一声暗号，蜂拥而入。汪苏苏措手不及，早被众人擒下。张二摸出一条绳子，汪宝生亲自动手把苏苏身上衣服尽都剥下，只剩衬衫、衬裤没有剥掉，接过绳子捆了个结实。

"正想行时，忽听怪吼一声，众人齐吓了一跳。门帘启处，奔出一个外国汉子来。只见他圆睁怪眼、倒竖凶眉，伸出牛腿般两条膊子，把众人只一推，汪宝生等五个人早东倒西歪，跌了一地。外国人推过众人，就把苏苏提抱起来，解去了绳子，拥抱在怀中，不住的亲嘴，还夹七夹八讲点子什么话，大约都是安慰话儿。可惜汪宝生等五人不懂洋话，一句都没有听出。

"只见苏苏伸出雪白两只玉手，攀住了外国汉子脖子，叽哩呱啦说了一会子。外国人就跳起身来，向外就走。众人不知他葫芦里卖什么药，都呆呆地瞧着，弄的留又不好，走又不好。正在没做理会处，忽见门外走进两个红头巡捕来，那外国人跟在后面。红头巡捕向众人道：'去去去！去去去！'不由分说，把五个人辫子结辫子，结了个总结，带着就走。五个人没奈何，只得跟着巡捕到巡捕房，就在叫化间里过了一夜。次日解到新衙门，苏苏居然请了个律师，上堂控告起老子来。"

士谔听到这里，就道："这真是奇事奇闻，从来没有听见过。

恐怕这座新衙门从设立到现在，这种奇案还是第一遭碰着呢！不知裁判官怎样一个断法？”一帆道：“裁判官因此案于风俗人伦大有关碍，一时未便断结，着于礼拜五复讯再核。”士谔道：“倒也是件交涉案子，不大好办呢！”当下闲谈了一回。

一帆道：“子玖到上海已好多时了，生意寻着了没有？”士谔道：“还没有呢！你可有什么经头，替他设法设法。”一帆道：“子玖这人倒也不很容易荐，先是他那副书生本色不肯脱掉，生意场中轧起来总有点子不很合宜。大凡商界里，一听了‘读书人’三字，不知怎样眉头就要皱起来，好似一个人书是读不得的，一读了书就都是坏货，都是废物，一点子事情都不敢叫他干。其实读书人里头聪明练达的不知有到多少，叫他办起事来未必输给生意人，却为商界里不肯信用。为了这个，不知埋没了多少贤才，冤屈了多少好人。即如我也不是生意出身，吃了五六年银行饭，倒也不会有什么大过失。然而我在读书人里头也不是一等圆通人材呢！

“云翔，你想子玖这人生意容易荐不容易荐？何况现在的市面，收闭铺子这样的多，银根这样的紧，真真生意人也都没处找生意，宕来宕去恳托人推荐，何况是他。起初我道那边事情总可以成功的，已替他谈起过。这会子为银根紧，那边也停手不办了，所以他的事情我看只好来春再想法子了。”

士谔道：“偏是寒儒，生计的门路偏狭，足见老天自要灭绝我们读书种子呢！”一帆听了不胜叹息。当下一帆去后，子玖也就回来了。子玖回到寓所，告诉了士谔一番话，不觉喜从天降。看官你道为何，原来子玖已得着了生意。陈雨亭的老子现已决计开办书局，特聘子玖主持编辑事务。编辑所却要设到杭州去，因为杭州山水明秀，住在那边编书可以得着点灵秀气儿，所以特命雨亭前来邀请他去商议。

自此子玖便也忙的了不得，一会子朝南，一会子落北，没工夫再同士谔闲谈了。一帆也不很前来，弄的士谔竟无事可以记载。

这天子玖要动身杭州去了，叫人前来起铺盖，却死活拉士谔一同前去。士谔道："我杭州原很愿意去，现在却走不成功了。"子玖惊问何放。士谔道："我编撰《社会秘密史》才到廿八回，你就有了生意，害的我文思窘迫，一句都写不下，这会子正在为难呢！"子玖道："呆子，你这书体例虽属章回，实同札记一般，本系小说里头的变格，可断可续、可短可长，做不出又何妨就此结束了。异日杭州回来，如果文思泉涌，依旧可以续编一部的。谅看官们总也不致责备于你。"士谔一想倒也不错，就此搁下了笔，跟他杭州去躲一躲懒。等过几天有了资料，再向看官们哓舌吧。看官再会！看官再会！《社会秘密史》终。



官

场

责任编辑 魏洪超
封面设计 唐永跃



ISBN 7-5387-1564-9/I · 1501
定价：1280.00元（全12册）

小

说